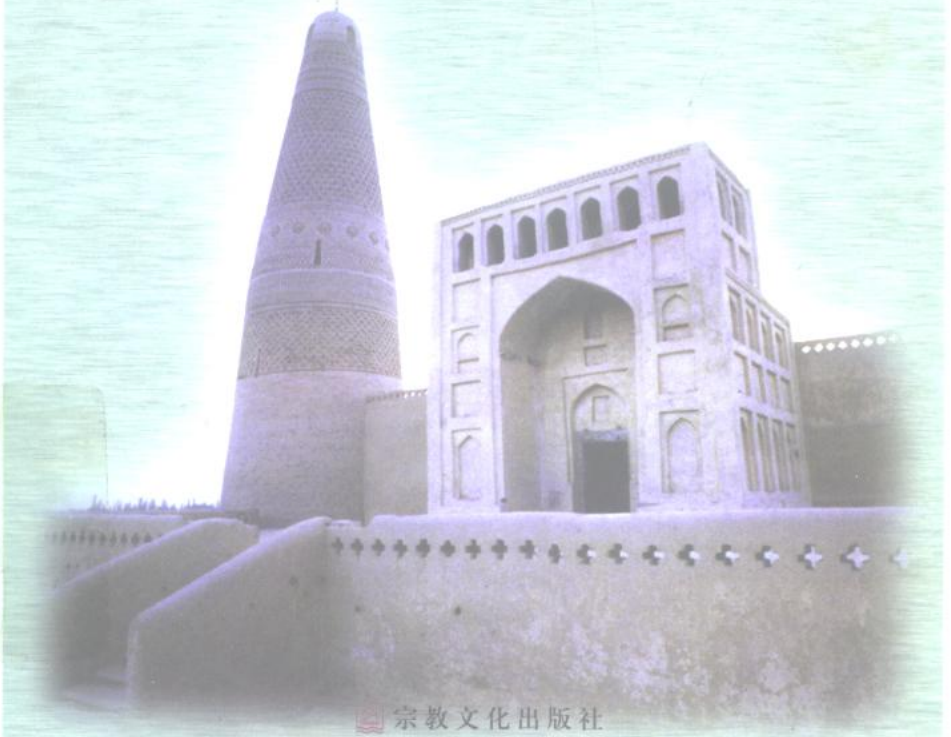
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

李进新／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

李进新／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李进新　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8
ISBN　7-80123-235-6

I. 新… II. 李… III. 地方史-新疆 IV. 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3454 号

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　　李进新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23355-2504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陈开伟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4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80123-235-6/K·71
定价:15.00 元

序

夏米西丁·哈吉

对于伊斯兰教，很多人并不陌生。但对于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包括新疆在内的许多同志却并不十分清楚。这本《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就是研究和介绍从公元9世纪到公元17世纪我国新疆地区出现的三个重要的伊斯兰教封建地方政权——喀喇汗朝、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朝历史情况的著作。这一时期，正是伊斯兰教在新疆传入、传播和发展、演变的时期，也是维吾尔等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了解这一过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新疆民族、宗教的发展演变，澄清各种错误的观点和模糊认识，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都是十分有益的。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传伊斯兰教，到公元8世纪，随阿拉伯将领屈底波率军东征，传播到了今中亚地区。这时，新疆境内主要流行的是佛教，当时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高昌（今吐鲁番）等都是西域享有盛誉的佛教胜地，创造了灿烂的佛教文化。此外，祆教、摩尼教、景教、道教等在天山南北也有流传。公元9世纪

中叶，新疆西部和中亚一带出现了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朝，喀喇汗朝与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等国发生了频繁的交往。通过穆斯林商人和伊斯兰教传教士的活动，喀喇汗朝居民开始接触伊斯兰教，并出现了少量的穆斯林。但当时的喀喇汗朝统治者严禁人民信仰这种宗教，所以，公元10世纪以前新疆伊斯兰教很少传播。

公元10世纪初，萨曼王朝王子阿布·纳斯尔萨马尼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失败，逃到喀什噶尔，受到喀喇汗朝国王奥古尔恰克的款待，让他留在阿图什，并允许他保留宗教信仰。纳斯尔在阿图什为自己建了一座清真寺，这便是新疆最早出现的清真寺。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图克·布格拉汗这时正准备夺取汗位，他接受纳斯尔王子的劝导信仰了伊斯兰教，又在亲信当中秘密发展了一批追随者。依靠这些力量，萨图克·布格拉汗发动政变夺取了汗位，成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统治者。喀什噶尔当时是王朝的政治中心，当地居民也成为新疆最早的穆斯林。公元95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去世，其子穆萨·阿尔斯兰汗即位，继续推行伊斯兰教，并把伊斯兰教宣布为国教。从公元962年起，喀喇汗朝与信仰佛教的于阗王朝爆发战争，到公元11世纪初，于阗国灭，伊斯兰教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居民区传播开来，与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汗国形成对峙之势。所以，公元10—11世纪是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初次发展阶段，喀喇汗朝也是我国新疆第一个伊斯兰教封建政权。同时，这时期是古代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时期。以《突厥语

辞典》、《福乐智慧》等为代表的优秀文化成果就是在此时期产生的;"萨吉亚麦德里斯"("萨吉亚"经学院)等一批高等学府,即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高等学府也是在此时期建立的。在当时没有任何民族教育形式的条件下,这些宗教高等学府成为古代维吾尔等民族培养高级人才的摇篮,它是完全按照当时在伊斯兰世界最有名的巴格达"尼扎米亚大学"的模式进行管理的。其教学内容不仅有大量宗教学科,而且有历史、文学、哲学(包括哲学、逻辑学、神学、形而上学等)、地理学、数学、物理、几何、化学(炼金学)、医学、天文学、植物学(植物栽培)、兽医学、道德学、政治学、家庭管理等十几门世俗学科和应用学科,其下还附设图书馆、天文馆、医院、兽医站等。尤其是图书馆不仅在规模上,在藏书量上也是在中亚甚至在西亚相当有名的,可以说这是当时的一所综合性学府,为喀喇汗朝培养了大量的学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翻译家、医生等专门人才。伊斯兰教历史上,世界上较早的《古兰经》外文译本—维吾尔文《古兰经》也是在此时期诞生的,这也是在我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的《古兰经》译本。

公元14世纪中期,蒙古察合台汗国分裂,此时,统治中亚地区的西部察合台蒙古人已伊斯兰化、突厥化,转入了定居;东部察合台蒙古人(即新疆蒙兀儿人)则坚持游牧生活,拒绝接受伊斯兰教。公元1347年,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被拥立为东部可汗。为了巩固王权,打击异己势力,消除割据,他接受了传教师贾拉里丁和额什丁和卓父子的劝喻,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便公开了自己

的信仰，施行割礼，剪掉长发，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随即又压服诸王公大臣入教，并胁迫属下16万蒙兀儿人集体宣誓加入伊斯兰教。于是，新疆出现了第二次传播伊斯兰教的热潮。

公元14世纪末，黑的儿火者汗以宗教为借口进攻吐鲁番地区，攻占了哈剌火州和吐鲁番，当地的佛教迅速走向衰落。到公元15世纪前期，吐鲁番地区的居民也普遍信仰了伊斯兰教。后来的察合台后王也都极力推导伊斯兰教。如马哈麻汗针对那些不遵守伊斯兰教法教规的人，采用马蹄铁钉钉入头颅这类酷刑加以惩罚。一个多世纪以来，已有了一些伊斯兰教基础的哈密地区到公元16世纪初也完全成为伊斯兰地区。至此，伊斯兰教在古代维吾尔族中的传播阶段基本结束，伊斯兰教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一种宗教信仰。因此，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是伊斯兰教在新疆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又一个发展时期。而以察合台后裔为首的，公元13世纪就开始维吾尔化的蒙兀儿人（蒙古人）就在这时期已逐渐融合到维吾尔族中去了。

叶尔羌汗朝是进入南疆并已维吾尔化的察合台后裔于公元1514年建立的地方政权。这时期维吾尔族的主要聚居区大体上比较统一，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存在的风俗习惯和地域差别已经消除，语言文字也归于统一，吐鲁番、哈密一直使用的回鹘文到公元16世纪也已完全为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所代替，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法规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

对维吾尔族心理素质、道德规范以及文化习俗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叶尔羌汗朝初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赛德汗和拉失德汗都是开明的封建君主，提倡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因此，开创了民族文化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等。著名的音乐舞曲《十二木卡姆》和历史著作《拉失德史》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但到汗朝后期，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得到迅速发展，和卓宗教贵族势力膨胀起来，出现了黑山派和白山派的斗争。两派和卓势力为攫取最高权力争夺不已。

公元1680年，白山派和卓阿帕克在准噶尔贵族的支持下推翻了叶尔羌汗朝的统治，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和卓封建政权。和卓统治者以伊斯兰教法立法施政，用苏非主义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排斥并摒弃一切非苏非派的文化和科学，使叶尔羌汗朝时期以及喀喇汗朝、察合台汗国时期开创的维吾尔族优秀文化成果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民族、宗教文化书籍被焚毁。同中世纪对维吾尔族佛教文化的摧残一样，这时期对维吾尔族伊斯兰文化的摧残也是新疆文化历史进程上的一大悲剧。直到以后清政府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又平息了浩罕支持下的和卓后裔的数次叛乱，和卓势力终被剪除，消除了危害新疆社会的一大隐患。和卓势力退出了历史舞台，苏非派也逐渐衰落，伊斯兰教又恢复了正统信仰。

上述事件充分说明，在新疆历史上，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都不是固有

的或一成不变的，其演变、发展是客观的、历史的。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这一过程才是科学的态度。

喀喇汗朝、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朝都是在我国境内出现的地方性政权，在祖国历史上应有适当的地位，也是研究我国历史时不可回避的。这三个汗朝与宋、明、清等中央政权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族人民在共同创造祖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进新先生1948年生于新疆喀什，1976年新疆大学历史系毕业。由于他是新疆人，对新疆的方方面面都深有兴趣。1980年调入新疆社会科学院后，长期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尤其是对新疆伊斯兰教深有研究。作为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伊斯兰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他曾参加《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等多项国家及自治区重点社科项目的编写工作，还撰写过数十篇有关论文。由于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知识，又对新疆历史，尤其是对新疆伊斯兰教史深有研究，同时深知新疆实际情况，因此他的这一著作，是比较成功的著作，其观点明确，思路清楚，叙事有条有理。它既是公元9—17世纪的我国新疆三个汗朝的历史，又是我国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历史，是一部研究祖国史、新疆史、维吾尔等民族史方面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此书也不例外。我相信，作者在今后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会进一步

完美。

最后，借此机会，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它既是作者辛勤研究的成果，也是出版界、学术界有关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介绍新疆历史文化的作品问世。

目　录

序…… 夏米西丁·哈吉(1)

喀喇汗朝(公元9世纪—1211年)

第一章　喀喇汗朝的兴起和伊斯兰教的传入 …… (2)
一　汗朝的起源 …… (2)
二　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国教地位的确立 …… (8)
三　征服于阗国 …… (14)
四　与高昌回鹘国的关系 …… (22)
五　与宋、辽、西夏及阿拔斯等王朝的关系 …… (27)
第二章　喀喇汗朝的衰亡 …… (36)
一　东部汗朝和西部汗朝的形成 …… (36)
二　东西部喀喇汗朝统治概况 …… (40)
三　西辽的统治和喀喇汗朝的衰亡 …… (45)
第三章　喀喇汗朝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 …… (54)
一　政治制度 …… (54)
二　政教关系 …… (57)
三　农牧业和经济制度 …… (63)
四　商业、手工业和城市 …… (68)
第四章　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化 …… (75)
一　文化科学的繁荣 …… (75)
二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福乐智慧》 …… (81)
三　马赫茂德·喀什噶里及其《突厥语词典》 …… (88)

四 阿合迈德·玉格乃克及其《真理的入门》…… (94)

东察合台汗国(公元 1347—1513 年)

第一章 从察合台汗国到东察合台汗国…… (101)
一 察合台汗国及其分裂…… (101)
二 东察合台汗国的建立…… (112)
第二章 东察合台汗国的兴衰…… (116)
一 秃黑鲁·帖木儿汗西征 …… (116)
二 怯马鲁丁的反叛和帖木儿东征…… (120)
三 黑的儿火者汗迁都别失八里…… (122)
四 瓦剌的兴起和歪思汗迁都亦力把里…… (126)
五 汗国的衰亡…… (130)
第三章 东察合台汗国时期伊斯兰教的发展…… (134)
一 境内宗教信仰状况…… (134)
二 蒙兀儿人皈依伊斯兰教…… (142)
三 伊斯兰教传入库车地区…… (148)
四 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地区…… (153)
五 伊斯兰教传入哈密地区…… (160)
六 额什丁和卓家族…… (166)
第四章 东察合台汗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172)
一 社会经济…… (172)
二 文化…… (178)

叶尔羌汗朝(公元 1514～1680 年)

第一章 叶尔羌汗朝的建立…… (184)
一 历史背景和赛德汗的早期经历…… (184)
二 喀什噶尔阿巴拜克尔统治的没落…… (188)
三 莫都叶尔羌…… (190)

四 疆域、居民和周邻 …… (193)
第二章 叶尔羌汗朝初期社会…… (197)
一 内修政治、外睦邻邦 …… (197)
二 对西藏等地的远征…… (201)
三 阿不都·拉失德汗 …… (208)
四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及其乌瓦依西教团 …… (210)
第三章 叶尔羌汗朝的衰落…… (214)
一 从克里木汗到穆罕默德汗…… (214)
二 阿不都拉汗和汗朝"中兴"…… (219)
三 和卓势力和黑山派白山派斗争的兴起…… (222)
四 汗朝灭亡…… (229)
第四章 叶尔羌汗朝的社会制度和宗教状况…… (236)
一 经济制度…… (236)
二 政治和宗教制度…… (244)
三 麻札朝拜…… (253)
四 苏非派…… (257)
五 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
中的传播…… (261)
第五章 叶尔羌汗朝时期的文化…… (267)
一 文学、音乐舞蹈、建筑及教育…… (267)
二 历史文献…… (275)
三 苏非文学…… (281)
大事年表…… (286)
主要参考书目…… (293)

喀喇汗朝

（公元9世纪～1212年）

第一章 喀喇汗朝的兴起和伊斯兰教的传入

一 汗朝的起源

喀喇汗朝是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在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伊斯兰教封建王朝。

关于喀喇汗朝的名称,有多种提法。《突厥语词典》、《金史》等,称为"汗王朝"、"可汗王朝"、"穆卢克汗朝"、"伊列克—汗王朝"或"阿弗拉西亚卜朝"等。公元19世纪俄国学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格利高里耶夫根据该王朝首领大多都有"喀喇汗"的称号,首先使用"喀喇汗朝"这一名称,并逐渐为学术界认可。"喀喇"是突厥语音译,原意是"黑色",可引伸为"伟大"、"强大"、"最高"等含意。以前,我国史籍也根据意译使用"黑汗王朝"或"黑韩王朝",但不能准确表达"喀喇"的意义。

喀喇汗朝初建于公元9世纪中期,即回鹘西迁以后不久。公元840年,漠北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即柯尔克孜)部击败,又突遭天灾,其部溃散。其中最大的一支在庞特勤的率领下进入新疆和

中亚一带。这时，唐朝和吐蕃均已衰微，中亚地区也无强大的政权可以左右局势。这种形势为西迁的回鹘人重建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西迁进入天山以北的一支回鹘，同原来游牧在这一地区的回鹘人会合，然后越过天山，进入高昌（吐鲁番）、龟兹（库车）等地，在这里建立了高昌回鹘国。回鹘人在漠北时信仰摩尼教，入主高昌后，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入定居，从事农业，并在当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放弃摩尼教改从了佛教，同时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优秀灿烂的高昌回鹘佛教文化。

这时，统治于阗的是李圣天，史称“李氏于阗王朝”。回鹘西迁时，其中一支到了于阗附近的新复州。有人认为，这个于阗王李圣天“很可能就是回鹘人，至少这个以他为首的王朝同回鹘有着很密切的关系”。[①] 于阗李氏自称原来是属于唐朝，因此取李氏为姓，唐朝灭亡之后，李氏于阗王朝同中原地区的宋朝和西北地区的沙州曹氏政权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同沙州曹氏还有姻亲关系，交往十分密切。于阗原为新疆佛教初传之地，两汉迄唐，一直是新疆佛教胜地，后来虽有祆教（拜火教）、摩尼教等传入，但佛教的统治地位从未改变，且长盛不衰。于阗王李圣天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于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都是当时新疆地区信仰佛教的大国，与后来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形成对峙之势。

喀喇汗朝的建立者，是西迁回鹘中由首领庞特勤率领迁入葱岭西的一支。《新唐书·回鹘传》记载：“诸部溃，其相驳职与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庞特勤率部进入葛逻禄地区后，并未臣服葛逻禄，而是在抗争中夺取了政权，庞特勤自称可汗，并巩固了在七河地区的统治。关于喀喇汗朝建立的时间，缔造者究竟是谁，目前中外学术界尚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萨图克·布格拉汗是这个王朝的实际缔造者，但根据汉文史籍的记载：“（回鹘）

① 《新疆简史》第一册，第16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其别部庞勤(即庞特勤),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①] 说明在庞特勤时已自称可汗,他的后裔一直继承汗位,并与内地王朝保持着经常的往来。此外,据公元14世纪察合台汗国学者杰马尔·卡尔希所撰《苏拉赫辞典补编》所说,萨图克·布格拉汗的祖父名叫毗伽阙·卡迪尔汗,其驻地在虎思斡耳朵(巴拉沙衮),主要统治那一带的突厥诸部,经常与萨曼王朝发生战争。

喀喇汗朝初时的统辖地区主要包括锡尔河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到新疆的喀什噶尔。境内的主要城市有巴拉沙衮(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附近)、怛逻斯、喀什噶尔等。与喀喇汗朝相邻的国家,西、北方面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东南至西南方面分别是高昌回鹘王国和于阗李氏王朝。

境内的主要民族,一是回鹘。庞特勤率十五部西迁进入伊犁河谷和七河地区,进而发展到喀什噶尔、费尔干和于阗地区。公元10世纪末,回鹘人率领其他突厥部族又大批进入河中(锡尔河与阿姆河中间地带)地区。回鹘人有着较高的文化,在建立喀喇汗朝以前就已进入阶级社会。在进入七河地区后,回鹘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同其他突厥语诸部族相比明显处于优胜地位,对突厥语各民族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加速了他们向阶级社会和定居农业的过渡。同时,也加速了中亚地区伊朗语各部族的突厥化。

葛逻禄。原为回鹘部落联盟的一支。据记载:"至德(公元756年～757年)后,葛逻禄浸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②] 但回鹘西迁进入七河地区后,葛逻禄分为三支:一支东迁阿克苏地区,以后为喀喇汗朝归并;另一支南迁

①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② 《新唐书·突厥传下附葛逻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143页。

吐火罗斯坦;还有一支继续留在原地。葛逻禄人从事游牧、狩猎,也有一部分人从事农业,据说,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易于侵略"。[①] 在喀喇汗朝时期,葛逻禄是汗朝军队的主力,但经常与汗朝发生矛盾和冲突。

样磨。在喀喇汗朝建立以前,样磨就进入了喀什噶尔地区。样磨由许多部落组成,仅知道名字的氏族部落就有1700个,是个很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主要从事狩猎和畜牧,出产很多毛皮,但也有了农业,开始由游牧转向定居。样磨人在喀喇汗朝后期已溶入回鹘人中。

处月。处月人与西突厥杂处,"其风俗大抵突厥也,言语少异"。[②] 他们居住在伊塞克湖周围,人口很多,以游牧为主,有一些城市和村庄。处月人也是喀喇汗朝军队的主力,也常与喀喇汗朝统治者发生冲突。

突骑施。他们在公元8世纪中期臣属于葛逻禄。在喀喇汗朝时期继续活动于七河地区,从事畜牧和狩猎,出产麝香和各种皮毛。

古斯。原在锡尔河下游和咸海以北一带游牧,在喀喇汗朝中期,一部分人随塞尔柱人进入河中地区,其大部继续随之迁入呼罗珊,少部分人留在了河中地区。

粟特。是操伊朗语的中亚古老民族之一,历史上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主要居住地是在河中地区,但他们的移民点沿着"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敦煌以东。七河有较多的粟特移民。粟特人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突厥语各民族进入河中地区后,他们又开始了突厥化。喀喇汗朝的粟特人是已突厥化的农业定居之民。在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地区后,他们逐渐接受

①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7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新唐书·突厥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055页。

了伊斯兰教。

此外,还有处密、奥格拉克、恰如克等部族以及生活在帕米尔和塔里木盆地边缘上一些操伊朗语的部落。新疆喀什噶尔、于阗等绿洲上生活着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的农业居民。在喀喇汗朝时期,这些部族和居民大部分融合到回鹘人中,帕米尔的一些部族则成为塔吉克的一部分。

喀喇汗朝按照阿尔泰语系民族传统的二分法制度,采取双汗制。汗朝分为两部分,分别由汗族的长、幼两支分治:长支为大可汗,带有"阿尔斯兰"(突厥语意为"狮子")的图腾称号,是整个汗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其驻地在巴拉沙衮;幼支为副可汗,带有"布格拉"(突厥语意为"公驼")的图腾称号,其驻地先在怛逻斯,后迁至喀什噶尔。除这两个最高统治者外,还有四个低一、二级的首领:阿尔斯兰伊利克、布格拉伊利克、阿尔斯兰特勤、布格拉特勤。临时任命的阿尔斯兰伊利克则称为伊纳尔特勤。统治集团内的高级成员的称号有:乌介、俟斤、沙衮和伊难珠、阙等。他们也都有猛禽和兽的图腾称号,如狼(贝里)、象(亚干)、鹰(卡吉尔)、鹫(托格鲁尔)等。

建立在以"阶梯方式升迁"的原则基础上的这些高官显贵,组成了一个特殊的体制。如当布格拉汗位空缺时,阿尔斯兰伊利克即可上升为布格拉汗,布格拉汗也可上升为阿尔斯兰汗。因此,喀喇汗朝统治集团内所有成员的称号都有可能随时变化,这对于研究喀喇汗朝的历史和人物带来了困难。但在该王朝信奉伊斯兰教后,统治成员除突厥语名号外,还都起了一个伊斯兰教名,这个名字是不变的,从而使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每个统治者所属的历史时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情况。

关于喀喇汗朝早期历史的情况,记载很少。成书于公元11世纪的喀什噶尔作家阿布杜·加帕尔的《喀什噶尔史》,对喀喇汗朝有所记述,但此书早已失传,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杰马尔·卡尔希所

编《苏拉赫辞典补编》里。据这些片断记载，喀喇汗朝第一位可汗是毗伽阙·卡迪尔汗。他死后，其长子巴兹尔继承大汗（阿尔斯兰汗）位，治巴拉沙衮；次子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为副可汗，治怛逻斯。

喀喇汗朝建立之初，就同从公元819年起已实际统治河中地区并不断扩张其势力的萨曼王朝关系紧张，双方经常发生战争。公元840年，萨曼王朝统治者努赫·本·阿萨德曾出兵攻占了喀喇汗朝的白水城。关于长支大可汗同萨曼王朝的关系及其他情况，史无记载。《喀什噶尔史》作者只提到奥古尔恰克的一些简单情况，说他是萨曼王朝的伊斯玛仪·本·阿赫马德（公元874年～907年）的同时代人，并同他进行过许多次重大的斗争。公元893年，伊斯玛仪经过长期围攻之后，占领了奥古尔恰克的都城怛逻斯，并俘获了他的妻子和15000名士兵，杀死了其中的1万余人。参加萨曼王朝对喀喇汗朝这次以"圣战"名义进攻的，还有阿拉伯人。此战获胜后，每个骑马的阿拉伯士兵都得到了约1000迪勒木的战利品。伊斯玛仪还把怛逻斯城内的一座基督教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并且下令让这里的民众以哈里发穆塔迪德·比拉赫的名字做呼图白。当地的许多贵族和艾米尔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怛逻斯失陷后，奥古尔恰克被迫将驻地迁往喀什噶尔。从此，喀什噶尔成为喀喇汗朝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奥古尔恰克对萨曼王朝采取报复行动。公元904年，他派遣一支喀喇汗朝军队进攻河中地区。伊斯玛仪只是由于得到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志愿军的支援，才打败了喀喇汗朝的军队。两年以后，伊斯玛仪再一次以"圣战"为号召，向喀喇汗朝发动进攻，占领了喀喇汗朝的一些领地。在同萨曼王朝的斗争中，奥古尔恰克利用了萨曼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庇护了一位因内讧失败而逃亡到喀什噶尔寻求政治避难的萨曼王朝的王子。据《喀什噶尔史》说，正是由于这位萨曼王子的到来，喀喇汗朝的王族成员才开始接受伊斯兰教，并导

致喀喇汗朝成为一个伊斯兰王朝。

二 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国教地位的确立

伊斯兰教公元7世纪初创立于阿拉伯半岛,经过四大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时代,到伍迈叶王朝时期(公元661年～750年),已经传播到西亚、北非、波斯等广大地区。公元706年,阿拉伯将领屈底波率领大军渡过阿姆河,击败各地方割据政权,占领了河中地区。伊斯兰教开始在中亚各民族中传播。到公元9世纪初,伊斯兰教已经在中亚确立了统治地位,相继出现了塔希尔王朝(公元821年～873年)、萨法尔王朝(公元873年～903年)和萨曼王朝(公元874年～999年)。这些王朝采用伊斯兰教体制实行统治,并向其宗主国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称臣输贡。其中,萨曼王朝与喀喇汗朝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曾多次在阿拉伯军队的支持下向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发动"圣战"。穆斯林商人和伊斯兰教的苏非派传教师也经常进入喀喇汗朝境内进行传教活动。这时期,在操突厥语的一部分游牧民当中,伊斯兰教已产生一定影响。

喀喇汗朝统治上层主要信奉摩尼教或佛教。回鹘人在漠北时就已信仰摩尼教,进入新疆以后,不少人受佛教文化影响,而改宗了佛教,如奥古尔恰克就是佛教信仰者。喀喇汗朝境内居民则兼有佛教徒、祆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等。尤以佛教流传最广,信仰人数最多。

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首领是新疆历史上著名的萨图克·布格拉汗。萨图克·布格拉汗是汗朝大汗巴兹尔的次子。据说,他早年丧父,母亲改嫁给他的叔父奥古尔恰克,他便随其改嫁的母亲一起来到喀什噶尔。

萨图克·布格拉汗信仰伊斯兰教的事迹，在维吾尔族民间流传很广，有各种传说，其中都掺杂了一些神话故事和宗教奇迹。如，据伊本·阿尔·阿西尔的《全史》载称：喀喇汗萨图克有一天梦见一个白衣人从天而降，走到他面前用突厥语对他说："为了使你在今世和来世都能得到拯救，你要皈依伊斯兰教！"于是，在东方熹微的时候，萨图克便宣布接受了伊斯兰教，他的臣民也都竞相效仿。

又如，民间流传的手抄本《萨图克·布格拉汗传》则更具有神话色彩，其中说道：登霄之夜（即穆罕默德升天之夜，见《古兰经》第十七章第1节），穆罕默德圣人由天使哲布勒依介绍，在太空中见到了将要引导突厥斯坦进入他的宗教怀抱的圣人萨图克·布格拉汗及其同伴的灵魂。回到地上后，穆圣对人们说："将来突厥斯坦地方，首先进入伊斯兰教的人，就是萨图克。"萨图克降生时，出现许多异兆。占卜士说这个孩子长大后将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统治者。12岁时，有一天他带着39个伙伴外出狩猎，遇到化装成老翁的黑孜尔圣人。圣人向他讲解了伊斯兰教和信仰它的好处，以及火狱的恐怖情景，但没有引导他正式入教，因为真主将派阿布·纳斯尔·萨曼尼做他的宗教导师云云。

在《萨图克·布格拉汗传》里，这个"阿布·纳斯尔·萨曼尼是一个商人"。传记说：在萨图克降生前，阿布·纳斯尔·萨曼尼已在神的指定时间里来到世上。他谦逊随和，熟悉宗教事务，深谙治国理邦之道，他发觉有什么行省归他治理，就决定从事商业，以便在异教的国土上传播真正的信仰。一天夜里，他梦见先知穆罕默德命令他立即踏上去突厥斯坦的道路，去引导萨图克入教。于是，他带着300人的商队来到了阿图什。一天，萨图克同伙伴们狩猎又来到阿图什的巴库，在这里他们看到阿布·纳斯尔·萨曼尼的商队。他一见到阿布·纳斯尔·萨曼尼，立刻就意识到这就是黑孜尔圣人所预示要来的那个人。二人一见如故，萨图克怀着顺从之心接受阿布·纳斯尔·萨曼尼的指教，念了证词，成为一名穆斯林，他的伙

伴也同他一起入了教。

比较真实可信的说法是喀喇汗朝自己的历史家阿布杜·加帕尔的《喀什噶尔史》所记载的史实。据该书记载:伊斯玛仪于公元893年攻陷怛逻斯,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后,一位名叫"纳斯尔·本·曼苏尔"的萨曼王朝王子,因宫廷内讧失败逃亡到喀什噶尔,寻求奥古尔恰克庇护。奥古尔恰克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很快建立起友谊。奥古尔恰克把阿图什城的统治权交给他,并还同意纳斯尔王子在阿图什修建清真寺,以供他本人和从萨曼王朝来的商队做礼拜。据说,这个清真寺就是新疆境内最早的出现的清真寺。纳斯尔王子对奥古尔恰克感激涕零,经常从萨曼王朝来的商队买些礼物送给他。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图克也经常去阿图什看穆斯林商人带来的货物。在这里,他结识了纳斯尔王子,以后便经常去拜访他,在交往中两人成了朋友。萨图克从王子那里逐渐了解和熟悉了伊斯兰教,最后在纳斯尔王子的影响下,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个"纳斯尔王子"与《萨图克·布格拉汗传》中的"阿布·纳斯尔·萨曼尼"实际上是一个人。王子的父亲名叫纳斯尔。根据阿拉伯人的习惯,通常对某人表示尊敬时,只称父称而不称本名。王子的父亲纳斯尔曾是萨曼王朝君主。公元893年,纳斯尔死去,王位应由王子继承,但纳斯尔的弟弟伊斯玛仪发动宫廷政变篡夺了王位,王子被迫出逃。出逃时,他有可能"打扮成商人的模样",[①] 以躲避追捕。因此,商人"阿布·纳斯尔·萨曼尼"正是出逃后的纳斯尔王子。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萨图克·布格·拉汗是因受到萨曼王朝尼沙不耳一位名叫阿布·哈桑·穆罕默德·苏非·卡里玛提的劝导

① 普里查克:《从葛逻禄到喀喇汗王朝》。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1卷。1953年。

而接受伊斯兰教。[①] 但这一说法缺乏其他史料的佐证，也不见于民间传说。这个卡里玛提是苏非派传教师，他在萨图克·布格拉汗之子穆萨时代，曾因帮助统治者推行伊斯兰教而著名。

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在他即汗位之前，约为公元9世纪末或公元10世纪初。他是在公元915年登上汗位的。在[illegible]之前，他显然已经有了从其叔父手中夺取政权的雄心大志。为[illegible]，他需要组织一支自己的力量，网络一批忠于他的亲信，也需要得到奥古尔恰克的政敌萨曼王朝穆斯林的支持。因此，他接受伊斯兰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萨图克·布格拉汗按照伊斯兰教的礼仪举行了入教仪式，取教名为"阿布杜·克里木"。但因宫廷斗争形势的复杂，他未敢公开自己的信仰，而是成功地保守了这个秘密，并且在王室成员和青年近卫军中秘密发展了一批亲信入教。时机成熟后，他于公元915年（又一说为公元910年）突然发动宫廷政变，在萨曼王朝穆斯林的支援下，把奥古尔恰克赶下台，自己在喀什噶尔登上了布格拉汗之位。夺得政权后，他便立即公开宣布了自己的信仰，并号召臣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他把自己夺取汗位和信仰伊斯兰教都说成是"安拉的意志"的驱使，真主所赐，而"安拉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臣民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追随他的榜样，成了穆斯林。

政权得到巩固之后，萨图克·布格拉汗便与萨曼王朝展开斗争，从萨曼王朝手中夺回了怛逻斯城。与此同时，他的喀什噶尔政权，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巴拉沙衮阿尔斯兰汗政权关系日趋紧张。萨图克·布格拉汗虽然名义上仍然承认阿尔斯兰汗的大汗地位，但实际上却与之分庭抗礼，并以"圣战"为号召，向巴拉沙衮发动进

① 普里查克：《从葛逻禄到喀喇汗王朝》。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1卷。1953年。

攻。萨图克·布格拉汗的军队攻势猛烈,又得到其他伊斯兰政权的支援,而阿尔斯兰汗却孤立无援,难以支撑。阿尔斯兰汗曾向中原地区的王朝求援,忙于内争的五代后晋王朝无暇西顾,没有派出军队。伊斯兰教历330年(公元942年～943年),经过激烈争夺,萨图克·布格拉汗攻占了巴拉沙衮。[①] 之后不久,他便返回了喀什噶尔,于伊斯兰教历344年(公元955年～956年)去世,前后执政40年。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葬仪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吗图什的麦什海提地方给他修建了陵墓,以纪念这位率先皈依了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民族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喀喇汗朝汗王。

萨图克·布格拉汗死后,他的长子巴伊塔什(突厥名)继立汗位。他的教名是"穆萨·本·阿布杜·克里木"。穆萨继承了其父的遗志,为继续推行伊斯兰教而不懈努力。在穆萨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形成了国教的地位。

穆萨在推行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巴拉沙衮的阿尔斯兰汗仍然是其主要的对手。这位阿尔斯兰汗虽然一度被萨图克·布格拉汗打败,丢掉了巴拉沙衮,但他又重振旗鼓,夺回了该地,并继续与喀什噶尔政权敌对。穆萨组织了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军队,进攻巴拉沙衮,又一次打败了阿尔斯兰汗,并灭掉了长支大汗。这样,穆萨便以"大汗"阿尔斯兰汗的称号,君临整个喀喇汗朝。他把副汗的驻地喀什噶尔作为大汗的首都,而把自己的弟弟苏来曼封为"伊利克汗",命其治理巴拉沙衮。

喀什噶尔成为喀喇汗朝的政治中心后,逐渐繁荣起来。穆萨·阿尔斯兰汗统治时,发展了喀什噶尔与其他地区的交通;进一步开发了喀什噶尔河流域,兴建了新的水利设施;创办了皇家宗教学院(汗勒克麦德里斯),兴建了图书馆,使喀什噶尔成为天山南部重要

①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7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在推行伊斯兰教方面，穆萨除了以权力强迫其臣属部下接受伊斯兰教以外，对境内广大游牧民则大张旗鼓地开展宣教活动。在这方面，来自尼沙不耳（今伊朗东北境的尼沙普尔）的苏非派传教师卡里玛提·苏非起了重要作用。苏非派的传教方式与武力扩张的传教方式不同，主要是苏非个人的活动。苏非成员大多比较了解当地原有的宗教信仰，苏非教义也与原来的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非传教师经常深入到草原部落，向游牧民进行伊斯兰教宣传。在宣传中，并不完全摒弃游牧民原有的宗教观念，而是尽量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融会贯通。他们不提圣战和天堂的欢乐，而是宣传罪恶和地狱的痛苦。这种宣传更容易为游牧民所接受。因此，卡里玛提的宣教活动，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穆斯林历史家把他载入史册，说他为“诸汗之汗服务”，“伊斯兰教历350年（公元961年）他死在自己的宫廷中”。②

据伊本·阿西尔在《全史》里记载说：公元960年有20万帐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每帐以4～5人计，就有80～100万人接受了伊斯兰教，意味着喀喇汗朝大部分人成了穆斯林。就在这一年，穆萨·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朝的国教。显然，国教地位的确立，一是标志着喀喇汗朝将用伊斯兰教法实行统治，其法律、政治、道德规范乃至经济制度等，都将以《古兰经》的规定为原则。二是意味着境内除伊斯兰教外，其他任何宗教将不受保护，在排斥之列。

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的传播取得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

---

① 扎克·瓦里迪：《突厥鞑靼史》（塔塔尔文）。转引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册，第147页。民族出版社，1985年。

② 普里查克：《从葛逻禄到喀喇汗王朝》。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1卷。1953年。

首先,伊斯兰教已是一种"超出同来源和同文化的民族界限之外"的世界性宗教。对于中亚各民族来说,其一神教义和通俗、简便易行的教义教规,比较该地区流行的其他宗教更容易得到传播。

其次,喀喇汗朝疆域辽阔,境内有沙漠、绿洲和草原,居民主要是游牧民,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生活与产生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半岛比较相似,宗教信仰正处在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过渡时期。

第三,是周邻穆斯林国家的长期影响。这些伊斯兰国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领域中,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游牧民常常急需取得文明国家的产品,特别是纺织品等日常用品。因此,他们对商业贸易的依赖性很强,常常把畜群赶到靠近文明国家的边境附近,而不等商人到草原里来。这样,他们在商品交易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并且在伊斯兰文明的一切方面都受到影响。对他们来说,要同伊斯兰文明结成更密切的关系,就只有接受伊斯兰教。①

伊斯兰教被确立为国教,标志着喀喇汗朝在伊斯兰化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从此,开始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王朝的历史,也是第一个突厥语民族的伊斯兰王朝的历史。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对以后新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 征服于阗国

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兴起以后,便与信仰佛教的邻国于阗王朝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原因是喀喇汗朝统治者对境内佛教僧人不

①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断地施加迫害，不少僧侣被迫逃往于阗国寻求庇护，引起于阗佛教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不久，喀什噶尔发生了一场佛教徒反抗强迫改变宗教信仰的暴动，遭到伊斯兰统治当局的严厉镇压。这一事件成为导火索，终于爆发了双方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

战争爆发的年代，是在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两年后。即公元 962 年。这个年代，是根据一份和田文书《于阗王尉迟苏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①] 而推断的。这份文书是于阗王尉迟苏拉占领喀什噶尔后写给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信。信中向他报告了于阗军队占领喀什噶尔的经过、占领后采取的措施和以后的打算。信尾署年为“天尊、幸福时代之四年、马年，一月九日”。据考证，“天尊”是尉迟苏拉的年号，天尊四年、马年为公元 970 年。此信写于占领喀什噶尔半年以后。于阗军队是在上年 7 月占领该城的。信中说：“从那时到现在指挥军队和其他工作仍然有很多限制，进一步的事我们留住在国外，我们按照王族利益行动现在已经是第八年了。”这里所说“按王族利益行动”，无疑是指于阗对喀什噶尔开始的军事行动。由公元 970 年上推 8 年，为公元 962 年。这一年即为这场宗教战争开始的年代。

于阗国与沙州政权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沙州曹氏原是受中原王朝节制的归义军节度使或河西节度使。自唐末五代以后，归义军逐渐自主，曹元忠执掌归义军时，便自称“王”，成为西北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沙州曹氏自认为对于阗等西域诸地负有保护之责，而于阗也把沙州政权当作中原政权的代表，把曹氏称为

① 出土的和田文书由英国学者贝利转写并刊布于《和田文书》（二集），1964 年加译注后与另一和田文书合为一文《尉迟苏拉与大王》，刊行于《泰东》第 11 卷。我国学者黄盛璋根据贝利英译本译成汉文，刊登在《历史地理》1984 年第 3 辑。

"中国诸王中之王",经常遣使报告国内情况。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公元961年),于阗王李圣天即遣使访宋。战争爆发后到公元966年,于阗又连续四次向宋朝派出使节。公元965年,于阗国宰相亲自赴宋,史书记载:"其国宰相因善名等来,致书枢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国"。[①] 这些访问都与于阗国和喀喇汗朝发生的战争有关,于阗国希望得到宋朝的支持和援助。宋朝立国甫定,无暇西顾,并没有派出兵力支援于阗。但于阗国太子德从于公元966年在沙州访问后,又奔赴汴梁(开封),一个月后,他得到宋太祖的御旨:批准"僧行勤等157人,各赐钱三万,游西域"。[②] 表明宋朝在这场战争中是站在于阗一方的。

于阗还得到了其佛教邻国吐蕃和高昌回鹘王国的支持。由于得到这些支持,战争初期,于阗方面占有明显优势。据一份和田文书载称,公元969年7月(即战后第七年),继李圣天为于阗王的尉迟苏拉"率军到佉沙(即喀什噶尔)之城。该地居民期望归顺。敌视我们的Tazik Tsun Hien的宝物、妻子、大象、良马及其他,还有他部下的财物,都已献于(于阗)王庭"。于阗获得了最初的胜利,虏获了众多的财物,于是,尉迟苏拉便派出使节分别向沙州和宋朝报告,还赠送了所获之战利品。据《宋史》记载: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其国(于阗)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③] 这里所贡的"舞象",正是和田文书所记载的战利品的大象。于阗使节于公元971年才到达宋廷,是因为路途驱象缓慢之故。尉迟苏拉赠送给沙州曹元忠的礼物是缴获喀喇汗朝可汗的一个有柄和耳带凸圆盖的杯子和一个银匣子。尉迟苏拉许诺,如果能得到曹元忠的继续支持,还要送给他一柄被

① 《宋史·于阗传》,卷四九〇。
② 《宋史·于阗传》,卷四九〇。
③ 《宋史·于阗传》,卷四九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称为"国宝"的带鞘的宝剑和更多的礼物。

和田文书记载,喀什噶尔陷落以后,该地区统治者早已逃走,于阗军队"一直留镇于西川大关"。后来又向喀什噶尔派出每组有一位大臣率领的有1800名士兵组成的三组护城人员,以防备喀什噶尔统治者进行反攻。尉迟苏拉并没有在喀什噶尔长期驻军,他在当地扶植了自己的傀儡政权后就返回了于阗。

喀喇汗朝在初战时失利,但锐气未挫,不久即开始组织反攻。喀什噶尔失陷5个月后,由喀喇汗朝将领率领的军队进入喀什噶尔近郊,截断了驻扎在西川大关的于阗军队通往城内的道路。和田文书里没有直接提到双方的战斗,但谈到了于阗军队的调动。尉迟苏拉在给曹元忠的信中说:"可请老臣和要人们向您解释,钱增多了,谷物、运输的牲畜,人和军队也都增多了,但冲突不断,人在死亡中。"可见当时双方的战争仍很频繁,很激烈。

和田文书截止到公元970年。从这时到公元10世纪末的20~30年间,双方的战争缺乏记载。但不难分析出,双方进入对峙拉锯状态,战争时断时续。喀喇汗朝把注意力转向萨曼王朝。这时期,萨曼王朝由于不断发生宫廷内讧和地方封建主的叛乱,人民群众和宗教上层、贵族普遍滋生着不满情绪,国势大衰。喀喇汗朝统治者布格拉汗哈龙乘机于公元990年出兵,在没有遇到多大抵抗的情况下便占领了白水城。公元992年,哈龙再次出兵中亚,他得到了在穆斯林民众中很有影响的非官方伊斯兰教"圣徒"们的支持。当萨曼王朝统治者试图组织抵抗时,圣徒们宣传说:如果汗王朝(指喀喇汗朝)和萨曼王朝是由于宗教而斗争,那么对它进行斗争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是涉及尘世的事情,那么对穆斯林来说是禁止的。号召人们最好不要介入这种斗争。萨曼王朝由于无法组织抵抗,布格拉汗哈龙顺利地占领了布哈拉。布格拉汗哈龙因患病,不得不撤兵东返。公元999年,喀喇汗朝再次出兵占领了布哈拉,把河中地区并入汗朝的版图,萨曼王朝灭亡。喀喇汗朝的势

力进一步加强,与于阗国的战争也开始发生变化。

在这期间,于阗国曾进攻喀喇汗朝。由首领贾格卢克尔克鲁和楚克塔拉施德、诺克塔拉施德率领的3万于阗军队围攻喀什噶尔。[①] 这时,喀喇汗朝的穆萨·阿尔斯兰汗已经去世,其长子阿里·本·穆萨继位为阿尔斯兰汗。喀什噶尔被围后,城里发生了饥荒。阿里·阿尔斯兰汗被迫出城背水一战,于阗军队退往英吉沙。英吉沙是两国交界之处。阿里·阿尔斯兰汗率军追击,在英吉沙附近的乌达喀喇地方展开了激战。于阗军队乘对方做聚礼之际突然发动攻击,结果喀喇汗朝军队大败,阿里·阿尔斯兰汗战死。这一年是公元998年。阿里·阿尔斯兰汗是喀喇汗朝著名的首领。由于他死于"圣战"阵前,故被穆斯林追认为"舍希德"(殉教者),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民间传说,他被杀后,头颅飞往喀什噶尔,被埋在郊外的皇家墓地,这处陵墓被当地人称为"阿尔斯兰汗麻札";他的无头尸体就地埋葬,称为"奥当麻札"。这两处麻札都被认为是"有灵异的圣墓",受到部分穆斯林的朝拜。

阿里·阿尔斯兰汗死后,其长子阿赫马德·本·阿里继位为喀喇汗朝首领,称"托干汗"。他继续同于阗进行战争。后来,喀什噶尔发生了反对伊斯兰教统治的暴动,这一形势立即被于阗方面所利用,再次出兵占领了喀什噶尔。

这时,阿赫马德·托干汗的弟弟纳斯尔·阿尔斯兰伊利克正在中亚率兵同萨曼王朝作战。阿赫马德·托干汗派他的堂兄弟、哈桑·布格拉汗之子玉素甫·喀迪尔汗去中亚搬取救兵。玉素甫·喀迪尔汗从中亚得到了4万(一说为2.4万)名伊斯兰志愿兵,随军的还有四位宗教首领,即"四伊玛目":穆依丁、纳斯尔丁、再胡里丁和卡瓦米丁。玉素甫·喀迪尔汗率军赶回喀什噶尔。由于援军的到来,喀喇汗朝军队士气大振,战局发生变化,于阗军队渐渐不支,开

① 《萨图克·布格拉汗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始溃退，玉素甫·喀迪尔汗收复了喀什噶尔，时间约在公元999年前后。这一点是由喀什噶尔的古钱币资料所提供的。在出土的喀喇汗朝钱币中，有伊斯兰教历390年（公元1000年）以玉素甫·喀迪尔汗的名义冲制的钱币，造币地点是喀什噶尔。①

收复喀什噶尔后，玉素甫·喀迪尔汗成为该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从公元1000年到1032年，以他的名义在喀什噶尔多次冲制过钱币。他在喀什噶尔又征集了2万名穆斯林士兵，连同原来喀喇汗朝的军队，号称14万（又一说为4万）。为了鼓舞士气，玉素甫·喀迪尔汗率领全军来到曾与于阗军队大战过的英吉沙旧战场，埋葬了在这里阵亡的喀喇汗朝王室成员和2.5万名将士，举行追悼，并宰牛杀羊过了乃孜尔，发誓要为他们报仇。之后，喀喇汗朝军队浩浩荡荡向于阗方面进军。

于阗国境内的叶尔羌城在公元996年前就已被喀喇汗朝占领，在这里建立了伊斯兰教的统治，于阗国的边境退到叶城。为了抵御喀喇汗朝军队的进攻，于阗军队在叶城布防了重兵。当喀喇汗朝军队推进到叶城的库姆热瓦特地方时，遭到了于阗军队的顽强抵抗。经过一场激战，喀喇汗朝的随军宗教首领、四伊玛目之一的穆依丁阵亡，但于阗军队无法阻挡住穆斯林军队的进攻，节节败退。玉素甫·喀迪尔汗率军接连攻下叶城、皮山等地，直逼于阗城下。于阗军队凭借牢固的城防拼死抵抗，战争持续了很久，于阗城被围攻一年多才陷落。于阗城陷落的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在公元1001年，也有人认为在1006年、1009年等。据伊斯兰教历史家的记载，于阗被玉素甫·喀迪尔汗占领是在伊斯兰教历397年（公元1006年～1007年）前后。这个年代也为和田文书的记载所证实。据文书反映，于阗国最后一代君主是尉迟萨格拉玛，他执政

① 蒋其祥：《国外学术界关于喀喇汗朝钱币研究情况概述》，载《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时期(公元983年～1006年)于阗的国号为"金玉国",年号为"天寿",天寿年号一直使用到公元1006年。[①] 尉迟萨格拉玛就是伊斯兰教史料中提到的贾格卢克尔克鲁。

玉素甫·喀迪尔汗占领于阗后,即从于阗派出使节向宋朝求通进贡。公元1009年,使节到达宋廷,《宋史》记载:"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其国(于阗)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献。"[②] 这也是喀喇汗朝第一次与宋朝建立联系。

于阗城既陷,军队溃散到各处。一部分残军被逼到位于波娄(克什米尔西北部)山里的佛教寺院里,有的被杀死,有的逃散。另一支残军由将领楚克塔拉施德和诺克塔拉失德率领,退往东部昆仑山区,同各地居民一起继续与穆斯林军队战斗。尉迟萨格拉玛在城破时被杀。于阗城池被夷为平地,往东迁出了好几里地。[③] 该地区的佛教寺院大部被毁,有些被改建成了清真寺。

散布在各地的于阗反抗者利用有利的地形,不断出击打击喀喇汗朝军队。在今策勒县波斯坦乡的一次战斗中,"四伊玛目"其余的三位伊玛目都被于阗反抗者杀死。玉素甫·喀迪尔汗为他们举行了葬礼,在波斯坦乡建造了拱北,后人称为"四伊玛目麻札"。策勒县有个地方名叫"乌尊塔特"。"乌尊"突厥语的意思是"长的"、"悠久的"等等,"塔特"是指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回鹘人或伊兰人。"乌尊塔特"意为"长期坚持异教的地方"。说明这个地方的居民在被伊斯兰教占领后,仍长期保持着佛教信仰,并与伊斯兰教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斗争。

据《萨图克·布格拉汗传》记载说,玉素甫·喀迪尔汗在于阗打

---

①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18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宋史于阗传》,卷四九〇。

③ 格雷纳:《萨图克·布格拉汗的传说及其历史》,载《亚洲杂志》,1900年1～2月号,巴黎爱尔奈斯特·勒鲁出版社。

了24年的仗，杀死了贾格卢克尔克鲁，带着战利品返回了喀什噶尔。玉素甫·喀迪尔汗是公元1000年开始进攻于阗国的，到公元1024年于阗国才灭亡，其间经过了长期、反复的斗争。

于阗国灭后，佛教僧众遭到镇压和迫害，但拒绝接受伊斯兰教。据记载："佛灭后1500年，于阗国王不信佛法，虐待僧徒，而人民对三宝亦失其信仰，对于僧侣绝不加施与，僧侣亦不得不从事耕作。其后，此国之宰相，亦不信佛法，侵夺僧舍，僧众因集会于赞摩大寺，决议离弃此国，徒步往西藏。"① 这也说明，一部分于阗群众已放弃了佛教信仰而改从了伊斯兰教。上引史料还说，于阗虽为伊斯兰教所征服，"而实际于阗之国民，仍暗中继续奋斗，以保护佛法为己责"。据于阗、伽师乡土志记载："亦玛木至和阗山隘，为敌所歼。玉素普卡底闻信，自喀什来收葬之，今于阗策勒村东之细黑喇麻札（四伊玛目麻札）是也。后四十年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玉素普卡底死（卒于公元1032年），众复叛。"于阗佛教徒在玉素甫·喀迪尔汗死后又爆发了反抗伊斯兰教的斗争。这都说明在这一时期，于阗地区佛教和伊斯兰教兴衰消长、反复斗争的过程是很激烈的。

和田民间至今流传着喀喇汗朝与于阗王国有"百年战争"的说法。这场战争从公元10世纪中期开始，直到公元11世纪中期结束，结果是于阗完全被喀喇汗朝占领，当地居民逐渐伊斯兰化。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千百万人死于战祸，或者流离失所。从喀什到和田的道路上，特别是英吉沙、策勒等当年的古战场，到处可以看见当初战争的痕迹，青冢垒垒，麻札棋布。这只是少部分战死的伊斯兰教徒的墓地。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场战争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①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第234页。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喀喇汗朝以武力征服了于阗王国,同时,也结束了佛教在于阗地区上千年的传播历史。从此,于阗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地区,居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一直保持到现在。

四 与高昌回鹘国的关系

高昌回鹘国始建于公元9世纪60年代,也是由西迁回鹘中的一支在新疆建立的王朝。创建者名叫仆固俊。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懿宗时(公元860年—874年),大酋仆固俊自北廷击吐蕃,斩恐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仆固俊原是庞特勤所率回鹘下属的一个酋长。庞特勤在七河地区建立喀喇汗朝之后,他率领一支队伍向东发展,进入准噶尔盆地,先后占领了清镇(今乌苏与玛纳斯之间)、北庭、轮台等,越过天山,进入高昌地区。仆固俊在高昌地区与吐蕃展开斗争,率领已住在高昌的同族人,向统治安西(以库车为中心)一带的吐蕃势力展开进攻。唐朝咸通七年(公元866年),仆固俊从北庭出击,大败吐蕃将领恐尚热,夺取西州、北庭、轮台等要地。战败的恐尚热被拓跋怀光活捉后斩首,仆固俊派达干米怀玉将其首级带到唐朝京都长安。起初,仆固俊是属于喀喇汗朝的一个大领主,但以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和加强,逐渐脱离喀喇汗朝的控制,他的后裔终于在公元981年自称"阿尔斯兰汗",[①],正式脱离喀喇汗朝而独立。

高昌回鹘从喀喇汗朝独立出来,也有宗教上的原因。喀喇汗朝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萨图克·布格拉汗之子穆萨汗继位后,继续其父亲的政策,在全境推行伊斯兰教。而高昌当时是佛教地区,佛教在这里有很大的影响,不能不与喀喇汗朝的伊斯兰化发生矛

① 《宋史·高昌传》,卷四九〇。

盾，所以在公元 981 年便宣布了独立。[①]

高昌回鹘国的疆域，据公元 10 世纪 80 年代萨曼王朝学者所写的《世界境域志》第 12 章“关于九姓乌古斯国（即高昌回鹘国）及其诸城镇”一节里说，其疆域东起哈密，北至伊犁河，西至冰达坂（阿克苏以北），南距吐蕃（今和田、敦煌间）。[②] 也就是说，高昌回鹘国的疆域南北跨着吐鲁番、准噶尔和塔里木 3 个盆地，东西从哈密到阿克苏、中间隔着戈壁和绿洲。王国境内除以高昌为中心的高昌回鹘外，西面还有以龟兹（今库车）为中心的龟兹回鹘。龟兹回鹘的辖境，西到阿克苏的冰达坂（雪山），南至塔里木河，属于王国境内西边的一部分。龟兹回鹘与高昌回鹘同属于高昌回鹘国，它的西部和南部分别与喀喇汗朝和于阗王国相接壤。

高昌回鹘国与喀喇汗朝一样实行双王制。高昌回鹘王称阿尔斯兰汗（狮子王），龟兹回鹘王也称阿尔斯兰汗。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为“亦都护”，意为“幸福之主”。因此，高昌回鹘国又称为“大福大回鹘国”。[③] 亦都护是王国的最高立法者和执行者，享有世袭王位的权力。亦都护之下有九宰相、枢密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师、左神武大将军、御使大夫、上柱国封谯县开国子、监使、判官、都督等。

在经济上，高昌回鹘国与西域其他各地相比，是处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封建的生产关系早已确立。农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有较先进的灌溉系统，五谷、棉麻、瓜果都很丰饶。棉织品一向很有名气，在市场上当作商品流通。手工业、畜牧业也较发达。生产的各类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的需要，而且可以大宗地销往中原

①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 153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② 胡杜德·阿勒·阿拉姆：《世界境域志》（王治来、周锡娟译）第 65 页。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印，1983 页。

③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 63 页，图版 89～94，“摩尼教寺院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

和其他地区。在经济上与内地的联系十分密切。

在文化方面,由于高昌地区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孔道,不断吸收我国内地和西方文化的成果,因而形成了高昌地区较发达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佛教在该地区已有数百年的流传历史。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佛教艺术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许多经典已被译成回鹘文。当地的佛教僧人不仅具有高深的佛学知识,而且擅长壁画彩绘。回鹘人在漠北时期崇尚摩尼教。迁入高昌地区后,初期仍然信奉摩尼教。据史料记载,公元9～10世纪到过该地的西方旅行者曾见到高昌回鹘王信仰摩尼教,身穿中国的绸缎衣服,[①] 每天有三、四百人聚集在王宫周围,高声诵读摩尼教经文。宋朝使节王延德于公元982年出使西域时,也见到该地"复有摩尼寺、波斯僧(祆教徒),各持其法"。[②] 统治者规定,侵犯佛教寺院和侵犯摩尼教寺院一样要受到处罚。还有记载说,托古孜古斯(高昌回鹘)的可汗听人传说萨曼王朝的艾米尔企图迫害撒马尔罕的摩尼教徒,可汗便派人恫吓萨曼王朝统治者说,高昌回鹘国境内的伊斯兰教徒要比萨曼王朝的摩尼教徒多得多,如果萨曼王朝要迫害摩尼教徒,那么,高昌回鹘国也将迫害自己境内的伊斯兰教徒。这一恫吓立即得到了反映,萨曼王朝放弃了迫害摩尼教徒的计划。[③]

高昌回鹘国境内虽然佛教、摩尼教、道教等宗教并行,但回鹘人能够兼容并蓄。结果各种宗教文化互相影响,发生混合现象,形成一种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后来,回鹘人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放弃摩尼教信仰而改宗佛教。在这一过程中,摩尼教的某些观念引入了佛教信仰中去,佛教诸神被摩尼教的神名代替,"神佛同体"

① 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第2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宋史·高昌传》,卷四九〇。

③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成为高昌回鹘人宗教观念的特征。

除佛教、摩尼教外，高昌回鹘国境内还有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伊斯兰教、道教、祆教（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萨满教等宗教流行。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等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表明高昌回鹘人的文化具有较高的水平。

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鹘国的建立者属于同一族源并且操基本相同的突厥语，但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处于彼此对立的状态。《突厥语词典》的作者喀喇汗朝的马赫茂德·喀什噶里说，回鹘人的语言是纯粹的突厥语，使用的是24个字母的突厥文字。他们的射箭技术非常高超。回鹘人主要的城市是火州（即高昌）、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附近）、唆里速（今拜城）、彰八里（今昌吉）和英额八里（新城），别失八里是回鹘人北部的首府。作者说："当地居民是最凶恶的异教徒"。换言之，高昌回鹘人这时期仍保持着尚武精神，作战勇猛，常使喀喇汗朝人感到畏惧。

关于喀喇汗朝与高昌回鹘国的关系，缺乏历史资料。但是从《突厥语词典》里为数不多的记述来看，双方之间的战争比较频繁，对立情绪严重。马赫茂德·喀什噶里将回鹘人称为"塔特"，意即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并在著作中用敌视和侮辱性的语言对待自己的同族。例如，书中记录的一首诗歌写道：

我们给战马佩上了记号，
向着回鹘地区的塔特，
向着盗贼和恶狗，
象飞鸟一样飞速进发。

我们紧束马尾，
我们多多赞颂真主，
我们催马进击，

我们诱骗他们又逃开。

坐在小船中，
我们渡过伊犁河，
我们驰向回鹘人那里，
劫掠了孟拉克人。①

阿赫马德·托干汗统治时期，喀喇汗朝在同于阗的战争中已取得优势，西方的对手萨曼王朝也已灭亡。这时期，喀喇汗朝统治者曾以“圣战”的名义对高昌回鹘国进行过大规模征战。战争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喀喇汗朝未必能够捡到便宜。不久，即招致了高昌回鹘国猛烈的反击。公元1017年，高昌回鹘开始进攻喀喇汗朝。据《萨图克·布格拉汗传》说，有30万回鹘军队入侵喀什噶尔，并长驱直入到距离八拉沙衮只有8日路程的地方。阿赫马德·托干汗召集了所有部族的全部兵马，带病亲征。他挫败了敌人，并且乘胜追击了三个月，一直追击到吐鲁番。《萨图克·布格拉汗传》对这场战争的记述过于简单，数字也不准确，并且是完全站在喀喇汗朝的立场上，带有很深的宗教偏见，因此不可能真实反映战争的情况。从结果看，喀喇汗朝是失败了。因为阿赫马德·托干汗返回之后，“很快就为其信仰受到暂压抑而病死”。② 说明至少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喀喇汗朝并没有赢得胜利。上引《突厥语词典》的诗歌反映了战争初期的情况。入侵高昌回鹘国的军队有一部分是“渡过伊犁河”沿天山北进攻的。这些伊斯兰军队来自中亚，他们曾侵入高昌回鹘国腹地。

喀喇汗朝与高昌回鹘国之间的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喀喇汗朝统治者正处在伊斯

① 孟拉克，指高昌回鹘国境内的地名。

② 格雷纳：《萨图克·布格拉汗的传说及其历史》，载《亚洲杂志》1900年1～2月号，巴黎爱尔奈斯特·勒鲁出版社。

兰教武力扩张时期，希望把伊斯兰教传播到东方邻国。但这两个新生的政权都处在强盛时期，都接受了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谁也不可能征服谁。因此，战争无分胜负，只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许多无辜的人死于战祸。高昌回鹘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信仰，也保住了自己的疆域。直到喀喇汗朝后期，以至于西辽、蒙古统治时代，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一直维持在阿克苏至且末、若羌一线，往东未能越过库车。龟兹悠久的佛教文化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伊斯兰教传播、渗透的势头，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也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从公元10世纪到公元13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与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国是新疆地区两个主要的地方政权，并且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五 与宋、辽、西夏及阿拔斯等王朝的关系

据《宋史》记载："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回鹘在唐朝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受到唐皇室的优礼，世尚公主嫁与回鹘王，彼此有甥舅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回鹘人建立喀喇汗朝之后。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喀喇汗朝首领遣使给宋朝皇帝的信中仍然将对方称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据研究者认为，这位喀喇汗朝首领有可能是"桃花石·博格拉喀喇汗哈桑·本·苏来曼"(公元1074年～1102年)，[①] 即"哈桑·布格拉汗二世"。关于"桃花石"(唐家子)，马赫茂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桃花石——此乃摩秦的名称。摩秦距离契丹有四个月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为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八儿罕。而八

① 魏良弢：《喀喇汗朝史稿》第14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儿罕就是喀什噶尔。但是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我国研究者指出:"依据穆斯林文献中对中国的称呼,《词汇》(《突厥语词典》)的引文和地图中凡出现秦与摩秦之处,自可直译为中国。"① 喀喇汗朝许多首领的名称前面都冠有"桃花石汗"的称号,这一点无可非议地表明,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国的汗。因此,喀喇汗朝继承了回鹘人的传统,继续与中原各王朝特别是宋朝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承认与中原王朝有隶属关系。

喀喇汗朝最初与宋朝发生联系是在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厮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与远人作主。'上询以在路几时,去此几里。对曰:'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日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上曰:'路远命使,益以劳费尔国。今降诏书,汝即赍往,亦与命使无异也。'"② 这是喀喇汗朝派出的第一个使团访问宋朝,与宋朝建立了正式的隶属关系,并希望宋朝也能派出使团回访,以"安抚远俗"。但宋朝皇帝以"路远"、"劳费"为辞,没有遣使回访。派出这个使团的可能是玉素甫·喀迪尔汗。他当时正是于阗的统治者。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由"砺鳞黑韩王"派出的使节到达宋廷。使臣"罗撒温言其王乞赐此号也"。"砺鳞"意为"金翅鸟"。喀喇汗朝此时的统治者是马赫穆德·本·玉素甫。他的称号是"托格鲁尔喀喇汗"。"托格鲁尔"意为"鹫",与金翅鸟同义。因此,他们实际是一个人。马赫穆德·托格鲁尔汗统治时期(公元1059年～1074年),喀喇汗朝与宋朝的关系愈加密切,几乎年年派出使团携带贡品赴宋。宋朝对喀喇汗朝的使团礼宠优渥,对送来的贡品除

①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② 《宋史·于阗传》,卷四九〇。

回赐外，还要另加赏赐。如元祐二年(公元 1087 年)，宋哲宗"诏：于阗国黑汗王贡方物，回赐外，余不以有无进奉悉加赐钱三十万。……更加元丰八年例赐金带、锦袍、袭衣、器币"。[①] 以后又专门下诏"修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凤翔知府王吉甫和通判王仰因对喀喇汗朝使臣过境不作安排，受到了"放罢"的处分。像"进奉人"的住处安排等一些琐事，中书省也要奏请"圣上御批"，才能决定，足见宋朝对喀喇汗朝关系的重视。

宋朝重视同喀喇汗朝的关系，除经济上的原因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想借重他们。绍圣四年(公元 1097 年)，喀喇汗朝王子亲赴宋朝报告说：他们已差人马攻打西夏占领着的甘州、沙州和肃州。宋哲宗听到很高兴，说："若能破三城，必更厚待。"[②] 在对待西夏的态度上，宋朝与喀喇汗朝是一致的，他们都需要中西商路畅通无阻。西夏势力的扩张，不仅对宋朝是威胁，而且对喀喇汗朝的东部边陲也造成威胁。

从宋代史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喀喇汗朝与宋朝的往来主要还是贸易往来，即史书所说的"来贡"与"回赐"。"来贡"实际上是运来了商品，"回赐"也是给喀喇汗朝运去了必需品，这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关系。史书上所谓"进奉使"实际上是庞大的商队，人数很多，所以宋朝有时把他们到京城的人数限定为"毋过五十人"。当然在秦州、熙州一带做买卖就不算在此列了。在这些"进奉使"中，多数是"无表章"的，即未经喀喇汗朝政府批准的，有时会有几个"进奉使"同时到达京城的现象。这些商队"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原因是这种贸易使他们获得丰厚的利润："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③] 喀

①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② 《宋史·于阗传》，卷四九〇。
③ 《宋史·于阗传》，卷四九〇。

喇汗朝对与宋朝的贸易采取鼓励措施,保护商队,疏通商路,"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可见双方的商业往来是十分频繁的。

喀喇汗朝输往宋朝的主要是当地土特产以及印度、西亚以至欧洲转运来的产品。其中尤以乳香为大宗。如公元1072年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第一次即运到宋朝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价值四万四千贯。从宋朝运回的主要是丝织品、茶、衣服、银器和钱币。这种"贡""赐"的贸易关系是不平衡的。因此,宋朝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如不准乳香再入境;禁止"带钱入蕃,若在汉界,从其便"。[①] 但总的来说,宋朝是需要喀喇汗朝的"方物",即土特产和从西方转运来的商品,尤其是马和驴等。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宋朝对商队也是保护的,而且是优惠和鼓励的。如公元1083年西夏攻破兰州虏走喀喇汗朝商队的人和骆驼,宋神宗下诏:"令制置司优恤之"。又如公元1078年下诏:喀喇汗朝"进奉人买茶,与免税"。宋朝虽然规定没有表章的商队不能进京,但又关照熙河路经略司:"如坚欲来贡,可听之"。[②] 不难看出,喀喇汗朝同宋朝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友好的、互相尊重的,在经济上是密切的、互惠的。

喀喇汗朝与辽朝的关系比与宋朝的关系更早。最早的使团于辽天显八年(公元933年)就到达了辽朝:"回鹘阿萨兰来贡"。辽太宗对同喀喇汗朝的关系很重视,派出墨离鹘末里率使团回访。公元940年鹘末里返回,受到辽太宗的赐衣嘉奖。看来这次回访很成功。从此,喀喇汗朝与辽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据《辽史》记载,从公元933年到1068年喀喇汗朝先后向辽朝派出使臣共16次,其中有13次是以"朝贡"的名义赴辽,但对于朝贡的记载过于简单,只有一次注明了贡品为"名马、文豹"。其中有

①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一条:辽统和八年(公元 990 年)十月"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剌干各遣使来贡"。这里的"于越"为契丹语官号,《辽史·国语解》解释为"其位居北、南大王之上,非大功德者不授",此人大概是喀喇汗朝某个大领主或者副可汗;而"达剌干"解释为"县官也,后升副使",大概是喀喇汗朝的某个小领主。这说明遣使朝贡者并不一定是喀喇汗朝的首领,地方官或领主也可以遣使朝贡。这种"朝贡"关系同宋朝一样,主要是经济目的。当时辽朝每年向宋朝索取大量的"岁币",除自己消费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可能是做为商品由喀喇汗朝的"贡使"或者说商队运销到中亚、西亚和欧洲。这一点可以从双方频繁的"朝贡"关系看出。另外,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诗文中写道:"大地裹上的绿线,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商品。"① 这里的"契丹商队"只能是从辽朝回来的喀喇汗朝商队,辽朝一般是不派商队的。②

公元 996 年,喀喇汗朝的阿里·阿尔斯兰汗在位时,曾向辽朝派出使臣为儿子求婚。当时辽朝还没有"公主下嫁"的先例,所以辽圣宗没有同意。但他统治后期,太平元年(公元 1021 年)同意把宗室女嫁给了大食国王,因此,他的继承人也把公主嫁给了喀喇汗朝统治者。《辽史》有一段记载:重熙十六年(公元 1047 年)十二月,"阿萨兰回鹘王以公主生子,遣使来告"。这件事发生在阿尔斯兰汗苏来曼·本·玉素甫统治时期(公元 1031 年~1056 年),这可能与西部喀喇汗朝独立,东部汗朝争取与国有关。因为在中世纪的中亚往往把联姻作为政治结盟的象征和结盟关系的保证。因此,当公元 1053 年东部汗国遭到邻国的侵犯时便向辽朝派出使臣求援:"回鹘阿萨兰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

---

①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耿世民,魏萃一译)第 18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 193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喀喇汗朝与辽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基本是和平相处的。有史料提到,在阿赫马德·托干汗晚年时,曾有10万帐异教徒游牧人侵入七河地区。有学者认为,这些游牧人可能是契丹(辽朝)人。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契丹军队,而是其他游牧部族(阻卜人)。他们为了避开辽朝的军锋而溃退到喀喇汗朝境内。阿赫马德·托干汗为了追逐这些"入侵"的游牧人而深入到辽境的白拔烈(别失八里以东),与耶律化哥的军队遭遇。后经解释,耶律化哥退还了俘虏,但是辽圣宗对耶律化哥还是做了"削王爵"的严肃处理。[①]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喀喇汗朝在辽朝统治者的心目中所占地位的重要。同时也可以看出双方关系的密切。

西夏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民族羌族的一支——党项建立的王朝。公元8世纪初党项人迁徙到今陕甘宁交界地区。其中迁到夏州的部落,被称为平夏部。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在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中有功,封为夏国公,从此便据有银、夏、绥、静、宥五州。北宋初期,党项继续臣服宋朝,以后双方互有攻掠。公元986年首领继迁降附了辽朝,被封夏国王。经几代的扩张,到元昊时党项统治的地区已"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其西部与喀汗朝相接。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帝国所亡。

西夏地处东西交通要道,与喀喇汗朝应有较多的来往,但没有留下多少历史记载。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西夏西南都统给宋朝泾原总管的一封信中说:"况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若乘间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这里西夏把喀喇汗朝当作自己友好的邻邦。但次年便发生了西夏虏掠喀喇汗朝商队的事,双方关系渐趋紧张。公元1093年,喀喇汗朝准备攻打西夏,请

① 《辽史·耶律化哥传》。

宋朝派兵支援，未获同意。公元 1097 年，喀喇汗朝出兵攻甘、沙、肃三州，宋哲宗"谕以黑汗王忠向朝廷，甚喜；若果能破三城，必更厚待"。看来双方在政治上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在经济上仍有一定的来往。

喀喇汗朝与西方伊斯兰教诸国如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阿拔斯王朝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与阿拔斯王朝的关系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

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第二个封建王朝（公元 750 年～1258 年），也称"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因尚黑旗，我国史籍称"黑衣大食"。是由阿拉伯贵族艾布·阿拔斯所创建。公元 9 世纪时，阿拔斯帝国达到极盛，其疆域横跨亚、非、欧三洲，经济、文化都达到相当繁荣的地步。阿拔斯王朝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哈里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具有最高权威。哈里发竭力为其统治赋予神圣的性质，声称自己为"安拉的代理人"，帝国是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合法继承者和正统派教义的捍卫者。因此，哈里发在逊尼派伊斯兰教诸王朝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奉为宗主国。哈里发以赐给这些伊斯兰王朝首领"伊斯兰封号"（拉卡博）的名义行使这种宗主权。这种封号是各地伊斯兰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镇压国内反对势力，兼并其他伊斯兰政权的一块招牌，实际并不接受哈里发的领导和控制。所以，到帝国后期，尽管哈里发大权旁落，徒有虚名，各地仍然承认这种宗主地位，接受伊斯兰封号。

喀喇汗朝初期并没有与阿拔斯哈里发建立联系。哈桑·本·苏来曼·布格拉汗统治时，在冲制的钱币上印有了"国家之光和信仰的支柱"的伊斯兰称号，但这个称号是他自己封的。[①] 哈桑·布格拉汗不仅没有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地位，相反却支持了阿拔

① 普里查克：《喀喇汗王朝史》。载德国《伊斯兰学杂志》第 31 卷第 1 册，1953～54 年。

斯统治集团内部反对哈里发的斗争,为逃亡的王族成员提供避难场所。原因之一是哈桑·布格拉汗当时持有带着浓厚什叶派色彩的苏非派观点,因此不愿与正统的哈里发建立关系。

萨曼王朝灭亡后,另一个由突厥语民族建立的伊斯兰王朝伽色尼王朝成为喀喇汗朝有力的对手。伽色尼王朝(公元961年～1186年)的统治者马赫穆德(公元997年～1030年)一上台就承认了哈里发喀迪尔的宗主权。哈里发赐给他"帝国的右手"的伊斯兰封号。伽色尼王朝成为喀喇汗朝势力最强大的邻居和对手,对喀喇汗朝构成较大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取得伊斯兰其他各国的支持,喀喇汗朝统治者纳斯尔·托干汗正式承认了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权,在铸造钱币的时候刻上了阿拔斯哈里发的名字。纳斯尔·托尔汗是第一个被哈里发正式承认的喀喇汗朝首领。他是阿里·阿尔斯兰汗(死于于阗战争)的长子和继承人,也是喀喇汗朝的大可汗,驻喀什噶尔。他的拉卡博(封号)为"真理的胜利者和国家要人"。在他冲制的钱币上还可以看到哈里发喀迪尔·比拉赫的名字和表明其附庸身份的名称"信教者的艾米尔的受保护者"的字样。从这时候起,喀喇汗朝承认哈里发宗主权的这两个标志一直保持下来。①

从公元1013年在叶尔羌冲制的喀喇汗朝钱币上看,这时玉素甫·喀迪尔汗也有了自己的封号"东方之王"。喀喇汗朝各地的统治者为了扩大势力,加强自己的地位,都同巴格达哈里发取得联系,以获得承认和封号,并把自己的封号冲制在钱币上。这时期的钱币资料表明,至少喀喇汗朝两支的主要人物都获得了封号。阿里·本·穆萨的四个儿子,其中阿赫马德的封号是"真理的胜利者和国家要人";纳赛尔的封号是"正义的支持者";曼苏尔的封号是"国

① 普里查克:《从葛逻禄到喀喇汗王朝》,载德国《德意志东方学会杂志》第101卷,1951年。

家之光荣”；穆罕默德的封号是“国家的尊严”。哈桑的三个儿子，玉素甫是“东方之王”、“真理的胜利者”、“国家的栋梁”；阿赫马德（即托干汗二世）是“国家之光辉”、“国家之珍宝”；阿里的封号是“国家的光辉”、“国家之要人”。

哈里发这样滥赐封号，表明他已失去对东方的控制，只能有求必应。这种形势被伽色尼王朝统治者利用。马赫穆德迫使巴格达哈里发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里发只能通过他才能维持同喀喇汗朝的联系。这样，喀喇汗朝与哈里发建立起来不规范的联系一度被割断了。马赫穆德不仅剥夺了哈里发处理东方宗教事务的权力，也为左右喀喇汗朝政局，削弱其势力创造了条件。马赫穆德死后，伽色尼王朝因内讧而衰落。公元1031年，马赫穆德的继承人长子马斯乌德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使团前往喀什噶尔，除了“重修旧好”外，马斯乌德不得不同意喀喇汗朝可以与哈里发直接联系，但哈里发只能与喀喇汗朝谈判伽色尼方面的问题。[①]，尽管受到限制，喀喇汗朝与巴格达的关系还是恢复了。

此后，这种联系维持了下来。后来喀喇汗朝分裂为东、西两部以后，情况也是如此。公元1105年，东部汗朝大汗阿赫马德·本·哈桑曾派遣一个名叫马赫穆德·本·阿布德·格里尔·喀什噶里率领的使团到达巴格达，请求哈里发穆斯塔兹希尔·比拉赫授予封号。他得到了“国家之光”的封号。

①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二章 喀喇汗朝的衰亡

一 东部汗朝和西部汗朝的形成

阿里·阿尔斯兰汗死后(公元988年),他的长子阿赫穆德·托干汗(公元988年～1016年)继承大汗之位,治喀什噶尔;次子纳斯尔·伊利克汗驻乌兹干,他推行征服河中的政策。公元996年纳斯尔·伊利克汗向萨曼王朝发动进攻。萨曼王朝国王努赫二世无法抗拒喀喇汗朝军队的进攻,求救于自己的附属国巴尔赫总督塞布克。塞布克率领大军进入河中,要求努赫二世也率部来会。萨曼王朝宰相阿布达赫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丧失王位,于是回避了塞布克的要求。塞布克派自己的儿子马赫穆德率领2万军队向布哈拉进发。努赫二世被迫解除了宰相的职务,押送给塞布克。塞布克和纳斯尔·伊利克汗签订了和约,规定以卡特万草原(撒马尔罕以北)为萨曼王朝与喀喇汗朝的边界。这样,锡尔河流域便归属了喀喇汗朝。

努赫二世于公元997年死去,其子曼苏尔继承。公元999年,萨曼王朝发生内乱,政局不稳,曼苏尔被废黜,政变者立其弟马利克为国王。这时,马赫穆德已成为伽色尼王朝的统治者,他借口为曼苏尔国王报仇,率军进攻自己的宗主国萨曼王朝,夺取了萨曼王朝阿姆河以外的全部领地。同年夏天,纳斯尔·伊利克汗也乘机率兵进攻布哈拉,萨曼王朝守将战败投降,其国灭亡。纳斯尔·伊利

克汗在布哈拉设置了总督，自己返回了乌兹干。

萨曼王朝的灭亡标志着突厥语民族在中亚地区统治地位的开始。威廉·巴托尔德曾说："这个著名的王朝在普遍的淡漠中殒落了。当时谁也未必理解到这一永远终结了土著的雅利安人统治的历史事件的意义。"① 就是说，河中并入喀喇汗朝后，中亚地区的统治权一直控制在操突厥语或突厥化的各民族代表人物手中，这无疑加速了中亚地区突厥化的过程。其次突厥语各民族统治集团推行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文化在其统治地区广泛传播，并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溶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有人称之为"伊斯兰——突厥文化"。② 这种文化对于新疆和整个中亚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纳斯尔·伊利克汗吞并了萨曼王朝后，决定进攻马赫穆德的伽色尼王朝。公元1006年，他趁马赫穆德进攻印度之机，派军队到达阿姆河地区。他的一支军队由布哈拉总督杰法尔特勤率领攻占了巴尔赫，另一支由秀巴希特勤率领的军队占领了赫拉特。马赫穆德获悉后急忙从印度撤军反攻，击败了纳斯尔·伊利克的军队。纳斯尔·伊利克受挫后，准备重新组织力量进攻伽色尼王朝。他与进攻于阗的玉素甫·喀迪尔汗结成了联盟，汇集了4万军队，共同进攻马赫穆德。公元1008年元月4日，双方军队在距离巴尔赫约25公里的沙尔希扬桥附近展开会战。伽色尼王朝的军队在战争中投入了500头大象，喀喇汗朝军队不善于与象阵战斗，结果惨败。这次失败，使喀喇汗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不和，内部矛盾公开化，逐渐导致喀喇汗朝的分裂。

最初，当哈桑·布格拉汗于公元992年出兵占领萨曼王朝的布

① 威谦·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1卷。转引自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8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8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哈拉时,穆萨·阿尔斯兰汗的的后嗣们正企图夺取他的汗位,这就迫使他放弃已占领的布哈拉城,返回巴拉沙衮稳定局势。他在途中死去,而不和的种子已经埋下。阿赫马德·托干汗即位以后,又极力排挤哈桑·布格拉汗的后裔,于是喀喇汗朝统治集团便分化成阿里系和哈桑系两大系统。长支阿里系由萨图克·布格拉汗的儿子穆萨·阿尔斯兰汗之长子阿里·阿尔斯兰汗的后裔形成,阿里·阿尔斯兰汗有四子:阿赫马德·托干汗、纳斯尔·伊利克汗、曼苏尔·阿尔斯兰汗和穆罕默德;幼支哈桑系是由萨图克·布格拉汗第二个儿子苏来曼之子哈桑·布格拉汗的后裔形成,哈桑有三子:玉素甫·喀迪尔汗、阿赫马德·托干汗二世和阿里特勤。哈桑系的政治中心在喀什噶尔和巴拉沙衮,阿里系的中心主要是乌兹干,后为撒马尔罕。

阿赫马德·托干汗死于公元1016年,其弟曼苏尔·阿尔斯兰汗继位。此后,阿里系与哈桑系的矛盾日益尖锐。玉素甫·喀迪尔汗拒不承认曼苏尔·阿尔斯兰汗位的合法性,于公元1025年在巴拉沙衮自称"东方之王"。他上台后,支持曼苏尔·阿尔斯兰汗的反对派势力,迫使他下台隐退。玉素甫·喀迪尔汗将首都从巴拉沙衮迁至喀什噶尔,任命他的二弟阿赫马德·托干汗二世为巴拉沙衮总督,管理锡尔河以东和七河地区;又命三弟阿里特勤任撒马尔罕总督,管理河中地区。但不久,阿赫马德·托干汗二世和阿里特勤在塞尔柱王朝统治者的挑唆下发动叛乱。叛乱得到了阿里系的支持。公元1025年4月,玉素甫·喀迪尔汗联合塞尔柱人的宿敌伽色尼王朝的苏丹马赫穆德,派联军到河中镇压了两个兄弟的叛乱。平叛后,他把河中交给自己的儿子雅干特勤来管理,把七河地区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托干汗二世和阿里特勤叛乱时,于阗发生了反对伊斯兰教的佛教徒的暴动,直接威胁到伊斯兰教在这里的统治。玉素甫·喀迪尔汗亲率大军返回镇压,消灭了叛乱者。这时期,哈桑系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喀什噶尔、于阗和河中、七河地区

都在哈桑系的控制范围内。

公元 1032 年 12 月，玉素甫·喀迪尔汗病故，葬于喀什噶尔。长子苏来曼继位，称阿尔斯兰汗。他为了避免阿里系的骚扰，又把首都从喀什噶尔迁往巴拉沙衮，任命其弟雅干特勤为副汗，驻怛罗斯；另一个弟弟马赫穆德·托格鲁尔汗任喀什噶尔总督，统治喀喇汗朝南部地区。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全史》作者)曾称赞苏来曼·阿尔斯兰汗是一个"公正虔诚的统治者，是科学和宗教的朋友"①。喀喇汗朝在玉素甫和苏来曼统治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都比较繁荣，并奠定了喀喇汗朝伊斯兰—突厥文化的基础。不久，便产生了这一文化的标志之一《福乐智慧》和《突厥语词典》。

与此同时，哈桑系与阿里系的斗争表面化了。伊斯兰教历 433 年(公元 1041 年～1042 年)，阿里系的纳斯尔·伊利克汗的两个儿子穆罕默德(阿力甫特勤)和伊卜拉欣(贝里特勤)起兵夺取了乌兹干和布哈拉，宣布脱离苏来曼·阿尔斯兰汗的控制，不承认东部喀喇汗朝是自己的宗主，奉行完全独立的政策，阿里甫特勤在乌兹干号称"桃花石汗"，他死后，其弟贝里特勤继位，号称"桃花石·布格拉汗"并享有"东方与中国之王"的封号。伊卜拉欣·布格拉汗(贝里特勤)把统治中心从乌兹干城迁移到撒马尔罕。这样，西部河中地区的喀喇汗朝完全形成。西部喀喇汗朝历史上称为"伊利克汗朝"，是由纳斯尔·伊利克汗的称号而命名的。从此便形成了以哈桑系为代表的东部喀喇汗朝和以阿里系为代表的西部喀喇汗朝两部分。

东部喀喇汗朝的领地包括喀什噶尔、于阗、伊犁河流域、费尔干东部地区和七河地区，其东部边界在库车以西，与高昌回鹘国接

① 伊本·阿西尔：《全史》，第 9 卷，转引自《维吾尔族历史》编写组：《维吾尔族历史》第 80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壤。首都为喀什噶尔和巴拉沙衮。喀什噶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东部王朝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一些著名的汗都活动在这里，王朝汗室的陵墓也在这里。所以喀什噶尔又称为王城(斡耳朵)。

西部喀喇汗朝的领地，最初只包括河中地区，后来又归并了费尔干盆地西部，一般与和毡河为东部汗国的分界。首都为撒马尔罕，它与布哈拉一起成为西部汗朝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东西两个喀喇汗朝并没有因为统治的分裂而中止了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反，在此之后都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

二 东西部喀喇汗朝统治概况

西部汗朝第一位统治者伊卜拉欣(贝里特勤)是一位名声较好的国王，他在一定程度上关心自己臣民的安宁、安全和需要，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同时，也关心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价格的稳定。例如他改革了货币，废除了过去冲制的大小、厚薄、重量各不相同的铜铅合金钱币，而采用含银量达20%～30%的铜银合金钱币。新钱币为正圆形，精美而整齐。另外，他还打击抬高物价的商人。这些措施对于促进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统治时期，撒马尔罕进行了大规模建筑，在古尔吉明区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宫殿。据伊本·阿西尔记载，他还是一位少有的虔诚信教的正统穆斯林。但由于世俗统治者与宗教上层在政权与教权上的复杂关系，时常产生冲突，斗争很紧张，因此，他曾下令处死了当地很有名的谢赫——伊玛目阿布勒卜西姆·撒马尔罕迪。公元1068年他患中风病，传位于长子舍姆斯·穆尔克·纳斯尔，不久便死去。

舍姆斯·穆尔克·纳斯尔即位后，其兄弟舒艾斯立即起兵反对，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发生战斗，结果纳斯尔获胜。纳斯尔享有"东

方与中国之苏丹"的称号,据说他是一位"公正的国王",惯于过游牧生活方式,严格约束部下留在帐蓬中,不许外出骚扰居民。他统治时期,一些城市出现了高大建筑物,沿交通大道建立了许多堡垒。这时期,政权与教权的斗争仍在继续。伊斯兰教某些教团的上层势力企图逼迫他听众摆布,并以教律限制他。公元 1069 年他下令将布哈拉的伊玛目阿卜·伊卜拉欣·伊斯马因处死。

西部汗朝这时期主要的威胁是塞尔柱王朝。公元 1072 年秋,塞尔柱王朝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率领 20 万大军进攻河中地区。但一开始就以苏丹遇刺毙命而中止了战争。公元 1074 年,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赫又举兵侵犯河中地区。纳斯尔请塞尔柱王朝宰相尼扎姆·穆尔克调解后,苏丹同意和平,返回了呼罗珊。

公元 1080 年纳斯尔死去,其弟希兹尔继位。据穆斯林史料说,他统治时期是汗朝的鼎盛时代,并说他英明、公正,庇护诗人。

希兹尔的继位者是他的儿子阿赫马德。这时,政权与教权的斗争激化,阿赫马德即位不久就被迫处死了宰相阿布·纳斯尔·本·苏来曼·卡桑尼。这个宰相是希兹尔时期的伊斯兰大哈孜(法官)。这一事件成为塞尔柱苏丹出兵河中地区的理由。撒马尔罕的宗教上层支持塞尔柱苏丹。于是,公元 1089 年苏丹马利克·沙赫先后占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俘获了阿赫马德汗。西部汗朝成了塞尔柱苏丹的保护国。不久阿赫马德汗被放回撒马尔罕,但宗教界联合部分军官以宗教异端行为为由,于公元 1095 年将他处死。从此,西部汗国陷入了空前的衰弱时期。

政变者把阿赫马德的堂兄弟马斯乌德立为可汗。但不到两年,塞尔柱苏丹命令由苏来曼·本·达乌德接替汗位,接着又换了两位汗。喀喇汗完全成了塞尔柱苏丹的傀儡。

从公元 1102 年到 1130 年西部汗朝的统治者是穆罕默德·本·苏来曼,他有阿尔斯兰汗的称号。尽管他也是塞尔柱苏丹桑贾尔的傀儡,但他尽力维持与塞尔柱王朝的关系,使河中地区保持了

20年的太平。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力图有所作为,除了大事兴建被破坏的建筑和宫殿以外,还出兵征伐过"异教徒"。后来,他企图摆脱苏丹桑贾尔的控制,秘密派人刺杀桑贾尔,但不幸阴谋败露。公元1130年春,桑贾尔率军占领了撒马尔罕。穆罕默德汗被处死后,桑贾尔扶立他的弟弟伊卜拉欣为布格拉汗,不久又宣布他的儿子马赫穆德为汗。马赫穆德是桑贾尔的外甥,公元1132年即位。但在这时候,西辽已经出现在河中地区,西部喀喇汗朝不久又成为西辽的附庸,名存实亡。

东部喀喇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王朝统治者"、"阿甫拉昔牙卜的真正后裔和继承者"、"虔诚和宗教的保护者"。[①] 这是因为东部汗朝第一代大汗哈桑系的苏来曼·阿尔斯兰汗曾是整个喀喇汗朝名义上的首领,他们认为,汗朝的正统继承人应该是哈桑系的后代,西部汗朝的阿里系只是旁支,不具有合法性。然而,西部汗朝的独立,对东部汗朝统治者形成压力,迫使哈桑系团结起来。伊斯兰教历435年(公元1043年～1044年),哈桑系召开了家族会议,在会上划分了各自的领地。苏来曼·阿尔斯兰汗直接统治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为东部汗朝首领。穆罕默德·布格拉汗领有怛罗斯和白水城地区,为副汗。三弟阿尔斯兰伊利克大致领有怛罗斯以东地区。他们的叔父阿赫马德·托干汗二世领有费尔干地区。

就在这一年,有1万帐游牧于巴拉沙衮和布尔哈尔之间的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个过程看来是和平的。但不久以后,从吐蕃领地来到东部喀喇汗朝的大批突厥游牧民则有礼貌地拒绝接受伊斯兰教。喀喇汗朝统治者虽然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者,但他们能够容忍境内有不同信仰的居民存在。

伊斯兰教历448年(公元1056年～1057年),苏来曼·阿尔斯

① 《萨图克·布格拉汗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兰汗在对其兄弟穆罕默德·布格拉汗的一次战争中被俘，让位于穆罕默德·布格拉汗。但穆罕默德·布格拉汗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在位仅 15 个月，便于公元 1058 年让位于他的长子侯赛因。侯赛因此前曾是巴尔斯罕的艾米尔。但是穆罕默德·布格拉汗的一个妃子和她的儿子伊卜拉欣发动宫廷政变，毒死了穆罕默德·布格拉汗和汗室家族的许多成员，伊卜拉欣被其母亲扶上了汗位。

有些学者认为，这个侯赛因，可能就是《突厥语词典》的作者马赫茂德·喀什噶里的父亲。因为他的全名是马赫茂德·本·侯赛因·本·穆罕默德，他可能是这一场宫廷流血事件的幸免者，后来在巴格达写下了不朽的著作《突厥语词典》。

伊卜拉欣在位时间很短，实权操纵在他母亲手中。由于伊卜拉欣汗位的取得不合法，所以东部汗朝的领主、官吏们都反对他。西部汗朝的伊卜拉欣·布格拉汗利用这一机会，出兵夺取了费尔干地区。伊斯兰教历 451 年（公元 1059 年～1060 年）伊卜拉欣奉母亲的命令去攻打巴尔斯罕城（位于伊赛克湖以南），被该城的领主伊纳尔打败，被俘处死。

公元 1059 年，伊卜拉欣的叔父马赫穆德·托格鲁尔汗宣布自己为东部喀喇汗朝的首领，登上汗位。他的伊斯兰封号为“国家的法制”。他上台后，又把统治中心从巴拉沙衮迁回喀什噶尔，任命其侄子哈桑·本·苏来曼（即阿尔斯兰特勤）为副汗，称布格拉汗，统治巴拉沙衮。公元 1068 年前后，马赫穆德·托格鲁尔汗和哈桑·布格拉汗合兵进攻西部喀喇汗朝，夺回了被伊卜拉欣·布格拉汗占据的费尔干地区。战后，东部汗朝和西部汗朝签订了和约，重新确认和毡河和锡尔河为双方的边界，整个费尔干地区归属于东部汗朝。

马赫穆德·托格鲁尔汗死于伊斯兰教历 467 年（公元 1074 年～1075 年），汗位由他的儿子奥玛尔·托格鲁尔特勤继承。但奥玛尔只统治了两个月，汗位就被马赫穆德·托格鲁尔汗的侄子哈桑·本·苏来曼所取代。哈桑（又为哈龙）的称号是布格拉汗，所以史书

又称他为"哈桑·布格拉汗二世"。

哈桑·布格拉汗二世是东部汗朝著名的可汗,较有作为。在他统治时期(公元1074年～1102年),东部汗朝内部比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文化达到空前的繁荣。他经常对汗朝境内和境外的非伊斯兰教地区用兵,以武力传播伊斯兰教。据《突厥语词典》记载,他指挥的4万名穆斯林士兵,战胜了毗伽布德热斤的70万名"异教徒(这个数字显然是被作者夸大了)。穆斯林士兵渡过伊犁河和雅马尔河(今额敏河),沿着天山北麓进攻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朝军队掠夺了高昌回鹘境内的孟拉克人,大破他们的城池,捣毁他们的佛像。所以,哈桑·布格拉汗二世享有了"正义和宗教的保卫者"、"宗教的荣誉"等伊斯兰封号。在他统治时期,喀什噶尔的文化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巴拉沙衮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成了著名长诗《福乐智慧》,并把这本书献给了这位可汗。另一名作者伊玛目阿布杜·加帕尔所写的《喀什噶尔史》也是在他统治时期完成的。可惜,这本书已经失传,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杰马尔·卡尔希的《苏拉赫词典补编》里。这些片断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喀喇汗朝早期某些历史情况的重要史料。

在公元12世纪初,东部喀喇汗朝曾利用西部喀喇汗朝汗位屡更屡换政局不稳的形势,出兵河中地区,不仅占领了这一地区,而且在公元1102年推进到塞尔柱王朝的领土,攻下了捷尔梅兹城。但是当年6月22日在离捷尔梅兹不远的地方遭到苏丹桑贾尔的突袭,喀喇汗朝军队失败,退回七河地区。

哈桑·布格拉汗二世于公元1102年去世。他的儿子阿赫马德·本·哈桑继承汗位,称阿尔斯兰汗。阿赫马德·阿尔斯兰汗在位时期,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汗朝境内各部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倡游牧的突厥部落转入定居和信仰伊斯兰教。公元1105年他曾派遣以马赫穆特·本·阿布杜·加里力·喀什噶里为首的使团出使阿拔斯哈里发国,加强了与阿拉伯地区的交流。哈里发穆斯塔希

尔·比拉赫赐给阿赫马德·阿尔斯兰汗"国家之光"的封号。

公元 1128 年,阿赫马德·阿尔斯兰汗死去。他的儿子伊卜拉欣·本·阿赫马德继承汗位。这时期,东部喀喇汗朝迅速走向衰落,所属各部族纷纷起而反抗,尤其是境内的葛逻禄人和康里人发动暴动,更加削弱了汗朝的力量。伊卜拉欣汗无法维持局面,只好求助于正在向西推进的西辽耶律大石。从此,东部汗朝成为西辽的附属国,逐渐走向衰亡。

三 西辽的统治和喀喇汗朝的衰亡

西辽是我国北方民族契丹所建辽朝宗室的一支后裔在西域建立的政权。辽朝从公元 907 年建国,到公元 12 世纪初,在新崛起的女真族金朝的不断打击下,濒临灭亡。公元 1124 年 7 月,辽宗室耶律大石眼见大势已去,天祚皇帝又不肯接受自己的意见,便率铁骑 200 人离开大营,出夹山,过黑河,来到漠北的可敦城(今蒙古共和国土拉河上游)。在此召集七州十八部首领会议,决定重振旗鼓,兴复辽朝。耶律大石称王,在可敦城驻扎,一边招兵买马,积蓄力量,一边静观形势,待机而动。公元 1125 年,辽朝灭亡,金朝的势力更加强大,攻击金朝兴复大辽的计划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与此同时,西域各地方政权东西部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鹘王国都处在衰微之势。耶律大石决定向西发展。公元 1130 年耶律大石率军西征。他先写信给高昌回鹘王毕勒哥,要求借道西行。毕勒哥自知无力抗拒,便同意借道,亲自迎送耶律大石过境,并献驼马,还表示愿送质子为附庸。

耶律大石的西征军沿两条路前进。其中一支向西进攻喀什噶尔,但遭到喀什噶尔统治者阿赫马德·阿尔斯兰汗的反击。经过激战,这支西征军被击溃,将领被杀。

耶律大石亲率一支大军穿过吉尔吉斯人的地区,进入叶密立(今额敏县境),在这里建立了大本营。他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些游牧部落的支持,人数扩大到4万帐。不久,耶律大石称帝,号称"菊尔汗"(意为"至高无上的汗"),西辽正式创建。

就在这时候,被国内动乱所困扰而一筹莫展的东部喀喇汗朝统治者伊卜拉欣汗从巴拉沙衮派出使臣前往叶密立,请求耶律大石派兵帮助镇压国内的叛乱。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里说:"〔伊卜拉欣汗〕听说菊尔汗及其部下的移居,以及他们人多,他向他们遣出使者,把自己的软弱、康里人和哈剌鲁人的强大和奸诈告诉他,并请求他到他的都城去,以此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版图置于他的治下,从而使他自己摆脱这尘世的烦恼。"① 耶律大石接到邀请,立即亲率主力前往巴拉沙衮。然后,他废除了伊卜拉欣的汗号,给他授号"伊利克·突厥蛮"的称号,并以巴拉沙衮为首都,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这座城市。

耶律大石统治巴拉沙衮后,就把自己的官员"沙黑纳"(意为"少监")派到从谦谦州(叶尼塞河流域,吉尔吉斯人的居地)到伊塞克湖,从伊犁河到塔剌速河的各个地方去,统治那里的人民。志费尼记载道:"不久后他的百姓兴旺,他们的牲口长了膘,这时他使康里人服从他的统治,并把一支军队遣往可失哈耳(喀什噶尔)和忽炭(和田),也征服了该地区。"这样,东部喀喇汗朝全都落入了西辽菊尔汗的手中。但是耶律大石并没有让喀喇汗朝亡国,而是让喀喇汗继续统治他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附属国,西辽菊尔汗为宗主。

在耶律大石西征之前,东部汗朝境内就已经有契丹人的活动,他们是在东部汗朝的哈桑·布格拉汗二世统治时期(公元1074年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417~41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02 年)迁徙到七河地区的,大约有 16000 帐。哈桑·布格拉汗二世把这些契丹人派往东部汗朝的边境守卫关口,并给他们分了一定的土地和俸金,作为报酬。据穆斯林史料记载,哈桑·布格拉汗二世曾企图说服这些迁入者皈依伊斯兰教,但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位汗便经常派兵袭击他们,掠夺他们的财产。这些契丹人对喀喇汗又恨又怕。所以当菊尔汗率大军来到七河地区时,他们便立即响应投入他的军队,使西辽的军队增加了一倍。随后,他们同西辽军队一起征服喀什噶尔。

西辽军队征服东部喀喇汗朝后不久,就开始向河中地区进攻。公元 1137 年,西辽军队进入费尔干地区,在忽毡打败了西部喀喇汗朝大汗马赫穆德·本·穆罕默德,这位汗仓惶逃回撒马尔罕。这次失败,引起了撒马尔罕一片恐慌,伊本·阿西尔在《全史》里记述说:这次"事件严重震惊了它的居民,恐慌和沮丧加重,单等着早上或晚上灾难〔的降临〕。布哈拉和河中其他城市的居民也是如此"。然而西辽军队却并没有继续前进,在费尔干地区驻扎了下来。

公元 1141 年,河中地区爆发了喀喇汗政权与葛逻禄人的冲突,大汗马赫穆德向其宗主塞尔柱苏丹桑贾尔求援。桑贾尔干这年 7 月亲率 10 万军队渡过阿姆河,进攻葛逻禄人。葛逻禄人急忙向西辽求援。耶律大石接到救援要求后,写信给驻扎在撒马尔罕的桑贾尔,替葛逻禄人求请。桑贾尔非但没有接受说情,反而蛮横地要求耶律大石信仰伊斯兰教,还以武力威胁,说他的军队多么庞大,武器如何精良等。耶律大石被桑贾尔的傲慢所激怒,决定备战,攻击桑贾尔。他召集了一支包括突厥人、汉人和契丹人组成的大军,向河中地区进发。9 月,西辽大军与桑贾尔统帅的塞尔柱王朝和西部喀喇汗朝的联军,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草原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卡特万草原会战。对于这场会战,《辽史》作了如下记载:"(耶律大石)至寻思干(撒马尔罕),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呼罗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耶律大石)谕将

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① 伊本·阿西尔对这场战争的描述则更为详细,他最后说;"在伊斯兰教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会战,在呼罗珊也没有比这更多的死亡。"他说穆斯林联军"有10万人被杀"。但据学者研究,这次会战穆斯林的死亡约3万人。② 桑贾尔苏丹的妻子、联军的主要将领以及撒马尔罕著名的伊斯兰法学家胡萨姆·奥马尔和许多权贵人物都成了西辽的俘虏。桑贾尔和马赫穆德汗本人逃往捷尔梅兹。

卡特万会战之后,耶律大石占领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接着,又进攻花剌子模国,迫使花剌子模臣服。于是,西辽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主人。东、西部喀喇汗朝、高昌回鹘国、花剌子模国都成为西辽菊尔汗的藩属国。西辽的统治者对待西部喀喇汗同对待东部喀喇汗朝采取一样的做法,不消灭它的政权,让它继续统治河中地区,自己则满足于宗主国的地位和向它们收取贡赋。耶律大石废黜了逃亡的马赫穆德汗,另立他的弟弟桃花石汗伊卜拉欣·本·穆罕默德为喀喇汗。他还处死了布哈拉的伊斯兰教教长胡萨姆·奥马尔,任命阿尔普·的斤统治布哈拉。

西辽统治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菊尔汗直接统辖的领地只有伊犁、七河南部和锡尔河东北部,其他地区作为隶属关系由原来的政权自行管理。这种隶属关系一是由西辽派驻官员(少监)定期收取贡赋;二是由各王朝政权的代理人代表西辽统治者征收贡赋,如

① 《辽史》卷三十,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56页。

② 威廉·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俄文版)第1卷,第389页,"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莫斯科,1963年版。

布哈拉的伊斯兰教首领(萨德尔)在某一时期曾把僧俗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了亲自为西辽收取贡赋的权力。西辽对于各属国虽然派有常驻官员或临时代表巡视,但主要是负责监察情况和收取贡赋,对于各国内部事务一般不加以干预。

西辽境内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不仅有伊斯兰教,还有佛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犹太教、萨满教等。伊斯兰教是境内主要的宗教。作为统治民族的西辽契丹人主要信奉佛教。西辽政权是在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地区建立的一个非伊斯兰政权,因此,它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而重要。总的来说,西辽统治者对待各种宗教如同对待各王朝政权一样,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并不强迫各民族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种宽容的态度得到了广大伊斯兰教徒特别是宗教上层的欢迎和拥护。据说伊斯兰教的伊玛目在各地的清真寺里,以西辽统治者的名字诵念呼图白,甚至将他们的名字与伊斯兰教的"安拉"和"先知"联系在一起。伊玛目还为西辽菊尔汗督收贡赋,监视民情,维持治安。穆斯林历史学家称颂第一、第二代菊尔汗是公正的。当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沙赫(国王)统治河中地区时(公元 1206 年),河中的穆斯林很快发现,"异教徒"西辽契丹人对他们的统治,甚至要比"有正统信仰的人"花剌子模沙赫的统治要好。[①] 西辽统治的后期,伊斯兰教徒还进入了朝廷政府,担任了优古鲁什(相当于宰相)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②] 但在西辽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西辽统治者与各藩属国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常常兵刀相见;穆斯林劳动群众经常掀起反对西辽统治者及其代理人萨德尔的武装起义。

---

①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第 24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 13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公元1206年布哈拉爆发了由工匠马利克·桑贾尔领导的民众起义,矛头直接指向菊尔汗和萨德尔,起义被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镇压下去。

西辽统治的末期,境内矛盾重重,各方征战不已。菊尔汗直鲁古统治时期(公元1178年～1211年),统治集团愈加腐败,不断增加对各藩属国的税赋,加重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派驻在各藩属国的少监依仗权势胡作非为,骄横淫逸,凌驾在诸君王之上。《世界征服者史》记述派驻在高昌回鹘国的一个少监的情况时说:他"开始作威作福,对亦都护和他的将官百般凌辱,撕毁他们的荣誉面纱;因而他成为贵族和平民共同憎恨的对象。"① 各藩属国与西辽统治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希望摆脱西辽的统治,结束宗主关系。

当西辽的统治走向没落时,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勃然崛起。高昌回鹘国首先摆脱了西辽的控制,成为成吉思汗的保护国。西部喀喇汗朝以及花剌子模国也相继独立。西辽只剩下东部喀喇汗朝可以控制。就是东部汗朝也曾发生过要求独立的斗争,但由于喀喇汗穆罕默德被直鲁古俘囚,才没有成功。

这时候,被成吉思汗击败的阿尔泰乃蛮部王子屈出律逃亡到西辽境内。公元1208年他投奔直鲁古,受到礼遇。直鲁古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让他跟在自己的身边,对他十分信任。当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与其他各国君主共同起兵反对西辽时,穆罕默德暗中联络屈出律,引诱他背叛菊尔汗。屈出律见菊尔汗的地位岌岌可危,便对"四面楚歌的古尔汗变了心"。② 他以召集旧部支持菊尔汗为由,骗得直鲁古的信任,准许他去各地召集兵马。当他召集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4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时，便开始攻击菊尔汗，劫掠了乌兹干（位于费尔干纳谷地），又进攻巴拉沙衮，被西辽军队击败。

公元1211年，花剌子模与西辽军队在怛罗斯展开激战。双方各自退兵后，当西辽军队返回巴拉沙衮时，居民紧闭城门，拒绝接纳他们。西辽军队遂攻破城门，屠杀城内居民，并大肆抢掠。这一举动引起诸将领的不满，各自带兵退走。屈出律得到西辽军队离开菊尔汗的情报，便抓住时机"像从云中射出的闪电一样袭击菊尔汗，完全出其不意地把他擒获"。菊尔汗"所有的军队四散，并离得老远，因此别无他法，他向屈出律称臣，在他面前屈膝"。[①] 直鲁古被俘后，屈出律表面上对他很尊敬，尊为太上皇，而自己则以他的名义执掌权力，成为西辽的最高统治者。公元1213年直鲁古病死。

屈出律原是景教徒，娶西辽的弘忽公主后，听从妻子的劝告改信了佛教。他与西辽统治者相反，对伊斯兰教采取敌视态度。在他统治期间，曾多次发生强迫穆斯林改变宗教信仰和镇压穆斯林的行为。在和阗，他强迫穆斯林改信景教或者佛教，否则就必须穿上契丹人的衣服。遭到穆斯林的坚决抵制后，他便封闭和捣毁伊斯兰教经学院，不准许穆斯林去清真寺礼拜。穆斯林仍然不服从。于是，屈出律把和阗3000多名伊玛目召集在一起，同他们辩论宗教问题。当地最有名望的伊玛目阿老丁·穆罕默德挺身出来与他辩论，驳得他理屈辞穷。屈出律恼羞成怒，下令将伊玛目阿老丁抓起来，威逼他放弃伊斯兰教。遭到严辞拒绝后，阿老丁被带上镣铐，受尽折磨，最后被钉死在他自己创立的伊斯兰经学院的大门上。[②] 在喀什噶尔，为了迫使穆斯林屈服，他在每年的收获季节派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44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81—8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军队去抢劫、烧毁他们的庄稼,使居民无所收获,于是发生饥荒,穆斯林被迫服从了他的统治。他在每户穆斯林家中派遣一名士兵居住,监视他们的举动,这些士兵奸淫杀掠,无所不为。屈出律还将阿力麻里国(今伊犁地区)的一个伊斯兰教首领斡札尔俘获后处死。他的暴虐统治引起了各地穆斯林的强烈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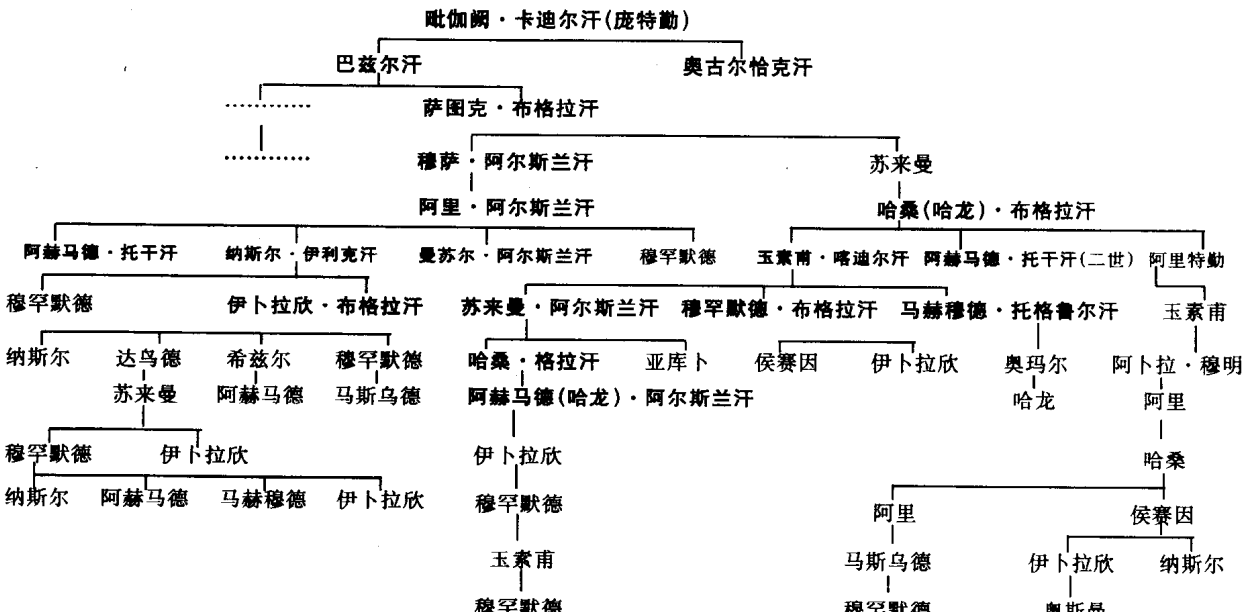
公元1211年,屈出律将被直鲁古囚禁的东部喀喇汗朝末代汗穆默德·本·玉素甫放回喀什噶尔。喀什噶尔的贵族认为穆罕默德汗成了屈出律的走狗,不欢迎他回来,在他入城之际将他杀死,制造了"城门事件"。这一事件标志着东部喀喇汗朝灭亡。

公元1212年,撒马尔罕爆发反对花剌子模沙赫的起义,沙赫穆罕默德立即率军前往镇压。西部喀喇汗朝大汗奥斯曼无力抵抗,只得开门投降。至此,西部喀喇汗朝也亡于花剌子模之手。东、西部喀喇汗朝喀喇汗位的承传到此结束。从喀喇汗朝建国到灭亡,前后统治了370余年。

喀喇汗朝灭亡后,屈出律和花剌子模沙赫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捕屈出律为由,派遣大将哲别为先锋,开始西征。由于喀什噶尔各地人民对屈出律早已痛恨之极,哲别进入新疆后,又奉成吉思汗之命公开宣布: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①] 因此,蒙古军队的到来,受到倍受迫害的穆斯林民众的拥护。他们积极配合蒙古军队追杀屈出律,终于将他捕杀。不久,成吉思汗又亲率大军西征,灭掉了花喇子模国。从此,新疆和整个中亚地区都属于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喀喇汗朝统治世系表(根据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



第三章 喀喇汗朝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

一 政治制度

喀喇汗朝在政治制度方面大体上是继承了回鹘、样磨、葛逻禄、乌古斯等突厥语系民族原来的传统,同时也受到伊斯兰国家尤其是萨曼王朝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

"双王制"是喀喇汗朝政治体制的特点之一。喀喇汗朝的"双王制"即主要来自回鹘、样磨和葛逻禄。最初,喀喇汗朝的"双王"即大可汗和副可汗,大可汗称"阿尔斯兰汗"(狮子王),副可汗称"布格拉汗"(公驼王)。到后期,特别是东部汗朝和西部汗朝以后,严格说来,这种界限已不存在。汗位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副可汗成为大汗,但仍称"布格拉汗",大汗贬为副汗,也仍称"阿尔斯兰汗",甚至更低一级的"伊利克汗"夺取大汗位后也还保留了原来的称号。如公元1059年上台的东部汗朝伊卜拉欣·本·穆罕默德便将哈桑·本·苏来曼封为副汗,但称"阿尔斯兰汗"。这些称号中,"喀喇汗"、"阿尔斯兰汗"的名称来源于回鹘、葛逻禄,"布格拉汗"来源

于样磨，“伊利克汗”则是乌古思部的最高称号。

喀喇汗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保留着游牧民族的氏族宗法制度，而且把“氏族制的观念从私法领域转移到国家法律领域。国家被认为是整个汗族的财产，因而把它分成许多封地”。[①] 这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双汗”之下，依次有“伊利克汗”（众侯之王）、特勤（王子）、俟斤、将军、伊难珠、匐等。爵秩的尊卑取决于在统治阶层里的地位。这些爵位上往往还要加上禽兽的名称表示更细的差别，如“贝里”（狼）、“统阿”（豹）、“雅干”（象）、“托格鲁尔”（鹫）、“恰格尔”（鹰）等等。有些汗也使用另外的称号来表示自己的尊贵，如“喀迪尔汗”（万能之汗）、“毗伽汗”（贤明之汗）、“克雷奇汗”（刀剑之汗）、“阿力甫汗”（英雄之汗）等。这些称号都与喀喇汗朝统治氏族早期的游牧生活传统密切相关。

除了最高统治者喀喇汗及其氏族贵族以外，喀喇汗朝还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宫廷和地方管理体制。根据《福乐智慧》和《突厥语词典》等史料的记载，宫廷和地方的主要官吏有：

优古鲁什（相当于摄政大臣），主要是维护可汗的权利，负有巩固汗王王位的重责，协助可汗处理对内对外重大事务。优古鲁什必须出身名门，具备智慧、知识和魄力，虔信伊斯兰教。

塔延古或哈吉甫（传令大臣），这是喀喇汗朝政府具有特殊地位的宫廷要员，其职责主要是把可汗的圣旨、敕令（雅尔勒格）如实传达给下级，并把下级的要求、工作等情况如实地转达给可汗。传令大臣必须具备“可汗信任，百姓也信任”等条件。

斡耳朵巴希（宫廷大臣），其主要职责是处理宫廷日常事务，负责召集大臣会议等。

苏巴希或桑昆（军队总司令、将军），其主要职责是统帅军队，

① 威廉·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俄文版）第1卷，第330页，“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莫斯科，1963年版。

保卫国土,镇压叛乱等。后来,喀喇汗朝的最高军事长官像萨曼王朝一样,称为"艾米尔"。军事长官必须善于谋略,有指挥作战的能力。

阿格奇(财务大臣),其职责主要是管理国库。他必须具备廉洁、精打细算、精通数学等条件,而且要善于经商,使国库充裕,保证国君的一切开支。

喀普格齐(内侍大臣),他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可汗和宫廷的安全,并且是汗王的耳目,分担汗王的重担。他必须出身名门、有才干、有丰富的知识,相貌端正,待人和善,办事勤快,敏捷而勇敢。

艾里姆噶或毕提克齐(秘书官),他的职责是"国君的代言人",代替可汗、优古鲁什和诸大臣起草诏书、敕令和有关文件。《福乐智慧》的作者认为,秘书官是除去优古鲁什之外最重要的职务,"它能帮助国务走上正道"。

此外还有:

"亚卜固"(叶护),原是葛逻禄部的首领,地位相当于副汗,后来成为地方官员。

"勃依如克"(梅录),马赫茂德·喀什噶里称他是"皇家总管",他的职责相当于法官。

"塔尔汗"(达干),地方官员。

"伯克"(匐),地方官员。

"托合桑",为中级军事长官。

"恰吾希",相当于检查官。

"推尊",相当于乡长。

"绰班",相当于乡长的助手。

"雅拉瓦赤",这是可汗派驻在外地的使臣。

喀喇汗朝统治者在处理行政、军事和宗教等事务方面严格执行印玺制度。可汗的诏令称为"塔尔土格"或"雅尔勒格",印玺称为"土格热格";可汗以下各级官员的命令称为"勃依如格",印章称

为“塔木格”。宗教法官使用一种叫作“穆胡尔”的印章。可汗的印玺和其他官员的印章都必须刻有他们自己的名字、封号、爵位等。印章由他们非常信赖的秘书官来保管和使用。①

喀喇汗朝使用的纛旗是用桔黄色的布或绸缎制成的。马赫茂德·喀什噶里说这种颜色是吉祥的象征。可汗和军队统帅带兵出征,颁布敕令、命令,接见外国首领和使者时,身边常备有举着纛旗的“纛格齐”(旗手)。另外,军队在作战时,常带着一种用绸子制作的系在木杆上的战旗,称为“巴特拉克”。

从喀喇汗朝的政治制度来看,主要还是以游牧政权的特征为主,并没有全盘接受萨曼王朝的行政体制。例如萨曼王朝有一种邮政官制度,即“邮政迪万体系”,各地邮政官负有刺探和报告各地总督、地方官情况的特别使命。喀喇汗朝统治河中地区后,取消了这种制度。因为喀喇汗朝统治者认为,这种制度将会破坏汗室成员之间的关系,使朋友远离,而使敌人亲近。说明作为汗朝最高首领的汗同本氏族成员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平等关系。②

二 政教关系

喀喇汗朝最初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从上一节叙述的政治制度来看,喀喇汗朝还多少保持着游牧政权的基本特征之一氏族宗法观念,并把这种观念保持到最后。在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特别是把伊斯兰教确立为国教之后,又部分地吸收了河中地区原有的伊斯兰教的制度,因此,使喀喇汗朝政权具有了伊斯兰教王朝的特征,即世俗的伊斯兰教王朝。这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

① 《维吾尔族简史》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7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政权有很大不同。政教合一政权的基本特征是:政权、教权系于一身,教权高于政权,以教统政。如同时代的阿拉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便是如此。但喀喇汗朝与此刚好相反。喀喇汗朝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世俗统治者手里,政教分离,以政统教,宗教上层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治权力,始终处在汗政权管理之下。从汗朝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和推行伊斯兰化的过程不难看出,伊斯兰教是汗朝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用以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同其他世俗的伊斯兰教王朝一样,喀喇汗朝在政治与宗教、世俗统治者与宗教界上层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汗朝初期,统治者需要利用伊斯兰教来巩固汗权,扩张地盘,伊斯兰教的扩张也符合宗教上层的愿望和利益。因此,这时期双方的关系比较融洽,有着共同的利益。当喀喇汗朝同于阗的宗教战争处于白热化,阿里·阿尔斯兰汗战死,形势对喀喇汗朝方面十分不利时,布哈拉的四位宗教首领(即四伊玛目)立即招募了4万穆斯林志愿者,随玉素甫·喀迪尔汗出征,扭转了战局。四伊玛目战死后,玉素甫·喀迪尔汗亲自从喀什噶尔赶到策勒战场,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阿赫马德·托干汗和玉素甫·喀迪尔汗时期,统治者受到了穆斯林的尊敬和拥护。这两位汗不仅"笃信宗教",而且"尊敬学者和宗教信徒",注意听取宗教上层的建议,同他们交往并亲近他们。伊斯兰教学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他们身边,表示对可汗的支持和信赖。这都表明双方关系是融洽的。

在喀喇汗朝境内,河中地区即西部汗朝与东部汗朝情况并不相同。河中地区早在萨曼王朝之前就已普及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教法学派是主导教派,并为官方所接受。在萨曼王朝,伊斯兰教宗教界在社会上起很大作用,"宗教界的首领乌斯托德,即后来的沙伊赫－乌尔－伊斯洛姆(伊斯兰教公爵),在萨曼王朝

国家中具有重大影响"。[①] 喀喇汗朝统治河中地区以后，伊斯兰教贵族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宗教上层势力，汗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宗教上层的支持。除正统的逊尼派以外，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苏非派在民间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苏非派的"圣徒"在民众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这一点从公元 999 年纳斯尔·伊利克汗征服河中地区得到了充分反映。当喀喇汗朝军队逼近布哈拉时，正统派的"哈提夫"(传教士)登上大清真寺讲坛，号召人们支持萨曼政府，与入侵者战斗。但人们却转向自己认为是"法基赫"(法学家)的"圣人"那里去，请问关于战与不战的"费特瓦"(法学家根据伊斯兰经典作出的决定)，"圣人"禁止他们这样做，说："如果汗国因为宗教[和萨曼王朝]争执，那就必须同他们战斗。如果为这个世界上的财富而斗争，那就不允许穆斯林们自相残杀，让自己遭受屠杀。这些人〔汗王朝〕的生活方式非常好，并且他们的信仰是无可责难的。〔因此〕，最好是放弃〔任何干预〕。"[②] 于是喀喇汗朝顺利地占领了布哈拉，灭掉了萨曼王朝。

西部汗朝第一位大汗伊卜拉欣·布格拉汗统治河中后，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什叶派卡尔马特(即伊斯玛仪派)在河中地区掀起了一场向什叶派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斯坦希尔(公元 1036 年～1094 年)宣誓效忠的运动。伊卜拉欣·布格拉汗为了一举消灭境内的什叶派，假装接受什叶派教义，把他们蒙蔽住，然后突然下令屠杀布哈拉的什叶派信徒，并对其他城市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伊卜拉欣·布格拉汗是虔诚的穆斯林，属于逊尼派，对逊尼派上层非常尊重。据说，不经过伊斯兰法学家的同意，他从未增加过任何税收。有一次，仅仅一位伊玛目说他不配做国王，他就把自己

①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第 6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 82－83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锁在宫中,准备让位。后来,他同苏非派上层发生冲突,下令处死了著名的谢赫(苏非派长老)伊玛目阿布尔·卡西姆·萨马尔罕德。此举引起了苏非派信徒的不满。后来,他的长子纳斯尔继承汗位时,遭到了苏非派首领的阻扰。他们用教律来限制纳斯尔,并威逼他听从教团的指示。纳斯尔汗毫不退却,下令处死了伊玛目阿布·伊卜拉欣·伊斯玛仪尔·本·阿布·纳斯尔·萨费。

喀喇汗朝统治者采取支持伊斯兰教正统派而打击非正统派的做法,不仅没有缓和国内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和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冲突,反而使正统上层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侵夺世俗权力,汗朝统治者不得不任命伊斯兰教上层代表人物担任宰相,以图缓和与宗教界的冲突。阿赫马德·本·希兹尔即位后,因不愿受宗教上层的摆布,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斗争。阿赫马德汗终于下决心处死了他的宰相、前任伊斯兰大法官阿赫马德·本·苏来曼·喀桑尼,但立即遭到伊斯兰教方面有力的反击。法官阿布·塔希尔·本·伊尔克为了报复,便勾结外敌,以受压迫者的名义,呼吁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赫出兵河中地区反对自己的汗。马利克沙赫于公元1089年占领布哈拉将阿赫马德汗俘虏,押送到伊斯法罕。后来,马利克沙赫把他释放回国,恢复了他的汗位。据说,阿赫马德汗在波斯逗留期间,与当地的曾特克斯派德拉米特分子关系密切。因此,他回国后宗教上层借此大造舆论,指控他为"异教徒",扬言要推翻他。马赫穆德汗打击正统派上层的做法自然得到了非正统派宗教上层的支持,特别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苏非派拥护阿赫马德汗。因此,正统派上层无法在群众中煽起反对汗的情绪,制造暴乱,但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贵族和军队。当阿赫马德汗前往镇压贵族叛乱时,军官们逮捕了他,押往撒马尔罕。公元1095年,伊斯兰宗教界在撒马尔罕公开进行了"宗教审判",判定他有宗教"异端行为"。阿赫马德汗拒绝这种指控,结果还是被处以极刑。这场斗争,表明伊斯兰教正统派上层取得重大胜利,汗政权受到沉

重打击。

喀喇汗朝成为塞尔柱苏丹的附庸以后，伊斯兰教上层势力进一步发展，经济上拥有大量的瓦合甫土地和财产，寺院经济成为汗朝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力。西部汗朝的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公元 1102 年～1130 年）为了利用苏非派的影响反对正统派上层，有意接近一位号称“涅海德·普什”（意为“穿毡衣者”）的苏非苦行僧谢赫哈桑·本·玉素甫·布哈拉伊·萨曼尼，甚至称他为父亲（阿塔）。布哈拉宗教首领阿布·伊斯哈克带头反对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斗争非常激烈。这时，塞尔柱苏丹桑贾尔为了保护自己的傀儡而出面干预，将这个危险分子强行迁往木鹿。但此举并未缓和政权与教权的斗争。以撒马尔罕宗教首领、自称为阿里后裔的法官阿什拉博为首，又组织了一个反对阿尔斯兰汗的阴谋集团。阿什拉博趁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不在首都时，杀死了他的副汗纳斯尔。阿尔斯兰汗迅速粉碎了这个阴谋集团，逮捕了这位法官，并就地处决。但这时候，汗的权力已大大削弱，宗教上层希望获得权力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终于在宗教势力雄厚的布哈拉，出现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个由世袭的宗教家族统治的“贵族城邦国”——布尔汗朝。布尔汗朝名义上以喀喇汗朝为宗主，实际则独立统治。这个王朝的奠基者是塞尔柱苏丹桑贾尔的姐夫阿布杜·阿齐兹，他在阿布·伊斯哈克被强行迁往本鹿后，取代了布哈拉宗教领袖的地位。他是商业贵族和伊斯兰上层的代表，戴有“萨德里·贾杭”（宇宙之栋梁）的称号。布尔汗朝伊斯兰上层对布哈拉居民的统治比喀喇汗朝更为残暴，不久，即为人民起义所推翻。

东部喀喇汗朝由于伊斯兰教传入较晚，宗教上层在穆斯林中的根基并不深厚，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宗教上层势力，因此，东部汗朝政权与教权的矛盾并不尖锐，宗教上层一般都听命于汗朝统治者。伊斯兰教的发展始终没有对汗政权构成威胁，相反，还成为

汗政权的支持者。同时,教派斗争也不复杂。苏非派虽有一定影响,但主要局限在民间。

在喀喇汗朝时期,苏非派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和诗人——艾哈迈德·亚萨维。他出生在东部喀喇汗朝境内的赛兰(伊斯弗贾勃),早年在布哈拉求学,曾师从突厥语苏非主义学者阿尔斯兰·巴巴。他一生致力于传播苏非主义学说,用易于为人们理解的通俗易懂的突厥语写诗传教,受到中亚游牧民的欢迎,被奉为中亚突厥语族最著名的大贤之一,有"阿塔·亚萨维"(即父亲亚萨维)的尊称。他所创立的苏非派教团以其名命名为亚萨维教团,是12世纪广泛流传于中亚各地的苏非教派之一。他一生著述甚丰,有数十种著作传世,代表作品为《智慧集》,是一部著名的宗教箴言诗集。[①] 他在传播苏非主义的同时,对苏非派的某些教理教仪进行了改革,简化了其繁琐的教规仪式,大胆地吸收突厥语民族的某些传统文化因素,把那些在游牧民中有影响的神祇的名字和某些宗教仪式、风俗习惯吸收到他的教义和仪式中,使他所创立的亚萨维教团带有明显的"突厥化"倾向。亚萨维教团教义的核心是禁欲和恭顺。提倡丢弃今世的富贵名利而追求心灵的净化,他认为通过离群索居、苦修冥想便能达到这种"认主"、"近主"的"无我"境界。同时,他还主张信徒应顺从、宁静、坚韧等。这些教理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喀喇汗朝统治者对该教派给予了大力扶持,使该派在喀喇汗朝各游牧部落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学说成为公元12～14世纪中亚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

亚萨维于伊斯兰教历562年(公元1162年～1167年)逝世。死后葬于亚萨城(今哈萨克斯坦的土耳其斯坦城)。他的陵墓成为中亚伊斯兰教著名的圣地。后来(公元14世纪末),帖木儿曾将其陵墓进行大规模修复,并大力提倡亚萨维派的学说。

---

①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52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三 农牧业和经济制度

喀喇汗朝的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在汗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农业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东部汗朝，喀什噶尔、于阗、叶尔羌、阿克苏和费尔干盆地等都是农业发达的绿洲。农民除生产小麦、棉花、大麦、玉米、高粱、豆类以及其他粮食作物外，还生产瓜果、蔬菜等。园林业在这些地区也十分发达。蚕桑业在当地的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用蚕丝织造的锦缎被中原人称为“胡锦”和“西锦”，喀喇汗朝向宋朝输出的贡品中就有当地产的锦缎。这些地方生产的棉花质量很高，以“白叠布”、“花蕊布”闻名于中原，也被当作贡品送给宋朝。

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分工更加明确，某些产业已趋于专业化，所以出现了自愿互助的合作形式。如《突厥语词典》里就有“棉田”、“种棉人”的专门词汇，说明种棉业已专业化，棉农们在生产过程中以人力或畜力互相帮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水利灌溉事业的进步。东部汗朝境内的玉龙喀什河、喀喇喀什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和阿克苏河上都有一些比较大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和与其配套的灌渠系统，保证了各个绿洲上农业、园林业的浇灌，也保障了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利工程的施工由官方统一组织，政府有专门对水利工程的徭役。如果应去修筑水坝或开凿灌渠的人不去服徭役，那么村长则要向他们征收赋税。这种制度对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是有益的。水利建设对于人民的生活和粮食加工也带来了好处。当时人们已知道利用水的落差在水渠上建水磨，用水轮来带动石磨加工面粉，还可以加工稻类。

河中地区的农业也很发达。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一向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著称。公元 1219 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到过河中地区

的耶律楚材,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在《西游录》中,他说:"寻思干(撒马尔罕)者西人云肥大,以土地肥饶故名之。……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连延,亦一时之胜概也。瓜大者如马首许,长可以容狐。八谷中无黍糯大豆,余皆有之。盛夏无雨,引河以溉。"又说:"寻思干之西六七百里有蒲华城(布哈拉城),土产更饶,城邑稍多。"① 这里的农作物不仅种类繁多,产量也很高。水利、园林、园艺都很发达,"虽中原莫能过"。②

喀喇汗朝农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封建的生产关系比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统治民族转入定居以后,重视农业生产,境内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统治集团对农村的骚扰比较少。在汗朝统治时期,部分游牧民开始向定居过渡。"在11至12世纪,一部分突厥语部落转向农业,接受城市文化。游动的和半游动的畜牧业同定居的农业扩大了联系。主要是一部分牧民的牧畜丧失与大量的牧畜、好的牧场和水源集中到游牧贵族手中引起了定居。定居下来的牧民种植粟类和其他作物。但是过去的游牧民转入定居后,并没有完全同牧业切断联系,他们养着一部分大牧畜和小牧畜。其中有许多人补充到城市居民中。"③ 转入定居的主要是伊犁地区和七河地区的游牧民。伊犁河流域宜农宜牧。是汗朝重要的农牧基地之一。耶律楚材说:"有阿里马城(阿力麻里)。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麻(苹果之意),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④ 伊犁地区的牧场也是最好的牧场之一。

---

① 耶律楚材:《西游录》。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③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史》(俄文版),第2卷,第22～24页。阿拉木图,1979年。

④ 耶律楚材:《西游录》。

畜牧业在汗朝占有重要地位。《福乐智慧》写道：

除此(农民)之外，还有牧民，
他们是牧畜的主人。

他们是心底诚实的人，
肩上担负着重任。

吃穿、乘骑和战马，
还有驼畜全靠他们供给。

还有马奶酒、毛、油和酸奶疙瘩，
还有使你住房舒适的地毯和毛毡。①

畜牧业主要畜养羊、马、牛、骆驼和驴等。在游牧部落中，马和其他大畜都有专门的烙印加以区分。马和牛、羊都可当作商品交换，以换取日常生活用品。畜产品有皮革、奶制品、毛织品等。牧民主要的食品是牛羊肉和奶制品。毛织品(毛毡)用来建帐蓬。在喀喇汗朝，游牧民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也是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与畜牧业相关联的狩猎在汗朝经济生活中也有重要作用。主要猎获对象是野骆驼、蹇驴、羚羊、鹿、羱羊、狼、狐、貂、松鼠、熊等。其中许多珍贵的兽皮和珍禽异兽都是汗朝统治者对外馈赠的重要礼品。此外，在伊犁河、楚河、塔剌斯河和锡尔河中游一带，捕鱼业在经济生活中也有一定地位。

在经济制度方面，喀喇汗朝主要实行“伊克塔制”。这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土地分封制或军事采邑制。“伊克塔”阿拉伯语意为“分割”、“受赐”。即统治者将土地封赐给宗室及贵族、官员，名义上这种土地归国家所有，受封者有权向农民征收田赋及其他赋税。

①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耿世民、魏萃一译)第20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随着土地的集中和封建世袭制的加强,伊克塔土地逐渐变为私有,成为世袭领地①。这种制度原在萨曼王朝就已实行。喀喇汗朝沿革了这一制度,在实行分封制的同时,采用包税政策,以保障国家有固定的税收,充实国库。伊克塔制主要在汗朝的农业地区推行。在牧业地区,主要是实行传统的氏族部落财产所有制。按照这种制度,除牧场以外,其他生产资料(牧畜)和生活资料均为牧民个人所有。在喀喇汗朝时期,氏族部落所有制已开始向封建所有制过渡。

封建土地的占有形式主要有下述几种:

一是国有土地(迪万土地)。它主要来源于在征服战争中被推翻的王朝统治者及其贵族和官吏的土地,以及被"依法"没收归公的土地。

二是宗教土地(瓦合甫土地),即伊斯兰教寺院和宗教学校的土地。其来源是汗朝统治者的赏赐和官吏、封建主以及信徒们的捐献。按照伊斯兰教法,凡有条件的穆斯林须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捐献出来,奉献给安拉,以作为宗教慈善事业的基金。所以在喀喇汗朝,随着伊斯兰教征服领域的不断扩大,瓦合甫土地一直在迅速发展。喀什噶尔、于阗等地就有大片肥沃的良田被统治者赐给了宗教事业。瓦合甫财产不仅包括土地,而且包括店铺、作坊、水磨和城市地皮、房产等等。这些土地和财产享有国家免税的特权,往往以礼拜寺、经学院的名义占有并享受使用权和分配权。所以瓦合甫土地成为寺院经济的基础,也是宗教上层势力的经济基础。喀喇汗朝管理瓦合甫的人称作"穆特瓦里",并且有以萨德尔为首的专门机构对瓦合甫财产管理事务进行监督。萨德尔办事机构从瓦合甫财产征收特别税,作为监督机构的经费和办事人员的薪水。只有国王的特别诏令,才能免除萨德尔办事机构对瓦合甫的监督

①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655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和特别税。

三是封建主的土地(封建主米尔克)。这种土地是地主的私有土地,他们自己并不耕种,而是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向农民收取地租。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是大量的。

四是农民的土地(农民米尔克)。这是农民占有的小块私有土地。这种土地在喀喇汗朝土地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大。自耕农需要向国家交纳赋税,但地位并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被封建主兼并。

五是农村公社的土地。这是早期公社制遗留下来的残余,为数很少,由村落头人掌握并行使收益分配权。

从喀喇汗朝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不难看出,封建地主、宗教封建主(即宗教上层)是土地的主要占有者,广大劳动人民只占有少量的土地或根本无地。无论是国家的土地、地主的土地,还是宗教瓦合甫土地都以分成制的办法租佃给农民耕种,构成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基础。在租佃土地上劳动的农民称"巴尔兹伽尔"。他们多数居住在村落里,以村社成员的身份出现,耕种着有"永佃权"的封建主米尔克土地或宗教封建主瓦合甫土地。他们是受剥削压迫最重的阶层。

在赋税方面,喀喇汗朝主要是实行伊斯兰教的赋税制度哈拉吉。主要是交纳实物,有时也交纳货币。农民是主要的纳税人。税额有时高达收获量的30%。据尼札姆·穆勒克在《治国策》一书中提到,一个贵妇人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她将其收获的粮食分为3份:一份交给国家,一份给土地上的劳动者,一份留给自己。[①] 说明租佃土地的劳动者只能获得三分之一的收成。除土地税外,还有果园税、水利税等等。牧民要纳牲畜税(萨达克)。在东部汗朝,国家征收的土地税要轻一些。汉文史籍记载了金朝大定年间(公元1161年~1189年)东部汗朝前往金朝的商人报告国内的情况,

① 《维吾尔族简史》第8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其中言称:居民"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①] 一般来说,喀喇汗朝时期税收政策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是喀喇汗朝时期经济、文化能够保持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辽征服后,喀喇汗朝继续保持原来的统治制度,只是增加了一项每年必须向西辽统治者交纳"一小笔年贡",贡额是每户一个第纳尔。这个贡额虽不重,但各地封建统治者经常借此向人民额外加税,大肆搜刮,引起人民的不满。

四 商业、手工业和城市

喀喇汗朝地处中西交通的枢纽,在商业贸易上得地利之便;在汗朝政权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形势下,商品经济活动也十分活跃。

关于喀喇汗朝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已被陆续出土的喀喇汗朝时期丰富的钱币资料所证实。这种古钱币不仅在新疆,而且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被大量的挖掘出来,甚至在偏远的山区也有发现。"说明这一时期商品货币关系是很发达的。如果考虑到中亚最荒僻的地区,其中包括山区,都卷进到商品货币关系中,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在中世纪中亚的商品货币发展史上占有何等特殊的地位!"[②] 毫无疑问,货币流通的程度直接反映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喀喇汗朝有发达的货币流通体制,也映证了商品经济的发达。

国内商业的发达,与这时期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加剧,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地区之间商品生产的专门

① 《金史·粘割韩奴传》。

②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1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化有直接关系。游牧民常常把自己的畜群和畜制品带到农业区和城市边缘，与农民或商人进行大宗的商品交换。商人则把各种商品带到各地，以满足居民的不同需要。《福乐智慧》关于商人有一段描写：

人们的需要靠他们供给，
人民的美丽要赖他们来打扮。

他们从东到西经商，
给你运来你需要的物品。

世界上无数珠宝和珍品，
都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

要是没有商人来往四方，
你怎能穿上黑貂皮的衣裳？

要是中国商队砍倒商队的旗子，
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①

喀喇汗朝时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商品的直接生产者，如织工和其他手工业者把自己的产品拿到集市上出卖，或者在自己的作坊前设立铺店出售自己的产品；二是小商贩，他们在市区设立铺店经营各种日常商品，或在乡镇集市贸易点（巴扎）摆摊零售；三是大商人，即《福乐智慧》所说的那种资本雄厚、“从东到西”行商的商人。这种人多与汗朝统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本身就是封建主。他们常以“使臣”的身份出境经商，代表汗朝与各国各地交流。因此，《福乐智慧》的作者一再劝喻国王对他们要“款待”，“商业上的要求应予满足”，“若是好好款待他们，你的名声

①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耿世民、魏萃一译）第199～20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也会传四方”。

汗朝统治者对商业是十分重视的,除了采取措施保障商路畅通、实行市场和物价管理以外,还设有专门征收商业税的机关——“穆斯塔加尔”。商业税是汗朝的一项重要收入。

在境外贸易方面,我们在第一章“与宋、辽、西夏和阿拔斯王朝的关系”一节已有述及。与中原的贸易史书上虽然描写为“朝贡”,但实际上是一种商业贸易关系,双方都需要对方的商品,基本上也是等价交换的。这种贸易关系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喀喇汗朝方面主要是以官方派出的商队为主,在进行商品交换的同时,还负有政治使命,即转达汗王的旨意,通报国内情势。

由于地缘关系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喀喇汗朝与其西面的伊斯兰诸国在商业贸易上来往更为频繁。

手工业的发展是喀喇汗朝时期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手工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精良,有些产品手工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手工业中,纺织、采矿冶炼、玻璃制造、制陶、造纸等行业在经济中有重要地位。

纺织业不仅有棉纺、毛纺,还能生产丝织品。棉纺用纺车纺成线,再用一种垂直的木制织布机织成布匹。喀什噶尔、于阗等地生产的“花蕊布”、“白叠布”是一种质地很好的棉布。这种棉布还可染色、织花。新疆巴楚县托库兹萨莱遗址就出土了这种棉布,是一种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棉布。这处遗址还出土了有条纹粗毛毯和花卉缂毛毯的各种毛织品,颜色有红、蓝、黄、藏青和白色,花蕊用黄、红色填充,整体效果有立体感。毛织品的图案以花卉禽鸟、几何造形为主,造形生动,花纹清晰,织制细密,显示出织工们高超的技艺和艺术修养。

采矿冶炼的技术也很先进,不仅能够制造各种铁制器械,而且可以熔炼硫化铜,用烤钵冶炼法提炼白银。这些冶炼技术在当时都是些工艺复杂的技术。铁制品和铜、银制品已经普遍应用于居

民生活中。除生产各种民用工具、炊具等外，还可以生产像文具盒、灯盏这样的工艺品。金属制作大量用于军事武器、铠甲和驭具，有些武器制品还被当作工艺品馈赠给别国首领，如公元1071年喀喇汗送给宋神宗的礼品中就有战马铁甲。金制品如金腰带、金箭袋、金驭具等，也主要用于礼物馈送。这些礼品都是精心制作的工艺品。采矿业主要采集铁、锡、铜、银、金、硇砂、汞和宝石等。于阗是著名的玉石产地，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于阗采玉工采得一块巨玉，重达237斤。采矿技术一般是根据地形挖竖井或斜井，再挖坑道和开采的撑子面，然后用"火烧法"将岩石烧红，直到出现裂纹，再用钎、镐等工具采下岩矿。装运工具是皮囊和筐子，用绞车运出地面，再对矿石进行分类、粉碎和洗矿，然后再冶炼。这时期石油已被发现其利用价值，但主要用在军事上做成攻城的燃烧弹。

陶器的生产已很普遍，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都有制陶的陶窑和作坊。其中以釉下彩陶最具喀喇汗朝时期制陶业的特色，这种彩陶各地都被大量挖掘发现。釉陶多以透明的铅釉为主，也有不透明的暗釉，色彩斑斓、玲珑惕透，表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釉陶是在烧好的陶器上再涂釉，进行二次焙烧，釉和颜料在焙烧过程中都要发生化学变化，要求工匠对这些化学反应有精湛的知识。釉陶彩画主要是花草、鸟禽、几何图案和阿拉伯文题词，这种题词往往还用书法艺术表现。釉陶制品主要是民用器皿如碗盘等，也用来制造建筑物上的装饰贴面釉砖，喀喇汗朝的许多建筑十分豪华美观，主要靠这种釉砖来装饰。未着釉的普通陶器主要生产壶、罐、缸、碗等。生产中已普遍使用了陶轮，可以大量定向生产。

玻璃制造业在喀喇汗朝也很有名。玻璃器皿除生产各种瓶、盘、罐、杯以外，带能生产像文具盒、墨水瓶、香料小瓶、玻璃管和一些装饰品这样一些工艺较复杂的成品。这时期的工匠已熟练掌握了吹气制造薄壳器皿的各种工艺，玻璃器皿多为无色玻璃，但也生

产有色的如绿、蓝、褐等颜色的器皿。工匠们还用手捏成玻璃浮雕和雕刻装饰品(如串珠、颈饰等)。平板玻璃窗户也已大量生产,用于宫殿和居民的建筑上。这是一项很大的发明,大大改善了当时的居住条件。在喀喇汗朝境内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各类玻璃制品的碎片。如喀什市东北30公里的汗诺伊古城遗址、疏附县西南30公里处的绥散古堡遗址和巴楚县托库兹萨莱遗址都有大量玻璃器皿出土。若羌县城西90公里的瓦石峡遗址还发掘出一个制造玻璃器皿的作坊。这都说明喀喇汗朝时期的玻璃生产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造纸业由中国传入西方。公元8世纪后中亚地区就开始用中国的造纸技术生产纸张,撒马尔罕就是一个造纸业的中心,长期以来供应中亚、西亚各国,因而得名"撒马尔罕纸"。东部喀喇汗朝也有自己的造纸业,巴楚县托库兹萨莱出土的文书便是一种自己生产的很有特色的纸张。

此外,喀喇汗朝时期其他手工业如制靴、漆染、木制家俱、金玉器加工等等也很发达,工匠的技艺都很高超。手工业的发展,除了劳动者的勤劳和聪明才智外,也与统治者的鼓励政策分不开。从《福乐智慧》对工匠的评价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世界的装饰靠他们,
人间的奇迹由他们创造。

他劝导国王"要和他们交往,取得他们的爱戴,你会生活得愉快。"[①] 说明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也同农民、牧人一样是很受重视的。

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城镇数量的增加也是喀喇汗朝时期社

①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耿世民、魏萃一译)第20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工商区的扩大，经济活动由内城或老城(沙赫里斯坦)转移到城厢或外城(拉巴德)。许多新兴贵族、富商和宗教上层都居住在外城。撒马尔罕、布哈拉是当时中亚最大的城市，面积都超过600公顷，人口也都在10万人以上。许多雄伟富丽的建筑物也是这时期在外城修建的。内城看上去房屋密挤，没有什么树木，一片土黄色；而外城则比较空阔，林木茂密，建筑物错落有致。

喀什噶尔、于阗、叶尔羌以及巴拉沙衮在城市规模上也有较大的发展。喀什噶尔东北处的汗诺伊古城，据当地文物保管部门的人认为，它可能是喀喇汗们的夏宫。这处古城座落在恰克马河南岸，岸下是一片泻卤地。遗址南北长约千米，东西宽百米左右，汗宫在遗址的中间，呈方形，尚保存着北面一段宫墙。汗宫里面有残砖、釉彩陶器和玻璃皿器的碎片。除汗宫(斡耳朵)以外，城内的主要建筑物还有经学院、礼拜寺、图书馆、天文台等，主要是供汗王和王室使用的。

城市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在伊犁河流域、七河流域和楚河流域出现了大批的新城和居民点。伊犁地区公元10～12世纪兴起了56个城镇，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力麻里城，它后来是察合台汗国的首府，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政治中心。阿力麻里城周围有乡镇8、9个。这些新城镇的出现与游牧民转入定居和商业、手工业以及交通的发展有关。

喀喇汗朝时代的城市同从前一样，首先是国家的或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宗教、文化中心，但它的经济意义比以往大大加强了。除统治阶级如汗室、文武官员、宗教人士、商人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军队、吏卒、奴仆等以外，城市的主要居民市民阶层人数大为增加，还有大批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帮工或短工。城市居民贫富之间的悬殊很大。

城市建筑也是喀喇汗朝时期的辉煌成就之一。这不仅与经济

的发展、城市建设的需要有关,也与统治者好大喜功、奢侈铺张有关。许多喀喇汗在历史上都以大兴建筑而闻名,如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公元1102年～1130年在位)就有"建筑君主"之名。有些这时期兴建的建筑物至今还得以保存。

这时期建筑上的特点是在建筑材料上普遍使用了砖。一些高大建筑物采用了阿拉伯式的圆形拱顶和高大的正门,在装饰上使用釉面瓷砖和花砖。在城市公用建筑上已有了上水道。许多城市还有公共澡塘。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伊斯兰礼拜寺高塔的耸立,使整个城市显得更有生气,更加神秘。这时期礼拜寺的建筑主要是木柱回廊的内院式,建筑主体多采用圆形拱顶。伊斯兰陵墓建筑(麻札)因其受到信徒们的朝拜,被很好地维修着,有些建筑还保存到现在。如喀什噶尔的阿里·阿尔斯兰汗麻札,现存建筑虽是叶尔羌汗朝时期重修的,但基本上保持着喀喇汗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属于喀喇汗朝时期的喀什噶尔建筑还有位于阿图什的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福乐智慧》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陵墓和《突厥语词典》作者马赫茂德·喀什噶里的陵墓。

第四章 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化

一 文化科学的繁荣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科学事业的进步。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化是繁荣的，也是古代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以后创造的第一个文化繁荣时期，另一个文化繁荣时期是在叶尔羌汗朝(公元16～17世纪)。

喀喇汗朝时期文化的一个总的特点是文化的多样性。它是由境内多民族成份的因素决定的。境内不仅有游牧民族，也有定居民族；有操突厥语的民族，也有操伊朗语的民族；有“土生土长”的居民，也有从东方、西方迁入的民族。就宗教而言，伊斯兰教虽然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但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以至于萨满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喀喇汗朝的文化呈现了多彩多异而又相互交融的特征。这种特征也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地的新疆和中亚地区文化特征的具体反映。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境内语言文字的多元化。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也传入了喀喇汗朝，回鹘人开始用阿拉伯字母代替回鹘文字母，形成了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回鹘语文字，这种回鹘语称为“哈

卡尼亚语",即"汗王朝语言"。这种语言主要在汗朝的中心地区流通,也是喀喇汗朝主要的官方书面语言。阿拉伯语也很流行,《突厥语词典》的作者说:"突厥语和阿拉伯语好象两匹比赛的骏马并驾齐驱。"说明回鹘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后,在语言文化上既吸收了阿拉伯文化的营养,又保持了突厥语文化的本色。诸喀喇汗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回鹘人,在喀喇汗朝的铸币上也有回鹘字母的题铭,主要是可汗的名字,即使这一名字是阿拉伯文的。① 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使用的是纯正的突厥语,但相互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土语。于阗人另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非穆斯林的回鹘人和"秦人"使用一种与秦人(契丹人)的文字相似的文字,正式函件、凭据就用这种文字书写。这种文字一般人不会阅读,但城里的契丹人都会说突厥语。② 尽管境内的语言并不统一,但并不妨碍操各种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同时这种交流极大丰富了这时期文化的内涵,成为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这时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世俗性和开放性。这一点已被《福乐智慧》、《突厥语词典》以及其他许多文学作品所证实。这些文学作品就内容而言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表现形式是开放的,而非禁锢的。伊斯兰教的传入并没有泯灭古代维吾尔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反而使这种传统文化在吸收伊斯兰教营养成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唯其如此,便不可能创造出像《福乐智慧》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

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是喀喇汗朝时期文化繁荣的突出标志。这时期文学创作是十分活跃的,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其中《福乐智慧》和《突厥语词典》便是喀喇汗朝文学作品最优秀的代表。

---

①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维吾尔族简史》第9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在这方面发掘得还不够，因此我们还无法全面了解这时期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全貌。就目前所知，除这两部经典名著外，用突厥语创作的其他作品还有：

《真理的入门》，作者阿合迈德·玉格乃克。关于这本书和作者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箴言诗集》，作者是艾哈迈德·亚萨维。书成于公地 12～13 世纪初。亚萨维是一位苏非主义神学家，他的学说对突厥语诸民族伊斯兰教观念的形成具有巨大影响。同时，他也是一位用突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大诗人。《箴言诗集》便是他用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成功之作。这本书不仅富有哲理，而且通俗易懂，在民间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风格也成为后来民间诗人的楷模，为推动突厥语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让我们引用一段诗文来看其作品的风格：

行事要严守沙里阿特，
处世要经历台里凯特，
心魂要聚于麦里法特，
方能够找到海克凯特。
事事要遵从长老之命，
要坚韧不拔，安于天命，
时时要抑制自己的欲念，
然后才能把真主追寻。
如是则祈祷方有灵验，
方能涤洁污秽的心田，
方能内感到真主的容颜，
主的容光照亮你的心田。①

① 瓦希多夫：《苏非主义简论》，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 16 辑。

这段诗文是他为苏非信徒规定的修持四阶段。“沙里阿特”即法,为教乘;“台里凯特”即道,为道乘;“麦里法特”即识,为识乘;“海克克凯特”即理,为真乘,也就是苏非主义追求的最高境界——“人主合一”。这里,他把玄秘复杂的苏非教理用简洁易懂的诗词形式表达出来,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喀什噶尔史》,作者阿勒马伊,全名是阿布勒·甫图哈·阿布杜·加帕尔·本·侯赛因·阿勒马伊。公元11世纪喀什噶尔人。前面说过,他的《喀什噶尔史》早已失传,但有一些片断被公元14世纪维吾尔族历史编纂者杰马尔·卡尔西收藏在自己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据杰马尔·卡尔西说,阿勒马伊的父亲是喀喇汗朝一位“尊严的伊玛目、编纂家”,① 他从小受其父亲的影响,有着较好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宗教方面的教育。除《喀什噶尔史》外,他还写了一部《晒赫词典》;在《古兰经》诠释和《圣训》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喀什噶尔史》保存下来的一些片断是研究早期喀喇汗朝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喀喇汗朝人自己编写汗朝历史的最早的著作,因此,一向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历史资料价值。

《萨图克·布格拉汗传》,作者佚名。是一部传纪体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很广,并有多种传抄本传世。主要讲述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夺取汗位以及他的后裔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事迹。这部作品宗教神话色彩较浓厚,年代和史实也缺乏可靠性,对“圣战”和宗教狂热做了过多的夸张性描述。但剔除这些以后,其基本史事对研究这时期的历史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古兰经注释》,作者佚名。书成约在公元12世纪。是用突厥语解释《古兰经》的第一部著作,在当时喀喇汗朝境内有一定影响。表明这时期突厥语民族对伊斯兰教经典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水平,

①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期,1986年。

并注意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

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伊斯兰学术文化和宗教教育开始在各地兴起，兴建了一大批以培养阿訇、毛拉、伊玛目等宗教职业者为目的的经文学校。其中，以喀什噶尔的"罕里克麦德里斯"和"萨吉亚麦德里斯"两所高级经学院最为著名。"罕里克麦德里斯"意即"皇家教经堂"。它是公元10世纪由萨图克·布格拉汗创建，专供汗室和达官贵族学习之用。教经堂设有大讲堂、礼拜殿、备课室、图书室和学员宿舍及沐浴室等。课程以学习《古兰经》为中心。老师都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伊斯兰学者担任，由伊斯兰法庭聘任。皇家经学堂遗址尚存，位于今喀什市东北角。另一所高级经学院"萨吉亚麦德里斯"也是由萨图克·布格拉汗倡建的。"萨吉亚"突厥语原意为"头发"，引伸为"最高的"，意即"高级经学院"。以培养高级神职人员和学者为目的。《苏拉赫词典补编》的作者说，这所学院主要建筑除教室、宿舍、礼拜寺外，还有一座大图书馆，他本人曾在这所图书馆发现了公元11世纪突厥语学者朱哈里编撰的4卷本词典(绥哈赫)，即《语言之冠和阿拉伯语之美》。[①] 这处图书馆在新疆和中亚地区非常有名，据说藏书达数万册，宗教、文学、历史、地理、天文、数学无所不包，可惜在公元18世纪和卓统治喀什噶尔时代被毁于一旦，烧书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这所经学堂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经注学、教义学、圣训学、教法学、阿拉伯语、哲学、伦理学、文学、历史以及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生可自选课程，自择老师。学制不定，一般为5年，长者可达15年至20年。经学堂由喀什噶尔最著名的伊斯兰教长老主持，设有主管教务、财务、杂务的专职人员处理日常事务。《突厥语词典》的作者曾说，他所尊敬的"高尚的老师"、喀什噶尔学者伊玛目侯赛因·本·海莱夫曾主持过该校的工作。这座学府曾作为

①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466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最高宗教学府和文化教育中心,为喀喇汗朝培养了大批宗教学者和文学家。据说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马赫茂德·喀什噶里等著名维吾尔族学者都曾在这所学府深造过。这所学校的遗址在喀什市区,仅有部分宿舍遗址留存,是叶尔羌汗朝时期的建筑物。喀什噶尔还有一所经学院也很有名气,就是《突厥语词典》马赫茂德·喀什噶里经文学院(马赫茂德耶麦德里斯)。作者晚年曾亲自主持过这所学院,他去世后,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在其旁修建了他的麻札。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波斯的科学文化知识也随之介绍到喀喇汗朝境内,特别是数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突厥语词典》里就有专门的天文术语、民间历法、地理术语和地名录,并绘制有一幅圆形地图。这幅地图"是流传到今天最早而又最完整的中亚舆图"。[①] 医药学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医生成为专门的行业。疾病、医术、药名都有专门术语,甚至有解剖学术语。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以及兽医都已分科。当时的医生已掌握用一种草药作安眠药,用人参治疗性机能衰退,用马尾编织的眼罩治疗眼病,用旋复花粉末滴入马的鼻腔治疗马的腹痛症。公元11世纪阿拉伯世界著名的中亚籍哲学家、医学家和科学家阿维森纳(即伊本·西那,公元980年～1037年)的医学知识也传到了喀什噶尔。

在文化娱乐方面,"麦西莱甫"(歌舞聚会)在喀喇汗朝已经流行。还有一种叫作"苏胡岱希"的系列性娱乐活动也很盛行。节日娱乐时,用灯光和花朵把聚会地点装饰打扮起来,人们尽情歌舞宴乐,还有打马球、踢毽子等体育活动。

---

① 张广达:《关于马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二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福乐智慧》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喀喇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尽管历史记载阙如，但研究者们已为我们构画出了一个轮廓：他大约于公元 1018 年出生在巴拉沙衮的一个名门世家，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教育，是一位品德高尚、虔信伊斯兰教和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的学者；他不但熟悉所有的突厥方言，还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也懂得当时使用的中部伊朗语中的粟特语，甚至还懂得汉语”；[①] 对波斯—阿拉伯文学也很精通。为了撰写《福乐智慧》，他曾远离家乡，到各地周游、访问、拜师，搜集了广泛的题材，为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巴拉沙衮时，他就已经开始了《福乐智慧》的创作。公元 1068 年他来到喀什噶尔后，继续进行写作，“用了 18 个月的时间”，于伊斯兰教历 462 年（公元 1069 年～1070 年）终于完成了书稿。然后，玉素甫把这部巨著奉献给喀喇汗朝当时的副可汗、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桃花石·布格拉汗·阿布·阿里·哈桑·本·苏来曼”（即桑哈·布格拉汗）。哈桑·布格拉汗对他十分崇敬，作为对他的知识和智慧的表彰，赐给他“哈斯·哈吉甫”（意为“御前侍臣”）的称号，让他做了自己的辅弼。他后半生即在喀什噶尔宫廷中度过，具体卒年不详。

《福乐智慧》是用喀喇汗朝的“王朝语言”—哈卡尼亚语（古回鹘语）写作的。书名原为“库达特胡—毕力克”（Kutadghu Bilik），意为“赋予人幸福的知识”。我们现在使用的名称是我国已故著名

① 阿·迪拉卡尔：《福乐智慧研究》（土耳其文），1972 年安卡拉版。转引乌铁库尔：《维吾尔族人民十一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哲理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新疆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

历史家冯家升教授拟定的译名。这本书问世后即广为流传。在喀喇汗朝和周围各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别人给这本书所写的一篇序言中这样说道:"秦和马秦的哲士、学者一致认为,在东方各地,在突厥斯坦各族中,从来没有人用布格拉汗的语言、突厥人的辞令编撰过一部比它更好的书。由于此书无比优美,无论传到哪位帝王手里,无论传到哪个国家,那儿的哲士和学者都很赏识它,并为它取了不同的名字和称号:秦人称它为《帝王礼范》,马秦人称它为《治国南针》,东方人称它为《君王美饰》,伊朗人称它为《突厥诸王书》,还有人称它为《喻帝箴言》,突厥人则称之为《福乐智慧》。"①

《福乐智慧》是一部长诗,共有85章和3个附篇、3个序言构成。情节并不复杂,主要通过四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话,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法度、哲学、伦理道德、治国之道以及宗教、经济、文化等问题的看法。书中的四个人物形象分别是国王日出,代表公正和法度;大臣月圆象征着幸运;月圆之子贤明,是智慧的化身;而修道士觉醒,则象征着"知足"和"来世"。对话在一种富有哲理性和诫谕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答辩中展开。主要情节是:

国王日出励精图治,一心求贤。月圆慕名前来求见,以图报效国家,深得国王信任,出任大臣多年。月圆辞世时向国王托付幼子贤明。贤明得国王恩遇而承袭父职。贤明有一个宗亲名叫觉醒,人品高洁。日出王欲召他出仕,与贤明共为辅弼。但觉醒奉守遁世主义,隐在山林苦修,虽经贤明三次恳请,始终不肯应诏入仕。时光流逝,贤明也产生了遁世苦修的念头。觉醒却力劝他忠心报效日出王。不久,觉醒罹疾,卧床不起,贤明前往探视。觉醒死后,日出国王和贤明深感悲戚,对其高洁人品缅怀不已。此后,贤明秉

① 刘宾编:《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第1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政益加勤勉，天下遂大治。

研究者认为，这个简单的故事情节并非取材于历史或传说，也不带任何传奇色彩，书中表达的理想是建立在作者个人的经历之上。并认为，日出国王就是桃花石·哈桑·布格拉汗，月圆就是玉素甫自己。月圆长途跋涉，投奔日出，侍奉国王的经历，显然就是玉素甫自己的写照。对于这一形象，作者是满怀深情着意刻划的。而贤明很可能便是玉素甫之子的形象，他在作品后半部流露的厌弃人世、遁世修行的念头，同作品最后《附篇之一》中所反映的作者自己的消极感伤的情调也十分吻合。

这部作品在内容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社会生活形态，即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和反映。这部分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月圆、贤明，特别是觉醒对国王日出的劝谏和作者最后在《附篇之二》的叙述当中。通过这部分内容，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喀喇汗朝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生动印象：如喀喇汗朝的政权结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以及各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与中原和其他地区的关系；宗教在世俗生活中的影响；社会礼俗风情，妇女地位；特别是书中有相当的篇幅对社会矛盾进行了大胆揭露。这些，都为我们深入研究喀喇汗朝历史和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人物形象所表现的自然观、人生观、善恶观、社会意识和历史意识。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述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感悟，但实际上也是喀喇汗朝时期维吾尔人的人生观和社会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品内涵的第三个层次，也是最为复杂、最为引人入胜的问题，即《福乐智慧》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大背景。这种背景可以概括出下面几个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回鹘文化意识和传统，这是整个作品中的主导文化因素。例如，作者奉为圭臬、广征博引的许多民间格言、谚语以及属

于草原游牧贵族人士的名言,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回鹘部落固有的文化意识和传统观念。《福乐智慧》和与其同时代的《突厥语词典》一起,被研究者们认为是那一时代面临阿拉伯文化的挑战而坚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典范,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福乐智慧》一书约有6000多个根词和派生词,其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仅有500个左右。作品中的某些天文学名词和哲学抽象名词,都采用了突厥语词汇,如"室女座"被称为"麦穗座"。与当时在中亚其他地区(如河中)阿拉伯语成为通行的学术语言,波斯语成为规范的文学语言的情况相比较,《福乐智慧》的回鹘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福乐智慧》体现了祖国中原汉文化与回鹘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国外研究早就认为:"喀喇汗朝的人是借助于回鹘人而生活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中的。"① 作品中的散文体序言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表明"它与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② 一些国外学者还认为《福乐智慧》中有古代中国哲学的影响;并探讨它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细心研读此书,并与我国古代各种思想流派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在这方面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同祖国文化的一致性亲缘关系,在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第三,《福乐智慧》吸收了外来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自己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充实。这里的外来文化主要是指由包括阿拉伯传统文化在内的世界多种文化的精萃而汇集成的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在作品的第四章中,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形成这种文化汇集现象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

① 威廉·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1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莫斯科东方文化出版社,1963年版。

② 刘宾编:《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第1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
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
"你瞧，从空中飞来天国的鸟儿，
一些是印度的罗阇，一些是凯撒的使臣。"
"有的从东方带来珍贵的礼品，
有的从西方赶来，献一片赤心。"①

正是在当时这种体现开放格局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阿拉伯文明在宗教（即伊斯兰教）、语言、文学等许多方面，都给喀喇汗朝的维吾尔文化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品中引用的一部分历史和传说典故，某些文学描写手法和形式，都是这种影响的表现。当然，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明是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教的印记的。同样，《福乐智慧》也有这种印记，这一点从作品中对真主的赞颂，对穆斯林遵守教法教规的要求以及作者自己对信仰的追求和认识等，都已有了充分的体现。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一部宗教作品，相反，它是维吾尔族古代民族文化的结晶。

《福乐智慧》是古代维吾尔诗歌的典范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充分说明公元 11 世纪时，维吾尔书面文学中的诗歌创作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娴熟、高超的水平。《福乐智慧》使用的诗体，就是今天亦属难度极大的古典诗律中的阿鲁孜韵律的木塔卡里甫格式和玛斯纳维体。这种极为严格的整齐划一的要求，显然会给使用回鹘语的《福乐智慧》这样大型作品的创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纵观全书，犹如一气呵成，很少有斧凿痕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作者文学功底之深。

在《福乐智慧》中，作者还掺有一些被称为"柔巴依"（即鲁拜体）的四行诗。这种诗体是在号称为波斯诗歌之父的鲁达基（公元

① 刘宾编：《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第 29～32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850年～941年)之后,经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步定型的。因此,《福乐智慧》中的四行诗,就其没有被作者冠以"柔巴依"的诗体名称而与正体加以区别这一点来看,可以认定作品中的四行诗是"柔巴依"早期的代表作品。因此,《福乐智慧》就为维吾尔古典诗歌柔巴依传统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福乐智慧》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它不仅在喀喇汗朝受到极高评价,使作者荣获"御前侍臣"的殊荣,而且对当时周围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世的文学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公元14世纪的一份波斯文献曾提到,成吉思汗的一部包括民事法典在内的箴言集也被称为《福乐智慧》。研究者认为,成吉思汗的这部敕语正是公元11世纪回鹘语《福乐智慧》的仿作,至少在书名上是影响了这本书的。[①] 公元1909年在位于乌拉尔河口地区的金帐汗国的故址萨莱伊乞克村,发现一个瓦罐上刻有源自于《福乐智慧》的一段诗句。研究者们还认为,喀喇汗朝末期文学的代表作公元12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初的维吾尔族古典诗人阿合迈德·玉格乃克所著回鹘语哲理长诗《真理的入门》,在内容、风格和语言上都受到了《福乐智慧》的深刻影响。公元14世纪维吾尔族古典诗人纳斯尔·拉布胡孜所著回鹘语作品《先知传》中的某些描述方法,也直接体现了《福乐智慧》的影响。《福乐智慧》还被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体现了中亚毗邻地区(包括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人所在地区)所熟悉的"古风",在这本书问世5个世纪后,影响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西方竞相以类似的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君王宝鉴》,德国人的《亲王的箴言》和斯拉夫人的箴言集等,都同这种风格相近。在古代斯拉夫人中,则有《口才卓越者》,

①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1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俄国人中有《雄辩的演说家》、《治家格言》等，也可归入这一类型。至于说到《福乐智慧》开一代诗风之先河，形成了绵延至今的维吾尔族文学中劝喻、哲理诗传统，则更是无须赘言的。

《福乐智慧》原稿已佚，只有3个抄本传世，而且都离原著写作的年代十分久远。这3个抄本一是维也纳本（又称赫拉特本），是公元1439年由哈桑·喀喇·沙依勒·谢米斯在赫拉特城用回鹘文抄成。公元1474年发现于伊斯坦布尔，后藏于维也纳国立图书馆。公元1823年法国学者卓别尔首次发布了有关《福乐智慧》的报告。第二个抄本是开罗本，公元14世纪上半期用阿拉伯文字母（苏鲁斯体）抄成。公元1896年在开罗发现。开罗抄本是个残本，缺漏甚多，而且可能由多人合抄而成。三是纳曼干本（又称费尔干本），约于公元12世纪末或公元13世纪初用阿拉伯文字母（纳斯赫体）抄成。据研究，这个抄本是最完整最古的一个抄本。公元1913年在费尔干地区的纳曼干城一家私人藏书室发现，公元1925年在塔什干发布消息。

公元1942年～1943年，土耳其先后出版了3个抄本的原文影印本。土耳其学者热西特·拉赫麦特·阿拉特对3个抄本进行了校勘，经过多年努力，于公元1947年出版了原书全文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本；公元1959年出版了土耳其语的散文体译本。阿拉特发表的校勘本共由正文和3个附篇6645个双行以及两篇序言组成，正文分85章。这个校勘本因比较完整而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采纳，成为开展《福乐智慧》研究所依据的主要版本。

到目前，《福乐智慧》已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阿塞拜疆文等许多文种的译本刊行。公元197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耿世民和魏萃一根据阿拉特校勘本完成的汉文节译本。公元1984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完成的《福乐智慧》拉丁文字母标音转写和现代维吾尔语诗体今译合刊本。

公元1995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根据上述拉丁字母标音转写本翻译成汉文全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①

公元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福乐智慧》多种译本的问世,人们对这部古代文学名著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来越高的评价,产生了大量研究著述。国际学术界对《福乐智慧》及其所反映的古代维吾尔社会、历史和文化,展开了不断探讨,形成了被有些外国学者称之为"福乐智慧学"的专门研究领域。

我国在解放以后就十分重视对《福乐智慧》的研究,已故著名作家老舍在50年代就指出:"它不仅是维吾尔族的宝贵遗产,同样也是构成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② 维吾尔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以其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做出杰出的贡献。

三 马赫茂德·喀什噶里及其《突厥语词典》

马赫茂德·喀什噶里与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同时代人,根据《突厥语词典》提供的材料,专家们分析,他大概生于公元11世纪20年代,逝于70～80年代之交。③ 作者是喀什噶尔人,全名为马赫茂德·本·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这个名称告诉我们,作者的父亲是侯赛因,祖父是穆罕默德。作者还告诉我们,他出身于操汗族语言的一个古老部落,"出身高贵并能征贯战";他在解释地名"巴尔斯罕"(位于伊塞克湖南岸)一词时说,自己的父亲就出

① 刘宾编:《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第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

③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生在这个城市。从这些情况可以推断，他的祖父大概就是公元1056年～1057年年打败自己的兄长，东部喀喇汗朝第一任大汗苏来曼而夺得大汗之位的穆罕默德·布格拉汗。他的父亲侯赛因，曾任巴尔斯罕的艾米尔。穆罕默德·布格拉汗执政一年多便让位于侯赛因，但侯赛因没有保住汗位，执政不久便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推翻，他本人及其家族遭到暗害。马赫茂德·喀什噶里虽然幸免于难，但不得不四处逃亡，先逃往西部汗朝的布哈拉，以后又经尼沙普尔辗转流亡到巴格达。在这里开始了《突厥语词典》的写作。

在这场政变前，马赫茂德住在喀什噶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已有了创作这部作品的准备。他曾亲自到七河地区、伊犁河谷和锡尔河地区做过大量详细的考察，收集到丰富的第一手民间资料，为其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书中的《引言》说："我走遍了突厥人的所有村庄和草原。突厥人、土库曼人、乌古斯人、处月人、样磨人和黠戛斯人的韵语完全铭记在我的心中……。在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之后，我用最优雅的形式和最明确的语言写成此书。"① 可以说，这部大型辞书的创作，作者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的。

在巴格达，马赫茂德·喀什噶里潜心著书，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的知识，尽力使这部著作编写得更加合理，更加完美。他说："我为了使工作顺利和所著之书篇幅精练，使用了从前无人使用和前人不了解的特殊方法写作。我将此书用名言、韵文、寓言、诗歌、英雄史诗和散文片断加以修饰，并按字母顺序专门列出。为了使有兴趣学习者易于找到所需要的词汇，我倾注多年的辛勤，将每个词汇编排出来。"因为词典是供阿拉伯人了解和学习突厥语的，所以他对每个词汇都尽可能地附加上具体生动的事例，并用阿拉伯语详加注释。作者还效仿《古兰经》，"从海木宰开始编纂这本

① 《突厥语词典》维吾尔文译本，第1卷，第3页，1981年版。

书",这是因为它的读者们都"熟悉阿拉伯术语,所以我用它们(即海木辛)作为各篇章的标题"。

《突厥语词典》是作者用阿拉伯语写成。成书的年代为公元1074年。抄写者在题记中说:"本书作者亲自手写稿本之最后一句照录于后:本书是(伊斯兰教历)464年5月初开始写作,四易其稿,于466年6月10日(公元1074年2月10日)星期一完成。"前后整两年的时间。《突厥语词典》完稿后的第二年(公元1075年),阿拔斯王朝的阿布·哈斯木·阿布杜拉·穆克台迪·比拉(公元1075年～1094年在位)凭借塞尔柱苏丹的支持登上哈里发位。喀喇汗朝的哈桑·布格拉汗为祝贺新任哈里发登位,派出代表团前往巴格达,马赫茂德·喀什噶里以代表团团长(大概是哈桑·布格拉汗之子)的叔父的身份,一起晋见哈里发,向哈里发献上了自己的作品。[①] 作者在引言中写道:"我把此书奉献给登上先知的神圣宝座的、阿西木氏族的后裔和阿拔斯王朝的首领、我们的和加、我们的君主、穆民的艾米尔、奉天承运的哈里发——穆罕默德之子阿布·哈斯木·阿布杜拉陛下。"

《突厥语词典》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喀喇汗朝时代新疆和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全书共分8卷,各卷再分上、下两个分卷,分列动词、名词。每卷收容的词目甚多。作者又在分卷内分章,名之曰"门"。(原文阿拉伯语为"巴布")。每门的词目按单词的词根之多寡——二根词、三根词、四根词等等分类;每类词根再按字型、语音特征、词尾字根编排。"统观全书,结构完整,条理清晰,的确是一部精心编纂的巨著。"[②] 全书共收有7500

① 蒋其祥:《马赫茂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突厥语词典〉》。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

② 张广达:《关于马合本·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个词汇(包括词和句子),各种题材的四行诗 242 首,格言、谚语 200 余条。内容广泛涉及公元 11 世纪新疆、中亚一带突厥语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习惯、族名和地名、氏族部落的划分、亲族和姻亲的术语、各种职官的爵号和名称、饮食的名称、家禽和家畜、野禽和野兽、畜牧业术语、植物和谷物、天文术语、民间历法、月份和周日的名称、地理术语和地名录、城市、疾病和医药名称、解剖学术语、金属和矿物、军事、体育、行政术语、各种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的名字、宗教和民族的术语、儿童游戏和娱乐等等。

《突厥语词典》的圆形地图,是作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描绘了操突厥语的 20 个部落以及相邻的其他民族的分布情况。他在《引言》中写道:"我从东罗马附近开始,向日出方向依次指出东方的突厥各部落的居住地。居住地最靠近东罗马的部落是派切奈克,其次是钦察、乌古斯、咽面、巴什基尔、拔悉密、卡伊、亚巴库、鞑靼、黠戛斯等部落。黠戛斯住在秦附近。这些部落分布在由东罗马附近向东伸延的地区。然后是处月、突骑施、样磨、乌格拉克、恰鲁克、处密、回鹘、党项、契丹等部落。契丹即秦。最后为桃花石,亦即马秦。这些部落分布在上述地区的南北之间。现将他们分布的地区一一列入下面的圆图。"这段文字和圆图,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新疆和中亚各部族分布形势的极为珍贵的史料。

《突厥语词典》还有十分重要的一面,在一些词目中,作者引用了许多维吾尔或其他突厥语民族的古老民歌、格言和谚语,并申明他以这种方式来保存他们的文学遗产。他在《引文》中说:"我还引用了突厥人表达他们见闻的诗歌和歌谣,以及他们在悲痛或欢乐的时候所说的寓意深刻的谚语和格言,让从中受到教益的人们把它们一代代传下去。此外,我还收录了许多短语。我力求使这部书在提供新东西方面达到完美的程度,使其价值提高并在艺术上达到极高的境界。"《突厥语词典》收录的诗歌反映出维吾尔族当时的文学已相当发展,这些诗歌共同的特点是乐观、刚劲、清新,充满

了生活气息。

此外,《突厥语词典》还是关于公元11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传播情况的重要情报来源。作者在解释"玉斯米塔里木"(塔里木河)一词时说,这是"从伊斯兰地区流向回鹘王国的一条大河。这条河在那里渗入沙漠"。在解释"塔里木"一词时说,这是"回鹘人边境的库车附近的一个地方的名字。流经此地的一条河也叫这个名字"。他还指出,库车、车尔臣、轮台是位于回鹘王国边境上的城市和城堡。"回鹘"一词在《突厥语词典》中是指尚未信奉伊斯兰教的高昌回鹘王国和其他非穆斯林回鹘人。作者在解释他的圆形地图时还说明,这时许多突厥语部落还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从这些情况看出,到公元11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其北面的界限在阿克苏与库车之间,东面达到了车尔臣(今且末)。这也是喀喇汗朝与高昌回鹘国的边界。作者在收录的诗歌中,有不少就是描写喀喇汗朝伊斯兰教与高昌回鹘偶像教徒(佛教徒)之间的战争的。这些战争,作者都把它描写为"圣战",但对回鹘人的勇敢和聪明才干赞叹不已。

作者在关于伊斯兰教对于突厥语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及其互相融合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部作品本身就是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有些诗歌是用突厥语写的伊斯兰教诗。他在一首民谣写道:(男人)"缠上了缠头巾,女人蒙上了盖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坟地,也以不同的名称区分。作者在解释"达干"、"城镇"等许多词汇时,还常常使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一类的话。他谈到,皈依伊斯兰教以前,游牧的突厥人把一年分为四季,每三个月用一个名称称呼;接受伊斯兰教后,城市居民才开始使用阿拉伯月份的名称,才有了每个月的专门名称。"星期"这个概念和一周7天的专门名称,也是"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后才有的"。接受伊斯兰教以后的突厥语民族并没有完全摒弃原有的信仰和观念,如人们继续使用突厥人中的最高神"腾格里"来称呼伊斯兰教的神"安

拉"。伊斯兰教的许多阿拉伯专用术语,也用突厥语代替,如"割礼"一词,用突厥语"弄干净"取代,甚至连伊斯兰教教法"沙里阿特",也用突厥语"Nom"(指一切宗教教规)代替。

在《突厥语词典》里,还收录有相当数量的非伊斯兰教的宗教术语以及与此有关的民谣、格言等,如喀木(突厥语民族对萨满术士的称呼)、念咒、占卜、占卦、卦钱、护身符、巴卡克(基督教的四旬斋或摩尼教的大斋)、乌迈(灶神)、和尚等等。《福乐智慧》也谈到如何对待星占士、圆梦者、喀木等。这说明到公元11世纪中后期,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当中仍然保留着许多原有的宗教观念。这些旧观念主要是萨满教的遗留。萨满(喀木)在民间穆斯林游牧民中一直非常活跃,直到近现代,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以跳神治病为职业的喀木、达罕、巴克希等仍活动在民间。同时,佛教、摩尼教等宗教也有一定影响。一句格言这样写道:"一个和尚头痛,不一定所有的和尚都头疼。"人们还盛行以下的信仰,即两军在战斗之前夜,相应的两个地方的精灵也在彼此战斗;战士在战前的夜晚不敢从他们的帐蓬里出来,为的是不要中了精灵的暗箭。人们称精灵的分队为"哲卫",精灵的这一队或那一队的胜负可以决定两军交战的结局。

《突厥语词典》同《福乐智慧》一样,是古代维吾尔族文学作品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公元11世纪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文化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中亚各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的时候,创作出这样一部代表突厥语文化的作品,无疑是对这种文化的发扬光大。在现在看来,其意义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

《突厥语词典》的手稿至今尚未发现,现存的唯一的抄本是波斯人穆罕默德·本·阿本·贝克里抄成的,现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的民族图书馆。[①] 它是在公元20世纪初在土耳其的一位著名收藏家的书库里发现的。公元1915年～1917年,穆阿里木·里弗阿特在伊斯坦布尔把它分三卷刊印。公元1938年～1957年土耳其语言学会将其译成土耳其文分5卷出版,其中有影印手抄本一卷。后来,又有了德文译本、乌兹别克文译本。公元1981年以后,我国陆续出版了维吾尔文版3卷本。

四 阿合迈德·玉格乃克及其《真理的入门》

《真理的入门》也是喀喇汗朝时代产生的我国维吾尔族古典书面文学的名著,有的抄本题名为《真理的献礼》。作者阿合迈德·玉格乃克生平不详,只知道他的父亲叫马赫穆德·玉格乃克,玉格乃克是作者的家乡。根据抄本的跋诗我们还知道,作者是一位盲人,大概从小就双目失明了:"文人的眼睛从来不见日光"。[②] 作者自称这本书是献给喀喇汗朝的官员艾米尔·穆罕默德的。对于这位官员也无其他记载。

《真理的入门》是一部劝诫性长诗,即一部用诗歌形式写成的哲学、伦理著作。全书共14章,480行,外加抄写人写的跋诗28行。《真理的入门》同《福乐智慧》一样,开头部分是对真主、先知、圣徒、艾米尔的赞颂和说明写这本书的目的,然后转入记述知识、缄口、世界的变幻、慷慨和吝啬、谦虚和骄傲、贪婪、宽恕忍耐、世风日下等,最后是作者自述。

这本书是用当时喀什噶尔的语言写成,抄本跋诗写道:"每个

① 《维吾尔族简史》,第9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魏萃一译:《真理的入门》,载刘宾编:《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第65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懂得喀什话的人，当能领略文人言语的真情。”书名使用了阿拉伯文。

作品成书的年代约在公元13世纪初，也有人认为在公元12世纪之末。这个时代正是喀喇汗朝衰落的时期，作品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面貌。

喀喇汗朝末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汗朝已沦为西辽的附庸，巴拉沙衮也成了西辽菊尔汗的都城。屈出律篡夺西辽汗位后，实行高压暴政，造成生产和生活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贫困不堪，社会风气和道德日益败坏。这种社会动荡的局面使得人民，包括虔诚的穆斯林，都向往前一个时期比较安宁繁荣的社会生活。《真理的入门》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作者揭示了这个时代动乱和道德的沦落：

那许多闹市当年是熙熙攘攘，
如今人烟稀少空空荡荡。
曾有多少哲人多少学者啊，
如今在哪里？可有千分之一幸存无恙？
……
谁若是伪君子，他就成人上人，
谁若想成人上人，他必先当伪善者。
谁若讲道理，他会走投无路，
谁若蛮横无礼，他竟前程宽阔。

作者在作品里揭露了一些社会现象，表现出他对劳动人民寄予一定的同情。比如他为手工业者的遭遇鸣不平：

手艺人在世界上何罪之有？
为什么他要不断地痛苦忧愁？
抬举那贪婪人打击善良人。
难道是这不幸的世界昏庸老朽？

作者是虔诚的穆斯林,作品也反映了伊斯兰教信仰遭到冷落的情景:

伊斯兰曾受冷漠,而今重遇凄凉,
崇拜成为伪善,信徒已经隐藏。
酒馆周围兴隆繁盛,
清真寺变成废墟无人礼拜,冷落荒凉。

学者丢弃了善功,隐士舍弃了虔诚,
哲人竟跳起欢乐的萨玛手舞足蹈。
禁止异教的人已无影无踪,
异端学说却猖獗风行。

作者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创作的。他不仅倾诉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种种不满,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试图以伊斯兰教的劝诫来唤醒世人,希望恢复安宁的社会秩序。他谴责人们背离了伊斯兰教规和社会公道,认为人们的堕落,社会风气的败坏就是因为失去了信仰的虔诚。

教规和信徒今日何在?
那犯禁者明知教法却触犯禁忌。

所以,他在这部书里着重讲述了穆斯林的修身处世之道。

这本书作者是献给统治者的,而且有关道德的准则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但是却并不能由此而认为这部作品论述的道德内容仅仅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从积极的方面看,这里的一部分内容应是喀喇汗朝上升时期赖以维持其统治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准则,其中有一些应属于维吾尔人民传统的道德观念。例如,诗人鼓励人们探求知识,勤奋学习,诚实正直,谦虚谨慎;诗人斥责贪婪吝啬,骄傲自大,吹牛说谎,好逸恶劳;提倡敬老扶幼,扶危助困,多交朋友,少树敌人;赞

美慷慨助人，宽容大度，言谈有节，和蔼讲礼。总之，作者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一个穆斯林善士所应具备的修养品行。尽管这部作品的基本内容出于伊斯兰教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但其中一部分类似上述的内容却包含着历代维吾尔族人民长期积累的优秀道德成果，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公共道德。这些珍贵的成果应当是有继承性和民族特点的。这就是这部作品在内容上值得肯定的精华部分，也是作品中的一些警句广为流传并且至今仍为群众所喜爱的原因。

当然，作者是唯心主义者，不可能把产生社会丑恶、不公和人民苦难的原因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加以分析，最终把这些苦难和不公归咎于世界的变幻无常，归咎于命运。这种宿命论的观点贯穿于全书，并引导人们屈从于不可抗拒的“天命”。这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产生这样一些观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诗人，能够在社会动荡不安，道德被践踏的情况下，敢于起来抨击现实，用精美的诗句歌颂美好的社会道德，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这部作品用诗歌体写成，语言技巧上的精练使读者不致感到哲理的叙述枯燥乏味。全诗使用的格律比较严谨，基本上采用了阿拉伯、波斯诗体的阿鲁孜韵律，即以长音节和短音节在一定的形式下变换和重复作为格律的基础，具体运用了突厥语诗人常用的“木塔卡里甫”格律：每个诗行有 11 个音节，由一短二长的三个音节构成一小段，共形成三小段，最后的小段只有一短一长的两个音节构成诗行的结尾。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短长长、短长长，短长长，短长”的格律。全篇有双行诗和四行诗，双行诗大多隔行押韵，四行诗大多一、二、四行押韵。韵脚常使用相同的元音和辅音，有时使用相同的词。诗人还巧妙地使用了突厥语诗人常用的同音异义词。全诗的技巧说明诗人是语言的巨匠。整个作品使用了这时期著作中常用的体裁形式，分为引子和正文两部分。引子包括赞

颂真主、先知、圣人、圣徒和赞颂他要奉献给的官员艾米尔·穆罕默德,并说明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引子之后是正文,结尾处还附有作者的有关说明。这种写作形式不只见于喀喇汗朝时代,而且也常见于以后察合台语的作品之中。这部著作的手抄本里,各章的开头和中间还插有阿拉伯文抄成的古兰经文和圣训的片断,最后有抄本中加入的几首诗跋。

《真理的入门》这部文献的价值还在于抄本的语言反映了当时维吾尔书面语的一些特点。这时期的书面语言已经与公元11世纪《福乐智慧》、《突厥语词典》的书面语言有所不同。这部作品里,语言上新旧两种现象的并存并用表现得特别突出。例如,古代某些语音和发展变化了的新语音并存并用;古代某些语法词缀和有了变化的表示同样意义的新词缀并存并用;某些古代回鹘语词和表示同一意义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新借词并存并用等等。此外,抄本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增加了许多,在500多行诗里使用了200多个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比《福乐智慧》里使用的这类借词大大增加了。因而,从语言的角度上来看,《真理的入门》抄本所反映的语言,正处于喀喇汗朝回鹘书面语向以后的察合台书面语开始过渡的时期。①

《真理的入门》一书在语言和创作风格上,都与《福乐智慧》有近似之处,说明诗人明显地受到了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影响。国外研究者认为:"《真理的礼物》这本著作的发现,表明了《福乐智慧》不完全是一本孤立的书,它在突厥文学中形成一个'可失合儿时代'。"②

---

① 魏萃一译:《真理的入门》,"译者前言",载刘宾编:《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第62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1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现存的《真理的入门》有3种较全的抄本，即撒马尔罕甲本，伊斯坦布尔乙本和伊斯坦布尔丙本。撒马尔罕甲本为回鹘文抄本，抄成于公元1444年撒马尔罕城，现存于伊斯坦布尔市阿亚索非亚图书馆。伊斯坦布尔乙本是一部用回鹘文和阿拉伯文字母的维吾尔文合璧的抄本，抄成于公元1480年，现存于伊斯坦布尔阿亚索非亚图书馆。伊斯坦布尔丙本用阿拉伯文字母的维吾尔文抄成，成书年代不详，现存伊斯坦布尔托布卡甫图书馆。两种字母的手抄本的流传，说明回鹘文字母和阿拉伯字母在中亚地区一直并用到公元15世纪。

《真理的入门》在新疆、中亚一带广为流传，负有盛名。抄本发现后，土耳其、俄国以及我国的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著作，引起社会的重视。我国的汉译本，是魏萃一先生根据土耳其学者热西德·拉赫买提·阿拉特的校订本译出，于公元198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元1995年收入刘宾、张宏超主编的《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中的《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一书中。

东察合台汗国

（公元 1347～1513 年）

第一章 从察合台汗国到东察合台汗国

一 察合台汗国及其分裂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进一步向西扩张，征服了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将征服的地方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长子术赤分得钦察草原，其后裔建立了钦察汗国（又作金帐汗国）；次子察合台分得西辽故地，名曰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在额尔齐斯河上游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是为窝阔台汗国；四子拖雷按照蒙古"幼子守产"的习俗，领有蒙古本土。

察合台的封地"东起畏兀儿之边，向西一直延伸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这片疆域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天山以北至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游牧地区，另一个是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和河中（锡尔河与阿姆河中间地区）农业区。境内主要的城镇有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沙尔县境内）、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境内）、海押立（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撒玛尔罕、布哈拉、喀布尔等。察合台汗国是诸封地中最大的一个，境内民族和部落也较为繁杂，伊斯兰教、佛教、景教以及摩尼教、道教、天主教等都有流传。

主要部族有蒙古人、回鹘人、葛逻禄人、康里人、契丹人、汉人,以及其他操突厥语和伊斯兰语的部族。西辽统治时,各地、各部族都向西辽的菊尔汗称臣纳贡。西辽派遣"沙黑纳"(少监)在各地监理军事和税赋等。在西辽统治下,西域各族人民为发展边疆农牧业经济,特别是开发伊犁河流域作出了贡献。西辽统治者信奉佛教,但不排斥其他宗教,采取兼容和不干涉的态度。因此,穆斯林著作家称赞契丹菊尔汗是公正的,是尊重伊斯兰教的。

西辽末年,被成吉思汗打败逃到西辽境内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篡夺了王位,更加剧了西辽统治集团与各族人民的矛盾。为了对付民众的反抗,屈出律利用宗教进行迫害和打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喀什噶尔和和阗的穆斯林。屈出律原奉景教,后来听从其妃弘忽之劝又改信佛教。他曾下令穆斯林必须改信景教或佛教,否则必须穿上契丹人的服饰,禁止穆斯林做礼拜,封闭或捣毁礼拜寺和经文学校。在喀什噶尔,每逢收获季节他就派军队大肆抢劫,破坏收成;在和阗,他下令处死了拒绝改变信仰的当地大伊玛目阿老丁。他还杀死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力麻里王斡匝儿。这种做法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不满。成吉思汗利用了这种形势,当公元1218年他派遣大将哲别以追讨屈出律为名进军新疆时,公开打出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人人均可信仰自己宗教"① 的旗号,"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天山南北。

察合台汗国初期,由于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政权较为稳固。察合台汗将整个封地的首府设在阿力麻里。这是按照蒙古国的国制,诸汗只驻扎在草原而不进入农业区和城市。农业区和城市由汗派能干的官员去治理。察合台派去治理河中和喀什噶尔等地的总督是兀笼格赤商人牙老洼赤。他因卓越的管理城市和农业区的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才能，受到成吉思汗、察合台以及历代蒙古大汗的器重，长期主持河中和天山南路的行政、赋税等。公元1238年，牙老洼赤奉调赴北京，其子马思忽惕继续受到重用，奉命治理别失八里、和阗、喀什噶尔、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费尔干。直到公元1298年去世为止。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又在中亚相继任职，其中小儿子于公元1303年担任喀什噶尔行政长官。牙老洼赤还有一个名叫萨法礼的孙女出生在和阗，说明这个家族曾长期居住在新疆。牙老洼赤父子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不少措施。针对当时蒙古统治者无节制地横征暴敛，牙老洼赤曾提出实行一种类似人头税（忽卜绰儿税）的赋税办法。即每人每年的赋税按他的财富和支付能力来规定，在缴纳完规定的税额外，不得再强征或另行摊派。按照这个办法，富人每年需缴纳10个第纳尔，如此按比例，穷人的赋税降到1个第纳尔。其收入用作签军、驿站和使臣的开销。[①] 这个办法既使政府能够有稳定的税收，又适当保护了农民、商人的利益。后来，蒙哥汗下令，这个办法不仅在察合台汗国而且在波斯等地实行。马思忽惕主持河中、喀什噶尔诸地时，积极鼓励农商，安抚百姓，提倡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宗教学府，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

察合台汗在位14年。成吉思汗曾任命他掌管帝国的札撒（蒙古法）。公元1219年蒙古大会时，成吉思汗用塔塔统阿（畏兀儿人）所创蒙文修纂了一部《札撒大典》（即《大札撒》），命在蒙古统治的所有地方推行。但札撒是以蒙古习惯法为依据的，许多内容与伊斯兰法和习惯格格不入，蒙古统治者并不顾及这些，反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民族。例如，关于宰牲，按穆斯林的习惯必须以断喉之法将血放尽方可食用，同时还要作速纳（诵念真主之名）。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下册，第61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但札撒条文却规定:"吃兽时,应缚住兽的四肢,割开肚子,在兽死以前将心脏束住,然后吃兽肉,如果像回教徒那样屠杀时,应将他屠杀掉。"[①] 这种规定必定损害穆斯林的利益而引起怨愤。志费尼说:"禁止按合法方式杀羊的札撒,他(指察合台)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分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②] 有些穆斯林学者因此而指责察合台是"一个专横的人,残忍且凶暴无礼,又是一个专干坏事的人。"[③] 但察合台毕竟只是一个札撒的执行者。

察合台于公元1241年死去,继位者是他的孙子哈喇旭烈兀(系长子木阿秃干之子)。这是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指定并由窝阔台大汗重申和执行的。但公元1246年贵由继任蒙古大汗后,认为察合台汗国的汗位不传儿子辈而传孙子辈是不合法的。他废除了哈喇旭烈兀的继承权,另立察合台之三子也速蒙哥为汗。也速蒙哥不理政事,耽于酒色,朝政由其妃代理。公元1252年蒙哥继承大汗之位时,又废黜也速蒙哥,重立哈喇旭烈兀为察合台汗国君主。窝阔台系宗王对大汗之位传入拖雷系心怀不满,乘机拉拢也速蒙哥等察合台系宗王进行反蒙哥汗的政变。事泄兵败之后,蒙哥汗处死了也速蒙哥等所有参加叛乱的宗王。哈喇旭烈兀复位数月以后死去,察合台汗国由其妻倭耳干纳可敦摄政。

公元1259年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展开争位斗争。阿里不哥居于漠北牧区,军队的给养向来靠汉地转运,忽必烈下令禁绝了粮道,迫使阿里不哥转而求助西北诸地。在西北方面,钦察汗国的别尔哥汗和西征阿拔斯的旭烈兀汗都站在忽必烈一

① 贝勒津:《成吉思汗的札撒》。见《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8辑。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1981年版。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32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木札尼:《亚洲包括印度穆斯林王朝通史》(英译本),第144页。

方，承认他的大汗地位；窝阔台系在蒙哥汗继位时受到打击，领地大部分并入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因母后摄政，也很虚弱。阿里不哥派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前往察合台领地任汗，命他一方面筹集兵马粮秣，另一方面阻止别尔哥与忽必烈对自己形成夹击之势。阿鲁忽到任后征得大量财物、牲畜和士兵，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便背弃阿里不哥，转而拥护忽必烈。阿里不哥大怒之下放弃哈喇和林亲自率军讨伐阿鲁忽。于是，战争转移到了天山南北。

公元1263年秋，阿鲁忽与阿里不哥的军队在普剌（今博乐）附近交战。阿鲁忽获胜，军队返回伊犁河畔后被遣散，不加设防。阿里不哥同党阿速台乘机突袭阿力麻里，阿鲁忽不能应战，仓促逃往和阗、喀什噶尔。阿里不哥遂驻冬于阿力麻里，终日宴饮不休，杀戮当地兵民，大肆劫掠。同年四月，两军又交战于浑八升（库木巴什，西北距阿克苏90里），阿鲁忽兵败退走撒马尔罕。①

阿里不哥占领阿力麻里和南疆诸城后，屠杀无辜军民，纵掠无度，令部下寒心，纷纷叛离。这时，漠北已被忽必烈占据，阿里不哥军中缺粮，上下离心，又闻阿鲁忽欲乘危来攻，终于陷入绝境，于公元1264年向忽必烈投降。

阿鲁忽巩固了察合台汗国的地位后，又与别尔哥兵戈相见，将其逐出河中地区。别尔哥为了钳制阿鲁忽，竭力扶植窝阔台系后王海都，并许以战胜阿鲁忽之后承认海都为察合台汗国之主。海都是窝阔台的嫡孙，曾参与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的叛乱。由于得到别尔哥的人力财力支援，海都很快壮大起来。在察合台汗国，阿鲁忽死后，忽必烈册封察合台后王木八剌沙与八剌共掌国事。八剌倚势废除木八剌沙自立为汗，与元朝对抗。他将元朝的势力从和阗赶走，并在该地大肆抢劫，获得无数财宝，实力大增，遂与海都和钦察汗国在中亚展开争夺。忽章河畔双方一场会战，八剌兵败，

① 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册，第29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退向河中地区。为了补充军队,八剌准备抢劫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在城市贵族、长老和居民的再三请求下,八剌同意让步,但居民每户必须交纳足够的金银财物。八剌命工匠日夜赶制兵器,征募兵马,打算与海都再作一次较量。

八剌在河中的掠夺和备战行动引起海都不安,他以"约和"为名,派出急使邀请八剌共同召开一次忽里勒台大会,以划定彼此的利益范围。公元 1269 年,西北三藩诸王盟会于塔剌思,举海都为盟主。会上对八剌掠夺城市和农村的行为作出了某种限制,三方约定:今后将永远居住在山区和草原,将不进入城市,也不在耕地上放牧牲畜,不对农民提出非份之求。[①] 作为补偿,诸王同意第二年春,八剌可以越过阿姆河去夺取伊尔汗阿八哈的土地。这次大会实际上形成了以海都为首的西北游牧贵族集团反对元朝的联盟。

八剌与伊尔汗国的战争以惨败告终。不久,八剌病死,海都立八剌之子都哇为察合台汗国的汗。都哇又与海都结成死党继续对抗元朝。

海都、都哇与元朝激烈争夺的地区之一别失八里,即畏兀儿亦都护属国,为元朝辖地。在海都、都哇之军不断的袭击下,亦都护被迫从别失八里迁回哈剌火州。公元 1275 年,都哇以 12 万军队围攻哈剌火州,围城六个月后,亦都护献出自己的女儿才解城围。不久,都哇再次围攻哈剌火州,亦都护放弃都城迁往甘肃境内的永昌遥领畏兀儿地,畏兀儿国实际并入了察合台汗国的版图。此后,海都、都哇又多次在天山北部和漠北与元军展开大战,直到公元 1302 年海都战死,都哇及海都之子察八儿降元,这场持续 30 多年的叛乱战争才告平息。

---

①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 19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持续、剧烈的叛乱战争和掠夺，使天山南北的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出现了普遍的衰退。阿里不哥进驻伊犁后，大肆屠杀抢劫，毫不体恤民情，结果第二年（公元1264年）春，阿力麻里发生大饥荒，阿里不哥仍命士兵以小麦代替饲料喂马，居民多有饿死。[①] 阿鲁忽、八剌都曾驻军于和阗、喀什噶尔，大行掠夺、搜刮，对该地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以至几十年时间无力恢复。据公元13世纪70年代的旅行家见闻，从和阗到喀什噶尔的路上是一片荒凉，本来只有一周的路程，实际却走了6个多月，喀什噶尔已是一片废墟。他们本人也几乎遭抢劫、被俘虏。[②] 另一位穆斯林作者也证实说："和阗当初是一处尽人皆知的城市，现在只有一小块地方还保持着原来的光辉。"他还说："长期以来叶尔羌是个富饶的大城，但是后来逐渐衰落，最后几近野兽出没之地。"这种状况与战乱前马可·波罗对这些城市的描述形成鲜明对照。

吐鲁番地区也是遭受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元史》记载："海都……之乱，畏兀儿之民遭乱解散，于是有旨命亦都护收而抚之，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还其部。"[③]

蒙古军事游牧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还不惜将大片耕地、果园、菜园甚至整座城市、农庄辟为牧场。鲁布鲁克和中国旅行家常德途经七河和楚河一带时，就曾看到许多城镇变成废墟，用作牧场，居民也已转事放牧或逃亡。诸王叛乱时，蒙古军所到之处，再好的田园也无例外地成了牧场。公元14世纪前半叶的一位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衰败景象：由于战乱，突厥斯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里的居民住宅除了被风吹散的遗迹和残墙断壁外，再无

① 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第二卷，第30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马尔·牙巴拉合三世和拉班·扫马史》（俄译本），第67页。

③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

他物。当人们望见远处有座建造坚固并呈一片绿色的村庄时感到高兴,认为那儿或许有居民。但当他们到了那里时,面前的情景都是,房屋依然存在,屋内空无一人,仅有几个不开荒种田的游牧人住在那儿。先前远处望到的那片绿色,却是杂草丛生之地。这一切像是上帝给筹办的一样。因为这里所长之物无人播种,无人栽培"。[①] 存活下来的农民也已转而放牧去了。很明显,辟农田为牧地这一游牧习性对于城乡经济所造成的危害,较之战争、掠夺的破坏性更为持久、深远。

由于战乱、割据,通往西亚和中原的商路被阻断,帝国统一时期兴建的驿站及保护商人、商货等措施俱已废弛,商业贸易趋于衰落。

阿里不哥和海都、都哇之乱,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和地盘,但也反映了蒙古统治上层进入各文明国度后采取的两种不同做法。一种倾向于以建立强大汗权下的巩固的中央集权国家为目标。因此愿意接受较高的文明,转入定居,保护农业和城市文化,重视商业贸易,拉拢和使用被征服民族的封建上层和知识分子,并通过固定农民和市民的税赋来保障政府有持续稳定的税收。忽必烈和伊尔汗国统治者即是这种倾向的代表。

另一种是保守的倾向,坚持游牧生活,拥护无限制地剥削农民和市民,对于被征服民族施以重税压榨和军事掠夺,而不顾由此引起农业衰退和城市消失的严重后果。叛乱的蒙古宗王即代表了这种倾向。

围绕定居和游牧,在西北蒙古游牧贵族内部展开了斗争。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中亚及新疆南部农业地区已形成的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后一种倾向从游牧贵族的利益出发,由对定居的仇

① 乌马里:《眼历诸国记》。引自《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 32、33 辑,第 100 页。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1984 年版。

视，演变为对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传统的仇视，主要表现为远避定居区和对这些地区的无情掠夺；前一种倾向的拥护者采取了接近或自愿接受伊斯兰文化，有的蒙古宗王则率先信仰了伊斯兰教。显然，这种倾向代表了中亚蒙古人与当地伊斯兰文化环境相适应这一发展趋势。

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西北蒙古宗王是钦察汗国的别尔哥汗。据鲁布鲁克说：早在拔都生前（公元 1253 年）别尔哥就已经是伊斯兰教徒了，在他的斡耳朵（宫帐）中禁食猪肉，他的每一位妻子和艾米尔（将领）都有一个依玛目和木阿津，并有教儿童读《古兰经》的学校；但同时也保持着一些与伊斯兰教格格不入的老习惯。[①] 别尔哥很受穆斯林的尊敬和拥护，在聚礼和宗教节日诵念呼图白时用他的名字。然而他皈依伊斯兰教在同族宗王中引起了敌视，他的侄子撒尔塔（拔都之子）即钦察汗位时，拒绝与他见面，理由是宗教信仰不同。撒尔塔信奉基督教。

在察合台后裔中，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是木八剌沙。这一名字的波斯语意为“光荣的君主”。穆斯林作者称他“是一个善良的木速鲁蛮国王，性情温和，并且刚毅果断。他经常阻止蒙古人的不义和压迫行为”。此外，从木八剌沙把即位仪式选择在河中主要文化区之一的安哥兰这一点说明，察合台后王中已经有了把统治中心迁往农业区的愿望。

八剌也是伊斯兰教徒。不过，他是在入侵伊尔汗国失败返回布哈拉后，患了严重的瘫痪病，部众又纷纷叛离，失望中转向了伊斯兰教，于公元 1270 年冬在塔什干举行入教仪式，并接受了苏丹黑牙思丁的教名。同年死去。

中亚的伊斯兰文化，尤其是城乡经济创造的巨大财富对蒙古

①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品浦译、周良霄注），第 1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贵族具有吸引力,促使其转变传统观念。别尔哥、木八剌沙等皈依伊斯兰教在其部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中亚蒙古人逐渐信仰伊斯兰教具有推动作用。

战乱之后,都哇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承认元朝为宗主国,察合台汗国再度强大起来。这时,境内政治相对稳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了相当恢复。因此,一部分蒙古贵族希望定居和接受伊斯兰文化的愿望愈加强烈。这必然与传统的守旧势力发生冲突,终于导致察合台汗国永久地分裂为两个国家。其西部兀鲁思(领地),即以河中为主的中亚地区形成一个独立政权;东部以阿力麻里为中心形成另一个政权。西部以农业经济为主,东部以畜牧业为主,这是导致分裂的经济基础。西部的察合台蒙古人转入了定居,并接受伊斯兰教,东部成为守旧的游牧贵族的乐园,继续在草原和山区过游牧生活。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发生在怯伯汗在位时期。

怯伯是都哇之子。他于公元 1309 年杀死非都哇后嗣而谋得汗位的宗王塔里忽,将汗位让给了其兄也先卜花。这一年,元朝军队从哈喇火州袭击察合台领地,也先卜花和怯伯分别从喀什噶尔和阿力麻里出发迎击。也先卜花在途中破坏了一切,以为这样做,一旦失败敌人将一无所获。怯伯则相反,他尽量不破坏所经过的地区,以便在胜利后,人民在自己正义的感召下比较容易站到自己方面来;如果失败,也将使自己的军队易于撤退。也先卜花遭到失败,怯伯也不得不撤兵。在返回的路上,也先卜花的军队忍饥挨饿,甚至不得不宰杀自己的马匹;而怯伯的军队却处处找到了一切必需品。而后怯伯受到中亚蒙古上层和民众的支持,于公元 1318 年在河中重新登上汗位。也先卜花则得到东部游牧贵族的拥护,邀请他到东部草原任汗。

怯伯并不是伊斯兰教徒,但穆斯林甚为拥戴,说他"执法公正,

为受害人伸冤，优待和敬重穆斯林”。[①] 他在位期间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将汗廷迁往河中的卡什卡河谷，在河谷纳赫沙普附近兴建了第一座蒙古人的宫廷——卡什卡城。[②] 同时，他还鼓励发展农业，把全国按照波斯的例子分成小的行政和纳税区，并推行货币制度。这些迹象表明，怯伯已决心转入定居，以适应河中地区的农业环境。

怯伯死于公元 1327 年。之后，河中相继有燕只台吉和笃来帖木儿的短暂统治。公元 1331 年，怯伯的兄弟答儿麻失里继位。

答儿麻失里是个虔信伊斯兰教的河中蒙古汗。据见到过他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汗在严冬季节亲自参加“集体举行的晌礼、宵礼从不间断”，慷慨好施，乐意帮助穆斯林。他在蒙古人中坚定不移地推行伊斯兰教。穆斯林作者阿布勒·哈齐指出：“这位宗王变成了木速鲁蛮，整个河中兀鲁思都追随他的榜样，接受了伊斯兰教。我们上面讲过，八剌汗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他死后，所有那些在他统治时成为木速鲁蛮的人，都回过头来奉行原来的信仰，而所有和答儿麻失里一起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人，却始终对他们的信仰保持坚定。”[③] 答儿麻失里的教名是“剌希马忽剌黑”。他在位期间，对蒙古的习俗实行了变革，不再恪守成吉思汗的札撒。他废止了诸王、贵族对汗的监督权和按照惯例可汗必须到东部牧区巡视的做法，力图以伊斯兰法律为依据统治他的国家。同时，他还特别重视与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鼓励进行贸易。因此，他统治时期，河中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贸易与交往十分活跃。

---

①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第 30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 20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③ 《阿布勒·哈齐·巴哈图尔汗的蒙古人和鞑靼人史》（戴桑美法译本），第二卷，第 159 页。

这些做法引起河中部分宗王和东部游牧贵族的激烈反对。于是,公元1334年,宗王不赞联合守旧派诸贵族突然发动政变,将答儿麻失里杀死。刚刚得到稳定的河中局势又被破坏,内讧和动乱延续了10年。

二 东察合台汗国的建立

公元14世纪上半期,察合台后王在争权夺利的内讧中权力和地位大大削弱,而与此同时,地方诸侯却不断强大起来。这些地方诸侯是早年跟随成吉思汗西征陆续迁居到中亚和新疆南部一带的蒙古及其他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如新疆的朵豁剌惕部、杜赫吐依部、楚剌思部等,河中的巴鲁剌思、札剌伊尔、撒勒都思诸部。这些部落较早地转入了定居,与当地居民互相融合,逐步突厥化、伊斯兰化。汗权削弱的时候,这些部落的首领——艾米尔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并在早期分封的领地上形成一个个割据势力,与察合台后王分庭抗礼。公元1346年,巴鲁剌思部艾米尔哈札罕打败察合台后王苏丹合赞汗,实际控制了河中政权。此后,察合台后王被当作傀儡扶上台,又一个个被废杀。其他部族也纷纷从察合台后裔中选择自己的代理人,以便控制住地盘。于是出现了"部落之王"的割据时代。这表明,察合台后王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已经没落。

苏丹合赞汗是察合台汗国最后一个公认的可汗。他死后,西部即河中察合台政权为出身于巴鲁剌思部著名的征服者帖木儿所取代,他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察合台后裔的一个支系则在这时候,在东部兀鲁思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由于这个政权较多地保留了蒙古游牧国家的传统特征,并重新确立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最高权威,因此,被认为是察合台汗国在东部兀鲁思统治的延续,人

们称这个政权为“东察合台汗国”。

东察合台汗国主要包括下述三个地方：

一是从天山以北到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境内有伊犁河、楚河、额敏河、额尔齐斯河和伊塞克湖流域以及准噶尔盆地等广阔的山地和草原牧区。穆斯林文献常将这块地区称为“蒙兀儿斯坦”(在广义上，有时也包括察合台蒙兀儿人统治下的其他地区)，也有的文献称之为“察台”。蒙兀儿斯坦是整个东部兀鲁思的主体部分，即本土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汗的府邸即在阿力麻里。

二是畏兀儿地，即原高昌回鹘国属地，包括吐鲁番盆地和焉耆、库车地区。

三是塔里木盆地周缘的绿洲诸城，也就是穆斯林史料文献所称之“阿尔蒂沙尔”——六城地区。这些城市是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英吉沙、乌什和阿克苏。如果加上巴楚，便成了“哲德沙尔”——七城。阿尔蒂沙尔和费尔干地区连成一片，又称为“曼忒赖·苏雅”，意为“向阳之地”。

察合台后王及其所领蒙兀儿诸部主要活动在蒙兀儿斯坦，仍然恪守蒙古的传统习惯在山区草原上放牧，不进入农耕地区和城市，只满足于向这些地方征收税赋。天山南部农业地区实际是由朵豁剌惕等蒙兀儿氏族进行统治。

东察合台汗国的奠基者是著名的秃黑鲁·帖木儿汗。他是成吉思汗第七代子孙，都哇汗的孙子，出生于伊斯兰教历 730 年(公元 1329 年—1330 年)。关于他的父亲，史说不一。《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他的父亲是也先卜花，但也先卜花在公元 1329 年之前早已死去，因此，这个说法恐系作者根据家族传说杜撰而出，目的可能是为了抬高秃黑鲁·帖木儿的身价。其他穆斯林史料，如谢里甫丁·耶思德的《帖木儿武功记》、阿布勒·哈齐的《突厥世系》、宏达米儿的《突厥斯坦和河中

蒙古汗史》等都指出秃黑鲁·帖木儿的父亲是都哇汗的另一个儿子亦米火者。[①] 根据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叙述,秃黑鲁·帖木儿的生母蒙力克并不是正妻,正妻是撒的迷失可敦。她因不能生育,于是乘丈夫出征的机会,将已有身孕的蒙力克擅自许配给杜赫吐依(都合台)部的艾米尔都合台·失勒瓦勒。这种做法是按照蒙古的习俗,正妻有权支配她所不喜欢的其他妻妾。因此,秃黑鲁·帖木儿实际是出生成长在这个艾米尔家中。

当河中诸部纷纷从察合台后裔中选立傀儡汗的时候,世居阿克苏的朵豁剌惕部艾米尔播鲁只也积极地在东部领地寻找合适的人选。他了解到了秃黑鲁·帖木儿的身世并打听到他的下落,于是派人长途拔涉,从斡亦剌惕人的居地(额尔齐斯河以北)把他带回阿克苏。时年秃黑鲁·帖木儿仅16岁。在阿克苏期间,他接受伊斯兰教传教士的宣传,秘密地接受了伊斯兰教。两年之后(公元1347年),他年满18岁,被正式扶上了汗位,仍然设都帐于阿力麻里。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由此开始。

朵豁剌惕部是天山南部最重要的蒙兀儿氏族。据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朵豁剌惕属于蒙古一支血统高贵的氏族,原是察合台本人属下的一个小部落,地位并不显赫。察合台汗临终时,把"曼尕赖·苏雅"这片领地封赐给了这个氏族的首领乌尔土布,让他的氏族做整个地区的世袭首领。作者还称,在成吉思汗时代,乌尔土布曾得到成吉思汗恩赐给的七项特权:1. 可以用鼓。2. 可以用旗。3. 他的两个随从可以佩纛。4. 他在汗的会议上可以佩箭壶。5. 与汗狩猎的某些特权。6. 他是统辖所有蒙兀儿的艾米尔,在敕令中,他的名字前冠以"蒙兀儿兀鲁思之首"的称号。7. 在汗的面前,其他艾米尔的座位比他距离汗座要远一箭之地。到播鲁只时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153页和注①。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代，因拥立秃黑鲁·帖木儿汗有功，该部又被汗赏赐给两项特权：1. 他有权不奏请汗而任免和硕的艾米尔（千夫长）。2. 准许播鲁只及其后代犯九罪而不鞫讯，犯第十次罪时，按照蒙古贵族的仪式进行审讯和处刑。[①] 后两项特权进一步加强了朵豁剌惕家族在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治地位。在东察合台汗国，朵豁剌惕家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实际上控制着天山南路各城的政权，除阿克苏的播鲁只外，喀什噶尔的艾米尔是图列克，和阗的艾米尔是苫思丁。图列克是播鲁只的兄长，在播鲁只之前，他是诸艾米尔之首，并且在氏族中最早皈依了伊斯兰教。汗国以后的政治命运，以至于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推广，都与朵豁剌惕氏族成员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东察合台汗国的建立是中亚地区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从海都、都哇之乱到察合台汗国分裂后的百年间，是新疆和中亚形势极为动荡的年代。这时期，元朝的统治逐渐衰落，最后为农民大起义所推翻，朱元璋于公元 1368 年建立了明朝。中原新、旧王朝的更替，使中央政府完全失去了对边陲事务的控制，而任凭那些地方藩王暴兴暴衰。经过较长时期的动乱和兼并战争，这个地区又出现了一些强有力的军事统治者，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封建集权国家。帖木儿帝国和东察合台汗国的建立即反映了这个历史趋势。由于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边疆的控制，中原的政治、文化影响随之减弱；相反，中亚、波斯、印度等地的影响得到加强。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在新疆各民族中获得了发展。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 228～230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第二章 东察合台汗国的兴衰

一 秃黑鲁·帖木儿汗西征

东察合台汗国在有些国外史料中又称之为“蒙兀儿斯坦汗国”或“察台(者台)汗国”。我国明史称“别失八里”,后又称“亦力把里”。《明史》载:“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南接于阗,北连瓦剌,西抵撒马尔罕,东抵火州,东南距嘉峪关三千七百里。”①

东察合台汗国从秃黑鲁·帖木儿于公元1347年即汗位开始,延续到公元1514年苏丹赛德汗建立叶尔羌汗朝为止,共历时167年,先后有13位察合台后裔任汗。

分化为东、西两支的中亚察合台蒙古人,西部即河中地区的蒙古人称自己为“察合台人”;东部蒙古人自称为“蒙兀儿人”,游牧领地称“蒙兀儿斯坦”。察合台后王是蒙兀儿人的最高统治者,享有世袭汗位的特权,在位的最高统治者称为“蒙兀儿汗”。蒙兀儿人是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部族。

东察合台汗国保持着游牧政权的特性,可汗是最高权力的代

① 《明史·别失八里传》,卷三三二。

表，但更具有象征意义，实际由各封建领主割据政权即“地面”实行自治。这些“地面”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维吾尔地区，封建领主多是蒙古统治时代的部落贵族。他们与察合台后裔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上附属于汗，经济上有向汗政权纳税赋贡等义务，必要时要随汗出征。汗政权与封建领主政权维持一种较松散的隶属关系。这种体制决定了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极不稳定。一方面汗室成员为谋取汗位而发生频繁的政变、夺位斗争，汗权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削弱；另一方面，各封建领主之间、封建领主与蒙兀儿汗之间也存着尖锐的利害冲突，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汗国内部长期处于动荡、分裂的局面中。

东察合台汗国在西面，受到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的威胁，蒙兀儿人几乎屡为所败。在北面是新兴起的另一支蒙古部族瓦剌部，即所谓卡尔梅克人。元亡之后，瓦剌部势力渐强，越过阿尔泰山向西、南发展，与蒙兀儿斯坦相接，到公元 15 世纪初，瓦剌部已成为雄踞西北的一支强大部族，蒙兀儿人与瓦剌人经常处于交战状态。汗国的东面是明朝，蒙兀儿汗名义上承认明朝的宗主地位，各地面也向明朝称臣输贡，但明朝的统治实际上只能达到哈密地区。此外，这时期，由钦察草原逐渐南下的月即别（即乌兹别克）人和在公元 15 世纪后半期形成的哈萨克部落联盟，也都成为蒙兀儿人的劲敌。后来，由于这些外部势力的打击和排挤，蒙兀儿人的势力急剧衰落，人口迅速减少，蒙兀儿斯坦领地也几乎衰失殆尽。

汗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天山北部，但经历了几次变化。在帖木儿几次进攻蒙兀儿斯坦的战争中，阿力麻里城终被遗弃，化为废墟，黑的儿火者汗建牙帐于别失八里，歪思汗在位时，因受到瓦剌部的排挤，又迁都于亦力把里（今伊宁县境内）。汗国后期，吐鲁番、别失八里、达失干（塔什干）等都曾是蒙兀儿汗的驻扎之所。

秃黑鲁·帖木儿被朵豁剌惕家族扶上汗位后，开始只是名义上的汗，实权操纵在播鲁只手里。但秃黑鲁·帖木儿汗是个年轻有为

的君主,具有雄才大略,勇谋兼备,不甘心于受人摆布。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住朵豁剌惕氏族,他对播鲁只等拥立有功者委以重任,封播鲁只为兀鲁思别乞(众艾米尔之首)和宰相之职,又许给该部首领许多特权,并让他们继续掌握天山南路的政权。同时,他又公开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利用汗的权威胁迫属下王公和蒙兀儿士兵集体入教(这一问题在后面的章节详述),通过此举,排除了反对自己的势力,使部下宣誓效忠于新君主,汗的权威大大提高。播鲁只不久死去,秃黑鲁·帖木儿汗抓住机会,挫败了艾米尔怯马鲁丁企图继承兀鲁思别乞职位以便控制政权的阴谋,而让年仅7岁的播鲁只幼子忽歹达袭承其父的职位,从而摆脱了朵豁剌惕家族的控制。

巩固政权之后,秃黑鲁·帖木儿汗开始整饬内务,征集军队,决心西征马维阑纳儿(即河中),重新统一察合台兀鲁思。这是因为,按照蒙古帝国的继承法,秃黑鲁·帖木儿应是整个察合台兀鲁思的可汗。这时,操纵马维阑纳儿政权的巴鲁剌思部艾米尔已先后废立了8个察合台后王,引起其他部落贵族的不满。撒勒都思、札剌伊儿诸部首领联合巴鲁剌思部分贵族起兵攻击当权者,于是衅乱四起,河中"陷于分崩离析、紊乱不堪"的局面。[①] 伊斯兰教历761年勒必拉费勒月(公元1360年3月),秃黑鲁·帖木儿汗率军从阿力麻里出发第一次西征河中。当西征军到达忽章河(锡尔河)附近时,札剌伊尔部艾米尔拜牙即等率部降附,两军合兵向渴石进发。巴鲁剌思部艾米尔哈吉调集军队从渴石出发迎战。两军交锋前,哈吉便看到寡不敌众,退向了呼罗珊。河中大部分艾米尔也不战而降,秃黑鲁·帖木儿汗很快占领了河中全境。这时,帖木儿也主动向西征军表示了归顺之意。帖木儿出身于巴鲁剌思贵族世家,

① 歇里甫丁·阿里:《帖木儿武功记》,转引自《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166页。

为渴石地区的世袭首领，当时年仅25岁，充满了冒险精神。后来，他在对锡斯坦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右腿负了重伤，成了跛子，因此有了“帖木儿·兰格”（跛子帖木儿）的绰号。

秃黑鲁·帖木儿汗任命帖木儿为渴石及其属地的达鲁花赤（监治官），在征服的各城区设置了行政长官和监治官。这时，阿力麻里发生了贵族的叛乱，秃黑鲁·帖木儿汗遂率部返回东部去了。河中又重新为巴鲁剌思部艾米尔所控制。

第二年4月，秃黑鲁·帖木儿汗第二次举兵西征。到达忽毡时，札剌伊尔、撒勒都思诸部首领重又投效，表示臣服。巴鲁剌思的哈吉也前来降服，河中诸部慑于西征军的威势，纷纷表示归附。秃黑鲁·帖木儿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所有抵抗他的军队，并乘胜追击直达昏都思至兴都库什山。在这里度过了春、夏两季，然后返军至撒马尔罕。这时，整个察合台汗国的版图重又回到他的政权之下。“他把所征服地方的政权交给他的儿子也里牙思火者·乌黑阐，并从察台（即蒙兀儿）军中拨给一部分异密（艾米尔）和士兵，亲自为他任命一个别吉克统率，然后将治理河中的重任托给异密帖木儿，命其遵照幼主之命以行。后来秃黑鲁·帖木儿汗确知异密帖木儿才华过人，于是就把全部政事交给他掌管，自己回首府去了。”①

两次西征，确立了东察合台汗国在中亚诸国的地位，重新树立了察合台后王的最高权威，同时也沉重打击了河中割据势力，为后来帖木儿在中亚建立统一的政权铺平了道路。

公元1362年～1363年秃黑鲁·帖木儿汗在阿力麻里病逝，年仅34岁。据说，王妃碧蒂帕丽可敦请伊拉克和撒马尔罕工匠为秃黑鲁·帖木儿汗建造了一座华丽的陵墓，年代为伊斯兰教历766年

① 歇里甫丁·阿里：《帖木儿武功记》，转引自《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177页。

(公元1365年)。陵墓位于阿力麻里古城址东北端,即现在伊犁霍城县东北15公里的"麻札村"。这是一座阿拉伯风格的陵墓建筑,以紫、白、兰彩色釉砖装饰,高14米,宽约10米。陵墓内有大小两个墓冢,小的据说是碧蒂帕丽王后之墓。麻札正面墙壁两侧有阿拉伯文书写的铭文,右侧为:"这里是伟大的可汗、伟业和恩典的海洋、伊斯兰教的堡垒、神佑胜利的善良人的光荣和骄傲、紧跟四大哈里发、尊重学者、博得敬仰的穆罕默德·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墓。"左侧为:"献给可汗……宽恕原宥罪人的地方、我们时代的皇后、我们毕丽克西[①]、聪慧贤德、世上妇女无与伦比,秃黑鲁·帖木儿之妻碧蒂帕丽可敦荣耀永存,愿她长寿、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懿德永存!"上方还刻有"此陵墓系—沙尔巴夫所建"的字样。[②] 这座陵墓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虽饱经风雨侵蚀,但建筑主体和外观基本完好,来此参观、朝拜的人历年不绝,是新疆保存较完好的元代伊斯兰古建筑。

二 怯马鲁丁的反叛和帖木儿东征

秃黑鲁·帖木儿汗死后,也里牙思火者继承了汗位,但西部和东部相继发生了诸艾米尔的反叛。帖木儿首先在河中起兵反其幼主也里牙思火者,双方在细浑河(即锡尔河)石岸展开一场大战,史称"泥沼之战"。[③] 也里牙思火者汗大获全胜,进而率军围攻撒马

① 相传毕丽克西是阿拉伯圣人苏来曼之妻。

② 夏米大毛拉:《东突厥斯坦史》(手抄本,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收藏),第一集。另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301页;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

③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19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尔罕。但军内开始流行瘟疫，兵马死亡严重，也里牙思火者汗遂放弃进攻返回了阿力麻里。帖木儿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新振作起来，兼并了各路诸候，成为河中真正的主人。公元 1370 年，他废除了察合台后王世袭汗位的权力，在撒马尔罕登基，自称苏丹，创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帖木儿王朝。

在东部，由于秃黑鲁·帖木儿汗在播鲁只死后坚持让其幼子忽歹达继承兀鲁思别乞之职，而没有理会播鲁只的胞弟怯马鲁丁要求袭位的请求，怯马鲁丁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怯马鲁丁性格暴戾，野心勃勃。秃黑鲁·帖木儿汗去世后，他便公开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当也里牙思火者返回阿力麻里时，他乘幼汗午睡之际袭杀了他，随即对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宗嗣满门抄斩，一天内便屠杀了汗的 18 个儿子。[①] 当时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被忽歹达的母亲隐藏了起来，又辗转送到喀什噶尔与巴达哈伤之间的山里，避开了怯马鲁丁的追杀。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继承了汗位的黑的儿火者。

怯马鲁丁发动政变夺取了最高权力，并自僭汗号，但由于他并非汗族出身，因此被认为是"僭位者"。东部兀鲁思的大多数贵族拒不承认他的地位，拥兵对抗，就连帖木儿也称他不过是"察台的统帅和野心家"。[②] 帖木儿以此为借口从公元 1370 年～1377 年连续五次对怯马鲁丁兴兵讨伐，兵锋及于整个蒙兀儿斯坦以及察力失、库车、乌什、喀什噶尔等地。怯马鲁丁每次败阵都得以侥幸逃脱。其中第三次征讨，帖木儿率军一直追击到喀什噶尔附近，残破了沿途的城镇，俘获了怯马鲁丁大批人马和妻子、女儿，并将这个女儿纳为自己的妻室。在第四次追击中，帖木儿在阿忒八失山（位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 201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布莱胥乃德：《中国中古伊斯兰教介绍》（英译本），第 1013 条注释。

于伊塞克湖之南)中了怯马鲁丁的埋伏。当时帖木儿身边只有200 余人,而怯马鲁丁有 4000 人马,却未能抵挡住帖木儿的冲击,让他走脱。帖木儿重又集结军队与怯马鲁丁交战,将其打败,并乘胜追击。怯马鲁丁的坐骑中箭倒地,他本人身受数伤徒步逃跑,仅以身免。在最后一次讨伐中,帖木儿在伊塞克湖附近又将怯马鲁丁打败,亲自率军追击。怯马鲁丁疲于奔命,极度恐慌。最后患了水肿病,非常虚弱,无力跨马握缰,被部下藏到额尔齐斯河附近的密林深处不久便死去。帖木儿闻知后,也停止了对蒙兀儿斯坦的军事征伐。

帖木儿的每次征讨,都对沿途经过的地方进行无情地掠夺和摧毁,使东察合台汗国遭到巨大的破坏和蹂躏。其间,乌什、察力失和天山北部的大部份城镇都化为废墟,农业和牧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蒙兀儿人的军事力量也被大大削弱。东部兀鲁思的诸艾米尔慑于帖木儿的军事威力,不得不向他表示臣服。秃黑鲁·帖木儿汗在位时建立起的强大汗政权和强盛局面已不复存在,汗国陷于群龙无首的分裂局面,地位十分虚弱。

三 黑的儿火者汗迁都别失八里

怯马鲁丁在公元 1377 年帖木儿第五次征讨中丧命,"僭汗位"的时间约 13 年。这期间,他曾不断地派人打探黑的儿火者的行踪。忽歹达及其母亲为了保护这位东察合台汗国王位的唯一继承人,不得不将他东躲西藏,先从喀什噶尔转移到和阗的山里,以后又藏身于和阗以东撒里畏兀儿人的驻地。公元 1383 年(又一说为公元 1388 年)忽歹达将黑的儿火者从罗布泊一带接回阿力麻里,拥立为汗,恢复了察合台后裔对东部兀鲁思的统治。

黑的儿火者刚即位不久,帖木儿就亲率大军来攻。经过激战,

黑的儿火者战败，弃国远遁，帖木儿的军队残破各地，虏获无数羊、马、骆驼和居民之后返回了撒马尔罕。帖木儿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彻底摧毁了阿力麻里城，使这座曾一度是整个中亚地区重要政治中心的古城沦为废墟。黑的儿火者汗只好放弃阿力麻里，选择靠近吐鲁番的别失八里为汗国的新都。别失八里意为"五城"，属畏兀儿地，是西域的一处军事要地。蒙哥汗在公元 1251 年在该城设置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公元 1283 年元朝政府在该地置宣慰司，公元 1295 年又设都元帅府，均以别失八里对西域各地进行统治。黑的儿火者汗以别失八里为都，主要是为避开帖木儿的威胁。

战后不久，黑的儿火者汗与帖木儿和亲，以宗室女嫁给帖木儿为妻，公元 1397 年又将自己的女儿献给帖木儿，两国订立了和约，维持着脆弱的和平。表明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已屈从于帖木儿的强权政治。

黑的儿火者汗在位时，与明朝保持着联系，向中央政府称臣输贡。他即位不久就派出以千户哈马力丁、百户斡鲁撒为首的使节携带马及海青前往南京朝贡，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 1391 年)抵达京师，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热情接待，赏赐给黑的儿火者汗彩币等，其使者皆有赐。[①] 随后，朱元璋派主事宽彻等三人使西域回访。黑的儿火者汗因嫌回赐不厚而拘留了宽彻，其余二人放还。太祖又派使者携书信给黑的儿火者汗，晓以大义并告知国内情形，黑的儿火者遂放回了宽彻。此后，东察合台汗国与明朝政府使臣来往不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暂无外侵内乱之扰的情况下，东察合台汗国政权稳定，逐渐繁荣起来。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叙述说，黑的儿火者汗"即位的时候，由于怯马鲁丁篡窃神器，而异密帖木儿又咄咄逼人，国祚摇摇欲坠，这时重又强大和巩固起来。已废弃不用的旧制都已恢复

①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百一十。

起来,汗国的朝政以及贵族的藩务也都重新按部就班"。[①] 为了酬谢忽歹达的保护和拥戴之功,黑的儿火者汗除了重申以前给予朵豁剌惕部的九项特权之外,又补赐给忽歹达三项特权。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汗国"所有的敕令均由异密忽歹达盖印,不过汗的印玺应列于忽歹达印章之前"。[②] 这项特权表明忽歹达是东察合台汗国真正的掌权者,不经过他的首肯,蒙兀儿汗将无所作为。

黑的儿火者汗在位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以"圣战"为借口,武力吞并了吐鲁番,在该地区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此事件,我们在下面的章节加以叙述。

黑的儿火者汗于公元1399年进攻明朝治下的哈密诸地时,被明军打死。继位者是他的儿子沙米查干。这时,帖木儿已经完成对西亚各国的征服,势力达到顶点,正野心勃勃地梦想征服中国并使中国归向伊斯兰教。[③] 伊斯兰教历807年(公元1404年),帖木儿征集了80万军队,足够7年用的粮饷,准备假道蒙兀儿斯坦东侵明朝。东征军驻冬于乌浒河畔时,帖木儿派出信使命令蒙兀儿汗为这次征服行动筹备粮秣。消息传来,顿时引起东察合台汗国上下一片恐慌。据说,当时汗正与忽歹达把盏饮马奶,信使到来并说明来意后,汗惊得连杯盏都失手落地。帖木儿的"假道"无疑将给东察合台汗国带来毁灭性的劫难。然而,残冬未尽即传来帖木儿暴卒于讹答剌的消息。帖木儿死于伊斯兰教历807年8月18日(公元1405年2月28日),享年71岁,在位36年。于是东察合台汗国避免了这场浩劫。明史在记载这一事件时说:"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向,敕甘肃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2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3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总兵官宋晟徼备。"[①] 可见明朝对此已有应备。

帖木儿死后,诸子争位,各据一方,河中又陷入混乱。沙米查干于永乐五年(公元 1407 年)遣使明朝进贡并上书奏称:"撒马尔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想借明朝的力量恢复察合台后王对河中的主权,朱棣皇帝未予同意,派遣中官把泰、李达、鸿胪寺丞刘帖木儿等带书信回复说:"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次年,沙米查干死去。汗位由其弟马哈麻继承。

马哈麻汗继续奉明朝为其宗主。永乐帝在公元 1413 年 7 月指示甘肃总兵官李彬说:"别失八里王马哈麻敬事朝廷,遣使来贡,如至,可善待之。其市易者听自便。"[②] 公元 1412 年,明朝曾派中使李达、吏部郎陈诚等出使西域。陈诚撰有《西域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述了西域各地的风土人情,其中称:"别失八里,地名,沙漠间,今为马哈木(王)氏王子主之。马哈木(王)盖胡元之余裔,前世赐于此,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马哈麻是个著名的蒙兀儿汗,曾在蒙兀人中强迫推行伊斯兰教。他的统治延续到伊斯兰教历 818 年(公元 1416 年~1417 年)。其后,由沙米查干之子纳黑失只罕继承了汗位,明史载,永乐十四年(公元 1416 年)"别失八里王马哈麻侄纳黑失只罕遣使哈吉等贡马及方物,且告马哈麻卒,无子,遣中官李嘉、给中傅安等往祭马哈麻,仍以玺书命纳黑失只罕嗣为王,赐金织文绮、盔甲、弓刀,并赐其母彩币"。[③] 纳黑失只罕在位两年被杀。

①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②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八十九。
③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一百。

四 瓦剌的兴起和歪思汗西迁亦力把里

纳黑失只罕死后,汗位在失儿·马黑麻和歪思汗之间争夺。失儿·马黑麻是黑的儿火者汗第四子沙·加罕之子,歪思是第三子失儿·阿里之子。《明史》记载:"〔永乐十六年二月庚戌〕别失八里头目速哥、克剌满剌来朝,贡方物,具言其王纳黑失只罕为从弟歪思弒之而自立,徙其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王。"① 歪思汗没有得到握有大权的艾米尔忽歹达的拥戴,忽歹达支持失儿·马黑麻夺得了汗位。歪思汗屡战不胜,夺位失败,遂纠集一批追随者逃往罗卜·怯台的沙漠边缘干起劫掠勾当,后来,他向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帖木儿之孙,著名天文家)求援。兀鲁伯在公元1425年前后大举进攻蒙兀儿斯坦,失儿·马黑麻战败,不久去世,政权重新落入歪思汗手中。

歪思汗"徙其国西去"亦力把里(今伊宁市附近),原因是受到瓦剌人的排挤。

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有"斡亦剌惕"(元代)、"瓦剌"(明代)、"卫拉特"或"厄鲁特"(清代)等称谓。这些名称都是由蒙古语"Oyirad"一词的汉音异译。由于瓦剌部主要的活动范围在我国西北地区,所以又称西蒙古。

在公元13世纪以前,斡亦剌惕人是生活在贝加尔湖以西萨彦岭森林地带的狩猎部落。"斡亦剌惕"就有"林木中百姓"的意思。当年术赤征服"林木中百姓"的时候,斡亦剌惕部酋长率先降服,受到成吉思汗器重,其部贵族累世封官授爵,委以重任,并与皇室建有世代姻亲关系。在元代,斡亦剌惕人是一支活跃在蒙古统治舞

①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台上的氏族部落，社会关系也已进入早期封建制度。

元朝的统治瓦解后，蒙古可汗在漠北的势力大为削弱，而封建诸侯逐渐强大起来。公元 1399 年瓦剌部猛哥帖木儿王袭杀元裔额勒伯克汗，蒙古人众大半降之，瓦剌部开始称雄于西北。这时，瓦剌部的领地已西越阿尔泰山，扩展到额尔齐斯河上游，西南与蒙兀儿斯坦、吐鲁番、哈密相接，东南进入札布河与东蒙古（鞑靼）为邻，北边为乞儿吉思（柯尔克孜）部。这样，瓦剌部就直接与新疆的伊斯兰教政权发生了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有关这一时期突厥文和其他外文文献都不用该部的族称“瓦剌”而称之为“卡尔梅克”。“卡尔梅克”是突厥语词汇而非蒙古语，直译的意思是“留下”。但作为族称对此历来却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为“后面遗留下的蒙古人”；另一种解释为“已经离开向前走去的蒙古人”；还有一种解释为“叛教者”，意思是，突厥人与蒙古人原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萨满教），改奉佛教的蒙古人成了叛教者，而没有改奉佛教的人则不称为“卡尔梅克”。

正确的解释是著名东方学者威廉·巴托尔德对该词所作的定义：“卡尔梅克是蒙古族一支部落的突厥称谓，而他们自称瓦剌……，该词源自于动词‘卡尔玛克’（留下），意思是指留下来的瓦剌人，仍然是多神教的信仰者，以区别于那些又皈依了（‘追随了’，源自动词 дöНμek）伊斯兰教的东干人（俄语中对讲汉语的穆斯林的称呼。）”①

因此可以确定，“卡尔梅克”是公元 14 世纪末～公元 16 世纪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包括蒙兀儿人）和哈萨克人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对其北方异教徒邻族蒙古人的一种带有敌意成份的绰号。这种类似的绰号，在维吾尔民族逐步由佛教改信伊斯兰教

① 威廉·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俄文版），第五卷，第 538 页。莫斯科，1965 年版。

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当时那些依旧保留着佛教信仰的维吾尔人得到了一个“卡尔干拉尔”(“卡尔玛克”的动词变态形式)的浑名,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则称为“扬干拉尔”,即“返回正道的人”。

从瓦剌得名“卡尔梅克”一事不难说明,该部进入新疆之后就被信仰伊斯兰教的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视为自己的敌人,双方展开了长期不断的战争。这些战争除了争夺地盘和经济利益以外,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宗教的成见所引起。

公元15世纪前半期,瓦剌部在首领脱欢大石和也先大石的统治下,经济、军事实力发展很快,势力达到全盛并大举对外征服,把矛头直指中原。公元1449年,瓦剌兵分四路进犯明境。也先大石率主力在土木堡一役大败明军50万,生俘明英宗朱祁镇,并挟持英宗围逼北京,造成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而在此之前,瓦剌部在西北地区通过军事征伐,北服乞儿吉思;西征乌兹别克诸部,在锡尔河畔打败阿布海尔汗;南破哈密,掳走忠顺王,其势力已深入蒙兀儿斯坦境内。马哈麻汗在位时已深感瓦剌人的威胁,曾奏请明廷准备进攻瓦剌,但明朝政府劝阻之。歪思汗时,瓦剌人已占据准噶尔盆地以北,直接威胁别失八里,迫使歪思汗率部西迁,以避其兵锋,这时期,瓦剌部与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战事甚为频繁。

歪思汗共与瓦剌人打了61仗,几乎屡为所败,仅有一次获胜,并且两次被生俘。但是出于对宗教的热情,他禁止蒙兀儿人侵扰中亚的穆斯林,《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的作者说,歪思汗“对宗教非常热忱,而且英武过人。因他禁止蒙兀儿人攻击穆斯林,所以便用兵征讨喀耳木(卡尔梅克)人,虽然他屡遭挫败,但却

坚持与之为敌，决不愿意放弃圣战”。[①] 他对部下说：“你们也是穆斯林，为什么要进攻穆斯林抢劫他们的财物呢？你们要打仗就去打异教徒喀耳木人吧！”[②] 歪思汗第一次被俘时，也先大石出于对这个成吉思汗后裔的敬畏而将他释放；第二次被俘是在吐鲁番附近的一次战斗，也先大石提出只有他献出自己的妹妹才能赎身，歪思汗只好将其妹马黑秃木·哈尼木奉献给他。也先大石将哈尼木许配给了自己的儿子阿马桑赤·大石。歪思汗则以这桩婚姻强迫这个妹夫皈依了伊斯兰教，婚礼也按照伊斯兰教的仪式举行。后来，马黑秃木·哈尼木为阿马桑赤·大石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取名亦不剌金·奥额，次子取名也里牙思·奥额（“奥额”为蒙语“王子”之意）。两个王子长大后联合起来与阿马桑赤·大石抗争，于伊斯兰教历873年（公元1468年～1469年）逼迫阿马桑赤·大石率瓦剌本部西走蒙兀儿斯坦。这两位王子也遭到拒绝加入伊斯兰教的部分贵族的反对，于1504年前后带领约一万部众从吐鲁番退入甘肃一带。[③] 后来，这支信仰伊斯兰教的瓦剌人逐渐融合到甘肃、青海的回族中去，也可能有一部分人舍弃了伊斯兰教信仰，返回到瓦剌人的本部。

歪思汗在公元1428年与河中兀鲁伯的军队交战时，被自己手下的士兵用箭误射身亡。据记载说，歪思汗生活非常简朴，他在吐鲁番开凿了几条坎儿井以浇灌农田，并亲自耕种灌溉农作物，自给口粮；他穿的衣衫，也都是用自己猎获的野骆驼皮毛交给母亲编织成的。他在位时经常遣使者赴明朝进贡。

---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夫德史》，第一编，第24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夏米大毛拉：《东突厥斯坦史》（手秒本，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收藏）。

③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西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89～29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五 汗国的衰亡

歪思汗的死引起东察合台汗国的分裂,并且再也没有统一起来。蒙兀儿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拥戴他的长子羽奴思汗,占据着亦力把里以西的地区;另一部分拥护其次子也先不花。也先不花得到游牧贵族的支持继承了汗位。在也先不花汗的打击下,羽奴思在蒙兀儿斯坦无法存身,逃往撒马尔罕投靠了兀鲁伯。兀鲁伯将他囚禁,以后又送到哈烈交给其父沙哈鲁处置。从此羽奴思在中亚、西亚一带长期过着流亡生活。这时期,也先不花汗不断派兵袭掠费尔干、塔什干诸地,继位的帖木儿后王卜撒因深以为苦,便于公元1456年召回羽奴思,命他率部在蒙兀儿斯坦西部遏制也先不花的进攻。公元1462年也先不花死去,其子笃斯特·马黑麻继位。他是个荒淫残暴、无视伊斯兰法规的君主,在位6年被杀,他的年幼的儿子怯伯·乌黑阑继承了汗位。这时,蒙兀儿部落纷纷投效了羽奴思。不久,怯伯·乌黑阑在吐鲁番遇害,羽奴思控制了政权,取得公认的大汗地位。

但是,由于羽奴思年轻时曾长期生活在中亚、波斯等地,已习惯于城市生活,不愿留在草原,后来他不顾部下的反对,定居在赛兰,引起部众的叛离。他们回到草原,推举他的幼子阿黑麻为蒙兀儿汗。羽奴思汗实际只控制着塔什干——赛兰一小片领地,阿黑麻汗成为蒙兀儿斯坦的君主。

这段时间,东察合台汗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哈萨克、柯尔克孜以及瓦剌诸游牧部族相继进入蒙兀儿斯坦,占据了天山以北的大片地区。瓦剌人已占据了准噶尔盆地至阿尔泰山区,哈萨克人在楚河至伊犁河一带驻牧,柯尔克孜人则已进入天山地区。蒙兀儿诸汗实际控制的地盘已经越来越少。二是统治"曼

尕赖·苏雅"的朵豁剌惕部拥兵自立,与汗政权对抗。

忽歹达是长期控制东察合台汗国政权的强权人物。据说,他曾先后扶立了从黑的儿火者到失儿·马黑麻6位可汗,在汗国的权威无人可比。《明史》载云:"闻别失八里头目忽歹达事其主四世,国人信服,今能赞辅纳黑失只罕,亦赐玺书彩币嘉劳之。"① 永乐皇帝遣使杨忠等赐封歪思汗的时候,还提到对其"头目忽歹达等七十余人并有赐"。② 撒马尔罕国王沙哈鲁派往明朝的贡使也曾专程前去拜谒忽歹达并向他致敬,可见其影响之大。后来,由于他与歪思汗失和,转而支持河中帖木儿后王。当兀鲁伯在公元1425年进攻蒙兀儿斯坦时,他与兀鲁伯合兵攻打自己的汗,而后又用宗教的理由为其背叛行为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去麦加朝觐,因为蒙兀儿汗不允许他去朝觐。后来他死在麦地那。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和忽歹达活到97岁,供职70年。他死后,汗政权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柱,他的子孙后代也在南疆各自控制的地盘闹起了独立。当他还在位时,把统治喀什噶尔的权力交给了孙子赛亦德·阿里。据说,在赛亦德·阿里统治该地区24年的时间里,喀什噶尔地面非常繁荣。他于公元1457年去世,两个儿子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系《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作者的祖父,同名)和米儿咱·桑尼司分别统治着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公元1480年,米儿咱·桑尼司之子阿巴拜克尔夺取了政权,自称苏丹,公开宣布独立。

因此,到公元15世纪后半期,东察合台汗实际已被肢解得四分五裂。故《明史》记载西域地方时说:"各自割据,不相统属","地大者称国,小者止一地面。"

羽奴思汗在位时,与阿马桑赤·大石率领的瓦剌部在伊犁河畔发生了一场激战。这场战役损失惨重,有许多蒙兀儿艾米儿丧

①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一。

②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生,并迫使蒙兀儿诸部转移到突厥斯坦的细浑河畔驻牧。瓦剌部占据伊犁地区4年后又返回了准噶尔本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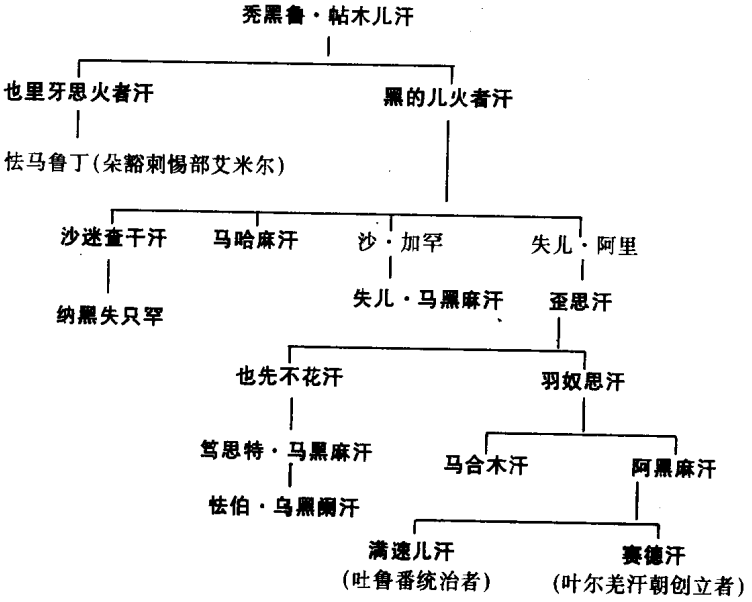
瓦剌部在公元1456年也先大石死后,内部混乱,又受东蒙古的夹击,顿趋衰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公元17世纪以后,才又以"准噶尔部"之名重新崛起于我国西北。

在这期间,瓦剌人与蒙兀儿诸汗的战争也渐居下风。阿黑麻汗曾数次以"圣战"之名对瓦剌用兵,连战连捷,斩获颇众,其中有两次战斗对瓦剌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瓦剌人非常畏惧他,称他为"阿剌札汗"(意为"嗜杀之汗")。[①] 后来,满速儿汗又几次进攻瓦剌人,也获得胜利,使他们长期未敢轻易进犯吐鲁番地区。

公元1487年羽奴思汗去世,长子马合木继续了大汗之位,称"长汗";阿黑麻称"幼汗",是吐鲁番的统治者。阿黑麻汗于公元1504年前后患中风病死去,马合木汗于公元1508年被乌兹别克人杀害。这时,蒙兀儿人分散在各地,群龙无首,领地也几乎被瓜分殆尽,只有阿黑麻汗的长子满速儿汗仍统治着吐鲁番一隅。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实际已不复存在。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3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世系表



第三章 东察合台汗国时期伊斯兰教的发展

一 境内宗教信仰状况

在东察合台汗国境内,多种宗教并存,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各地均有流传。基本格局是:在天山以南地区,其西部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东部是佛教地区,天山以北则是以信仰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和萨满教为主的诸游牧部落。

伊斯兰教自喀喇汗朝以来一直呈现发展势头。喀什噶尔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并沿塔里木盆地两缘,东南路传播到英吉沙、叶城、莎车、和阗、且末一带,东北路传播到阿图什、巴楚至阿克苏一带。

佛教是高昌回鹘王国主要流行的宗教。公地13世纪以后高昌佛教已日趋衰落,但在天山东端南北两麓,佛教仍然保持着优势。高昌和库车仍是该地区佛教的中心。这两个城市是古代西域著名的佛教胜地,具有悠久而灿烂的佛教文明。库车原属于高昌回鹘国辖境。高昌回鹘国与喀喇汗朝的分界线在库车与阿克苏之

间的喀喇玉尔衮一线。这条分界线也是伊斯兰教势力与佛教势力的分水岭。喀喇汗朝以来，库车悠久的佛教传统成为阻止伊斯兰教继续东传的有力屏障，使伊斯兰教长期未能越过库车一线。

景教在西北操突厥语的诸游牧部落中早有流传。公元 10 世纪以后，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和新疆南部取得优势，故迫使景教向东发展。这时期在天山以北和我国北方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景教繁盛的局面。乃蛮部、克烈部、汪古部等都有众多的景教信奉者。以至于当时欧洲基督教内盛传着我国西北游牧诸部有所谓“长老约翰”之说，而这个“长老约翰”很可能只是上述部落中信仰景教的酋长而已。[①] 此外，从敦煌发现的景教经典《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和有关景教的壁画、七河以及伊犁地区出土的大量景教徒墓石等考古发现，也都证实了景教在这些地区流行的盛况。

上述三种宗教势力曾长期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尤其是古代维吾尔族，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的地区，这对于民族的交流和发展、统一显然是不利的。到公元 13 世纪初，成吉思汗及其蒙古统治当局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不干涉宗教信仰的立场，使这种局面得以打破。各种宗教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传播，并得到统治当局的保护。因此，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等在新疆境内竞相传播，出现了多种宗教繁荣共存的局面。

这种状况，在当时来往于东、西方交通商道的中外旅行家们的游记、书信等文献中都有所反映。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公元 1271 年沿“丝绸之路”南道东行，路经喀什噶尔诸城和哈密等地，就曾目睹了该地多宗教并存的现象。他记载道：

喀什噶尔“居民信奉回教。……居民除回教徒外，还有一些聂

①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第 40 页和 245 页注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徒,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在自己的教堂做礼拜"。

叶尔羌"居民一部分信仰基督教,一部分信仰回教"。

莎车"居民大部分是回教徒,一小部分是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徒,向大汗称臣纳贡。"

和阗"……在大汗的版图之内,人民信奉回教"。

哈密"位于唐古忒省内,隶属大汗的版图。……居民都是佛教徒,操他们自己的方言"。

罗卜镇"位于东北方,罗布沙漠的入口处,它属于大汗的版图,居民信奉回教"。

钦赤塔拉斯(今哈密地区之沁城)"居民有三种教派,少数居民奉行聂斯托里派的教义信仰基督,第二种是回教徒,第三种是佛教徒"。①

公元1253年～1255年,法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曾穿越天山北部到达蒙古汗廷喀喇和林,他记述畏兀儿地区的宗教信仰情况说:"在所有畏兀儿人的城市中,都有聂斯托里派教徒和萨拉森人,前者并散布在朝向波斯方向的萨拉森人的城市中,在上面提到的海押立城中,有三座(偶像)庙……。"② 他看到杂居相处的景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经常因宗教信仰问题进行辩论。

鲁布鲁克还特别注意到这里的景教徒不置备十字架和耶稣受难像,并且认为由于他们和穆斯林杂居,因此"他们是彻底地腐化了。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醉汉,而且他们中某些同鞑靼人住在

①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第三十三～四十二章。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第155页、第1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一起的人甚至有几个妻子，像鞑靼人一样。当他们进入一座教堂时，他们洗他们的下身，像萨拉森人一样。他们每逢星期五吃肉，并且按照萨拉森人的风俗，在那一天举行宴会。"[①] 但是，这个事实正是反映了基督教在传入东方以后，在教义和礼仪上不得不有所变通，以适应东方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争取信徒。

引人注意的是，多种宗教并存还反映在许多城镇中，清真寺、基督教堂和佛教庙宇同立于一城的有趣现象。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就讲述了一个关于察合台汗支持叶尔羌的景教徒把一所清真寺改建为教堂的故事。[②] 故事里说察合台汗信奉了景教，但实际上察合台本人从未信仰过景教。然而他有意识地扶植景教势力，以此打击和限制伊斯兰教势力的发展则是可信的。

喀什噶尔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中心。公元1255年左右，河中总督马思忽惕在喀什噶尔兴建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等伊斯兰教学府——马思忽惕亚麦德里斯。这所学府建在著名的"萨吉亚麦德里斯"的废墟上，并在其旁设置了图书馆。公元1255年～公元1289年期间，马思忽惕亲自主持这所宗教学府。他的密友、著名学者杰玛尔·卡尔西(公元1230年生于阿力麻里，后移居喀什噶尔，著有《苏拉赫辞典补编》)曾在这所学府担任权威教授。他在《旅行记》一书中写道："……每年都有成千名学生从各地来到这所学校深造。这里不仅研究神学理论，还着重研究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哈拉智、法拉毕、伊本森纳的哲学，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这所学府实行学位制和考试制，毕业后根据学识的高低，分别授予艾兰木(博士)、穆德里斯(教授)、毛

①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第155页、第1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合译)，第43～44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拉或海里排提(教师)三种职称。不少从该学府毕业的知识分子,在察合台汗国的宫廷里或在元朝政府里担任要职。公元 14 世纪初,马思忽惕的第三子将其宫邸迁到喀什噶尔后就设在这所学府。马思忽惕还在布哈拉主持兴建了另一所同样规模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伊斯兰高等学府,公元 1289 年他去世后就葬在这里。这所学府在公元 1273 年曾被波斯的蒙古军队所毁,后来又重修了。这两所伊斯兰学府在当时的中亚一带享有盛名。它的兴建还得到了蒙哥汗和其信仰景教的母亲唆鲁忽帖尼的帮助。

在察合台汗国,喀什噶尔等地的宗教生活较为宽松,伊斯兰教教规的施行比较灵活,妇女享有较多的自由,可以公开去礼拜寺做礼拜。佛教和景教信仰者也同样可以公开自己的信仰而不会受到压制。宗教传播一般为和平传教形式。不同宗教之间的争端虽然时有发生,但统治当局通常对此持宽容态度。只有当宗教纠纷妨碍统治秩序的时候,当局才出面进行干预。

蒙哥汗时期,别失八里发生了一起畏兀儿佛教贵族密谋屠杀境内穆斯林的事件。这个事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

公元 1252 年～1253 年,畏兀儿亦都护萨仑的与贵族八剌·必阇赤、仳理伽忽底等人密谋商定:在一个金耀日(主麻日)当穆斯林全都集中在城内大寺做聚礼时,将军队埋伏在四周一举杀光。但他们密谈时,被一个奴仆偷听并泄露了出去。离主麻日只有三天,闻讯的穆斯林急忙状告到别失八里的蒙古监治官(达鲁花赤)赛甫丁处。赛甫丁感到案情严重,遂将此案上报汗廷。蒙哥汗得知此案后亲自审理。在严刑拷问之下,萨仑的及其同伙终于招供,承认犯有合谋串通,企图屠杀穆斯林的罪行。蒙哥汗下令将亦都护萨

仑的押送回别失八里处斩，其余同伙亦受到严厉惩处。①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统治当局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这件事违反了蒙古札撒中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它与当时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一场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贵由汗死后，在汗位继承权上发生了窝阔台系与拖雷系的激烈争夺。蒙哥是在术赤之子拔都的支持下登上大汗高位的。蒙哥继承汗位后，窝阔台系宗王失烈门、脑忽等秘密联合察合台系诸王进行活动，企图借朝贺之际发动政变。后因事泄兵败，蒙哥汗立即对窝阔台系、察合台系宗王进行报复和清洗，很多人为此受到牵连。萨仑的及其同伙实际上是这场斗争最早的牺牲品。萨仑的是由贵由之妻海迷失册立为亦都护的，他自然是站在窝阔台系一方。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八剌·必阇赤奉窝阔台系宗王之命前去联络畏兀儿，"八剌·必阇赤用许多诺言和无数诱饵来撺掇亦都护，他就中指出，畏兀儿应把别失八里及其邻近的穆斯林杀光，抢劫他们的财产，抢掠他们的子女，而且应装备一支五万人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② 实际上就是为策应窝阔台系反对蒙哥登基发动政变，准备武装力量。

别失八里事件反映了高昌回鹘的佛教统治者与伊斯兰教徒的矛盾，表明伊斯兰教在该地有了较快的发展，引起佛教统治势力的不安。但从史料的分析来看，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发展仍有一定局限，信教者主要是下层一般民众，因为受到统治当局的保护，他们才得以在佛教中心地区生存下来。同时，佛教仍然是该地区主要的宗教，其统治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件是高昌回鹘佛教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标志。

---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55～5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5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公元13世纪初,阿力麻里出现了一个伊斯兰教的小王朝。阿力麻里王斡匝儿和海押立国王阿尔斯兰汗一样,是最早归顺成吉思汗的穆斯林君主,因此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恩宠,被称为"萨尔塔克台",即蒙古帝国中伊斯兰教的代表。[①] 有关这个伊斯兰教小王朝的情况没有更多的记载。《世界征服者史》在记述斡匝儿的事迹时,称他是以盗马为生的强盗,"虽然鲁莽,有勇无谋,却是个虔诚的、敬神的人,对苦行僧优礼相待。"斡匝儿王被屈出律俘杀后,成吉思汗命其子昔克纳克的斤袭阿力麻里王位,他曾跟随成吉思汗参加西征花剌子模的战争。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邱处机西行至阿力麻里时,有"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领诸部人来迎"。[②] 这个"铺速满(穆斯林)国王"就是昔克纳克的斤。

阿力麻里位于伊犁河谷地,自古为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突厥语"阿力麻里"意为"苹果之城",其地水草丰茂,宜于农牧,园林尤其发达。耶律楚材称该地"附郭皆林擒园,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葡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国"。[③] 常德也指出:"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唯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同居,其俗渐染。"[④] 阿力麻里成为察合台汗国的首府,不仅是整个地区的政治中心,经济地位也日渐显要,有大批汉族工匠和中亚商人、艺人等迁来。汉人还把道教带到西域。察合台留驻阿力麻里的汉族工匠张公对邱处机说道:"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

①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1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萨尔特"(Sart)是蒙古人借用突厥语表示商人的意思,"台"(Tai)表示所属的民族;萨尔塔克台是蒙古人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民族的一种称谓。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③ 耶律楚材:《西游录》。

④ 常德:《西使记》。

尝懈怠。"[①] 据阿力麻里挖掘的古钱币考证，察合台汗国时期，从伊斯兰教历640年到678年(公元1242年～1280年)，阿力麻里制造有大量钱币。这些钱币上都印有伊斯兰教清真言："除安拉以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并注明国王的名字和铸造时间、地点。这说明阿力麻里是一个金融中心，穆斯林商人在这里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除伊斯兰教外，该地还有佛教、景教、道教、天主教等流行。景教和萨满教在游牧民中均有较深的影响。公元13世纪末诸王叛乱的年代，阿力麻里屡遭兵燹，几乎成为废墟，以经商、手工、园艺为业的穆斯林被迫远走他乡。

公元14世纪初，阿力麻里又逐渐兴复。这时期，欧洲天主教会不断派遣传教士来阿力麻里传教，并在该地建立了教会。根据公元1338年西班牙圣方济各派教士巴斯喀尔从阿力麻里给他的维多利亚城友人的书信中得知，当时阿力麻里的基督教(天主教)是属于"契丹总牧师管理区境内"，[②] 城区主教李嘉德是法国人，于公元1338年由教皇班内狄德十二世任命。天主教徒在阿力麻里城内修建了一座十分豪华的大教堂。[③] 当时的阿力麻里统治者也孙帖木儿对基督教徒十分优礼，"赐诸僧土地及特权，又允许诸人在国中自由传教，更以七岁幼子从诸僧洗礼，取名约翰。"不久，窝阔台后王阿里苏丹发动政变，乘也孙帖木儿出猎之际将其毒死，又杀其四子，夺取汗位。阿里苏丹信仰伊斯兰教。他强迫国中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的人一律改奉伊斯兰教，有违令者格杀勿论。诸天主教教士拒不服从，遂被缚于一绳游街示众，最后被斩首。被害的诸教士有主教李嘉德、亚历山大港人劳伦斯、意大利人彼得和

①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② 巴拖罗谋：《圣徒传》。转引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81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2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名印度人约翰。基督教文献记载这一惨案发生在公元 1340 年，又一说为公元 1342 年。①

阿里苏丹在位不久，便被察合台后王合赞汗杀死、宫殿被焚。合赞汗对待基督教徒十分友善，因此，基督教很快又在阿力麻里恢复了昔日的地位。

二 蒙兀儿人皈依伊斯兰教

东察合台汗国是伊斯兰教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自公元 10 世纪喀喇汗朝以来，伊斯兰教在新疆又一次传播的高潮。秃黑鲁·帖木儿汗是新疆地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他接受伊斯兰教后，利用汗的权威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迫使天山以北的许多蒙古人信仰了这种宗教；又采取了许多扶植伊斯兰教的措施，把伊斯兰教向新疆东部地区推进。他的做法，成为其后代继承人效仿的榜样，纷纷热衷于宣传推广伊斯兰教，以致于在新疆地区掀起了传播伊斯兰教的热潮。

秃黑鲁·帖木儿汗信仰伊斯兰教的事迹在民间流传很广，维吾尔历史文献对此也都有记载，但不少情节带有神话和迷信色彩。秃黑鲁·帖木儿汗信仰伊斯兰教是由于苏非派传教师贾拉里丁和卓劝导的结果。据说，秃黑鲁·帖木儿即位前有一次在阿克苏的阿音科(月牙泉)附近行猎，遇见了在这里传教的贾拉里丁，接受了贾拉里丁的宣传，表示登上汗位后将正式皈依伊斯兰教。几年后，秃黑鲁·帖木儿已称汗，而贾拉里丁已去世。其子额什丁和卓遵父之遗嘱前往阿力麻里汗廷，费尽周折，终于见到秃黑鲁·帖木儿汗，向

① 巴拖罗谋：《圣徒传》。转引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 281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他提起在阿克苏的前约。汗表示非常欢迎，在额什丁和其随从黑的马特大毛拉的主持下举行了入教仪式，成为一名穆斯林君主。秃黑鲁·帖木儿汗取了经名"艾布伯克里·穆罕默德"。之后，秃黑鲁·帖木儿汗又与额什丁等商议，"为了传播伊斯兰教，他们必须一个一个地会见王公贵族。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个信仰，就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拒绝，就把他们当作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杀掉"。[①] 第一个接受会见的是喀什噶尔的朵豁剌惕部酋长图列克（他是播鲁只的兄长，为兀鲁思别乞），当汗问他是否要皈依伊斯兰教时，图列克表示："三年前我在喀什噶尔的时候，就遵从一个圣者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是由于害怕你，我才没有公开宣读信仰真主的祷词。"于是，汗和额什丁为他举行了入教仪式。然后他们又一个一个地考验其他王公，他们也都表示愿意接受伊斯兰教。轮到艾米尔札剌思（楚拉斯）的时候，他拒绝入教。这时，一部分不愿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把汗包围在中央，指责他抛弃了祖先的信仰。但在汗的武力威逼之下，那些不愿入教的王公贵族也只好被迫接受。于是，人们大声欢呼，当天便有 16 万蒙古人剪掉长发，集体宣誓加入了伊斯兰教。这一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历 754 年（公元 1353 年～1354 年）。《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称："于是，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这一整个地区传布开来。"[②]

"16 万蒙古人"是指活动在以阿力麻里为中心的蒙兀儿斯坦的游牧诸部，他们被称为"蒙兀儿人"。蒙兀儿人继续保持草原生活方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习惯于过无羁无绊、放浪行迹的生活。尽管在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带领下集体加入了伊斯兰教，但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 164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 165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伊斯兰教的信仰、教规和教法并未能够约束蒙兀儿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蒙兀儿人的穆斯林身份仍然得不到中亚、波斯等伊斯兰教各国的承认。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谈到当时蒙兀儿人的处境时指出:"当羽奴思汗登位之初,蒙兀儿人全部沿袭古俗,居住在蒙兀儿斯坦,他们避开一切城镇和农村,极其厌恶(这些地方),他们成为穆斯林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事实上甚至连名义都谈不到,因为那时他们被拐卖到周围各地,像其他异教徒一样被当作奴隶贩卖。"①

一方面,蒙兀儿人极其反对过城市生活和农业定居生活,并鄙视定居之民,在他们看来城乡定居之民只是有纳税义务和为游牧民出钱服劳役的下层阶级;因此,即使他们在名义上信仰了伊斯兰教,但对定居穆斯林的这种歧视态度并未丝毫改变,蒙兀儿人同样也把从中亚各地虏来的穆斯林百姓当作奴隶驱使。②

另一方面,蒙兀儿人的生活原则仍然是沿袭古老的传统,很少受伊斯兰教规的约束,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后,蒙古的法律规范"札撒"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对此,巴托尔德曾指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沙里阿特)是和蒙古的国家与民族传统格格不入的。甚至当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后,蒙古王室也曾多次企图利用伊斯兰教法为其本身的利益服务。虽然更常见的是伊斯兰教法被用作反对蒙古人的武器。和波斯及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者一样,察合台人和'莫古勒人'(蒙兀儿人)都是伊斯兰教徒,但在游牧民的国家和民族生活里,宗教原则只居于次要地位。"③

---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5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威廉·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见耿世民译:《中亚简史》,第5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决定了蒙兀儿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穆斯林。何况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盲目性。这种自上而下推行伊斯兰教的做法，尚需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蒙兀儿人作为新疆的一个古代部族最后基本上都融合到维吾尔族中去了，连其名称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是一个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所起的纽带作用，以及对于改变蒙兀儿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后，蒙兀儿诸汗在竭力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方面更是一代胜过一代。这些汗不仅都是虔诚的穆斯林，而且在宗教宣传上都怀有极大的热情。为了迫使部民信守伊斯兰教，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歪思汗数次对瓦剌（卡尔梅克）人用兵，都打着“圣战”的旗号，试图以此激发部下对伊斯兰教的热情。羽奴思汗则极力劝说他的部下到城市定居，他认为，城市的伊斯兰文明对于改变蒙兀儿人的旧习俗是非常有利的。而这方面最著名的要算马哈麻汗，他针对那些不信教或者对教规自由放任的蒙兀儿人，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手段。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蒙兀儿人如果不缠头巾（Daztar），他就要用马蹄铁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做法是司空见惯的。”[①] 所以，在马哈麻汗在位期间，大多数蒙兀儿部落坚定了伊斯兰教的信仰。

缠头巾（赛兰）原本不是伊斯兰教的风尚，《古兰经》里也没有这个规定。拜火教徒以及古代印度人等都有缠头巾的俗。后来，缠头巾在伊斯兰教学者或者有身份的人当中形成风气。马哈麻汗强迫蒙兀儿人一律缠“赛兰”并当成伊斯兰教规严厉推行是难于理解的。他这样做，或许和蒙兀儿人继续留长辫有关，因为缠赛兰就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3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必须削掉长辫。这个事实反映了蒙兀儿统治者对桀骜不驯的游牧民皈依伊斯兰教煞费了苦心,又说明他们对宗教教义教法知识方面的浅薄,宗教热情过于偏执。后来的一些穆斯林学者们对马哈麻汗的这种做法多持非议,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教法的一种亵渎。

蒙兀儿诸汗在狂热鼓吹伊斯兰教的同时,自身却保留着许多与伊斯兰教法格格不入的旧习陋习俗。例如,被伊斯兰教法严格禁止的"子继庶母"的婚姻关系,在蒙兀儿人当中仍然流行。有的汗甚至企图强迫伊斯兰教法官认可这种做法。笃思忒·马黑麻汗为了娶其父也先不花的一个妃子,先后杀死了7名拒绝为其取得宗教法律认可的法官。[①] 他的行为,引起伊斯兰教人士的强烈谴责。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书中借也先不花汗显灵之口说:"我们家族作为穆斯林已经一百多年了,你竟又成了离经叛道的异教徒。"

蒙兀儿人由于生活在草原,缺少礼拜寺、经文学校、宗教法庭和监督宗教生活的机构,不像定居和的穆斯林那样信守"五功",行大、小净、斋戒和其他禁忌;同时萨满教的影响和氏族宗法观念仍然在部民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生活中很少受伊斯兰教法规的约束。

在羽奴思汗时期,蒙兀儿人内部围绕定居和游牧展开了一场斗争。羽奴思汗认为,蒙兀儿人除非安居于农村或城镇,否则,就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也就摆脱不了被其他穆斯林国家当作奴隶贩卖的命运。因此他极力设法使他们定居下来。最初,羽奴思汗在结束流亡生活返回蒙兀儿斯坦时,曾打算在阿克苏设宫帐。当时的阿克苏只是个小镇,比起草原来说像个城市。但仍然引起了部下的不满和骚动。羽奴思汗担心部下叛离,不得不放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弃这个计划。后来，他夺取塔什干城后又醉心于城市生活，长期不返回草原。这时一些艾米尔公开反叛并把他囚禁了起来。艾米尔们反叛的理由是“因为他始终力图让他们定居在城市和农业区，而他们十分讨厌那些地方”。羽奴思汗不得不作出让步，表示“今后一定不再作居住在城镇和农业区的打算了。”① 到了晚年，羽奴思汗还是不顾反对，放弃了大汗的权力，带领一部分人定居在赛兰、塔什干等地。反对者在蒙兀儿斯坦东部拥立阿黑麻为汗。

羽奴思汗如此向往城市生活，是与他早年的经历分不开的。他从16岁时逃亡到撒马尔罕，到41岁返回蒙兀儿斯坦。其间，他曾就学于耶思德人大毛拉歇里甫丁·阿里达12年之久。歇里甫丁·阿里是《帖木儿武功记》(《Zafar—name》)一书的作者，具有广泛的历史、文学和宗教等方面的知识。歇里甫丁·阿里去世(公元1454年)后，他先后游学于伊拉克、阿拉伯、波斯等地，最后定居在设拉子，在这里广交学者，研习技艺。这些经历使羽奴思汗有机会饱览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国家的文化精粹，增长了不少见识，掌握了许多知识和技艺。据说，他能够熟读《古兰经》，擅长书法、绘画、音乐、射箭等，言谈动听，很有修养，被人们称为“羽奴思大师”(Ustad)。一位见到过他的大毛拉马黑麻·哈孜曾惊奇地说：“我过去听说羽奴思汗是一个蒙兀儿人，所以我断定他是一个没有胡须的人，其生活方式就像这片沙漠中任何其他突厥人一样。但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是一个举止文雅的人，满脸胡须，具有塔吉克人的脸型，他的谈吐风度即使在塔吉克人中间也是少见的。”②

---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9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9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蒙兀儿人中出现这样一个有教养的穆斯林君主,引起了中亚各地宗教界的瞩目。羽奴思汗为摆脱蒙兀儿人的处境,去拜谒中亚大宗教家和卓·纳速剌丁·奥具都拉(即著名的和卓阿赫拉尔)。这位和卓指着羽奴思汗对中亚诸苏丹说:"我已经看到羽奴思汗和蒙兀儿人了,这样一位帕的沙的臣民不应被人当作卤获物带走。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众民。"他又写信给各国穆斯林君主说:"一个部落的领袖是这样好的一位穆斯林而我们却要欺凌他们,这是伊斯兰教法所不允许的。"《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的作者说:从此以后,在河中和呼罗珊,蒙兀儿人再也没有被当作奴隶来买卖了。蒙兀儿人的穆斯林合法地位终于得到承认。这是他们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蒙兀儿人从皈依伊斯兰教到被伊斯兰世界接纳,经过了一个世纪。

三 伊斯兰教传入库车地区

库车是古代西域一处重镇,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这片绿洲自然条件较好,农业经济基础比较雄厚,交通也十分便利。其地东接吐鲁番,西通阿克苏,到喀什噶尔诸城,北面越过天山即达统治中心阿力麻里。库车古称"龟兹"。汉时,龟兹为城郭诸国中的大国,以盛产铁器闻名;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四镇,龟兹即为四镇之一,并一度成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西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它又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座文化名城。长期以来,库车成为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交界地区,佛教趋于衰落之势,伊斯兰教渐渐传入。

龟兹于公元3世纪前后传入佛教,此后长盛不衰,形成西域龟兹佛教文化的优秀传统。龟兹佛教文化昌隆的主要标志是相继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高僧大德,如法炬、帛尸梨密多罗、达磨跋陀

(法贤)、须犁耶苏摩和鸠摩罗什等。其中尤以鸠摩罗什在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佛教界享有盛誉。因此,龟兹一带的居民早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就已形成较高层次的文化传统。当伊斯兰教渐次占领喀什噶尔、于阗、且末和阿克苏之后,便长期停留在阿克苏至库车一线,其东传受到了佛教文化的阻止。巴托尔德在论述喀喇汗朝的宗教形势时指出:"当时伊斯兰教往东传播比较困难,那里有文化的回鹘人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该教的传播。"① "有文化的回鹘人",是指信仰佛教的高昌国居民。当时,龟兹就在高昌回鹘国的版图之内。公元13世纪之前,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朝和以高昌、龟兹为中心的回鹘王国虽然都操基本相同的语言,属于同一族源的民族,但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形成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权。

公元10世纪以后,龟兹佛教就已开始衰落。原因之一是佛教寺庙的数量、规模和僧侣阶层过于庞大,用奢过度。从玄奘记载的"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到慧超记载的"足寺足僧",都反映了这种状况。僧侣阶层不仅脱离生产,而且享受优厚的生活待遇。从记载的情况看,逢有佛事活动,寺庙都必要大肆铺张,各种开支是相当惊人的。对于像龟兹地区这样的小片绿洲农业经济,长期维持寺院和僧侣阶层的巨额开支,其负担是相当沉重的。同时,这也成为制约当地生产经济发展的因素。久而久之,佛教出现了盛极而衰的现象。

另一方面,龟兹长期受到喀喇汗朝的进攻,战祸连年,给当地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喀喇汗朝进攻龟兹的目的,就是要打击佛教势力,传播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后期,龟兹曾出现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勇士,名字叫赫泽尔伯克,他曾战胜高昌回鹘王。喀什噶尔

①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见耿世民译:《中亚简史》,第13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汗为了报答他在反对自己的敌人时所提供的援助,授予他汗的称号。[①] 但是,这很可能只是伊斯兰教在龟兹取得的一次暂时性胜利。喀喇汗朝本身也经常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无力再向东部扩张。

在汉文史籍中,龟兹到元代以后改称"库车"(又译为苦先、苦叉、曲先等)。关于这个新地名的由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库车(Kuqar 或 Kucha)意思是虔诚的佛教徒居住的城市(Kuqk 意为"虔诚的佛教徒")。这是当时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对信仰佛教的龟兹居民的一种称呼。这种称呼相沿成习,逐渐取代了旧名。这表明,从喀喇汗朝到元代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佛教在库车地区仍然是主要流行的宗教。

据当地民间的传说,约在伊斯兰教历666年(公元1267年)前后,有来自印度斯坦的苏非派教士名叫谢赫·尼札木丁·达合瓦里的人,曾来到库车传播伊斯兰教。他在库车的西拉合地方,建立了第一所罕尼卡(道堂),发展了一批信徒。谢赫·尼札木丁·达合瓦里传教的时代是蒙古统治的前期,宗教传播受当局保护,比较自由,所以能在库车这样的地方扎下根来。当时传教的规模不大,信仰的人也很少,而且仅限于个别地方,对当地佛教的地位并未产生影响。但是佛教毕竟已处于衰落之势,伊斯兰教已经传入。

促使库车地区伊斯兰教完全取代佛教的转变,发生在秃黑鲁·帖木儿汗时代,是由额什丁和卓完成的。

额什丁和卓劝导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后,在阿力麻里居住了一年,然后请求可汗准许他前往库车传播伊斯兰教。去库车传教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因为库车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宗教形势,对于传播伊斯兰教十分有利;而额什丁和卓作为一

①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1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名宗教的传播者此时已经得到汗国统治者的支持,因此,成功的把握是很大的。其次,额什丁和卓打算在定居的农业区建立以自己家族为中心的宗教组织和领地。阿力麻里作为游牧民的活动中心,不利于建立这种组织和领地。因为在游牧民中间,普遍没有设立礼拜寺的习惯和条件。而没有礼拜寺及其相应的寺院制度,就不易控制、笼络教民,形成牢固的联系;同时,也不可能在经济上获得可靠的保障,即以寺院经济为基础的瓦合甫寺产。库车是实现额什丁和卓这种打算的理想之地。

额什丁和卓的计划得到了秃黑鲁·帖木儿汗的支持。可汗亲自发布命令,号召国内的非穆斯林群众一律改信伊斯兰教。他还支持额什丁和卓组织了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传教队伍开往库车。其成员包括谢赫、穆夫提、喀孜、依玛目、穆阿津、哈非孜、穆德力斯等各种宗教身份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从中亚各地招募而来的。传教组织的名称以库车地名命名,称"库车伊斯兰教社团"。下面分设主管宣传、司法、教育、寺产等部门。"库车伊斯兰教社团"并不是教派组织,而是以宣传伊斯兰教为目的、受到汗国政权支持的相当于官方的传教组织。经汗的批准,这个组织每年可从国库中领取一定数额的专款、牛羊等作为传教经费。

这支队伍进入库车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他们修建礼拜寺,建立宗教法庭,举办经文学校(据说额什丁和卓在库车举办了一所"瓦里耶经文学院",其因规模宏大,教职人员质量较高,因此当时在南疆一带很有名气)。同时还在居民中散发《古兰经》、《布哈里圣训》以及《赛尧克》、《罗斯宛依西里甫》等宣传苏非派神秘主义的小册子。由于得到汗国统治者的支持,宣教者的活动无所顾虑,近乎狂热。他们"逢人便强迫诵读清真言,街头巷尾,

到处可以看见人们狂热的传教活动"。[①] 那些改信了伊斯兰教的人,可以得到乜贴,受到优待,并免除当年的赋税;而拒绝改变信仰的人,则受到种种非法的待遇,遭到拷打。

在宣传伊斯兰教的同时,"库车伊斯兰教社团"的人还拆除各地的佛教寺庙,或将其改建为礼拜寺,捣毁佛像及其他文物,焚毁佛教经典古籍。伊斯兰教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佛教僧侣们定罪,稍有反抗,就会惨遭屠戮,许多不愿意改变信仰的僧侣只好被迫逃到吐鲁番去。

在宣教活动中,"库车伊斯兰教社团"的势力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为了扩大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库车伊斯兰教社团"又派遣一部分人前往阿克苏、沙雅、焉耆和吐鲁番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这期间,阿力麻里发生的反对伊斯兰教的运动很快波及到库车。库车、沙雅等地有1万多佛教信仰者乘机暴动,反抗统治者强迫他们接受伊斯兰教。暴动的佛教徒与"库车伊斯兰教社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这场暴动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各自为战,装备很差,不久便被秃黑鲁·帖木儿汗派来的军队镇压下去。参加暴动的佛教徒全部被驱逐到外地,约4000人经于阗迁到阿富汗北境,另一路约6000人被逐东迁,经敦煌到甘肃酒泉附近定居。至此,库车的佛教势力基本被消灭,当地居民也全都信奉了伊斯兰教。具有1000多年的龟兹佛教文化终于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据考古学家认为,库车地区的佛教寺址、石窟等,一般都是在元代以后逐渐被废弃的,并且明显地带有人为破坏的痕迹。例如,属于龟兹佛教文化遗址的拜城县境内克孜尔千佛洞,专家认为,其开创的年代"应在东汉末期,废弃的时间,约在元代。……至于全部废弃的时间,应是在伊斯兰教统治南疆的时代里"。天山以南各

① 玉素甫伯克:《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油印本),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收藏。

石窟普遍的衰落时期也大约在“元、明之际(约 14 公元世纪)”。[①] 这个推断是符合库车地区佛教衰亡伊斯兰兴起的客观历史过程的。

此外,根据考古挖掘的发现,在一些佛教遗址里,无数古代文献被撕得粉碎,浸泡在被屠杀的佛教僧人的血泊中,经过几百年后,已经凝结成硬如石块的东西,旁边杂有缺头断足的尸骨。许多佛教文献的残卷,往往带有明显的焚烧痕迹,由于房屋或墙壁倒塌,这些残卷才未被烧成灰烬,得以幸存。[②] 这个事实也说明,伊斯兰教在库车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同样也伴随着流血的斗争。不仅佛教的僧侣和信仰者,就连佛教的建筑、典籍、文物等也不能幸免于暴力的摧毁。

库车地区佛教衰亡伊斯兰兴起,是新疆宗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库车成为伊斯兰教地区,因此,新疆最后一个佛教中心——吐鲁番地区便失去了屏障。

四 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地区

东察合台汗国黑的儿火者汗统治时期,曾对吐鲁番地区发动战争,以武力夺取该地,强迫居民接受伊斯兰教。《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记载这一事件说:“黑的儿火者在位时,曾举行过圣战〈志哈德〉进攻契丹(指明朝政府管辖的吐鲁番等地)。他亲自攻占了契丹的两个边陲重镇哈剌和卓和吐鲁番,强迫当地居民皈依

① 闫文儒:《西域见闻锁记》,“天山以南的石窟”。转引《新疆考古三十年》,第 569 页、第 581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第 49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伊斯兰教,因此,这两个地方现在被称为"达尔·阿勒·伊斯兰〈Dar al lslam〉。作为蒙兀儿诸汗的驻地来说,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仅次于哈实哈儿。此外还有人说,在那次战役中,这个地区根据神圣伊斯兰教教律的规定而被分割开。落在这位汗手中的是一片锦缎和一只灰牛。这位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伊斯兰教王国增光。"① 一般认为,从这次事件以后,"这个地区就被视为在伊斯兰教的版图之内了"。②

哈剌和卓(哈剌火州)即原高昌回鹘都城,土鲁番即今吐鲁番,都在今吐鲁番县境内,两城相距40公里。"达尔·阿勒·伊斯兰"为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穆斯林居住区",与"达尔·阿勒·哈尔白"(非穆斯林居住区)相对,是指通过"圣战"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伊斯兰教的权力,当地居民信仰了伊斯兰教,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必须服从伊斯兰教的统治,没有完全的权利。文中"锦缎"、"灰牛"一句其意不明,有人认为是某种权力的象征,也有人认为是根据伊斯兰教法,在"圣战"之后对战利品的一种分配。

伊斯兰教占领吐鲁番后,对佛教势力进行了沉重打击。但佛教并未很快随之消亡,而是又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与伊斯兰教并存,直到公元15世纪后期,佛教才在该地区完全消失。

吐鲁番地区是新疆最晚接受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伊斯兰教自公元10世纪传入喀什噶尔,到吐鲁番居民信仰伊斯兰教,经过约500多年的时间。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两个主要聚居区的传播阶段,到此基本结束。

吐鲁番地区的宗教信仰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少变化。回鹘西迁之前,当地居民信仰祆教(拜火教)和佛教、道教等。佛教于公元4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2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伊斯兰教百科全书》(1934年英文版),第四卷,第894页。

世纪传入,《魏书·高昌传》记载说:居民"俗事天神(祆教),兼信佛法"。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公元376年~396年),车师前国统治者将佛教定为国教,行大乘派。后来的统治者也都热心加以推广。曲氏高昌国时代(公元6~7世纪中期),国运昌隆,佛教又倍受王室的保护和推崇而趋于繁盛。在崇奉佛教的同时,统治者还十分注意吸收内地汉文化,经常派遣使者赴内地研习五经诸史,把儒家思想融合到佛教信仰中去,形成这时期高昌佛教文化的特色。高昌佛教与于阗佛教、龟兹佛教并称我国西域三大佛教胜地。

高昌回鹘国以后,回鹘人又将摩尼教带入吐鲁番地区,境内一度佛教、摩尼教、祆教、道教等并行。回鹘人能够兼容并蓄,结果各种宗教互相影响,发生混合现象,形成一种"混然一体的合成文化"。[①] 回鹘人在从摩尼教改宗佛教的过程中,把摩尼教的某些思想引入佛教信仰中去。佛教诸神的名称梵天、帝释等分别用摩尼教Azrua(伊兰神)、Khormuzta(主管恶魔之神)来代替,反映了一种"神佛同体"思想的存在。后来,这种名称又为蒙古人的佛教所沿用。又如,当地回鹘摩尼教徒使用的一种天文历书,可以明显地看到粟特、汉、突厥诸文化合成的迹象。

高昌回鹘国虽有各种宗教流传,但佛教仍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如史籍所云"其国俗素重佛氏"。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王延德出使高昌时记述当时有"佛寺五十余座,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复有摩尼寺、波斯僧(指祆教徒),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②] 50多座佛寺对于人口并不多的高昌而言,数量是可观的,足以说明其地佛教繁盛的状况。直到公元14世纪以后,该地仍行佛教。高昌僧人八哈石(即真净妙慧大师,殁于公元1332年)的传记里说:"师讳舍蓝蓝,高昌人,

①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第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宋史》,卷四百九十,《高昌传》。

其地隶北庭,其地好佛,故为苾刍者多。"① 这时,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已有4个世纪,但对高昌回鹘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在蒙古统治时期,与西藏的交通频繁,喇嘛教(藏传佛教)也传入了吐鲁番地区,对高昌佛教产生了一定影响。

高昌回鹘佛教的衰落始于蒙古察合台汗国时期。公元13世纪后期,吐鲁番成为西北诸宗王争夺之地,屡遭兵燹。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都哇以12万兵力攻打哈剌火州,围城达6个月之久,直到城内居民粮尽财竭献城出降为止。战乱和肆无忌惮的掠夺给当地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居民流散,田园荒芜,土地买卖、奴隶买卖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状况,在出土的元代吐鲁番的许多文书、契约中和元朝政府对该地区多次采取赈济灾异、抚辑流民的措施中,都有集中的反映。吐鲁番地区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的状况长期并未得到恢复。因此,依赖于农业经济的当地佛教亦不可避免地由盛而衰。还有佛教社会的内部原因。吐鲁番地区也同样有着众多寺院和庞大的僧侣阶层。僧侣们不劳而获,衣食供养皆取自于民,依靠剥削农民过着优裕的生活。有些僧侣本身又是封建地主或庄园主,掌握有大量的土地、葡萄园、果园、水磨、水渠等生产资料,拥有供其役使的农奴、家奴。破产的农民只能依附于寺院或贵族庄园,忍受僧侣阶层与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这就不仅使阶级关系对立加剧,仇恨加深,而且使贫苦民众对佛教信仰产生怀疑和失望情绪。当伊斯兰教传入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传统的信仰,而从这种新的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伊斯兰教在贫苦下层群众中首先获得了信仰者。在佛教日益衰落的形势下,黑的儿火者汗对吐鲁番地区发动的战争,无疑对当地佛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黑的儿火者汗进攻吐鲁番的情况缺乏详细记载。但据民间传

①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六。

说,这次"圣战"与额什丁和卓家族的活动有密切关系。额什丁和卓曾派人前往吐鲁番进行传教活动,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于是额什丁和卓之子乌甫尔帕提黑丁前往汗的驻地,与黑的儿火者汗商议,决定派军队进攻吐鲁番。当黑的儿火者汗率兵攻打哈剌火州时,额什丁和卓的另一个儿子阿布·纳赛尔丁作为内应策应攻城。据说,哈剌火州城被围了三层,遇到该城军民的顽强抵抗,但终于未能挡住穆斯林军队的进攻。后来,黑的儿火者汗又率兵攻打吐鲁番城。该城军民放弃抵抗。不战而降。[①] 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开头《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的引文中关于该地"按伊斯兰教律而被分割开"一段的含义。即经过战争征服的地方成为重税区,异教徒受到严厉惩罚;而放弃抵抗的地方为和平区,居民被"赦免罪恶"。哈剌火州被攻占后,遭到严重破坏。僧侣被杀被逐,寺庙、文物、典籍等被摧毁殆尽。吐鲁番城则基本保持了原样,居民生活并未受到太多的干挠。由于伊斯兰教统治者对这两个地方实行"分割"而治,因此它们的命运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哈喇火州原为高昌国治,"昔日人烟唯多,僧堂佛寺过半",战争后,城市被毁,居民流散,以致于迅速零落。吐鲁番未遭到破坏,佛教也保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成为整个地区伊斯兰教的统治中心而逐渐繁荣起来。

黑的儿火者汗占领吐鲁番后,又率兵攻打哈密、巴里坤等地。明朝在这里设有驻防军队。据《额什丁和卓传》里说:"战斗十分激烈,打了 28 天",最后,黑的儿火者汗和阿布、纳赛尔丁和卓均被明军打死,穆斯林军队退回吐鲁番。明军还俘虏了 1000 多穆斯林士兵,他们被编成一个艾玛克[②] 遣送到甘肃境内,其后代成为当地回族的一部分。

---

① 《额什丁和卓传》(察合台文手抄本),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收藏。

② 艾玛克是蒙古语"氏族"、"部落"、"领地"之意,也是一种经济和行政单位。

黑的儿火者汗死后葬于吐鲁番的燕木什地方(汉名为盐泽),当地群众称其墓地为"殉教者的麻札"。陈诚在《西域番国志》也记载说:"盐泽在崖儿城西南……,城中有高冢二处,环以林木,周以墙垣,盖故国王黑的儿火者夫妻之坟,坟近有小冢,云其平亲昵爱之臣从葬也。"① 据说,"坟近小冢"就有阿布·纳赛尔丁和卓的坟墓。此处遗址对于黑的儿火者汗进攻吐鲁番、哈密事件也是一个证明。

吐鲁番被伊斯兰教占领后,佛教和伊斯兰教并存了一段时间。最后伊斯兰教才完全取代佛教成为该地区普遍信仰的宗教。

据《明史》记载,永乐年间至成化年间(公元 1403 年～1487 年),吐鲁番地区遣往明朝的贡使中既有"穆斯林",也有佛僧。据记载的情况看,初时哈剌火州遣使多为"穆斯林",吐鲁番遣使多为佛僧。如永乐六年(公元 1408 年),〔正月〕"火州等处回回阿的车并忽剌木丁等贡马及方物",〔六月〕"土鲁番城僧麻剌失里等贡马及方物"等。稍后(公元 1420 年后),哈剌火州即不再有贡使派出,可能与该城被弃有关。吐鲁番的遣使中"穆斯林"渐多,佛僧渐少。到公元 15 世纪后半期,吐鲁番的遣使就都是穆斯林了。公元 15 世纪上半期,明朝还在吐鲁番设置僧纲司、国师等管理该地佛教事务。如永乐六年"命清来为灌顶慈慧圆智普应国师,法泉为土鲁番城僧纲司官",宣德五年(公元 1430 年)"命土鲁番城僧佛先嗣其故父法先职为都纲",正统二年(公元 1437 年)"土鲁番地面国师巴剌麻答失遣僧人格来贡马及方物"等。

明朝使臣陈诚等于公元 1414 年出使吐鲁番,对各地宗教风俗均有记述,其中提到:

"土尔番城在火州之西仅百里,……城近而广人烟,广有屋舍。信佛法,僧寺居多。"

---

① 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

"崖儿城在土尔番之西二十里,……广不二里,居民百家,旧多寺宇,有石刻存。"

"火州在鲁城之西七十里,……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唯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东边有荒城基址,云古之高昌国治"。

"鲁陈城……,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刺帽,妇女以白布裹头。有为畏兀儿妆束者,男子椎髻,妇人蒙以皂巾,金髻于额。俱衣胡服。方音皆畏兀儿语言。火州、土尔番、鲁陈三处民风土产大概相同。"这里说的"畏兀儿妆束者",即指信仰佛教的当地居民。

公元1420年帖木儿王朝沙哈鲁王派出的遣明庆贺大使路经吐鲁番。他见到该城居民大部分仍是佛教徒,"其地有一巨大的神庙与一伟大的释迦牟尼神像及其他许多偶像,这些偶像有些是旧的,有些是新雕塑的"。①

这些记载都说明该地虽已成为伊斯兰教地区,但佛教仍有一定影响,只是衰落之势已十分明显。到公元15世纪中叶以后,察合台后王将其治所由亦力把里迁往吐鲁番城,吐鲁番地区成为一个割据的伊斯兰教"地面",其王速坛(苏丹)阿力、阿黑麻、满速儿等皆驻该城,并在这里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庆典活动。许进在《平番始末》里有一处记载说:"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几日,这八月里往土鲁番做虎儿班(古尔邦节)去了。"② 大约在这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居民或被胁迫,或从王室,全部改从了伊斯兰教。公元16世纪初一份明朝官员的报告中说道:"有为盗一次责令赔偿,二次割手一只,三次打死。……其争斗及犯奸者告满剌(毛拉)处责治……,凡女子十一、二岁者,皆从满剌读书写夷字,

① 《伊斯兰教百科全书》(1934年英文版),第四卷,第894页。

② 许进:《平番始末》,卷下。

只礼拜天地,不信佛教。"[①] 这时,居民的生活已纳入伊斯兰教法的轨道。

吐鲁番地区的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对于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时,除哈密以外,在天山以南的整个维吾尔族聚居区,多种宗教并存和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的相互对立以及文化、风俗、文字等方面的差异不存在了。伊斯兰教成为维吾尔族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生活在吐鲁番盆地周缘的居民与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居民在文化背景上已趋于一致,逐渐形成一种带有伊斯兰教印记的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风俗、共同的心理素质。在语言文字方面,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也逐渐取代古代回鹘文字,成为维吾尔族统一使用的文字。据明代《高昌馆来文》收录的吐鲁番、哈密文书的情况来看,公元14、15世纪,吐鲁番仍旧使用回鹘文,公元16世纪出现"回回字文书"(即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书)和"番文"(用回鹘文字书写的文书)并用的现象。不久,回鹘文便完全消失了。

五 伊斯兰教传入哈密地区

东察合台汗国后期,随着伊斯兰教势力控制了吐鲁番,哈密成为吐鲁番伊斯兰教统治者与明朝政府反复争夺的焦点。

哈密位于吐鲁番以东,敦煌以西,地扼天山南北通往河西走廊的进出口,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咽喉之地。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哈密当作经营西域的重要门户,在这里设置军政设施,驻军屯田。来往于内地和新疆、中亚各地的贡使、使节、商旅和公文、买卖交易等都必须经过哈密,在这里换文。元亡之后,漠北割据,中

① 陈子龙等撰:《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一,《桂文襄公奏议三》。

亚、西亚各国与明朝的陆路贸易几乎完全集中在这条孔道上。西域各地通过贸易或朝贡，从中原购买纱罗绫缎、瓷器、茶叶、铁器、牛黄、麝香等等。凡属各地朝贡，明朝政府都根据朝贡的物品给予相应的绢疋、彩缎、银钱等作为"回赐"。至于哈密、吐鲁番，则"服食器用"，均仰给中原地区。新疆、中亚各地的统治者都将这条"贡路"视为"金路"，控制了哈密就等于控制了这条"金路"的命脉，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哈密的这种经济战略地位，使吐鲁番统治者和瓦剌部首领都竭力想从明朝手中夺取并控制在自己手里。明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哈密的管辖，于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册封元裔安克帖木儿为哈密忠顺王。两年以后，又建立哈密卫，任命当地头目为都督、千户、百户等官，并由政府派出专使协助忠顺王理政。

明正统八年(公元 1443 年)，瓦剌部也先大石以武力威胁和联姻手段，迫使哈密忠顺王卜塔失里慑服，从而控制了哈密。卜塔失里娶脱欢大石之女弩温答失里为妻，与也先大石成为甥舅关系。也先大石死后，瓦剌部主力西迁，明朝封弩温答失里之子卜列革继承忠顺王位。公元 1460 年，卜列革死，弩温答失里以王母身份摄政长达 23 年之久。这时哈密政权地位虚弱。《明史》载称："时吐鲁番愈强，而哈密以无主削弱，阿力欲吞并之。成化九年(公元 1473 年)春，袭攻其城，执王母，夺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朝廷命李文等经略，无功而还，阿力修贡如故。"[①] 有人认为，"阿力"可能就是羽奴思汗，他是这时期在位的东察合台汗国君主，曾率部进入吐鲁番一带活动。羽奴思汗夺取哈密后，都督罕慎被迫率领本部之民迁居甘肃西部的苦峪。不久，羽奴思所部被瓦剌部阿马桑赤大石击败，退驻细浑河。罕慎遂于公元 1482 年联合赤斤、罕东二卫及本部一万余人夜袭哈密，连下八城，夺回哈密城。明廷于弘治元

①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

年(公元1488年)正式册封罕慎为哈密忠顺王。

当年11月,阿黑麻汗又欲夺取哈密,借口罕慎非王族出身,举兵来攻。他先伪装与罕慎联姻通好,并顶经盟誓,将罕慎诱骗到城外执杀,然后一举夺取哈密。明朝政府对此采取闭关绝贡、减少赏赐、拘留贡使等措施,对阿黑麻汗施加压力。又立忠顺王族孙陕巴为忠顺王,使阿黑麻汗陷于窘境,不得不献还了哈密卫11座城池、500人口及金印。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阿黑麻汗再次攻袭哈密,掠走陕巴。明廷命甘肃巡抚许进督军收复哈密,扣押了172名各地穆斯林贡使,并关闭了关口。

阿黑麻汗出尔反尔的作乱,致使新疆和中亚各地的经济遭受严重损失,贡品运不出,朝廷的赏赐进不来,贸易中断,各地穆斯林商人对于阿黑麻汗的做法强烈不满,明史称:"时诸番以朝廷闭关绝贡不得入,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送还陕巴及哈密之众,乞通贡如故。"[①] 明廷又开放了关口,仍命陕巴为忠顺王,哈密复安。

满速儿汗在位时,继续与明朝争夺哈密。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陕巴卒,其子拜牙即册封为忠顺王。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拜牙即背叛明朝政府,弃城逃往吐鲁番,满速儿汗乘机率部占据了哈密。满速儿汗命和卓他只丁守城,并遣使奏呈朝廷声称:拜牙即不能守国,请代为镇守。

此后,满速儿汗长期占据哈密,并经常派兵窜入边关滋事扰民。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秋,满速儿汗以哈密为据点,率领2万骑兵进犯甘州、肃州,大肆劫掠,边境官兵倾全力才击退了满速儿的军队。满速儿汗并不甘心,依然犯边寇边不止,使河西人民深受其害,明朝政府也完全疲于应付。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朝廷终于决定罢兵息民、闭关绝贡,不再过问哈密边情。

---

①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

明朝政府所以退出哈密，一方面是因为自永乐朝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愈加保守、封闭，失去了经略西域的雄图和勇气，国库也不具备足够的财力物力；朝廷内部长期以来为哈密问题争吵不休，分成主张进剿和弃守的两派，最终主弃派得势。另一方面，从新疆内部的情况来看，吐鲁番和哈密的伊斯兰教上层势力互相勾结、里应外合，时归时叛，给朝廷制造了不少麻烦，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公元14世纪时，哈密已有伊斯兰教传播，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即有名叫阿老丁的哈密"回回"入朝贡马。[①] 到公元15世纪初，伊斯兰教势力有了较快的发展。据记载，明初，哈密居民主要有三种："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儿，一曰哈剌灰，其头目不相统属，王莫能节制。众心离涣，国势渐衰。"[②] "畏兀儿"是指当地居民，他们中大多数人仍保留着佛教信仰；"哈剌灰"主要是留居在哈密的瓦剌蒙古人；"回回"就是指逐渐从吐鲁番等地迁居过去的穆斯林和改奉了伊斯兰教的当地居民。明史又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种类不贵，彼此颉颃，又素服蒙古。"所以明朝政府扶立元裔威武王纳忽里的后代为忠顺王，以节制三部。三部皆有头目（即都督），自辖本部之民。

当时佛教仍然是哈密的主要宗教。明朝政府在哈密也设有"僧纲司"等官。佛教贵族势力倚仗权势，经常欺压境内的穆斯林群众。"回回"与"畏兀儿"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因此，当吐鲁番统治者与明廷争夺哈密时，哈密"伊斯兰教势力"自然容易倒向吐鲁番一边，其头目或暗中勾结、传递情报，或欺罔朝廷、献城叛降，实在是明朝政府的心腹之患。兵部尚书马文升曾奏

①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七。

②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

称:"然阿黑麻愈肆骄横,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地。"① 继任兵部尚书胡世宁奏称:"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哈密奸回为之内应。"② 桂萼也说:"三种夷人,回回不与我同心,畏兀、哈剌灰又微弱不可恃……。"明朝政府为了打击哈密伊斯兰教某些上层分子的气焰,逮捕了"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诈回回二十余人,发戍广西,诸夷颇知畏惧"。可见,某些伊斯兰教上层分子在哈密问题上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其中,和卓他只丁和写亦虎仙就是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和卓他只丁是额什丁和卓家族的后裔,在吐鲁番——库车整个地区任伊斯兰教教长(谢赫伊斯兰)。他为阿黑麻汗和满速儿汗父子两代充当宗教导师长达50余年,在吐鲁番统治集团中有很高的地位。他通过"经商务农"、巧取豪夺,聚敛了大量财富,又以小恩小惠的"布施"骗取了穆斯林群众的信任。吐鲁番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支持,统治者的许多决策也都受他的操纵,甚至国内"事无大小都必须详陈于他"。和卓他只丁以宣传"圣战"煽动民心,积极为阿黑麻、满速儿出谋划策。阿黑麻汗两次夺取哈密都是由于他的纵容。明史关于他的记载说:满速儿汗诱降忠顺王拜牙即叛明西逃后,"使头目火者他只丁守其国。盖首尾为患者四十余年。而火者他只丁复要求赐与,狂悖益甚"。③

他只丁和卓与哈密伊斯兰教头目写亦虎仙暗中勾结。他为写亦虎仙和满速儿汗牵线搭桥,以使写亦虎仙密告哈密内情。又为写亦虎仙向满速儿汗求媒,说服满速儿将其妹嫁给写亦虎仙。后来,写亦虎仙因事得罪满速儿汗,满速儿汗要杀他,他只丁和卓从中说合劝止。写亦虎仙为报答救命之恩,把哈密城及金印交给他只丁和卓掌管。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写亦虎仙向他只丁和卓

① 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② 胡世宁:《胡端敏公奏议》,卷八。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二。

密告甘州、肃州边防情报，诱使满速儿汗领兵抢掠肃州王子庄、苦峪、赤斤等地。甘州边臣为了打击他只丁和卓的气焰，拘留了他的弟弟和卓撒者儿。“他只丁闻其弟被拘，怒，复又夺哈密城，请满速儿移居之。”① 朝廷屡次责令他交还哈密城和金印，他不仅不肯交还，反而索要赎赏无度。嘉靖三年（公元 1524 年），和卓他只丁在指挥攻打肃州时，被明军射死。②

写亦虎仙原系哈密贩卖胭脂粉的商人，后被明朝政府提拔任主管回部的哈密卫都督。朝廷令他与满剌哈三、畏兀儿都督奄克勃剌、失并烟答等共同辅佐忠顺王守国。写亦虎仙素有夺取王爵的野心。便勾通阿黑麻汗、满速儿汗及他只丁和卓，一次又一次夺占哈密，每一次都有他充当内应。阿黑麻汗进攻哈密时，写亦虎仙就出谋假借联姻将罕慎除掉；后又勾结阿黑麻汗将忠顺王陕巴掳往吐鲁番，企图立满速儿汗之庶母弟真帖木儿为哈密王，明廷又立拜牙即为忠顺王，写亦虎仙便用计吓唬拜牙即道：“速坛满速儿王子怪你行事不公，要杀死你来，可预先投顺免祸。”拜牙即被吓得只好带印自行投效满速儿汗。写亦虎仙又逼使奄克孛剌等头目逃往肃州，从而达到了长期控制哈密的目的。为了讨好满速儿汗，他引诱说：“甘肃风土好过，若要夺他不难。”又说：“速坛满速儿要来时，先将哈密占了，才好领人马来到肃州外边。因抢人民，我每城里发火焚烧，若夺了肃州，怕他甘州不得！”他甘心充当吐鲁番方面的内奸，而对明朝政府则采取阳奉阳违的手段，为明廷处理哈密问题设置重重障碍。

由于他的种种恶行劣迹，明政府于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将其缉捕归案。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被判斩首，妻妾子女没

①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

②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三，《吐鲁番》。

为家奴,财产并入官。[①]

由于明朝的疏于控制,哈密为伊斯兰教势力所占领,成为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地区。哈密王族不久就信奉了伊斯兰教,拜牙即袭忠顺王后便以"速坛"(苏丹)自称。同时,"哈剌灰、畏兀儿两族逃附肃州已久",[②] 不愿返回,成为当地居民。这样,伊斯兰教在新疆达到了最东部的地区,除准噶尔盆地的瓦剌人信奉喇嘛教外,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不久也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一种宗教信仰。

六 额什丁和卓家族

上面的几节,从秃黑鲁·帖木儿汗和蒙兀儿人皈依伊斯兰教,到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伊斯兰教的传播,都可以看到额什丁和卓家族的活动,说明这个和卓家族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传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记载,额什丁和卓家族的祖先原是中亚布哈拉苏非派教团的首领,"属于火者派",[③] 即有"和卓身份的人"。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个家族是最早打着"和卓"旗号从中亚进入新疆南部的伊斯兰教贵族。他们不仅对于传布伊斯兰教,而且在传布苏非神秘主义思想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卓"(Khwaja)是波斯语音译,汉语转写有"火者"、"霍加"、"和加"、"华者"、"霍查"等等。原意是"主人"的意思。引伸为"先

① 《写亦虎仙供词》。见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第444～45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六。

③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15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生”、“老爷”、“长官”、“东家”、“长者”等。该词在波斯、中亚等地被广泛使用，成为对显贵和有身份人的一种尊称。不过在中亚和新疆的伊斯兰教用语中，一般专指“圣裔”，与阿拉伯语的“赛义德”同义。[①] 这种圣裔除专指穆罕默德的后裔外，也有通指四大哈里发后裔的说法。新疆的和卓往往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与阿里后代所繁衍的子孙。

中世纪的中亚一带有着为数众多的和卓，其中一些人的身份并不可靠。而打着“和卓”旗号由中亚进入新疆的一些伊斯兰教徒，其血统和身份就更成问题。这些人手中都持有一种“世系表”或“圣裔谱系”之类的图表，但有些图表伪造的痕迹却很明显。然而在当时却并没有人去追究这种血统和身份的真伪，相反，一旦得到公认，这种人便在穆斯林群众中享有了崇高的地位，成为宗教贵族而倍受人们的尊崇。和卓还逐渐把持了一些苏非派教团的首领地位，并形成一种世代承传的教统制度。帖木儿王朝以来，和卓的地位大大加强，在中亚一带形成一种享有宗教封建特权的集团势力。

和卓之所以对苏非派信徒具有吸引力，正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他们可以借助“圣裔”的特殊血缘关系“直接领受真主的启示”，从而向世人显示各种自然力量所不能创造的“奇迹”（喀拉玛特）。和卓控制下的苏非派，由于有和卓家族这样的教主为核心，受到信徒的盲目崇拜，内部又有较严密的组织系统，所以成为伊斯兰教中比较活跃的宗教团体。伊斯兰教统治者需要利用这种宗教势力来维护其封建统治。因此，中亚的和卓势力进入新疆以后便得到了察合台后王的支持，在新疆获得了发展。

据新疆伊斯兰教历史文献记载，额什丁和卓祖籍为布哈拉人，其祖先叔札乌丁·马合木德曾是布哈拉苏非派著名的长老。成吉

①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12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思汗攻陷布哈拉时,叔札乌丁·马合木德被流放到新疆喀喇昆仑山某地。后来,他的子孙来到位于吐鲁番与于阗之间的一个重镇——罗卜·怯台。这个地方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也曾提到,他说:该镇是商旅必经之地,商队通常要在该地驻歇、休整、准备食物,以便穿越沙漠。马可波罗还指出,当地"居民信奉回教"。[①] 额什丁的父亲贾拉里丁曾在该地传播苏非派教义,但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据说只有15个人成为他的门徒。后来,由于一场罕见的沙暴,罗布·怯台镇被淹没,贾拉里丁携众人逃往阿克苏,在这里遇见了秃黑鲁·帖木儿。这场相遇富有戏剧性。当时秃黑鲁·帖木儿正率队围猎,按照蒙古法令,王室围猎时,所有人都必须回避,违者处死。但贾拉里丁来不及躲避便被抓了起来。汗见他是个伊斯兰教士,便有意侮辱他。贾拉里丁机智地用富有宗教哲理的答辩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使秃黑鲁·帖木儿折服。汗把他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详细询问了伊斯兰教的信仰、教义和穆斯林的义务,感到十分满意,表示:"如果我一旦做了汗而且具有最高权力,你必须到我这里来,我答应你,我会皈依伊斯兰教的"。[②] 这次密谈后不久,贾拉里丁患病死去。临终前,他对额什丁说:"我已经是朝不虑夕了,有一件事交给你,如果这个年轻人做了汗,你就要提醒他履行自己的诺言,皈依伊斯兰教……。"后来,额什丁来到汗廷,因戒备森严,无法见到汗。他便每天清晨在汗的宫帐附近高声唤拜,终于引起汗的注意,被带进宫里。额什丁向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提起汗的诺言。汗非常高兴,当天便举行了入教仪式。以后又成功地说服蒙兀儿人接受伊斯兰教。

---

①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第47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1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由于这一功劳，额什丁和卓奠定了其家族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宗教地位。他被秃黑鲁·帖木儿汗封为自己的导师和顾问，授予整个地区伊斯兰教长的职位，并享有世袭该职的特权。库车、阿克苏等地成为额什丁和卓家族的宗教世袭领地。这样，在新疆南部便出现了一支以库车为中心的伊斯兰教贵族势力。

额什丁在阿力麻里逗留的一年期间，以导师的身份给秃黑鲁·帖木儿汗讲授了伊斯兰教教规、礼仪、礼拜、斋戒、天课制度和苏非派道乘思想等。他在库车修建的"瓦里耶经文学校"在财力上得到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大力支持。当时的汗室成员及王公贵族等也都在这所学校接受宗教教育。这所学府成为额什丁和卓家族及其苏非派的教育中心，培养了大批苏非弟子。这些弟子被分派到阿克苏、吐鲁番、察力失以致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各地，提高了额什丁和卓家族在南疆的地位，使苏非派在南疆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额什丁和卓死后，长子乌甫尔帕提黑丁继承了教长职位，次子艾布·纳赛尔丁被派往吐鲁番地区传教。后来，艾布·纳赛尔丁配合黑的儿火者汗攻打吐鲁番，当了吐鲁番地区伊斯兰教的教长。

秃黑鲁·帖木儿汗在世时，曾特别许给额什丁和卓一项重要的特权，即在汗位继承和任命大臣的时候，必须经过教长"认可"，并举行宗教加冕仪式。他死前曾对诸子和艾米尔立下遗嘱："我死后，你们到库车去，请额什丁和卓给你们出主意，全都归信他吧。我的儿子中，他愿推举谁当帕的沙(国王)，就让他当吧。"① 后来，黑的儿火者汗即位的时候，就派遣大臣忽歹达带领32名官员、100匹马、500头牛、1000只羊、50峰骆驼和15个奴隶，专程前往库车拜访额什丁和卓，经过教长的"恩准"，黑的儿火者继承了东察合台汗国汗位。以后，这种"教长认可"的做法便形成一种制度，成为额

① 《秃黑鲁·帖木儿汗传》(察合台文手抄本)，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收藏。

什丁和卓家族的一项政治特权。马哈麻汗、歪思汗等即位的时候，也都是经过了乌甫尔帕提黑丁教长的"认可"。当然，这种"教长认可"的做法主要是履行一种宗教礼仪，因为汗位的取得通常都是有实力的宗王依靠武力来夺取。这种"教长认可"不过是察合台后王统治者为他们所享有的世袭统治权再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而已。这说明察合台后王在新疆的统治地位，需要依靠伊斯兰教上层势力来维护和加强；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新疆的和卓势力，也正是在察合台后王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下兴起和发展的。

额什丁和卓家族不仅在政治上拥有很大的权势，宗教上控制着众多的教民，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逐渐成为新疆南部最大的宗教封建领主。其财富的取得，主要是依靠封建统治者的"赏赐"、教民的捐献和其他巧取豪夺的手段。据记载，在失儿·阿里·乌黑阐汗在位时，可汗应和卓乌甫尔帕提黑丁的要求，将阿克苏500户农民强行迁至阿克苏的鄂依库尔(月牙泉)，以"照顾贾拉里丁麻札"为名，建起一座封建庄园。这些农民沦为庄园的"燕齐"(即农奴)，遭受和卓家族的剥削。在库车、阿克苏、吐鲁番，都有历任可汗封赠的大片良田沃土成为和卓家族的庄园。例如库车的亚尔克大渠、欧康达外吉大渠、吐鲁番的乌次旦加衣大渠等所灌溉的农田，都属于和卓家族的宗教土地。和卓家族还将教民们捐输给礼拜寺、经文学校的瓦合甫土地和财产据为己有，把这些土地出租给破产的农民，从中收取一半以上的收获物。此外，他们还利用权力和地位，控制着各地的商业贸易活动，垄断市场，公开索取财物，放高利贷，从中牟取暴利。据《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记载说，这个和卓家族"通过经商务农……在农商两业中累积了大量财富"，"他(指额什丁和卓后裔和卓他只丁)不论向谁索取

任何东西，都从来不会遭到拒绝，全汗国的事情无不详细陈述于他。"①

额什丁和卓家族的权势不断扩大，并且越来越多地干预政治，他们与察合台后王统治家族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和尖锐。诸汗之间的分裂，以及诸汗对和卓家族企图控制汗权的威胁日益感到不安，使额什丁和卓家族在汗国的宗教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歪思汗即位的时候，曾得到乌甫尔帕提黑丁的支持。但这个和卓发现歪思汗并不顺从于他的意志，便转而支持与歪思争夺汗位的失儿·马黑麻为合法的汗，逼迫歪思放弃了汗位。而后，歪思重新夺取汗位以后，便邀请布哈拉纳合什班迪教团的托钵僧大毛拉马黑麻·卡桑尼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和顾问，并在政治和宗教上打击额什丁和卓家族的势力。歪思汗之子羽奴思汗也有意地疏远这个和卓家族，而与中亚的苏非派首领打得火热。后来，额什丁和卓家族只能依附于占据吐鲁番——察力失地区的也先不花汗及其继承人阿黑麻汗、满速儿汗。这时，他们在汗国其他地方的影响已大为削弱了。到公元16世纪中期以后，中亚兴起的纳合什班迪教团的一支和卓家族进入新疆，逐渐取代了额什丁和卓家族的宗教地位。但是额什丁和卓家族在库车等地仍具有很深的影响，直到近现代，这个家族的后裔仍然占据着库车地区伊斯兰教宗教首领的地位。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34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四章 东察合台汗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一 社会经济

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分化、聚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各民族在共同的生活中互相交流、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东察合台汗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天山南部农业地区由于远离统治中心,受战争或其他人为因素的破坏比较少,因此经济发展相对平稳;天山北部的经济状况则不稳定,农业生产基本消失,畜牧业时起时落。

以阿力麻里为中心的伊犁地区是汗国最重要的牧业基地。这里宜人的气候,丰茂的水草,为畜牧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历来也是游牧民族争夺的场所。汗国初期,阿力麻里的畜牧业十分发达,草原上放牧的马、羊、牛、驼畜群数量之大,难以计数。一位作者描述说:"这些牲畜并非限于固定的牧场上,而是回旋在阿力麻里广阔的草原上。它们落在地上的影子几乎把太阳光都给遮住了。"他还指出:"假如在阿力麻里草原上数目巨大并增长迅速的

马匹和小牧畜若干年内不受任何天灾人祸的袭击，牧畜贸易就会完全落下去（似指牲畜贬值）。”[①] 阿力麻里盛产良马，即“伊犁马”，汉唐时有“天马”的美称。马不仅用于战争，而且广泛地用于农业、交通和日常生活中。游牧民视马群为最宝贵的财产，拥有马群的多少往往也反映一个部族的兴衰。这里产的绵羊不仅肉质好，而且皮毛质量也很好，是毛织品的主要原料。皮毛生意在整个牧畜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马奶是牧民最喜爱的一种饮料。元初，阿力麻里曾进行过农业开发，如前文所引耶律楚材、常德等人所记：“附庸城邑八九”，“播种五谷，一如中国”。说明当时该地区农业已有一定规模。农业开发者当为汉人和中亚移民。但在帖木儿的征服过程中，城池都被摧毁，农田又重新成为草场，以致于几个世纪内该地不复有农业生产。不仅如此，帖木儿每次征服后还将畜群掠往河中，使牧业生产很快衰落下去，广阔的草原上也很难见到畜群的踪影。黑的儿火者汗率部迁往别失八里，而别失八里的自然条件远不如阿力麻里。后来歪思汗虽又回到了伊犁地区，但这时候汗国控制的牧场已经很少。从歪思汗在吐鲁番亲自耕种、自给口粮的事实，反映出牧业生产已经无法维持游牧政权的所需。这时期，有一部分蒙兀儿人被迫在吐鲁番地区定居，从事农业或半耕半牧。这是汗国后期政权衰弱的经济原因。

喀什噶尔各地在朵豁剌惕部的经营下，不仅很快恢复了诸王叛乱时代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书中多处提到在其先辈治理下各地的繁荣情况。特别是在米儿咱·阿巴拜克尔统治期间，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的经济状况都很好。因为已无须向蒙兀儿人纳税，所以人民生活比以前富裕，国库也充实。这时期各地修建了一批水利干

① 乌马里：《眼历诸国记》。引自《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32、33辑，第94页。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1984年版。

渠,扩大了耕地面积。人口也有了增加。如和阗为一大的"地面",明初"人民仅万计,皆避居山谷间",[①] 到公元16世纪已恢复到5万人口以上。和阗地区种植"桑、麻、禾、黍,宛如中土"。当地的蚕丝手工业具有传统特色,出产的一种"胡锦"质地良好,远近闻名。采玉和加工玉器也是和阗的传统工业。"机巧"而善经营的和阗人把自己所产胡锦、花蕊布、花毯、玉器、水银、琥珀以及安息香、鸡舌香、乳香、阿魏等土产销往各地,获利甚厚,"遂富饶"。[②] 叶尔羌地区农业一向比较发达,水利和农田管理都达到一定水平,阿巴拜克尔统治时代定为都城,政治和经济地位超过喀什噶尔,并成为天山南部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逐渐繁荣起来。

吐鲁番是个单独的经济和行政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吐鲁番与蒙兀儿人的联系比较喀什噶尔各城更为密切。这时期,由于蒙兀儿人的进入和伊斯兰教的传入,经济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畜牧业的成份有所增加,如明史记载:"土尔番……土宜麻麦,水稻不生,有桃、杏、枣、李,多葡萄,畜羊马。"[③] 火州"产马、骆驼、大尾羊"。[④] 坎儿井在该地区农业灌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坎儿井又称"井渠",是由竖井、暗渠、明渠、涝灞等构成。人们先在山坡找出水脉,然后依坡势打许多竖井,再把竖井以暗渠构通,流入农田附近便进入明渠,蓄入农庄的涝灞以供灌溉和饮用。这种水利工程是干旱的吐鲁番人民长期与自然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

这时期,整个南疆的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

---

① 慎懋赏撰:《西夷广记》。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150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慎懋赏撰:《西夷广记》。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147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陈诚:《西域番国志》。

④ 陈循等撰:《寰宇通志》,卷117页。

农村以种植、养殖为主，农作物有麦、稻、玉米、高粱、豆类及棉、麻等，也种植葡萄、瓜果及蔬菜如胡萝卜、皮芽子(洋葱)、芹、韭之类，饲养牲畜羊、牛、马、驴、骡等。城镇以手工加工业和集市贸易为主，手工业为家庭作坊式，凡属衣食所需，铜铁器皿、农具、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均能生产自给。这种自然经济，即使在饱受战乱之害的情况下生产也比较容易得到恢复，但同时也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期维持着较原始的低水平状态。

农奴制在汗国时期也很盛行。察合台后王和封建贵族、宗教显贵都蓄有许多农奴和家奴。察合台后王每当即位时，封建贵族都要前往朝贺，在赠送给可汗的贺礼中，除马、牛、羊等财物外，还包括奴隶。诸汗为了拢络下属，也经常把奴隶作为馈赠物转赠。黑的儿火者汗就送给额什丁和卓15个奴隶。歪思汗汲水浇田，也是由奴隶们和他自己一起劳作。[①] 在封建贵族庄园里劳动的农奴忍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没有人身自由，被随意转卖、转赠，命运极为悲苦。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通过掠夺周边地区的人口。察合台后王经常派兵到肃州一带抢劫，把掠来的汉、回群众当奴隶驱使，还把贫苦人的妻子儿女买来当奴隶。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明代宗曾为此敕书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命其禁止人口买卖，被拘拐人口应尽数遣人送还。其中披露，近期有3000汉人男女被掳掠，1000人被察合台后王转卖到了撒马尔罕，2000余人在哈密、吐鲁番倒卖。这种掳掠边境民人的情况明初以来就经常发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成祖曾命甘肃总兵官宋晟说："近闻回回多买中国人妻、妾、子出境。律买卖者皆处死，宜严加禁约之，毋因循也。"[②] 但屡禁不止，反映了明朝国势衰微，不能保境安民。察合台后王还经常掳掠中亚穆斯林人口做奴隶。米儿咱·马

① 《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第四册，第894页。1934年版。

② 《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九。

黑麻·海答儿在书中多有述及。忽歹达对蒙兀儿人把穆斯林当奴隶一事很反感,他认为这样做是违反伊斯兰教宗旨的。因此他每年都要动用大量国库钱财以赎还这些穆斯林。[①] 农奴制是与掠夺、买卖人口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察合台后王游牧政权统治野蛮的一面。

汗国各地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是残酷的。据史料记载,哈密"速檀"拜牙即对于他统治下的人民,每年要夺取三石麦子,或一匹梭布,或十匹马,把人民肥壮的牛羊都掠夺来杀了自己吃,还任意强奸民家妇女。[②] 拜牙即的事例具有典型意义。在汗国处于四分五裂、动乱不已的形势之下,各地方封建统治者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毫不体恤人民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商业贸易在西域经济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公元15世纪时也不例外。各地与明朝和中亚、西亚的贸易往来十分活跃,商队络绎不绝。维吾尔人善于做生意,他们把当地的土特产运销到中亚、印度、波斯、阿拉伯,再把各国的商品运回本地,或者沿途行销,沿途采购,谓之"行商"。去麦加朝觐也是做生意的机会,朝觐者一路行商,既解决了往返的盘缠,又达到了朝觐的目的。

与明朝的贸易则多以"进贡"为名。明初,为了远播大明朝的声威于域内外,并对西域各国实行"羁縻",以确保西北边境的安宁,明朝统治者对各地朝贡是很欢迎的,甚至屡次遣使,广事招徕。《明史》说:"先是,永乐时,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③] 这样做的结果,的确保障了"边境宁谧余八十

---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5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慎懋赏撰:《四夷广记》"哈密国记"。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152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明史》卷三百三十三,《西域传》四。

年”。[①] 而对于西域各地，朝贡则是一项极有利可图的生意。明朝政府对于朝贡者实行相当优惠的政策，沿途驿所免费提供住宿、酒食、人扶、车马之便自不必说，朝廷给进贡者的“回赐”往往就数倍于贡品所值。各地的贡物多为马、驼、玉器、硇砂等，而朝廷回赐的都是西域短缺的绸缎、绢帛、瓷器、布匹、银器等。政府又允许朝贡者挟私货进京贸易。这样优厚的待遇，自然吸引着各地统治者和商人纷纷以进贡为名，前往北京经商。由于得到朝廷的庇护，朝贡者一路有恃无恐，“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②] 有些贡使在北京“会同馆”留居三、五年不还，有的则长期寄住在甘州等地。甘肃都御史唐泽奏言：“哈密等处进贡夷人，每沿途寄住，贩物谋利，经年不归。甚有前贡者复充后贡。人数更名冒进。起送者骚扰驿路，存留者耗废月粮。殊非中国边防之体。乞为议处。”[③] 这种劳命伤财的“朝贡”，明朝政府早已看出，也曾三令五申禁止入境贸易，违者治以重罪，并对各地朝贡物品加以限制。但为了“羁縻诸夷”，免伤其向化之心，实际上并未采取得力措施严加约束，致使这种以朝贡为名的贸易活动继续发展。西域各地从这种贸易活动中获得很大的利益，对明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所以，当阿黑麻汗用武力夺取这条贡路上的咽喉之地哈密城时，明朝以“闭关绝贡”相威胁，西域各地统治者的利益受到损害，都抱怨阿黑麻汗，迫使他又归还了哈密城。但是，由于吐鲁番统治者出尔反尔，屡次兴兵夺取哈密，并且不断派兵从哈密进攻甘肃内地，抢劫财物，明朝政府不胜其扰，最终还是关闭了关口，杜绝了朝贡。

总之，东察合台汗国时期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比较落

① 许进：《平番始末》卷上。
②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

后,天山以南地区的农业经济比公元14世纪初期有所恢复。由于割据形势严重,各地经济均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商业贸易则因公元15世纪海路贸易日趋兴旺,西方诸国以及阿拉伯、波斯商人主要通过海路与明朝进行贸易活动,因此,来往于西域的陆路传统贸易逐渐衰落。朝贡虽然具有一定的贸易性质,但这种贸易是明朝与西域各地带有政治拢络意义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并不能持久。

二 文化

东察合台汗国存在着多种经济形态,有多种民族成份,信仰着不同宗教,因此,在文化方面也具有多样性。汗国境内通行多种文字,塔里木盆地的居民主要通行书面语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察合台文,吐鲁番和哈密地区的畏兀人仍使用回鹘文,察合台蒙古人部分地使用蒙古文,在畏兀儿及其周围地区的景教徒中,还通行古叙利亚文,或以古叙利亚文字母拼写的突厥文。

属于东察合台汗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回鹘文文献,最著名的是现存巴黎的《乌古斯可汗传》手抄本。据法国东方学专家伯希和研究,这个手抄本大约是公元15世纪左右抄成的。另外,由于与明朝朝贡、贸易往来比较频繁,汗国各地方政权送给明朝政府的文书都是用回鹘文写成。现存的《高昌馆课》(存于日本的东洋文库本称为《高昌馆来文》)就是东察合台汗国时期各个"地面"致明朝的文书,总计89件。这些文书是先写成汉文,然后再译成回鹘文的,而且又是按照汉文逐字直译,因此无法正确反映当时畏兀儿人的口语情况,特别是很难从中看出当时畏兀儿语的语法特点。尽管如此,这些文书对我们了解东察合台汗国时期经济、贸易情况以及所使用的文字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时期，察合台文已广泛流行于塔里木盆地的中部、西部和察合台蒙古人所统治的其他地方。察合台文是从原来喀喇汗朝时期形成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卡尼亚文演变而成的。这种文字共有32个字母，从右向左横写，字母分单写、词首、词中、词尾四种写法。用这种文字所记的语言情况比较复杂，语音、语汇、语法都受到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强烈影响。这种文字主要用于书面语。用察合台文写作的有关哲学、文学、宗教、自然科学著作浩如烟海。[①] 察合台汗国中后期著名文学家拉布乌孜用察合台文创作的文学著作《拉布乌孜故事集》(又称《圣贤传》、《圣人传》)，对维吾尔文学具有较大的影响，在维吾尔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传集共包括72个回目的散文和诗歌，文字优美流畅，情节感人。

属于东察合台汗国时期著名的维吾尔文学家有鲁提菲、阿塔依、赛卡克、穆罕默德·花喇子米和尕达依等。

鲁提菲是一位喀什噶尔籍诗人，生活在公元15世纪。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河中地区，这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许多优秀的诗人都荟萃于这里。鲁提菲用波斯文、突厥文两种语言进行创作。他的波斯文作品与同时代的优秀波斯文诗篇相比毫不逊色，但可惜没有集子留传于今。他的突厥文诗作，在当时即享有盛誉，有完整的诗集传世。诗集的数种手抄本现存于塔什干、圣彼得堡和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中。据说，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还藏有《鲁提菲四行诗集》一书。各地收藏的抄本，共收集有抒情诗(格则勒)280多首，颂诗2首，随感四行诗(克提艾)18首，同韵四行诗(吐尤克)若干首。此外，鲁提菲还留下了一部名叫《古丽与诺鲁孜》的叙事长诗。诗中以优美的语言描述了诺鲁孜王子和古丽公主之间纯真美好的爱情。鲁提菲还把公元15世纪著名史学家歇

① 《维吾尔族简史》，第14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里甫丁·艾里·叶兹迪的波斯文著作《凯旋记》译成了察合台文。据《诗家方舟》一书的记载,《凯旋记》是以对句诗体(两行一韵)写成,长达2万余行。可惜这部巨著未能流传下来。

大诗人艾尔谢里·纳瓦依对鲁提菲的评价很高,曾在其著作《雅会》一书中深怀敬意地论述过他。认为他是维吾尔诗歌创作中语言优美、臻于至境的诗人,其他穆斯林史学家格牙斯丁·宏达米尔曾将他的名字列入当时用察合台语写作的诗人的前列。鲁提菲的抒情诗在当时操突厥语的民族中广泛流传,对后来的诗人产生过巨大影响。纳瓦依和阿塞拜疆诗人福祖里都曾为他的抒情诗写过和诗。鲁提菲为发展和丰富维吾尔文学语言做出了积极贡献。据说,他99岁时逝世于赫拉特。

阿塔依是公元15世纪维吾尔文学杰出的代表之一。有关他的生平缺乏记载,从他的诗文片断可以看出,他生活在赫拉特和黑利赫一带。他的诗集留传到现在的只有一个手抄孤本,现藏于圣彼得堡市。

阿塔依与鲁提菲、赛卡克等人齐名,以写抒情诗章见长。他的作品意味隽永,笔法细腻,语言流畅,艺术成就是很高的。爱情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此外,他也写酒,写对现实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赞美。他用犀利的笔触辛辣地嘲讽经院教士和伪善的毛拉。在这方面,他曾受过前辈诗人莪默·伽亚姆和哈比孜·西亚孜等人作品的影响。阿塔依在写作中尽量使自己的语言口语化,他的作品成功地引用了不少民间谚语。

赛卡克是生活于公元14世纪末和公元15世纪初期的著名维吾尔族诗人。其生平所知甚少。艾里谢尔·纳瓦依对赛卡克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他与鲁提菲并称为"维吾尔语言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地步的杰出诗人",甚至把他作为自己的师长来提及。赛卡克在其同辈的作家中,在创作上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始终激情洋溢。他的诗歌属于以维吾尔语写成的古典诗歌中最优

秀的典范之列。他的格则勒(双行诗)多以描写爱情、侠义为题材，艺术性很高。语言清新隽永，而且与人民大众的口语相近，意境深远，含意深刻，极富于艺术魅力。从维吾尔古典文学发展史不难看出，赛卡克的文学艺术创作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有益的作用。赛克卡曾在撒马尔罕兀鲁伯的宫廷里任职。除文学外，他在哲学、逻辑学和修辞学方面也都有较高的造诣。

穆罕默德·花喇子米是活跃在公元 14 世纪维吾尔诗坛的一位优秀诗人。生平事迹也缺乏资料。他曾一度在金帐汗国宫廷工作，还在宗教寺院经学堂度过一段简朴的岁月。其《爱情篇》是公元 14 世纪维吾尔诗坛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它内容深刻，感情真挚，格式严谨，语言华美，富于音乐感。全诗由序诗和 10 封爱情书信加结尾组成，共 570 行。《爱情篇》是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诗，这在当时苏非主义和禁欲主义思想禁锢下的整个中亚地区的文坛上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从《爱情篇》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是思想、行动丰富的爱情，是对纯真爱情的赞美。

《爱情篇》在国外有多种版本，分别收藏在英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的图书馆中。许多国家的学者对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是“维吾尔传统诗歌的发展”，“是金帐汗国时期文学语言的艺术结晶”。①

尕达依也是公元 15 世纪时著名的维吾尔抒情诗人。据说他生于 1403 年～1404 年左右，生活于赫拉特城。他的诗歌当时在操突厥语的诸民族中广为流传，赢得了很大的声誉。纳瓦依在《两种语言之研究》一书中，将尕达依的名字作为察合台文学的重要代表而提及，说他是突厥语系民族的诗人，他的作品在巴布尔时代就已享有盛誉。

---

① 《察合台语早期文学》，第 138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尕达依的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代表着当时的进步潮流。歌颂纯洁的爱情,歌颂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是其作品中主要的内容。此外,一些有关当时社会问题的内容,在他的诗歌中也有相当显著的表现。他以娴熟优美的艺术风格,在维吾尔古典文学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

纳瓦依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深邃的宝库》、《五部诗集》、《两种语言之研究》、《韵律的标准》以及《雅会》(或译《艺坛荟萃》)等。他的著作对维吾尔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察合台文的普及,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哲学、医药学、伊斯兰教神学等著作被大量介绍到塔里木盆地。在介绍阿拉伯、波斯文学及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鲁提菲、赛卡克以及纳瓦依等人起了巨大作用。他们不仅是诗人 、学者,而且精通波斯文、阿拉伯文,还擅长用波斯文创作作品,所以,他们在翻译和介绍这些作品中起了桥梁作用。

这时期,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反映劳动人民愿望的文学作品,以寓言、笑话、谚语、谜语、民歌等形式有了充分的表现,内容丰富多采。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脍炙人口的《阿凡提的故事》。这部集幽默、笑话、嘲讽于一体和充满智慧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内容日趋丰富,在文学形式上为广大城乡人民所喜闻乐见,在内容上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维吾尔族艺术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叶尔羌汗朝

（公元 1514～1680 年）

第一章 叶尔羌汗朝的建立

一 历史背景和赛德汗的早期经历

公元 15 世纪末至公元 16 世纪前半期,整个中亚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时期,原来游牧于钦察草原的乌兹别克(旧译月即别)部大举南下,进入河中地区,取代帖木儿王朝建立了乌兹别克人的王朝——布哈拉汗国;而被逐出中亚的帖木儿后裔则在印度、阿富汗一带建立了著名的"莫卧儿帝国"。从乌兹别克部分化出来并联合了其他操突厥语游牧部落的哈萨克部落联盟,也在这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占据了巴尔喀什湖至伊犁河、七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受到诸游牧部族的排挤,蒙兀儿人被迫转入南疆各绿洲,建立了以叶尔羌为中心的察合台后王政权——叶尔羌汗朝。

引起这一系列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乌兹别克部的南迁。乌兹别克部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所领金帐汗国遗部。术赤第五代孙乌兹别克汗(公元 1312 年—1340 年在位)接受伊斯兰教之后,在其部族中大力推行,迫使部民信奉了伊斯兰教。在游牧人民间,即有

"乌兹别克汗留下宗教"的格言。后来,这位汗的名字(意为"自己的主人")遂成为这一部落的名称。乌兹别克人进入河中农业区以后,与当地操突厥语的定居居民发生融合,逐渐形成现在的中亚农业民族——乌兹别克族。在阿布海尔汗时代(公元 1413 年—1489 年在世),乌兹别克部逐渐从钦察草原迁徙到楚河流域。这时期乌兹别克部十分强大,但后来又发生了较大的分化。阿布海尔汗之孙昔班汗(公元 1451 年～1510 年在世)时期,乌兹别克人继续迁徙,占领了锡尔河下游,对帖木儿王朝已形成夺取之势。

帖木儿王朝在苏丹卜撒因去世(公元 1467 年)以后,分裂为许多城邦。诸王各自为政,卷入了争夺撒马尔罕王位的内战,国内十分虚弱,不仅无法联合抗拒入侵者,相反,各方都企图借助昔班汗的兵力攻灭对方。昔班汗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乘机率部进攻河中,各个击破,于公元 1500 年攻陷撒马尔罕,帖木儿王朝遂亡。卜撒因之子乌马儿·沙赫的长子巴布尔率领残众退出河中地区,来到喀布尔称王。①

乌兹别克部的南迁,引起一部分不愿随徙迁居的部众纷纷离贰。在阿布海尔汗时代,白帐汗国的乌兹别克部在克烈汗和札尼别克汗的率领下迁往蒙兀儿斯坦,受到也先不花汗的热情接待并把楚河地区划归该部驻牧。其后,陆续又有其他游牧部落走依先徙的部族,形成早期哈萨克部落联盟。其中朵豁剌惕部也有一部分人加入,成为后来哈萨克大玉兹中的一个重要氏族。当东察合台汗国政权削弱的时候,哈萨克部在蒙兀儿斯坦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到哈斯木汗时代(公元 1509 年～1518 年在位),哈萨克部已

① 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张家麟译)第一卷下册,第 467 页。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

经是拥有 100 万人口,可以组织 30 万军队的强大部族。①

起初,昔班汗在部族纷争中一度落魄,为帖木儿后王充当扈从。后来他逃到蒙兀儿斯坦请求"长汗"马哈木收容。昔班汗夺取河中以后,便开始进攻蒙兀儿部。马哈木汗和阿黑麻汗曾联合抵抗,但双双被俘。昔班汗虽然释放了他们,却将 3 万蒙兀儿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马哈木汗回到蒙兀儿斯坦时,既没有部众,也没有栖身之地,只好于公元 1509 年又去投靠昔班汗。但这一次却遭到毒手,他本人和 6 个儿子全部被杀。这次事件后,蒙兀儿大汗的统治实际已经结束,其领地被哈萨克、柯尔克孜和瓦剌诸部所瓜分,只有吐鲁番、察力失(今焉耆)、库车这一小片领地仍掌握在"幼汗"阿黑麻及其子手里。

阿黑麻汗有许多儿子。其中长子满速儿继承了吐鲁番王位。他继位后,为巩固权力,排除异己,对其胞弟大加迫害。众兄弟纷纷逃亡或集结人马与之对抗。其中,阿黑麻之六子哈里勒逃到柯尔克孜部当了首领;四子巴巴札克据守拜城;七子艾曼火者曾被满速儿下令处死,但执行这项命令的人将他藏了起来;八子真帖木儿则长期留住在甘肃境内,以躲避仇杀;三子赛德也由于受到迫害在各地流亡,这位年轻人就是叶尔羌汗朝的创立者。

赛德汗出生于公元 1487 年,自幼聪颖好学,文武兼备。14 岁那年跟随其父阿黑麻汗去援助马哈木汗抵抗乌兹别克人。兵败后他因腿部负伤,被帖木儿王朝阿黑昔的长官沙赫·巴耶西德俘获,投入监狱。一年后,昔班汗的堂弟札尼别克占领阿黑昔,将沙赫·巴耶西德处死,赛德被送到昔班汗那里。昔班汗待之很友好,让他参加了乌兹别克军队。但赛德却一直怀念自己的祖国。于是他乘昔班汗出征花剌子模的机会逃回蒙兀儿斯坦。由于看不惯他伯父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 173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的懒散，便又离开了马哈木汗去投奔在柯尔克孜部的胞弟哈里勒。后来，满速儿汗率兵来攻，在阿拉木图附近将其兄弟击败。哈里勒投奔乌兹别克部，被札尼别克杀害。赛德仅仅带领50余人逃离战场，最后在帕米尔山里落脚，被迫以劫掠为生。这段日子，他饱尝了冒险、孤独、屈辱和各种艰辛，同时也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赛德只好率领随从向乌兹别克人投诚。幸运的是，札尼别克这一次又意外地宽宥了他们，但事后他又反悔并立即下令通缉捕杀，而赛德一行这时已乔扮成游方的海兰答尔和商队，躲过层层关卡，前往喀布尔投奔其表兄巴布尔(巴布尔的生母是羽奴思汗的女儿)。在喀布尔，赛德极受宠遇，过了两年无忧无虑的日子。

公元1510年，昔班汗在进攻伊朗时被萨法维王朝伊斯玛仪一世杀死，乌兹别克部大乱，巴布尔乘机起兵。他依靠从伊斯玛仪一世借得的大量军队，大败乌兹别克军，随即占领河中，于公元1512年重登撒马尔罕王位。与此同时，被阿巴拜克尔逐出喀什噶尔的朵豁剌惕部艾米尔赛义德·马黑麻也利用这个机会在安集延起兵，占领了费尔干地区，并立即将这块领地献给了赛德。巴布尔任命赛德为安集延总督。第二年，阿巴拜克尔率领两万军队进攻安集延。双方在靠近安集延 的图特鲁克展开鏖战。赛德虽然只有1500人的军队，但他依靠灵活的战术和士兵们的英勇，终于将阿巴拜克尔之军击溃。此战之后，赛德的声势大振，蒙兀儿旧部纷纷前来归附。

几个月以后，形势陡转，乌兹别克诸汗集中兵力卷土重来。他们与撒马尔罕宗教上层建立了联系，宣布巴布尔为信奉异教者和为什叶派效劳的叛教者，在广大逊尼派居民中煽起了反对巴布尔的仇恨情绪。公元1513年，昔班汗堂弟马合木德之子奥贝都拉汗轻易地击败巴布尔，重占撒马尔罕。接着又大败伊斯玛仪一世和巴布尔的联军，重新统治河中。巴布尔再度逃亡喀布尔。赛德之

军也在塔什干为速云赤·火者汗所领乌兹别克部击败,退回安集延。

公元1514年春,乌兹别克大军进逼安集延,赛德急忙撤离,打算退入蒙兀儿斯坦。当行军至哲德干(位于塔剌苏河上游)时,赛德召集所部首领举行军事会议,商议这支孤军的去向。在这次命运攸关的会议上,决定了进军喀什噶尔的计划。

二 喀什噶尔阿巴拜克尔统治的没落

在哲德干会议上,赛德和诸首领认真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最后采纳了赛义德·马黑麻的建议:放弃前往蒙兀儿斯坦的计划,去夺取阿巴拜克尔占据的喀什噶尔诸城。因为他们意识到,蒙兀儿斯坦已被强大的哈萨克和柯尔克孜诸部所占据,从他们手中夺取这块察合台后王世袭领地绝非易事。而喀什噶尔则不同,其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喀什噶尔地区是朵豁剌惕部世袭领地。该部艾米尔在承认察合台后王宗主地位并承担纳赋、纳贡、从征等义务条件下独立实行统治。东察合台汗国政权削弱的时候,喀什噶尔也分裂成许多割据政权,主要是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阿克苏等,但都由朵豁剌惕部艾米尔统治。阿巴拜克尔是叶尔羌统治者艾米尔桑尼司之子,其父死后过继给叔父——喀什噶尔的艾米尔马黑麻·海答儿。阿巴拜克尔年轻时野心勃勃,极有谋略。他乘羽奴思汗和也先不花汗内讧之际,利用马黑麻·海答儿的昏庸无能,先用计夺取了于阗,然后又强占了叶尔羌,最后用离间计逼走马黑麻·海答儿,夺取了喀什噶尔。马黑麻·海答儿向羽奴思汗求援,但羽奴思汗两次征讨均被击退。阿巴拜克尔又占领了阿克苏,这时整个喀什噶尔地区都控制在他手中。1480年,他在喀什噶尔宣布即位,自称苏丹。

阿巴拜克尔的政权一度比较强大，内部稳定，经济发展，他又东征西讨，征服了八达哈伤、博乐尔等地，还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回了费尔干地区。在当时东察合台后王政权十分虚弱的情况下，这个政权的建立对于稳定新疆南部的局势，特别是免遭虎视眈眈的乌兹别克人的入侵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他对内统治是建立在暴政和高压的基础上，政权并不稳固，潜伏着各种危机。

由于阿巴拜克尔是用各种卑劣手段夺取喀什噶尔统治权并擅称苏丹——在当时这一称号只能为察合台后王及其宗族所享用，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甚至同胞同族的反对。为了镇压反抗，他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警察和监狱机构，监狱遍布全国，实行密探制、连坐法。大多数关进监狱的人仅仅是对他的暴政表示了不满。监狱的监管律令极严，囚犯按罪行轻重分别等极。所有的囚犯都必须锁上铁链从事苦役。通常在一所监狱里，由一名典狱长总管。18—20 个囚犯由一名牢卒监管，18 个牢卒组成一队，由一名狱吏负责。任何监视人员只要鞭笞不力，催督不严，都要和犯人锁在一起罚苦役。苦役主要是开采矿藏和挖掘古城宝藏。

对付其同族的反对者，阿巴拜克尔更为残忍。他曾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命人用烤肉的铁叉戳穿一个年仅 15 岁的胞侄的肚子，钉死在墙上；他的兄长仅因反对他夺取于阗的阴谋，便被挖去了双眼等等。由于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因此他在维吾尔人民中间留下了“暴君”的名声。

为了掩饰种种暴行，阿巴拜克尔强迫毛拉、穆夫提等宗教律士为其行为辩护，取得伊斯兰教法许可。他自己也装出虔诚的样子，常与教法学家们聚议。如果学者们顺从则罢，如果拒绝，他便强加个罪名将学者们处死或罚做苦役。在这种淫威下，宗教学者们被迫给予了他某些“教法许可”。其中典型的事例便是他依仗所谓“谋叛罪”的“教法许可”，将札喜剌黑、讹迹邗和马都地方 3000 多反抗他的人处死，另有数千人受刖足之刑。借口是：这些人如果跑

到国外将煽起叛乱,这样便可以留在本国之内。[①] 晚年,他变得更加多疑、专横、暴戾无常,常以杀人取乐。

阿巴拜克尔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统治民众,另一方面又横征暴敛,大肆聚敛财富。苛政杂税使无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破产、流离失所和逃亡,造成农田荒芜,市井萧条,国内空虚。为了填充国库的不足,维持庞大的政权机构、警察和数万军队的开支,他下令对喀什噶尔、于阗、叶尔羌等地一些旧城古址进行大规模挖掘,以寻找宝藏。从事这项劳动的主要是苦役囚犯和流离失所的穷苦人。囚犯们被套上颈圈,用铁链串在一起,在严密监视下不分冬夏地挖。据记载,仅在于阗旧城的一处遗址里就挖出了27口大瓮,每口瓮内有一个铜罐,里面装满了金沙,夹缝内也塞满了银币。[②] 喀什噶尔、叶尔羌的旧城也遭到摧毁,挖掘出大量宝物。这些财宝大部分落入了阿巴拜克尔的私囊。

但是,无论高压政策还是挖掘古城,聚敛财富,都不能掩盖阿巴拜克尔政权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这一点,在图特鲁克之役中已暴露无遗,鏖战之际,将士们不愿卖力,军心涣散,各自逃生。实际上,在他统治后期,国内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危机四伏。这种形势,为赛德汗进军喀什噶尔,推翻阿巴拜克尔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 奠都叶尔羌

公元1514年夏初,赛德汗率部越过天山进入喀什噶尔边境。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15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14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将家眷、辎重安顿在后方，自己率领部众轻装疾进来到阿图什，在这里整肃军纪，举行宗教仪式，并清点各路人马，计有4700多人。

阿巴拜克尔闻讯后立即从叶尔羌赶往喀什噶尔，调集军队，加紧修筑城堡工事，储备粮草，命其子玉素甫坚守城堡，自己返回叶尔羌去征集军队。

双方人马调集停毕，两军在喀什噶尔城郊展开一场激战。赛德汗亲临战场督阵，鼓舞将士们的勇气。喀什噶尔守军被击败，退入城堡。初战获胜，使赛德之军士气大振，勇猛攻城。但由于城堡坚固，久攻不下，于是赛德汗决定奔袭英吉沙城。英叶沙位于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之间，是两地交通必经之地，具有战略地位。攻下英吉沙，就可以扼住阿巴拜克尔的咽喉，使叶尔羌城完全孤立；同时，切断喀什噶尔守军的退路。显然，这是个英明的决定。行军途中，又有柯尔克孜部首领率众来归。柯尔克孜部人民饱受阿巴拜克尔的欺压，这时，愿意为赛德汗效力攻打阿巴拜克尔。经过6天的围困和强攻，英吉沙守军终于抵挡不住，献城纳降。喀什噶尔城守将闻讯也弃城而逃。

这时，阿巴拜克尔强行征集农民、工匠以致商贩入伍，到处散发武器，并以高官厚禄收买愿意为他效劳的人。但是农民拒绝为他作战，而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却根本不能作战。当他得知英吉沙和喀什噶尔相继陷落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便返回城内，命其子贾汗杰尔守城，自己携带着数百驮金银财宝、锦缎细软及随从逃向于阗。贾汗杰尔本无心守城，听到赛德汗的军队即将到达，下令部众抢劫财物，带走尽可能带走的东西，带不走的纵火焚烧，他自己也携带大量财物逃往喀喇昆仑山里。阿巴拜克尔在于阗站不住脚，又往于阗南面的山里逃窜。路上，为了摆脱追兵，他把所带财宝的马褡裢扔进河里，带不走的锦缎细软也点火烧掉。然后逃到拉达克山里。赛德汗的军队在山里将他捉获，在押回途中将其

处死。[①]

公元1514年9月中旬(希吉勒历920年7月末),赛德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叶尔羌城,在朵豁剌惕等诸部艾米尔的拥戴下登上汗位。在即位庆典仪式上,按照蒙兀儿人的习俗,汗坐在一块白毡上,由最有权威的长老握住白毡的四角将汗抬起来,在臣民的欢呼声中宣布即位。叶尔羌成为这个新王朝的首都。

叶尔羌是我国西域一座历史名城,今称莎车,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西面是喀什噶尔,东面是于阗,叶尔羌河由南向北流过,浇灌着两岸肥沃的土地,使这里物产丰饶,人丁兴旺。阿巴拜克尔曾将其首都迁到这里。他在城里大兴土木,建筑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府邸、图书馆和许多宗教设施。城四周筑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堡垒。叶尔羌河水被引入城区,修建了许多花园。远处看去,树木成荫,尖塔高耸,琉璃瓦房鳞次栉比,市区里则商贩云集,各色货物繁多,使这座城市显得更加繁华气派。在当时,叶尔羌是整个喀什噶尔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叶尔羌汗朝是我国明代一个西域地方政权。它建立的时候,正值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1521年)。这时,明朝政权已经比较虚弱,国内矛盾重重,对外又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无力经营西域。但是,西域各地方割据政权仍然视明朝为宗主国,经常派使者前往明朝政府朝贡,这种关系并未间断。叶尔羌汗朝统治者也把自己看作是中国境内的地方藩王,奉明朝以及后来的清朝中央政府为其宗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祖国内地保持着联系。

在历史书籍中,对叶尔羌汗朝有各种不同称法。有的史书以赛德汗的名字命名,称其为"赛义德汗国";有的史书又因这个政权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24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的统治者仍是蒙兀儿人，故称“蒙兀儿汗国”或“蒙兀儿喀什噶尔汗国”等。明代史籍因对西域事务不甚了解，所以对西域各地方政权统称“地面”，如“吐鲁番地面”、“喀什噶尔地面”等。近年来，在我国各种有关出版物中，对这个地方政权有了统一的称谓，即以其首都的名字命名，称“叶尔羌汗朝”或“叶尔羌汗国”，这是比较能够体现这一王朝特性的名称。

四 疆域、居民和周邻

叶尔羌汗朝的疆域基本上是承袭了阿巴拜克尔统治时的领土。这片领土是元代以来朵豁剌惕部统辖的领地。大致范围是：东面到达且末、若羌，以阿尔金山脉为界；南面以喀喇昆仑山脉为界，毗邻西藏；西面越过帕米尔高原抵达喷赤河和以安集延为中心的费尔干盆地，但费尔干地区的归属与否往往取决于叶尔羌政权的强弱，只有在盛时其统辖范围才可到达；北部以天山为界，其北是哈萨克部领地，再往东是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吐鲁番政权。吐鲁番政权与叶尔羌汗朝的分界线位于拜城与阿克苏之间的沙漠上。吐鲁番地区后来在拉失德汗和阿不都拉汗统治时期被叶尔羌汗朝征服，成为叶尔羌汗朝的一部分。当吐鲁番政权稍强时，便又从叶尔羌汗朝分离出去。境内比较重要的城镇有叶尔羌、喀什噶尔、于阗、阿克苏、英吉沙、乌什、库车、察力失(焉耆)和吐鲁番等。这些城镇又分别是单独的行政区域。

生活在叶尔羌汗朝的居民主要是维吾尔族。此外还有蒙兀儿、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瓦剌蒙古和撒里维吾尔等部族。

蒙兀儿人是叶尔羌汗朝的统治阶层。除朵豁剌惕以外，还有其他许多氏族分布在叶尔羌汗朝各地，并在各自分封的领地上掌管军事、行政权力。朵豁剌惕部早在300年前就已经居住在天山

南路,他们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特征和心理特征上与当地维吾尔族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由于长期与当地居民通婚共处,在血缘上也已被维吾尔族同化。由赛德汗从草原上带到叶尔羌来的这部分蒙兀儿人,在初期还保留着蒙兀儿游牧氏族的某些传统和特点,但到叶尔羌汗朝后期,这些蒙兀儿人也已完全融入了维吾尔民族。据史书记载,在叶尔羌汗朝初期,分布在叶尔羌至吐鲁番各地的蒙兀儿人共有3万多人。[①] 后来,这支部族便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了,只保留下一些部落氏族的名称。他们的历史已成为维吾尔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柯尔克孜部生活在天山地区,以游牧为生。他们实际上来到这个地方并不很久。公元15世纪中期,蒙古瓦剌部向柯尔克孜的祖居地叶尼塞河上游发动进攻,打败了柯尔克孜人,迫使其部流散迁徙,一部分人后经阿尔泰山区碾转来到天山驻牧。赛德汗的弟弟哈里勒曾逃往天山柯尔克孜部避难,这是史书有关柯尔克孜部在天山一带活动的最早的记录。在这以前,他们还未到达这一地区。因为叶尔羌汗朝初期的柯尔克孜人并不信仰伊斯兰教,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他们"大部分人没有信仰",另一位公元16世纪末的穆斯林作者沙伊费也说他们"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异教徒"。实际上他们还保留着萨满教的原始信仰,在公元15世纪上半期东察合台汗国马哈麻等汗在蒙兀儿斯坦游牧民中也推行伊斯兰教,如果这时他们已进入蒙兀儿斯坦,就必定会把他们也包括在内。柯尔克孜人进入天山以后,便活跃于政治舞台,与周围其他民族发生了密切联系。同时,伊斯兰教对柯尔克孜人的影响也已开始,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该部首领为自己取了伊斯兰教的名字——穆罕默德·柯尔克孜。赛德汗进攻喀什噶尔时,穆罕默德·柯尔克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37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孜率部众支援，其后成为叶尔羌汗朝的臣民。但是为了争夺牧场和因宗教等其他原因，其部经常与叶尔羌统治者发生矛盾，互相攻伐。

塔吉克族生活在帕米尔东部高原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地区。察合台汗国时这里即属于朵豁剌惕部的领地，后来又在阿巴拜克尔统治之下。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塔吉克人的生活相对比较封闭，与外界接触甚少。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靠近平原的塔吉克人兼营农业。在宗教信仰上，塔吉克族于公元9世纪便已接受伊斯兰教，公元11世纪开始信奉什叶派，属于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这一点与新疆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信仰逊尼派不同。但长期以来，他们与维吾尔等民族却能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在叶尔羌汗朝时期，塔吉克人生活的色勒库尔地区是汗朝的一个行政区，由政府派官员进行管理、征税。

撒里维吾尔(黄头回鹘)是分布在敦煌以南，柴达木盆地以北，西至罗布泊、若羌等广大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族源可以追溯到安西(龟兹)回鹘以及于阗、阿真、蒙古等民族成份。约形成于公元11世纪初。喀喇汗朝攻灭李氏于阗国时，有大批不愿屈从伊斯兰教的于阗佛教徒逃入罗布泊以南至阿尔金山区。撒里维吾尔人信奉佛教，并坚守不渝。经过几百年后演变为我国现在的一个少数民族——裕固族。生活在叶尔羌汗朝的撒里维吾人即是罗布泊以南至若羌一带的一支。他们以游牧为生，“居无城廓，以毡帐为庐舍，产驼、马、牛、羊”。[①] 由于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人迹罕至，几乎与世隔绝，叶尔羌政府的统治实际上达不到这里。于是便发生了叶尔羌汗朝统治者派兵攻打、抢劫自己臣民的怪事。

哈萨克和瓦剌都是新兴的强大的游牧部族，同时又与叶尔羌汗朝为邻。哈萨克主要活动在天山以北至巴尔喀什湖，有时也进

①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

入天山以南驻牧,与叶尔羌汗朝的关系比较密切。瓦剌部在明代时活动在额尔齐斯河上游至准噶尔盆地、吐鲁番以北。叶尔羌汗朝建立时,瓦剌部已经衰落,但有一部分人已进入哈密、吐鲁番地区。这些人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逐渐改变生活习俗,并信仰了伊斯兰教,当地人称他们为"哈拉回"。明末清初,瓦剌部又重新崛起,以卫拉特之名称雄于我国西北。这时,他们经常进入叶尔羌汗朝腹地,对叶尔羌政权造成很大打击,并最终使其灭亡。

叶尔羌汗朝的西面是乌兹别克布哈拉汗国。由于地缘和传统关系,双方来往比较密切,尤其是在商业贸易方面交往频繁。乌兹别克人来到叶尔羌汗朝做生意,有些人则长期居留在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乌兹别克各地向明朝遣使通贡也都取道叶尔羌汗朝。维吾尔商人也到乌兹别克境内以至伊朗、中东经商。此外,由于布哈拉、撒马尔罕都是中亚伊斯兰文化中心,有著名的宗教学院,因此,有许多维吾尔学者前往求学。一些苏非派的苦行僧(海兰答尔)也经常往返于两国之间,他们可以不受盘诘,自由出入。

第二章 叶尔羌汗朝初期社会

一 内修政治、外睦邻邦

叶尔羌汗朝初期总体上来说是繁荣的。这时期，天下太平，境内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外交、军事均有建树，文化出现了繁荣景象，实为新疆古代社会少有的历史时期之一。

赛德汗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君主，有治国才能，受到部下的拥戴。早年的苦难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民众，了解他们的苦衷。他曾亲眼看到阿巴拜克尔在南疆的残暴统治，繁重的徭役，无节制的征敛，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而战争又使更多的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建国之初，可以说到处是一派狼迹，田园荒芜，百业不举，民生艰难。同时，阿巴拜克尔的残余势力隐藏在各地企图卷土重来，周围又有其他强大政权的觊觎，对这个新生政权构成威胁。因此，如何迅速安定局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便成了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为此，赛德汗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首先，让战争期间逃亡流散的农民返回家园从事农耕，把没收阿巴拜克尔集团的土地和大量无主土地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些农民，使他们耕有其田，安于农事。

其次，他下令豁免农民 10 年的赋税，以便休养生息，劳有所获。这个政策虽然只实行了 6 年，但仍然使农民得到了实惠，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热情，使农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

第三，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商业。首先是开通商路，把因战乱而遭破坏的驿站、道路加以修复；保护各国各地商人的安全和利益；

实行公平买卖,打击高利贷和投机者。这些措施使城市经济又得到迅速恢复,并逐渐繁荣起来。

第四,实行奖励制度。他把没收阿巴拜克尔聚敛的大量财富分给作战有功的将士和那些贫困无着的人。特别是朵豁剌惕部艾米尔对建立叶尔羌汗朝有特殊贡献,赛德汗不仅奖励他们许多财宝和牛羊,而且封以高官,享受特权,使他们效忠自己。对于一些追随过阿巴拜克尔反对自己的人,只要不继续为敌,他也相当宽容。有才能的人,他还留在宫廷中任用。有个名叫马合苏德·阿里的人曾在战场上射伤过他,被俘后,赛德汗见他有勇有智,便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后来成了心腹之交。① 这些做法,使他在部众中威信提高,也使得汗政权的基础得到巩固和加强。

此外,他还在境内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积极提倡文学艺术;在执行伊斯兰教戒律、法规上也比较宽容。据说,他本人的性格也很开朗、豁达、宽厚、慷慨,善与人处。其品行和业绩很受穆斯林学者的推崇。米儿咱·乌黑麻·海答儿说:"赛德汗将王国治理得四境翕然,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市井小民都欢乐非凡,高枕无忧","他气度恢宏,处事公正,驱散了笼罩在当地居民头上的暴虐的黑夜……,从前商旅视为畏途的道路,现在都已太平无事。"作者还引用当时的一首民歌来加以说明:

"单身带着一坛金,
独自安然东西行 ②
汗德化民民不乱
四境无不保安宁。"

---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3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2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总之，赛德汗在建国之初对内实行的政策是开明和宽容的，在国内创造了一种宽松、和平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这一点，与阿巴拜克尔统治时期形成极鲜明的对照，有利于新政权的稳固和经济的发展，也是叶尔羌汗朝初期出现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内修政治的同时，赛德汗又采取外睦邻邦、联合拒敌的政策。首先是与满速儿汗的吐鲁番政权联合。满速儿汗曾迫害过赛德汗，当他得知赛德汗攻取了叶尔羌以后，十分惊慌，担心赛德汗会举兵前来报复。这时，叶尔羌汗朝满朝文武也都一致主张讨伐吐鲁番。但是赛德汗认为，如果兄弟之间互相仇杀，势必两败俱伤，给乌兹别克人以及阿巴拜克尔的残余势力造成可乘之机。他对部下说："……如果我们和睦相见，就可以尽释前嫌，使得那些看险的人失去凭依。"他决定主动与满速儿汗修睦通好，便派遣使者携带重礼前往吐鲁番向满速儿汗表达诚意。通过双方使臣的协商，在公元1516年夏季，赛德汗和满速儿汗在阿克苏与库车之间的边界举行了隆重的会晤。双方各自带领30名随从来到约定地点并交换人质，赛德汗一方的人质就是朵豁剌惕部艾米尔、《拉失德史》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他当时是赛德汗最亲近的臣属。然后，赛德汗按照蒙兀儿人的最高礼节，向自己的兄长表示了臣服和敬意。双方庄严地宣誓敦谊修睦，达成了如下协定：赛德汗在名义上承认满速儿居"大汗"之位，同意在朗诵呼图白时使用满速儿之名，并以满速儿之名铸造钱币；双方维持各自的边界，互不侵犯；满速儿汗承认赛德汗对阿克苏地区享有主权。由此，赛德汗虽然在名义上做出了大的让步，但在实质问题上，即叶尔羌汗朝的主权和政权稳定却并未丝毫损伤，反而得到好处。同时，也为天山南路整个维吾尔族地区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政治局面。对此，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指出："结果是使这两个地面在二十年之久完全安享太平。举例来说，不论任何人都可以只身从契丹〈中国〉的哈梅里(哈密)旅行到安集延，无须缴纳任何关税，旅途中每天夜

里都可以投宿于一个人家被作为客人接待。”

与满速儿汗的和解,消除了叶尔羌汗朝东部的后顾之忧,而与哈萨克部的联盟又使北部疆界得到保障。对于哈萨克部,赛德汗始终视为可靠的盟友。公元1513年夏,赛德汗曾前往蒙兀儿草原会见哈斯木汗,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哈斯木汗让他检阅了自己的部民和马群,对他说:“我们是草原上的人,财物礼仪无所有,最有价值的就是马群,最好的食品就是马肉,最可口的饮料就是马奶。我们这里既无花园,也无房屋建筑,我们主要的消遣就是检阅我们的畜群。”他让赛德汗从自己最心爱的两匹马中挑选一匹,以表达自己对赛德汗的敬慕。赛德汗对此行终生难忘。叶尔羌汗朝建立以后,哈萨克部表示臣服,双方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公元1524年塔喜尔汗即位第二年又亲自前往拜会赛德汗,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关系。

赛德汗与巴布尔大帝既有表兄弟关系,又有知遇救命之恩,两人的情谊很深。此时,巴布尔已经建立了莫卧尔王朝。但是,围绕巴达合伤的统治权,双方发生了争执。公元1518年,赛德汗曾发兵占领了该地。两年后,巴布尔又派遣其子胡马雍到该地任总督。第二年,赛德汗借口乌兹别克人有侵占巴达合伤的野心,再次发兵占领该地。一时双方关系十分紧张,但彼此都采取了克制态度,未开战衅。通过书信协商,赛德汗主动退出了该地。

当时,叶尔羌汗朝主要的威胁是乌兹别克人。但是由于叶尔羌汗朝政局稳定,又与周围诸民族诸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因此有效地遏制了乌兹别克诸汗的扩张野心。不仅如此,公元1524年费尔干地区统治者速云赤汗死后,赛德汗乘机派兵攻入,占领了安集延,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回了这块领地。

二 对西藏等地的远征

在叶尔羌汗朝初期，统治者针对汗朝周围一些非穆斯林民族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征服。这些战争是在伊斯兰教“圣战”旗号之下进行的。其中，对藏族地区进行的远征，是新疆伊斯兰教政权与西藏喇嘛教之间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宗教战争，在新疆和西藏历史上有一定影响。

在伊斯兰教早期发展史上，圣战（吉哈德）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按照《古兰经》的教义，圣战是使用武力传播伊斯兰教的一项宗教义务。伊斯兰法把不同民族和国家简单地归结为两种人，即奉教者（穆斯林）和异教徒（卡菲尔），并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①] 参加圣战往往被认为是穆斯林除履行必修的“五功”之外，另一项基本宗教义务。圣战的目的是要把那些同伊斯兰教毗邻的地区变为伊斯兰教的占有地（达尔·阿勒·伊斯兰），迫使当地居民改变信仰加入伊斯兰组织，或者强迫他们向伊斯兰统治者纳税服役。叶尔羌汗朝统治者以“圣战”名义发动的战争，与伊斯兰教早期的这种扩张具有相同的性质。[②]

在叶尔羌汗朝初期，统治者发动的“圣战”活动规模较大的就有3次。所涉及的范围是位于汗朝东、南的撒里维吾尔、博乐尔、

① 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80页。

② 伊斯兰教“吉哈德”的含义毕较广泛，《古兰经》、圣训以及各教派都有不同的释义。同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或政治集团在打出这面旗帜的时候，其作用也不相同。本文所述是指封建统治集团以“圣战”为借口，征服他国领土的战争。参阅《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46页。

拉达克、巴尔提斯坦、克什米尔和西藏本土。这些地区生活着一些尚处于半原始状态的民族和部落,文化落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民贫穷愚昧。宗教信仰也很复杂,除信奉喇嘛教的藏族以外,还有印度教徒、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和拜日教、原始宗教等。西藏政权自公元 15 世纪以来,由于红教(宁玛派)和黄教(格鲁派)之争而趋于衰弱和分裂。其他地方也只是由部族酋长或村落头人统治下的分散而弱小的政权。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位于亚洲最高地势的高原山地,人烟稀少,气候严寒多变,地形极为复杂;既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作战,又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给养。因此,当叶尔羌"远征军"进入这些地区后,除了与所谓"异教徒"作战外,还要克服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常见的高山病。

根据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记载,赛德汗发动的第一次远征始于公元 1517 年。这年秋后,经过筹划选定了撒里维吾尔作为进攻目标。赛德汗亲自率领军队从叶尔羌出发,行至于阗时,由于健康恶化,他返回了叶尔羌,命令手下的艾米尔前去攻打。众艾米尔在荒原上行动了两个月之后,"满载卤获物安全而归,但却根本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有关异教徒的情况。"就是说,他们根本未同撒里维吾尔人作战,只是对其驻地掠夺了一番。据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记载,在羽奴思汗、阿黑麻汗和满速儿汗时代曾多次对撒里维吾尔的驻地进行过袭扰。为了保证生存,当地人民往往避其军锋远远遁入人亦罕至的深山。这一次远征讨伐,也同样遭到了撒里维吾尔人的这种消极抵抗。然而,不断地征伐和掠夺使撒里维吾尔人遭受了极大的灾难,迫使其部再三流散迁徙。

公元 1527 年初冬,赛德汗又组织了第二次远征。这次他任命拉失德苏丹和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为统帅,前往征讨博乐尔地区。博乐尔是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山地小国,主要居住着洪札、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诸部落。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博乐尔是个异教徒国家〈kafiristan〉,大部分居民都是山民。"这支远征军

在博乐尔经过"几次血战,战无不胜",掠夺整整一冬之后,"满载战利品,安然还师"。据说获得的战利品以驮计算,就有5、6千驮。①

显然,这些轻易取得的胜利和掠夺来的财富,大大刺激了叶尔羌统治集团进一步扩大"圣战"规模以博取名声和征服他国的野心。公元1532年,赛德汗决定亲征西藏的喇嘛教,摧毁拉萨的圣庙。他认为,这是任何穆斯林君主都没有办到的一件事,他应该来完成。在此之前,叶尔羌虽然也曾数次派兵前往拉达克一些地区,但都没有获得成功,因为"伊斯兰教并没有任何进展"。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这一年的7月底,赛德汗率领由5000名蒙兀儿士兵组成的精悍部队从叶尔羌出发,然后兵分两路,一路2000人马由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和赛德汗次子伊斯坎达尔指挥进攻拉达克,另一路由赛德汗亲自指挥取道于阗进攻多尔巴(西藏阿里地区)。根据计划,两军在扫平各自所经的路线之后,将在西藏本土的某地汇合,然后合兵攻打西藏中心——拉萨。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率军翻越喀喇昆仑山,首站到达努布拉。他们四处传谕百姓:人人必须尊奉穆罕默德,皈依者按伊斯兰教法免于纳税并受保护。努布拉人民拒绝归顺,首领卜尔·哈巴率领民众退入城堡要塞顽强抵抗。经过几天的战斗,城堡相继失守,卜尔·哈巴和其部下全部被杀,努布拉全境被征服。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留下驻守部队,然后移兵玛峪。该城是拉达克地区的首府。拉达克酋长拉塔·朱戛丹和大石昆慑于武力威胁,被迫表示臣服。但这一事件在藏文文献里的记载却刚好相反。据《拉达克封典》的记述,当时(公元16世纪)该地十九世藏王名叫Tashi-Namgyal,"他曾经同入侵的突厥人作战,斩获颇众。他修筑了一座庙宇〈献给〉〈四〉佛……并把突厥人的尸体埋这在〈四〉佛的〈偶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341~34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像〉脚下。还有,由于修造这座〈四〉佛寺,他作法驱动守护神,使得敌军转身而逃。"①

赛德汗一路行军一个月后,在于阗至多尔巴的荒原上由于缺水断粮,道路阻隔,不得不折回头来循着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路线前往拉达克。在这段路上赛德汗患了高山病,精力大衰,但丝毫没有减弱进攻西藏的热情。两军在玛峪会合,重新进行了部署,由赛德汗率领1000士兵去进攻没有高山病流行的巴尔提斯坦,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则率其余人袭击克什米尔。

进攻克什米尔的军队起初十分顺利,一路斩关夺隘,势如破竹,守军闻风而降。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强令归降的异教徒充入自己的军队,用当地藏民为部队作向导,攻破了克什米尔诸酋长在峡口隘道的布防。接着,他们便摧毁当地古老的王宫,将城镇夷为平地,将国库和窖藏劫掠一空。但是克什米尔军队散在各处,继续凭险据守,避免正面交战,并且经常乘夜间袭击叶尔羌军队。城镇居民也放弃家园躲入山谷,留下了一些空城。不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便面临着缺乏粮草、进退两难的处境。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乘机煽动人心,部众们也由于水土不服,思乡心切,军队开始动摇。士兵们公开说:"告诉那个人(指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我们是蒙兀儿人,一直管的就是蒙兀儿斯坦的事。……就算这里是伊銮的花园,甚至说它是天堂的模型,我们这种人怎么能跟克什米尔的异教徒为伍呢?拜偶像的人是进不得天堂的,这话早已说过了。我们还有自己的妻儿老小、家私牛羊……,因此,最好是在打垮克什米尔军队之后,我们就回到赛德汗那里去。如果汗要杀死我们,至少尸首还能由亲人埋葬。如果他不杀我们,我们再也不勒马跨向蒙兀儿斯坦以外任何地方去。"

---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391页。伊莱亚斯的注释①。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军队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了战斗力，在不久发生的一场大战中，尽管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但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并没有取得胜利。于是他急于谈判求和，克什米尔诸酋长在得到许诺全部撤军的情况下接受了议和条件：用赛德汗之名诵读呼图白和铸造钱币，向叶尔羌汗朝交纳岁赋，并将酋长之女嫁给伊斯坎达尔苏丹；但是拒绝了要他们改变宗教信仰的要求。于是，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占领克什米尔6个月之后放弃了该地，返回拉达克与赛德汗会师。

关于这次进攻克什米尔的情况，印度历史家费里胥塔也有较详细的记载，但年代略有出入。他说："939年（公元1532年—1533年），哈实哈儿的速檀·赛德汗派他的儿子昔干达儿汗和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一起，率领一万二千人取道退摆特和拉尔侵入克失米儿。当地居民由于害怕这些蛮悍的中亚人，就抛弃家园，四处奔逃，到山中避难。侵略者发现他们已入无人之境，便摧毁了古老的王宫，将其夷为平地。克失米儿城被焚。国库和窖藏被劫掠一空，所有的侵略军都满载什物和黄金。他们只要找出哪里有克失米儿人隐藏，就要去追击、杀戮或俘虏。这种状况延续了六个月之久。"费里胥塔对后来的那场大战以及议和、退兵也有详细记载，并说："就这样达成了和议，中亚人返回他们的故乡，克失米儿再一次出现和平。"① 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并未就此停止。进攻巴尔提斯坦的赛德汗起初得到当地伊斯兰教徒的支持，一举攻克了首府希加尔堡。但是入冬之后，大雪封山，消息阻塞，当地民众则利用有利时机进行反击。赛德汗全军陷入惊慌失措，整整一冬未敢轻易出战，残冬过后便匆匆离开希加尔堡返回努布拉。然而，努布拉的形势更为恶劣，叶尔羌守军的欺凌和压榨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425页。伊莱亚斯的注释①。新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抗,人人据险自守。“当地百姓完全不理睬派来统治他们的无能之辈,铤而走险,作奸犯科,因此,汗的官员认为继续留在努布拉不安全,从而退往玛峪”。不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也来到了玛峪。

这时,“圣战”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部队伤亡严重,兵士们厌战思土,而远征的最终目的——进攻西藏拉萨的计划还远未进行,然而赛德汗的体力已经完全不能指挥作战。他对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你非常了解,我衷心的宿愿就是亲自指挥这场圣战,我决心要摧毁卫藏的偶像庙,那座庙是全中国朝拜的圣地。迄今为止,任何穆斯林君主都没办到这一点,实际上根本没接近过这一地区。如今我的健康却不能当此重任了……,我希望你祈祷真主保佑我,并满怀宗教热忱,去摧毁那座庙。在这一期间,我要返回可爱的故乡去,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你。”然后,他下达敕令,任命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为军中统帅,将伊斯坎达尔苏丹和诸艾米尔留下,并在剩余的士兵中挑选了2000名精壮战士分给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自己则于公元1533年6月底踏上了归途。部队行军至距离叶尔羌还有8天路程的高海拔的素盖提峡谷途中,赛德汗病情突然恶化,于7月9日去世,年仅47岁。赛德汗在创建叶尔羌汗朝,治理国家以及外交、军事方面均有作为,但统治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侵略掠夺弱小民族的所谓“圣战”上,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的污点。

赛德汗死后,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正奉命于宰牲节后从玛峪出发去进攻拉萨。这支军队经过两个多月极为艰苦的行军,到达距离拉萨还有8天路程的阿斯塔布拉克地方。沿途,他们毁寺堕庙,屠杀喇嘛教徒,但也遭到了藏民的有力反抗。其中有一次,后方辎重部队受到尼泊尔君主派来援助藏人的“短剑”(反曲刀)武装的攻击,损失了不少人马和辎重给养,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弟弟阿不都拉·米尔札也被杀死。更为严重的是,先头部队在一个叫作鲁克·拉布克的大湖畔驻扎时,马匹全都染上了高山病而大量

死亡。当他们到达阿斯塔布拉克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人马损失过半，不用说行军作战，就是维持生命也很困难。于是，他们彻底放弃了进攻拉萨的念头，在该地大肆抢劫了一番之后，便“折回原路，班师回国”。公元 1534 年初，他们返回到拉达克时，叶尔羌的使者带来了新君主阿不都。拉失德汗的敕令：命令全军解散，士兵返回叶尔羌；解除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最高统帅的职务，军队交给伊斯坎达尔指挥，同时又命令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等人不许返回国内，实际等于将他们流放国外。接到命令没几天，全军 700 多人发生大溃散，部下纷纷夺路逃奔，最后只剩下 50 余人继续追随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和伊斯坎达尔苏丹。至此，对西藏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远征，终于以失败宣告结束了。

作为这场远征的主要指挥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此后的经历主要是他个人的活动，与叶尔羌汗朝没有联系。他成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又成为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在该地统治了 11 年。这期间他完成了历史著作《拉失德史》。在书中，他对这次战争从始到末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后来，拉失德汗曾效法赛德汗打着“圣战”的旗号对博乐尔地区进行过远征。前一次遭到博乐尔军民激烈的抵抗，大败而归，有不少蒙兀儿士兵被俘。拉失德汗又前往报复，摧毁了当地许多城堡，迫使博乐尔诸酋长罢兵媾和，向叶尔羌纳贡。拉失德汗命令士兵把摧毁当地城堡的土石运回叶尔羌，建起了一座“象征圣战”的建筑物。这座建设物据说一直保存到公元 19 世纪。

叶尔羌汗朝初期进行的这些远征，都是在宗教借口掩盖下的侵略和掠夺行为，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欺骗本国人民，掠夺财富的本性。同时，叶尔羌统治者这种以武力推行伊斯兰教的做法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这些地区的居民仍然保持了自己古老的宗教和习俗。

三 阿不都·拉失德汗

赛德汗的突然逝世,使叶尔羌汗朝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赛德汗在世时曾立阿不都·拉失德苏丹为汗位继承人。他出征西藏前把汗国事务交给赛义德·马马黑麻·米儿咱。此人就是曾征服安集延又献给赛德汗,以后又建议进攻喀什噶尔的朵豁剌惕部艾米尔。为此,他在叶尔羌汗朝权力极大,位于众艾米尔和百官之首。拉失德苏丹此时正在阿克苏,闻讯后急忙奔回叶尔羌。这时,一个名叫阿里·塔海的艾米尔向拉失德密告:赛义德·马黑麻正在密谋废长立幼,拥立伊斯坎达尔苏丹为汗,并要借机谋杀拉失德。拉失德未动声色,在公元1533年7月23日赶到叶尔羌的当天,百官、贵族正在赛德汗陵前吊丧,他率领部众赶到,突然下令士兵将赛义德·马黑麻·米儿咱捆起来,就地处死。接着宣布自己是叶尔羌新君主,登位称汗。

阿不都·拉失德汗是赛德长子。少年时曾颠沛流离,经历了许多磨难,后来回到赛德汗身边。赛德汗很喜欢他,聘请学识渊博的学者为他当老师,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就是他的良师益友。为了磨炼他,赛德汗经常派一些艰苦的差事让他去做。如让他去管理经常反叛的柯尔克孜部;跟随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东征西讨;平息艾曼苏丹在阿克苏的叛乱,并留在该地管理等等。成年时,拉失德已经是有雄才大略和斗争经验的王储。他当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甘心听从赛义德·马黑麻·米儿咱的摆布,要么自主。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打击朵豁剌惕氏族势力。这方面,他丝毫不顾及亲情情面——两家世代联姻的血肉关系。在他极果断而迅速的措施下,该氏族主要成员或杀或流放,基本消灭干净。从此,这个在南疆显赫了400多年的地方豪族便迅速没落下去了,其

部一些成员后来只在军队和政府里担任较低级的职务。同时，他又任命并不重要的巴鲁剌思部首领接替赛义德·马黑麻·米儿咱的兀鲁思别乞(首席艾米尔)职务，使汗权大大加强。以后，他又改变了由各部艾米尔掌管自己领地的传统做法，将各地直接分封给自己的儿子管辖。长子阿不都·立惕甫苏丹封在阿克苏兼治蒙兀儿斯坦，阿不都·克里木苏丹封于英吉沙，亦甫拉音苏丹封于喀什噶尔，穆罕默德苏丹封于乌什——吐鲁番，忽雷失苏丹封于于阗，并在各地委派行政长官协助和监督诸王子。

赛德汗去世后，满速儿汗即领兵进攻阿克苏。拉失德汗率军前往迎战，将满速儿汗击退。以后，满速儿汗又对阿克苏发动了一次进攻，拉失德汗再次率军迎击，结果拉失德汗俘获颇众，胜利而归。但是叶尔羌与吐鲁番的关系从此变得紧张。

以马合木德·巴鲁剌思为首的一些艾米尔曾挟持拉失德汗几个年幼的孩子逃亡于阗，公开叛立。拉失德汗跟踪而来，于阗人民把这些叛立的艾米尔绑起来出城迎接拉失德汗，使这次叛乱迅速平息。这些艾米尔被拉失德汗放逐到国外。

对外，拉失德汗也违背前朝的旧约，与宿敌乌兹别克人结成联盟，并把自己的姐妹嫁给乌兹别克诸首领，以借其力量攻打哈萨克部。公元1537年，阿不都·立惕甫苏丹率军进攻哈萨克部时阵亡。随后，拉失德汗亲自率领大军大举进攻，在额敏河一带打败其部。此战对哈萨克部的打击十分沉重。该部首领海克·奈斋尔以及手下6个掌旗艾米尔都被杀死。据说从此以后，哈萨克人作战时就再也不举旗帜了。[①] 拉失德汗还恢复了对蒙兀儿斯坦的统治。

在拉失德汗统治时期，国内仍旧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他在治理内政方面并不逊色于他的父亲。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

① 佚名作者：《喀什噶尔史》。转引自《巴托尔德文集》第八卷，“出使突厥斯坦的报告”。莫斯科，东方文化出版社，1968年版。

他"秉性公正","非常勇敢",箭法很好,擅长于音乐、文学,在乐器和工艺方面也很内行。著名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就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整理完成的。

伊斯兰历967(公元1559年—1560年)年,拉失德汗微服私访出巡于阗,不幸遇刺身亡,年仅49岁。他死后,由次子阿不都·克里木苏丹继承汗位。

四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及其乌瓦依西教团

在拉失德汗统治期间,从中亚来了一个名叫谢赫穆罕默德·谢里甫的伊斯兰教苏非派长老。他在叶尔羌汗朝活动了多年,对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在新疆南部地区的传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南疆地区著名的和卓派系和苏非教派首领之一。

穆罕默德·谢里甫是中亚赛兰(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人,塔吉克族。他7岁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据《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传》称,他是"和卓的后代",自称是阿里的第22代后裔,和卓传记里的家族谱系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我们知道,这种以"和卓"自居的伊斯兰教徒在中亚一带为数很多,其中大部人的身份并不可靠,不过以此邀取功名、抬高身份而已。穆罕默德·谢里甫的和卓身份已无从考证,但从其传记来看,至少在他父辈时已是一个贫穷的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他的母亲是纺织女工,用纺线挣来的微薄收入供他念书,希望他继承祖辈的宗教事业,将来出人头地。成年后,又把他送到撒马尔罕的一所宗教学校。在这所亚赛维派的神学学校里,他学习了苏非主义的各种经典和道乘理论,从事神秘派的修炼,并以"勤奋刻苦"赢得师长的信任,成为有资格自主门户,招收门徒弟子,传授苏非派功业的"谢赫"(导师)。

穆罕默德·谢里甫在撒马尔罕度过了30年之后,便外出旅行。

他首先前往拜访了和卓阿赫买德·亚赛维的陵墓。该墓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土尔其斯坦城，公元14世纪末帖木儿苏丹曾在该陵墓上修建了一座大礼拜寺，被中亚穆斯林认为是“最有灵异”的圣墓之一。然后，他又来到喀什噶尔寻访萨图克·布格拉汗的陵墓。在参拜这所陵墓时，因“无意中泄露了墓穴里的秘密”，便又去麦加朝圣，“以洗赎这一罪过”。朝圣归来后，他继续在印度、坎巨特各地流浪，同时还经营化妆品，最后来到叶尔羌。

由于他经常出没于麻札之间，装束奇异，言行神秘，名声逐渐传播开来。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结识了拉失德汗，并当即在汗的面前显示了“圣迹”，表明自己是“接近真主的人”，因此博得了拉失德汗的赏识。拉失德汗回官后即带领百官、重礼前往郊区迎接，亲自牵马引缰，把他迎入宫廷，并举行了10天的宴会，以示尊重。随后，拉失德汗宣布拜这位和卓为自己的宗教导师。这时，叶尔羌的贵族、百姓也都成为他的崇拜者。

不久，穆罕默德·谢里甫又去朝拜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并在这里隐修了7年。后来，又回到叶尔羌住了十几年。大约于伊斯兰历973年(公元1565年—1566年)死去。据传记说活到95岁。

穆罕默德·谢里甫传播苏非主义的活动，得到了叶尔羌汗朝统治者的支持，因此，苏非派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他传道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叶尔羌和叶城，但在喀什噶尔、英吉沙等地也有不少信徒。此外，吐鲁番、库车、阿克苏、于阗也有不少阿訇、毛拉前往叶尔羌听其布道。拉失德汗还专门在叶尔羌的夏米渠、达乌尔和叶城、喀什噶尔的买西赫特(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所在地)修建了4所道堂(罕尼卡)，每处道堂都配有供职人员和奴仆、瓦合甫土地等。据《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传》里说，仅在叶城的道堂，汗就为他“买了10个奴隶和60帕特曼的瓦合甫土地”。这些道堂，既是穆罕默德·谢里甫传道活动的中心，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传播苏非主义的同时，穆罕默德·谢里甫还在叶尔羌汗朝创

立了自己的门派——乌瓦依西教团。“乌瓦依西”又译为“乌外斯”,意思是“威力”或“具有威慑力量的人”。据《乌外斯传》说,国王、和卓都属于这种“有威力的人”。该教团以这一名称命名,不难看出教团的核心是由和卓和国王组成,他们是信徒崇拜的对象。乌瓦依西教团系亚萨派系统,属于南疆地方性苏非派团体。教团内部有严密的组织,教主即导师称谢赫,其下有海里排,为教主代理人;教门弟子称苏非,一般信徒称穆里德。穆罕默德·谢里甫被奉为该教团的始祖。乌瓦依西教团的教义比较复杂,既保留了中亚亚赛维派苏非主义主张和其修炼方式,即哲合林耶(高念派)的基本特征,又吸收了维吾尔族某些古老习俗和受到萨满教的影响,在崇拜教主、朝拜“圣墓”的同时,也崇拜维吾尔族自己的祖先及其陵墓。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什叶派的影响。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都被列入穆罕默德·谢里甫的祖先谱系中,加以崇拜。在宗教仪规上,该派也并不恪守伊斯兰教法教规和相应的礼拜制度,而重视本派的齐克尔(赞念)仪式。这说明,穆罕默德·谢里甫在创立该派的过程中,注意把苏非主义与当地原有的宗教传统和民间习俗相揉合,使之适应于叶尔羌居民的习惯,从而使乌瓦依西教团带有浓厚的维吾尔族地方色彩。

公元16世纪中至末期,乌瓦依西教团曾是叶尔羌汗朝主要的苏非派组织,不仅有国王、大臣加入,而且还吸引了众多的穆斯林成为穆里德。穆罕默德·谢里甫去世后,他的大弟子穆罕默德·瓦里·苏非继任教主。后来,他又是阿不都·克里木汗的宗教导师。公元17世纪以后,由于穆罕默德汗支持来自中亚的纳合西班迪教团伊斯哈克和卓一派,使得乌瓦依西派的势力有所削弱,教主不再为叶尔羌统治者所宠信。但在不少地区的穆斯林中,该派仍有较深的群众基础,教团内部也保持了严密的组织,道统承传关系一直延续了下来。后来,乌瓦依西耶的名称逐渐消失,而以“哲合林耶”的面目继续在南疆各地活动。直到近现代,哲合林耶仍然是南疆

地区颇有影响的苏非教团之一。

乌瓦依西教团是在拉失德汗的扶植和支持下兴起的。在拉失德汗和后来的克里木汗的整个统治时期，叶尔羌汗朝政权较为巩固，经济、文化保持了繁荣，国内政治生活也比较开明，宗教上层势力受到一定限制。拉失德汗对宗教上层干预朝政始终保持着警惕，避免与中亚有权势的和卓家族或教团首领发生联系。对于自己的导师，他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的情况来看，他对于汗朝政治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拉失德汗虽然经常前往他的道堂做宗教功修，但并不允许穆罕默德·谢里甫参预朝政。克里木汗也是如此。历史学家马合木德·楚拉斯批评克里木汗在宗教上"从不致力于事业，不完成宗教仪规"，[①] 说明克里木汗对自己的宗教导师并不顺从恭敬。在他统治时期，宗教上层的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后来，他对乌瓦依西教团日益增长的势力感到不安，有意地疏远他的导师，又拜一个叫阿不都·阿尔毛拉的学者作自己的导师。当伊斯哈克和卓来到叶尔羌时，他还下令将其驱逐出境。这表明，在拉失德汗和克里木汗统治时期，宗教上层特别是以和卓为代表的苏非派首领的地位并不高，他们还是世俗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这与后来和卓势力操纵政权，制造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是有很大区别的。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察合台文手抄本）。

第三章 叶尔羌汗朝的衰落

一 从克里木汗到穆罕默德汗

阿不都·克里木汗继位不久,喀什噶尔宗王亦甫拉音(又称索非苏丹)发动政变,自立为汗,企图摆脱叶尔羌的管辖。克里木汗立即派兵镇压了下去。随即,于阗宗王忽雷失苏丹又掀起叛乱,并进入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的满速儿汗已于公元1545年死去,后由长子沙罕继位,次子马黑麻也拥兵自立,分据哈密。《明史》记载:"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马黑麻嗣兄职,遣使谢恩。其弟琐非等三人亦各称速檀,遣使来贡。"① 这时,吐鲁番地区已分裂为几个小的割据政权,而且都很虚弱。忽雷失苏丹进入吐鲁番后,克里木汗派其弟穆罕默德苏丹等前往追剿,将忽雷失擒获,以后发落到印度。这样,吐鲁番和哈密地区都并入了叶尔羌汗朝的版图。维吾尔族两个主要聚居区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吐鲁番地周缘以至于远至哈密都处在一个政权的统治下了。

在克里木汗统治时期,叶尔羌汗朝政权仍然是强大的,疆域也

① 《明史·西域传》,卷三百二十九。

达到了极盛时期，柯尔克孜部和哈萨克部继续表示臣服，境内也比较太平，人民生活也较为安乐。马合木德·楚拉斯称赞他是一位公正而勤于政事的君主。克里木汗经常与艾米尔、大臣和宗教律士们一起商讨汗朝大事；每星期都用两天时间公开接待臣民，听取诉讼，并且认真处理。作者说，当时他的名字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圣城麦加都受到尊敬。①

克里木汗死于伊斯兰历 1000 年（公元 1591 年—1592 年）。他死后，由拉失德汗第五子穆罕默德苏丹继承汗位。即位第三年，布哈拉的奥贝都剌汗率领 10 万乌兹别克军队来攻，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包围。穆罕默德汗被围困于喀什噶尔，后来乘夜间突出城外，召集军队反击。据佚名作者的《喀什噶尔史》说，结果是乌兹别克人失利而还；而另一名历史作者马合木德·本·瓦里则说，乌兹别克人大获全胜，他们掳掠了一番便返回了河中。②

吐鲁番的沙罕于公元 1566 年被瓦剌人杀死，其后，马速、马黑麻、琐非等兄弟五人各据一方，自立为王。克里木汗攻占其地后，派其幼弟阿不都·拉西木苏丹为吐鲁番总督。穆罕默德汗后期，拉西木逐渐脱离叶尔羌的控制，并屡次派兵争夺库车、阿克苏。他在吐鲁番——察力失的统治长达 30 多年，据马合木德·楚拉斯说："阿不都·拉西木汗统治的地面自哈密至轮台、克延（Kryan）为止，比满速儿汗时代更加繁荣。当时卡尔梅克人向拉西木汗称臣，伊西木汗和术赤后裔七部（即哈萨克部）也向他称臣，他的兵力十分强大。"③ 但穆罕默德汗在名义上仍然是全汗国的大汗，全国各地包括吐鲁番、乌什、库车、察力失、哈密和色勒库尔等地在做伊斯兰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察合台文手抄本）。

② 马合木德·本·瓦里：《贵人勇敢精神之玄妙大全》。转引自《巴托尔德文集》第八卷，"出使突厥斯坦的报告"。

③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察合台文手抄本）。

教呼图白时仍用穆罕默德汗的名字,也用他的名字冲制钱币。

穆罕默德汗统治时期,叶尔羌汗朝与明朝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还在他任吐鲁番总督时就向明朝派遣过使臣,这种关系一直没有中断。

在穆罕默德汗时,有一位西方天主教耶稣会神甫—鄂本都曾游历叶尔羌汗朝。他是公元14世纪以来唯一访问过南疆诸城并留下文字记载的西方旅行家。

鄂本都是葡萄牙人,曾长期在莫卧儿帝国经商传教,通晓波斯语和穆斯林习俗。当时耶稣会为了开辟通往中国的商路和传播天主教教义,派他带领一支商队作这一次冒险旅行。公元1603年初,他从拉合尔出发,经喀布尔,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叶尔羌汗朝。先后到过叶尔羌、于阗、阿克苏、库车、察力失、吐鲁番、哈密等地,最后进入甘肃境内。公元1607年因患病死于甘肃。他就沿途所见所闻做了不少记录,但旅行手稿大部分丢失,残存部分被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写入其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据鄂本都的见闻,当时的叶尔羌是"喀什噶尔国的首府和一个大商业中心","商人们频频会聚,售卖的货物品种繁多",令他感到吃惊。他在叶尔羌受到了穆罕默德汗热情的接待。他送给国王项链表、望远镜等礼物。穆罕默德汗为他颁发了通行公文和给察力失君主的御书。鄂本都指出,察力失是一个防务完好的小城,由喀什噶尔王的私生子统治着。其实这个察力失君主就是阿不都·拉西木汗,但不是穆罕默德汗的私生子,而是他的幼弟,即拉失德汗最小的儿子。拉失德去世3个月后他才出生,后来由克里木汗抚养。拉西木汗初见鄂本都时曾扬言要剥夺他的财物和生命,但看到穆罕默德汗的御书后变得相当友好。鄂本都还指出于阗、阿克苏的统治者也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属国王管辖,察力失以东至哈密则需另换公文。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鄂本都在叶尔羌汗朝境内几次遇到生命危险。有些人拿着刀子威胁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有的地方当局

还宣称任何其他信仰的人进入境内均属非法;他经常遇到的麻烦是强迫与毛拉、喀孜(法官)们辩论宗教问题,这种辩论又充满了敌意。从鄂本都的这些经历不难看出,在叶尔羌汗朝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伊斯兰教法的实行也比汗朝初期更为严厉和保守。

穆罕默德汗死于伊斯兰历 1018 年(公元 1609 年—1610 年)。其实,从他统治的后期,叶尔羌汗朝已开始由盛转衰,各种矛盾已经暴露出来,日趋尖锐。他死后,内讧频仍,局面混乱,汗位像走马灯似地更换。他的儿子术札丁·阿合迈德继承了汗位。拉西木汗马上率军来攻,双方在阿克苏展开了激烈反复的争夺。这时,宗室不少成员和一些氏族艾米尔纷纷投向拉西木汗。阿克苏宗王伊斯坎达尔苏丹(拉失德汗之孙,胡达班德苏丹之子)与当地大封建主米尔札·沙赫联合起来,在拉西木汗的支持下宣布脱离叶尔羌政权,并扬言要进攻叶尔羌。术札丁·阿合迈德汗立即派长子帖木尔苏丹(吉阿丁·阿合迈德)去进攻阿克苏。这位王子以骁勇善战著名,他击败了伊斯坎达尔,迫使他投降。不久,一部分艾米尔和廷臣发动政变,米尔札·沙赫的几个儿子乘术札丁·阿合迈德汗在巴楚围猎的时候,将他秘密杀害。政变者扶立优努斯苏丹(拉失德汗之子)之子忽雷失苏丹为叶尔羌汗,他上台刚刚 9 天就被术札丁·阿合迈德汗的另一个儿子阿帕克汗(阿不都·拉提甫)赶下了台。忽雷失苏丹及其支持者在叶尔羌被处以死刑。阿帕克汗巩固了统治,与拉西木汗在阿克苏地区重开战衅。战争持续了数年,互有胜负。最后,通过伊斯哈克和卓之子和卓夏迪(穆罕默德·叶海亚)从中调解,双方缔结了临时和约。这时期,柯尔克孜、哈萨克和瓦剌诸部都参与了内讧,各自支持不同的派系,并且经常乘机抢劫掳掠阿克苏、库车、拜城等冲突频繁的地区,使当地人民大受其苦。阿帕克汗死于伊斯兰教历 1037 年(公元 1627 年—1628 年)。他受到穆斯林作家的称赞,称他是一位"公正、善良的统治者",死后葬仪十分隆重,臣民们用"挂毯裹住清真寺的塔尖,街上撒满了炉灰,

哀悼整整持续了一年"。[①]

继阿帕克汗之后登位的是帖木尔苏丹之子夫拉德汗(阿合迈德苏丹)。其弟克雷奇汗(马合木德苏丹)占据着喀什噶尔,与叶尔羌分庭抗礼。克雷奇汗得到了阿克苏的艾米尔和柯尔克孜人的支持,连年出兵进攻叶尔羌。伊斯兰历1042年(公元1632年—1633年),克雷奇汗在叶尔羌城下打败夫拉德汗,登上叶尔羌汗位。夫拉德汗逃往阿克苏,后来又返回叶尔羌,克雷奇汗下令驱逐他,但和卓夏迪和汗的母亲为其求情,得到赦免,兄弟间又重归于好。但克雷奇汗统治了不到两年半,就在和卓和夫拉德汗设下的一次宴席上被酒毒死。夫拉德汗重新登上汗位,统治到伊斯兰历1048年(公元1638年—1639年)。

总之,从穆罕默德汗死后到夫拉德汗统治的30多年间,叶尔羌宫廷内部倾轧十分剧烈。5个汗平均执政时间仅有6年,年纪轻轻便成了宫廷流血斗争的牺牲品,例如阿帕克汗活了25岁,克雷奇汗死时仅23岁,夫拉德汗也只活到27岁。汗的地位如此虚弱,反映了叶尔羌汗朝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权力已被封建主尤其是和卓家族势力所控制。和卓家族的情况我们将在另一节里详细叙述。当时,在叶尔羌统治上层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你的坐骑是上界的飞马,
鞍是珠翠;
且莫骄傲,
还须看你有几多智慧;
今日砸破了茶盅,
明日该是坛儿碎。"[②]

① 威廉·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八卷,"出使突厥斯坦的报告"。莫斯科,东方文化出版社,1968年版。

②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察合台文手抄本)。

这首诗正是对当时反复无常、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讽喻。

二 阿不都拉汗和汗朝"中兴"

当叶尔羌汗朝宫廷内部尔虞我诈、激烈争夺的时候，吐鲁番地区相对比较安定，政权日益强大。拉西木汗于公元1635年死去，他把权力交给了长子阿不都拉汗。阿不都拉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君王。他上台后镇压了库车阿奇木(行政长官)奥布·喀迪的篡权活动。奥布·喀迪是阿不都拉汗的岳父和拥立者，在吐鲁番权势极大。他得到瓦剌人的支持，拥兵自立，并企图推翻阿不都拉汗。阿不都拉汗的果断行动立即得了诸艾米尔的拥护，汗位得到了加强。随后，根据诸艾米尔的建议，他出兵进攻阿克苏和乌什，当地艾米尔和宗教首领献城投降。接着他继续向西进军。这时，和卓夏迪见阿不都拉汗势力强大，遂背弃夫拉德汗，暗中与阿不都拉汗联系。叶尔羌和于阗的一些艾米尔见势也纷纷投奔[illegible]苏。公元1638年，喀什噶尔城失陷。夫拉德汗见大势已去，自动放弃叶尔羌逃往巴里黑。他在河中得到伊玛目·库利汗的支持，借得7万军队大举东进，企图夺回汗位，但在进攻安集延时死去。阿不都拉汗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叶尔羌城，受到以和卓夏迪为首的宗教上层、诸艾米尔和百官的隆重欢迎，成为叶尔羌汗朝新的主宰者。此后，叶尔羌汗位的承袭系统也由穆罕默德汗一支转为拉西木汗一支。他们都是拉失德汗的子孙。

阿不都拉汗吸取了叶尔羌汗朝前一阶段的教训，在国内实行严厉的军事统治。他把穆罕默德汗一系的诸王孙贵族统统削为平民，宗王的权力大大削弱；军队由原来诸宗王、诸艾米尔控制的私人武装，改为汗政权的武装，由汗直接指挥；在各地委派忠实于自己的艾米尔任阿奇木伯克，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让他们安定地

方,维护治安,督办赋税;同时又实行严厉的官员管理制度,稍有触犯即严加惩治。因此,各级官员谨守职责,国内恢复了安定,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

在阿不都拉汗统治时期,吐鲁番地区又纳入了叶尔羌汗朝的版图,境内再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不仅如此,阿不都拉汗还效法其先辈的榜样,四处进行征服战争。这时期,瓦剌部的势力进一步发展,曾多次攻袭叶尔羌汗朝境内,兵锋达到于阗。阿不都拉汗两次出征瓦剌人均以失败告终。瓦剌部又来进攻,这一次阿不都拉汗与次子尧乐巴斯一起迎战,终于将瓦剌人击退,并迫使瓦剌人签立了和约,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再未来进犯。阿不都拉汗又对博乐尔、巴达哈伤和克什米尔等地兴兵远征,经过 3 个多月的征战,获得胜利,使这些地区的君主重新向叶尔羌汗朝俯首称臣。为了恢复对费尔干地区的主权,阿不都拉汗调集了各地军队从喀什噶尔出发,大举向费尔干进攻。进入费尔干地区后,奥什城居民出城迎接,但叶尔羌军队大肆抢劫和破坏,使该地人民大失所望。这时,柯尔克孜人也乘机进入费尔干地区,在该地与阿不都拉汗激战 5 天,柯尔克孜人获得胜利,叶尔羌军队返回了喀什噶尔。一年后,阿不都拉汗调集军队再次与柯尔克孜部交战。和卓夏迪也参加了这次征战,在返回叶尔羌后不久死去。柯尔克孜部此战后即向叶尔羌汗表示臣服。此前,哈萨克部也已臣服了叶尔羌汗。阿不都拉并不甘心进攻安集延的失败。不久,他又组织了 4 万人的军队,据说这是叶尔羌汗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柯尔克孜人也加入了这支军队,再度出兵河中,占领了奥什,攻陷了安集延。“从此,阿不都拉汗的威名震动了中亚各地,各国苏丹陷入了恐慌与不安之中”。[①] 这时,阿不都拉汗统治的疆域,又基本上恢复到了叶尔羌汗朝初期统治时的版图,成为该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之一。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察合台文手抄本)。

公元1655年,阿不都拉汗派遣使者向清朝顺治皇帝称臣进贡,受到顺治皇帝的嘉奖和赏赐。[①] 阿不都拉汗为了恢复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主动向清政府表示归归和友好,不但送还了哈密、吐鲁番统治者所掠的内地汉人,而且还将自己的四弟巴拜汗拘禁起来。巴拜汗之子土伦泰曾参与河西回族丁国栋等于1649年联合吐鲁番、哈密首领发动的反清斗争。清政府镇压后采取闭关绝贡的老办法加以惩治。这次遣使便是为了重修关系,通使通贡,并约定此后每五年朝贡一次。

阿不都拉汗在位30年,内政、外交均有建树,使濒临衰亡的叶尔羌汗朝出现转机,一度比较强盛。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叶尔羌汗朝的"中兴时期"。但是,到他统治后期,国内矛盾日益尖锐,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和卓们为攫取政权公开对立,争夺愈演愈烈,不少艾米尔和大臣也卷入了阴谋活动,引起阿不都拉汗的猜忌,进而转为残杀。他这时的情景和阿巴拜克尔晚年很相似。《伊米德史》作者毛拉穆萨·赛拉米评价说:"他是一个抱负宏大的人,但也是一个多疑、心虚、残暴、狡猾和不仁不义的汗。他将德高望重的先臣格札德·艾米尔无辜赶出国境。他杀死了自己的胞弟。他不信任任何人,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怀疑。……他任命了许多柯尔克孜人作各地的阿奇木。如库沙拉毕被任命为喀什噶尔阿奇木,吾勒加塔比被任命为阿克苏阿奇木,霍卓亚尔被任命为库车阿奇木,阿里太·库若克比被任命为乌什阿奇木,成格比被任命为轮台阿奇木,阿拉亚尔比被任命为于阗阿奇木。不久,他又怀疑臣民和柯尔克孜人企图暗算他,于是无辜人们的血又被洒在光天化日之下。"[②] 因此,人们开始对他感到失望,叶尔羌的许多重

① 祁韵士:《藩部要略》卷五。

② 转引自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第38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要人物纷纷逃离,有的到察力失投靠其弟伊斯玛仪苏丹,有的跑到其子尧乐巴斯门下。柯尔克孜部首领也感到惶恐不安,率部众离开叶尔羌。阿不都拉汗派兵追赶。结果,柯尔克孜人死伤近万人。

阿不都拉汗有两个儿子,长子奴尔丁苏丹是阿克苏总督,被指定为汗位继承人。次子尧乐巴斯苏丹据有喀什噶尔,得到白山派和卓的支持,也要求取得继承权。一些艾米尔拥立尧乐巴斯为汗,阿不都拉汗突然率军来到,尧乐巴斯措手不及,非常害怕,便向父亲坦白了事情经过。汗饶恕了他,下令把反叛的艾米尔驱逐出境。但尧乐巴斯继续与其父对抗,于是阿不都拉汗与奴尔丁苏丹合兵进攻喀什噶尔,尧乐巴斯兵败逃亡于阗,不久,奴尔丁因酗酒致死,尧乐巴斯又从于阗起兵进攻叶尔羌。阿不都拉汗众叛亲离,无力抵抗,只好放弃汗位,于伊斯兰教历 1078 年(公元 1668 年)把权力交给尧乐巴斯汗,自己前往麦加朝圣。后来在返回途中死于印度,终年 67 岁。

三 和卓势力和黑山派白山派斗争的兴起

在叶尔羌汗朝后期的政治生活中,除了世俗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以外,更重要的是以和卓为代表的伊斯兰教苏非派贵族之间、和卓与统治集团之间既勾结利用,又相互争夺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这是造成叶尔羌汗朝后期社会政治形势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这个延续了 168 年的伊斯兰教世俗汗朝最终倾覆的根本原因。

和卓既是苏非派的精神首领,又是伊斯兰教贵族。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圣裔"这种特殊身份。在中亚,自公元 14 世纪以来苏非派已十分流行,而且成为该地重要的伊斯兰教派别,十分活跃,教团首领的地位也多为和卓家族所把持。公元 14 世纪,以布哈拉为

中心产生了一个苏非派新教团，即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创始人是穆罕默德·伊本·白哈丁·布哈里（公元 1314 年—1389 年）。他因创立该派时主张齐克尔仪式默诵经文并以手指在胸前划线，表示净化心灵，故被世人称为“纳格什班迪”（意为画家）。到第三代教主和卓阿赫拉尔（又名纳速剌丁·奥贝都剌，公元 1404 年—1490 年）时代，该教团已在中亚取得了统治地位，受到帖木儿王朝苏丹侯赛因和乌兹别克昔班汗的推崇。他本人也享有很高的威望，经常以伊斯兰教“圣徒”的身份为中亚统治集团和诸汗之间的纠纷充当调解人。第五代教主名叫艾合迈德·凯桑尼（公元 1461 年—1542 年），又以道号麦赫杜姆·阿札姆（意为伟大的主宰者）著称。他是撒马尔罕达合比德村人，早年在一个叫“凯桑”的地方居住。后来在塔什干一所经学院就读，并加入了纳格什班迪教团，成了和卓阿赫拉尔的弟子。公元 1516 年起，成为纳格什班迪耶的教主。他是苏非派著名学者，著有许多有关神秘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作品，观点属于温和的苏非派，主张苏非应在修道场所（罕尼卡）修炼，但也不反对以传布苏非教义和道乘修炼为目的外出云游；在道乘修持上，既保持了低念齐克尔传统仪式，也容许信徒高声诵念齐克尔以及伴以音乐的萨玛舞动作。这种温和和兼容的态度，为该教在中亚诸民族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他在中亚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以及土库曼地区传经布道，获得了成功。

拉失德汗继位不久，麦赫杜姆·阿札姆以“圣徒”身份来到喀什噶尔主持谈判，调解叶尔羌汗与乌兹别克、哈萨克诸汗之间的冲突。在这期间，他走访了叶尔羌汗朝一些地方，与封建上层和宗教头面人物接触，并为其教派进行传法说道，博得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封建主的推崇，招收了不少门徒弟子。拉失德汗为了利用他的声望，也聘请他为宫廷顾问，并赠给他大片的土地。麦赫杜姆·阿札姆在喀什噶尔娶了一位维吾尔族妻子。后来他返回中亚，死于该地。他的这次叶尔羌汗朝之行成为其后裔陆续进入新疆并演

化为黑山派白山派的开端。

麦赫杜姆·阿札姆死后,围绕教主职位继承权诸子发生了争夺。他有四房妻子,13个儿子,其中第七子伊斯哈克和卓是维吾尔族妻子所生。《和卓传》里说:"麦赫杜姆·阿札姆跟萨图克·布格拉汗后裔中的一个叫比比切·喀什噶里的结了婚,他们生了伊斯哈克·瓦里。"① 长子名叫穆罕默德·伊敏和卓,后以"伊禅卡朗"(伊禅之首)之称著名。次子名叫多斯特和卓。据《和卓传》作者说,麦赫杜姆·阿札姆生前,多斯特已担任了海里排首领,继承教主职位;而白山派和卓传记说,在麦赫杜姆·阿札姆去世前一年就已决定由长子伊禅卡朗继承教主,并且举行了传位仪式;黑山派和卓传记则认为,麦赫杜姆·阿札姆通过其侄子毛拉卢特福拉把继承权授予了伊斯哈克和卓。这些说法说明,从麦赫杜姆·阿札姆死后,伊斯哈克与伊禅卡朗两系和卓已开始对立。伊斯哈克成为黑山派的鼻祖,伊禅卡朗被白山派推为始祖,两派争夺教权和信徒的斗争实际上从这时候已经开始了。伊斯哈克在毛拉卢特福拉的门下修炼了若干年,出师后自立门派,称"伊斯哈克耶"。他曾在阿富汗、伊朗等地巡游传教,回到撒马尔罕后,受到伊斯兰教权威学者的排斥,被指控为异端,统治者奥贝都剌汗下令将他驱逐出境。不得已,他于公元1580年前后来到叶尔羌汗朝。当时的统治者克里木汗闻知他的到来曾前往住处拜访。伊斯哈克故意怠慢,推迟谒见时间,企图抬高身价。这一点正好为乌瓦依西教团教主穆罕默德·瓦里·苏非所利用,鼓动汗立即打道回府。不久,克里木汗派人给伊斯哈克送去一匹矮马,套着补丁摞补丁的鞍具,下令逐客。伊斯哈克离开叶尔羌,但并没有返回河中,他去了于阗。沿途,他传经布道,四处活动。在托库兹肯特(九村)地方,他说服当地居民加入他的组

① 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卓传》。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民族史译文集》,"和卓传,导言评价",第97页,1980年第8期。

织。居民献上厚礼，举行了穆里德入门仪式。到达于阗时，当地宗王忽雷失苏丹和达官显贵出城迎接。他在策勒修建了罕尼卡，传教三年，吸收了不少门徒。走时，他留下自己的粗毛外套作为传法之宝。

随后，伊斯哈克来到了阿克苏。此时阿克苏的统治者是穆罕默德苏丹。他对伊斯哈克非常恭敬，拜为自己的宗教导师。伊斯哈克鼓励他积极参预政治斗争，对他说："不要沉缅于虚幻无聊之中，应当有所追求！"[①] 并预言穆罕默德苏丹将成为汗王。后来，穆罕默德成为叶尔羌汗后，对这位和卓更是恭顺有加，推崇倍至，允许他在汗朝境内自由布道，并给予大力扶植。穆罕默德汗把叶尔羌南部有灌溉条件的沃土良田托库兹肯特、策勒附近的科克——古木巴赫村等地以瓦合甫的名义赠送给伊斯哈克及其道堂；还把于阗河床与矿场中的玉石开采、加工权转让给他。这样，伊斯哈克和卓及其后裔既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庄园主，又从采矿产业中获得巨额利润，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宗教——封建领主，为伊斯哈克耶教团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伊斯哈克在叶尔羌、喀什噶尔、于阗、阿克苏、库车等地活动了 12 年，其间还去哈萨克地区宣传过伊斯兰教义，在汗朝各地的信徒已达 4 万人，委派了 64 位代理人（海里排）。黑山派终于奠定了在叶尔羌汗朝的宗教统治地位。

伊斯哈克晚年回到河中，于公元 1599 年 11 月死于撒马尔罕。他有三子，长子留在撒马尔罕，次子早夭，幼子就是穆罕默德·叶海亚，后以和卓夏迪之名著称。他当时只有 10 岁左右，被人送到叶尔羌由穆罕默德汗照看。这时，黑山派的首领是伊斯哈克的代理人乌什图尔。他深得和卓信赖，被授与全权，又是穆罕默德汗的宗教导师。乌什图尔执掌教权后，对不同教派乌瓦依西耶进行打击，

---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阿基穆什津俄译本），第 160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 年版。

将该派势力从宫廷中排挤出去,黑山派势力进一步加强。术扎丁·阿合迈德汗能够继承汗位,就是由于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和卓夏迪成年,以"圣裔"身份继承其父的衣钵担任伊斯哈克耶教团教主。和卓夏迪继续得到叶尔羌诸汗的宠信。不同的是,这时叶尔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汗权虚弱,对伊斯兰教上层势力更加有所依赖。和卓夏迪的活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曾为阿帕克汗和吐鲁番的拉西木汗之间的战争居间调解,迫使双方缔结了和约。在夫拉德汗和克雷奇汗之间的争位斗争中,他先是从中调解,但无法制止兄弟之间的争斗,便与夫拉德汗联合除掉了克雷奇汗。后来,他对夫拉德汗又感到失望,转而支持阿不都拉汗,拥立阿不都拉汗登上叶尔羌汗位。足见黑山派和卓势力已经严重干预朝政并可以左右政局。

在黑山派和卓得势并一统叶尔羌天下的时候,公元1620年伊禅卡朗之子穆罕默德·玉素甫和卓从中亚进入喀什噶尔。白山派、黑山派和卓势力在叶尔羌汗朝的公开对立和争夺从此开始。

穆罕默德·玉素甫是伊禅卡朗之四子,其余三子分别在布哈拉、巴里赫、撒马尔罕传教。穆罕默德·玉素甫来到喀什噶尔不久,即以拜访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为名前往阿图什,得到当地苏非派首领的支持,在阿图什落住了脚。他在叶尔羌汗朝建立的苏非派组织名为"伊萨尼耶"教团,与"伊斯哈克耶"相对。

白山派、黑山派是一种政治对立的标志。就苏非派教义、仪式而言,两派并无大的区别,同属于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新疆的分枝。这种政治对立主要是以两派的外部特征表现出来的,如帽子、旗帜、植物等的颜色。白山派又有"白帽派"、"白纛派"、"白柳派"等称号,黑山派又称"黑帽派"、"黑纛派"、"黑柳派"等。至于"白山"、"黑山"的说法,有人认为:"位于喀什噶尔以北的天山山脉西部的吉尔吉斯部族,以'白山派'而闻名;而在帕米尔一带的吉尔吉斯人则被称为'黑山派',这样和卓们开始以他们吉尔吉斯盟友的

名字为名称。"这说明,两派的斗争具有水火不容的性质,都需要武力来消灭对方。这种斗争不仅造成叶尔羌汗朝局势的动荡,也波及到其他民族。

穆罕默德·玉素甫为了争夺喀什噶尔的教权,于公元 1622 年向中亚的统治者求援。据《和卓传·导言评介》一书里说:"……在这两个集团为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有个白山派的领导人,阿图什的毛拉法兹尔(fazil)曾向浩罕的某些有势力的和卓求援,并借助该同盟者带给他的武力胜利地占领了喀什噶尔。"① 这个毛拉法兹尔就是穆罕默德·玉素甫。他的全名是"阿吉穆罕默德·玉素甫·麻札尔(Mazar)","法兹尔"系误译。但是,穆罕默德·玉素甫依靠其中亚和卓同盟的武力支持,只是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不久,玉素甫和卓就被立惕甫汗下令逐出喀什噶尔。他辗转流亡到哈密,投靠因不满叶尔羌当局而迁居在此地的喀什噶尔人密尔·赛义德·捷里力,并娶其女为妻,于伊斯兰历 1035 年(公元 1625 年—1626 年)生下伊达耶图拉,他就是后来有名的阿帕克和卓。穆罕默德·玉素甫在哈密流亡期间曾传播其教派教义,获得一定影响。直到阿不都拉汗执政其间,他才返回喀什噶尔。

阿不都拉汗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需要利用白山派和卓的势力抵销黑山派和卓过于强大的影响。因此,他对穆罕默德·玉素甫父子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和支持,把王宫种植园阿瓦提村的土地捐赠给了他们。这时,喀什噶尔宗王尧乐巴斯苏丹也投靠其门下,拜穆罕默德·玉素甫为宗教导师。穆罕默德·玉素甫在喀什噶尔等地的追随者乘机大肆活动,号召民众加入白山派组织。一时响应者颇众,许多名人、显贵和普通民众都成了穆罕默德·玉素甫父子的信徒。信徒们捐献给他们大量土地、果园和财物,为他们修建起清真寺和道堂。这时,白山派和卓的势力有了迅速

① 《和卓传·导言评价》,转引《民族史译文集》,第 68 页,1980 年第 8 期。

增长。在尧乐巴斯的支持下,白山派和卓在喀什噶尔的拜什克勒木村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阿帕克和卓坐镇拜什克勒木负责自己教派的日常事务。但是,白山派和卓始终未能与阿不都拉汗建立起联盟关系,阿不都拉比较开明和富有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度遭到穆罕默德·玉素甫和卓父子的反对,而和卓父子控制和利用尧乐巴斯与自己对抗的企图也使阿不都拉汗心存疑虑,双方的矛盾逐渐尖锐。

伊斯兰历1055年(公元1645年—1646年),黑山派和卓夏迪去世。两个儿子因均年幼,教权暂由海里排乌什图尔之子掌管。这时,穆罕默德·玉素甫带领一批得力骨干从喀什噶尔来到叶尔羌,借口"调解同宗支系两派固有的矛盾","以便共同发展祖传事业"[①] 的旗号,向和卓夏迪的陵墓祈祷。实际上是想利用黑山派领导力量削弱之际,向黑山派的大本营发起挑战,扩大白山派的影响,并迫使阿不都拉汗站到白山派方面来。但是黑山派不甘示弱,乌什图尔之子及黑山派信徒们将和卓夏迪的儿子驮在自己脖颈上到阿不都拉汗面前示威,表示对伊斯哈克和卓后裔的效忠。因此,阿不都拉汗拒绝了白山派和卓。穆罕默德·玉素甫只好无功而返,在行至英吉沙附近时死去。阿帕克和卓闻讯赶来,将父亲的尸体运回喀什噶尔。白山派指责穆罕默德·玉素甫是被黑山派毒死的,两派的仇恨由此加深。

不久,和卓夏迪长子穆罕默德·阿不都拉和卓继承了教主职位,黑山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阿不都拉汗晚年的专横和猜忌以及宫廷内部变化莫测的斗争,又使黑山派和卓失去了对他的热情。阿克苏宗王奴尔丁汗乘机向黑山派和卓靠拢。他"亲自带礼物到叶尔羌,百般谦恭地来交结和卓夏迪之子和卓穆罕默德·阿

① 毛拉雅库布·本·奥马尔·肉孜·喀什噶里:《依达耶提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不都拉。"[①]。后来，穆罕默德·阿不都拉去了阿克苏，公开站在奴尔丁汗一边。这样便形成了白山派和卓支持的尧乐巴斯汗和黑山派和卓支持的奴尔丁汗两个集团的对抗。阿不都拉汗在这种对抗中，既失去了和卓们的支持，又无力驾驭朝政，只好放弃汗位，一走了之。而黑山派、白山派的斗争，也由操纵控制汗权进一步转向争夺、夺取政权。

四 汗朝灭亡

当尧乐巴斯汗上台的时候，叶尔羌汗朝已经面临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境地。一方面是黑山派和白山派和卓各自操纵一派封建主势力，互相争夺不已，都企图夺取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各封建诸侯也都见机抢夺地盘，拥兵自立，与中央政权对抗。而来自外部——准噶尔贵族的严重威胁已经形成。

瓦剌部在沉寂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到公元17世纪初逐渐形成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联盟，统称西蒙古厄鲁特（清代称卫拉特，都是"斡亦剌惕"Oirat的不同汉译音）。其中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时实力最强，成为四部盟主；其领地已北迄额尔齐斯河，西逾巴尔喀什湖，南到天山北路。准噶尔部西面的哈萨克部和天山的柯尔克孜部都向准噶尔部首领臣服。这样，我国西北又一次出现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准噶尔汗国。准噶尔人经常进入叶尔羌汗朝境内抢劫，但虚弱的叶尔羌政权却无力抵御。公元1634年，准噶尔部曾攻入天山以南诸城镇，该部贵族对叶尔羌汗朝各地政治情况表现出兴趣，已有吞并叶尔羌汗朝的企图。

---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察合台文手抄本）。

在宗教信仰上,自公元16世纪后期东部蒙古人接受西藏的喇嘛教(藏传佛教)以后,卫拉特人也很快成为喇嘛教的虔诚信仰者。巴图尔·浑台吉由于热心提倡喇嘛教,于公元1635年被西藏的五世达赖喇嘛赐以额尔德尼·巴图尔·浑台吉的称号,并同喇嘛教中心西藏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宗教上隶属于达赖喇嘛管辖。巴图尔·浑台吉于公元1665年死去,继位的是其子僧格台吉。噶尔丹是巴图尔·浑台吉的第七子,生于公元1645年,幼年时就被送到西藏去当喇嘛。僧格台吉于公元1671年被其兄策臣汗攻杀,噶尔丹闻讯后立即从西藏赶回新疆参与夺权斗争。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噶尔丹取得了政权,被达赖喇嘛授予博硕克图汗的称号。噶尔丹野心勃勃,继续推行扩张、兼并战争,其矛头指向天山南路地区。

在叶尔羌汗朝,尧乐巴斯虽然抢先进入叶尔羌宣布自己为汗,但伊斯玛义得到黑山派和卓和卫拉特部阿勒坦台吉的支持,也在阿克苏自立为汗,并立即向叶尔羌进军。阿勒坦台吉也出兵支援。正在喀什噶尔的尧乐巴斯汗得到消息后,急忙进发叶尔羌,双方在叶尔羌附近遭遇,展开一场激战,尧乐巴斯汗战败,退入城中。伊斯玛义汗围城久攻不下,又返回了阿克苏。上台的尧乐巴斯汗对叶尔羌黑山派艾米尔进行残酷镇压,株及诸艾米尔家属。但黑山派并不甘失败,继续在各地斗争,并得到阿勒坦台吉的支持。尧乐巴斯汗也在准噶尔部中找到了自己的盟友僧格台吉。他依靠僧格台吉的兵力在阿克苏打败了伊斯玛义汗,但僧格台吉却乘势抢占了喀什噶尔。尧乐巴斯汗只好把象征汗权的旗、印、牌等交给僧格台吉,自己去了叶尔羌。僧格台吉把尧乐巴斯的幼子扶上汗位,并为这个傀儡安排了监护者。

公元1670年初,尧乐巴斯汗返回叶尔羌后,僧格台吉派往叶尔羌的心腹艾尔克伯克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策动艾米尔造反,冲进王宫,将尧乐巴斯汗刺死,又扶立汗的另一个儿子阿不都·拉提

甫为汗。不久，阿不都·拉提甫和其母亲用计杀死了造反的艾米尔，艾尔克伯克出逃喀什噶尔。途中，他派人送信给阿克苏的伊斯玛义汗，劝他夺取叶尔羌。伊斯玛义汗决定向叶尔羌进攻，黑山派和卓率领信徒跟随出征，阿勒坦台吉也派长子楚赤钦率军参战。一路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伊斯玛义汗的军队推进到叶尔羌城下。阿不都·拉提甫汗逃往喀什噶尔。公元 1670 年 4 月 2 日，伊斯玛义汗和黑山派首领穆罕默德·阿不都拉和卓一起进入叶尔羌城，伊斯玛义汗举行传统的登基仪式，宣布自己为叶尔羌君主。随后，他派黑山派和卓叶尔和艾米尔吉亚斯伯克去喀什噶尔处死了尧乐巴斯的儿子们和艾米尔追随者，并对白山派进行无情镇压。阿帕克和卓被下令驱逐出境。命令中说："喀什噶尔众百姓，不得给阿帕克和卓任何礼物，以至一草一木，不得给予任何援助。"① 因此，阿帕克和卓被逐时一无所有，十分狼狈，连《古兰经》等经典还是派人去喀什噶尔城里偷取出来的。白山派和卓在喀什噶尔拜什克勒木乡、喀拉沙卡尔乡、牙合都乡以及阿瓦提王宫种植园的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一概被剥夺，他们在宗教上的地位和特权也丧失殆尽。白山派和卓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叶尔羌王室及封建主在政治上寄于的希望和幻想彻底破灭，促使他们转而寻求更加强大的政治靠山，以恢复自己昔日的权力和地位。

阿帕克和卓逃出喀什噶尔后，曾在中亚地区和天山以北准噶尔地区流亡。以后又来到甘肃、青海等地，在这里巡游传教了若干年。他所传授的纳格什班迪耶派教理对甘肃、青海等地回族中的伊斯兰教门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被认为是内地回族虎非耶门宦的主要来源。

流亡在外的阿帕克和卓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也并不安心于游历传教。他时刻都在寻找盟友，组织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察合台文手抄本）。

以图东山再起。公元1678年,他从中亚经克什米尔前往西藏拉萨求见五世达赖喇嘛,向达赖喇嘛提出了自己的请求。这位西藏佛教领袖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写了一封致噶尔丹的引荐信。信的内容大致是:"和卓阿帕克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国土是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他是那个国家的穆斯林的和卓,伊斯玛义汗强占了他的国家,把他赶了出来。你应该派支军队,收复他的国家并交还给他……"。①

阿帕克和卓携带达赖喇嘛的信函返回新疆。途经青海、甘肃,在肃州又拜会了当地藏区佛教法座的高僧。这位法僧又应阿帕克和卓的要求给噶尔丹写信,提出了明确的指示:"博硕克图汗! 他们(指阿帕克和卓一行)是我汗王(指五世达赖喇嘛)最伟大而尊贵的客人。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满足了汗王的需要,受到了他的款待和信任。汗王曾手谕我们说,在我统辖的范围之内,他们想去什么地方,就允许他们去什么地方;如果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给他们什么,也应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我给博硕克图写信,望你见信后万勿迟延,立即带兵一万二千人,前往喀什噶尔和叶尔羌,杀戮暴君巴巴汗及其子女和家族,使这位高贵的客人重新登上喀什噶尔和叶尔羌都城的宝座,以便让他们心安理得地管理自己的家乡。"② 信中透露了阿帕克和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向异族佛教贵族卑躬曲膝的丑态。

公元1679年,阿帕克和卓到达伊犁准噶尔汗廷,与噶尔丹面晤,递交了这些信件,并陈述自己的愿望,说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各地追随他的人很多,只要噶尔丹出兵支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这些地方。这正中噶尔丹的下怀。噶尔丹已于公元1678年出兵占领了哈密和吐鲁番地区,并派出间谍前往叶尔羌各地搜集情报

① 《和卓传·导言评价》,转引《民族史译文集》,第124页注释,1980年第8期。

② 毛拉雅库布·本·奥马尔·肉孜·喀什噶里:《伊达耶提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和从事颠覆活动。吐鲁番地区原由巴巴汗的三个儿子各霸一方，互相争斗。噶尔丹扶立巴巴汗的长子阿不都·热西德当了傀儡汗，次子穆罕默德·穆敏在准噶尔军队中服务，三子穆罕默德·额敏则逃亡于山区。噶尔丹抓住机会，赶紧进行准备工作，于公元1680年大举进犯叶尔羌汗朝。《和卓传》里记载说："博硕克图汗·噶尔丹非常恭敬地展读了信，按照达赖喇嘛的指令，征集大批军队，派往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城的百姓们听到了阿帕克和卓与蒙古军队已经出征的消息。伊斯玛义汗的儿子巴巴克苏丹率领军队出城作战，结果阵亡。蒙古人大获全胜，攻占了喀什噶尔城。以后又向叶尔羌城开拔。伊斯玛义汗亲率军队出城迎战。战斗中，叶尔羌城阿奇木艾瓦孜伯克阵亡。可汗已经明白，失败是注定了。继续作战，只能造成百姓的更大伤亡。于是，可汗带着自己的眷属迁出了城。他对百姓们说：'让这两位伟大的后裔（指黑山派和卓夏迪的孙子舒艾卜和卓和达尼亚和卓）作你们的首领，好好守护住城。只要蒙古人答应让你们信仰自己的宗教，委任和卓们作你们的首领，你们可以开城投降。'"①

伊斯玛义汗执政10年，力图重振汗朝，有记载说："他主张正义，国内安居乐业。"②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他曾遣使清朝称臣纳贡。③ 但时运不济，面对强大的准噶尔军队只能束手就擒。他出城后即被准噶尔军队俘获，连同其家族成员一起被押送至伊犁囚禁。黑山派领袖阿不都拉和卓此时已携家眷及随从出走印度，于公元1685年死去。噶尔丹也没有答应叶尔羌人让黑山派和卓后裔作他们首领的要求。至此，叶尔羌汗朝实际已经灭亡，权力

① 转引自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第42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威廉·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八卷，"出使突厥斯坦的报告"，莫斯科，东方文化出版社，196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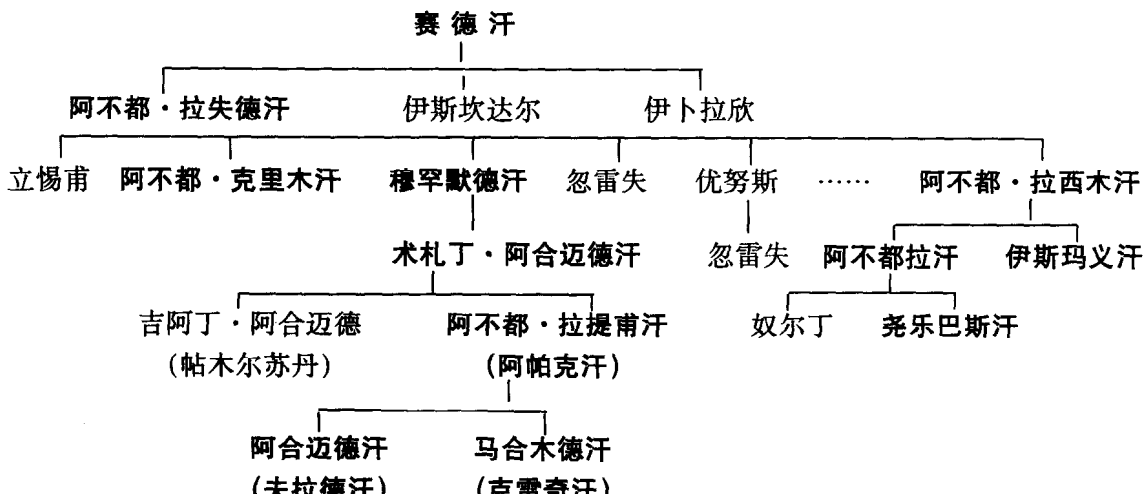
③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五，"回部要略一"。

已易于准噶尔贵族和白山派和卓。但是,鉴于新疆南部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制度一直是由察合台后裔的名义统治的传统,噶尔丹还是扶立了由他从吐鲁番带来的阿不都·热西德做傀儡汗。而阿帕克和卓既恢复了白山派领袖的地位,又成为噶尔丹在喀什噶尔的代理人。

阿帕克和卓极力讨好准噶尔贵族,并依靠其白山派势力排挤阿不都·热西德汗。公元1682年,阿不都·热西德汗在内讧和骚乱中逃出叶尔羌。噶尔丹见他无力控制局面,便将他废黜,骗到伊犁拘留起来;同时任命阿帕克和卓为南部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阿克苏)的总督。从此,新疆南部又出现了一个由伊斯兰教和卓贵族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权。

叶尔羌汗朝前后共存在了166年,有11位汗王交替执政,涉及到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瓦剌蒙古以及乌兹别克、塔吉克等许多民族的政治活动,也涉及到政权与教权、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斗争。其中的兴衰荣辱、历史变迁,展现了维吾尔等我国新疆民族古代历史画卷中最生动、最富有特色的一幕。

叶尔羌汗朝统治世系表


赛德汗
阿不都·拉失德汗
伊斯坎达尔
伊卜拉欣
立惕甫
阿不都·克里木汗
穆罕默德汗
忽雷失
优努斯
……
阿不都·拉西木汗
术札丁·阿合迈德汗
忽雷失
阿不都拉汗
伊斯玛义汗
吉阿丁·阿合迈德
（帖木尔苏丹）
阿不都·拉提甫汗
（阿帕克汗）
奴尔丁
尧乐巴斯汗
阿合迈德汗
（夫拉德汗）
马合木德汗
（克雷奇汗）

第四章 叶尔羌汗朝的社会制度和宗教状况

一 经济制度

叶尔羌汗朝的经济制度大体上是沿续自喀喇汗朝以来新疆南部就已形成的带有伊斯兰教印记的封建经济制度,但又有所发展变化。具有代表性的是土地制度。

喀喇汗朝时期曾广泛推行的伊斯兰教"伊克塔"分封制,到公元15世纪以后逐渐在中亚一带演变为"苏尤尔加尔"土地制。[①]这种制度具有军事采邑性质,是蒙古人在中亚统治后的产物,更加符合军事游牧贵族集团的利益。按照这种制度,土地的最高占有者和支配者是国王。国王有权把一国的土地按不同比例分封给宗王(苏丹)、诸侯(艾米尔)、勋臣和宗教显贵,受封者享有相对占有权,可以支配自己封邑内的赋税和徭役,甚至可以自行任免封邑内

①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第2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的官吏。但须向中央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贡赋，随时提供相应的士兵。这种制度不仅普及于农业区，而且也推行于牧区，封地也已转变为领主的世袭领地。叶尔羌汗朝统治者推行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拢络蒙兀儿封建贵族，以加强汗的地位。蒙兀儿各氏族是察合台后裔汗王统治的主要支柱。赛德汗在夺取政权后，即把没收阿巴拜克尔集团的土地以及新征服的领地，在蒙兀儿新贵族中进行了分封。分封的依据主要是按照蒙兀儿各氏族传统的爵秩品位的高低以及在建立叶尔羌汗朝中所建功勋的大小。如当时朵豁剌惕部艾米尔的封邑之地在喀什噶尔和于阗等地，楚剌思部艾米尔受封于阿克苏、乌什等。这种分封，也经常根据汗位的移接和政治变化而重新调整。如拉失德汗就将最重要的氏族朵豁剌惕部的土地财产加以没收，重新分配。

到叶尔羌汗朝后期，汗权削弱，已无力控制这种制度。获得封地的贵族都以领地为依托扩大自己的势力，与中央政权抗衡；封建领主们也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并与和卓势力相勾结。这正是造成国内纷争和割据加深的根本原因。

土地赏赐给制度是叶尔羌汗朝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这是分封制的一种补充。不同的是，它是以可汗的名义直接赏赐给受益人，作为一种特殊恩典以酬劳属臣对政权的效忠；同时也是给受赐人的食禄。受赏赐的人主要是政府官员、宗教组织首领以至于诗人、乐师等等。例如拉失德汗时期的宰相（大维齐）乌拜都拉治理朝政有功，被可汗依例赐给了9条灌渠的土地；著名诗人阿亚兹伯克·西凯斯泰因写了两首歌颂拉失德汗的诗，被赏赐给60户农户并一条水渠的土地。[①] 按照规定，赏赐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无权转让和继承。得到这种土地的人有权向耕种者收取租金和谷物。汗王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时收回或另行赏赐这些土地。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察合台文手抄本）。

地主占有的私有土地和农民占有的私有土地仍是叶尔羌汗朝主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一。地主的土地是大量的,农民只占有少量的土地。随着叶尔羌汗朝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耕地面积也增加了许多。汗朝鼓励农民向有水源的地方垦荒。阿克苏即是重点的垦荒和移民地区。到叶尔羌汗朝后期,阿克苏已从杂草丛生、野兽出没之地变成了人口稠密、渠灌纵横的农业区。封建主和新兴地主对土地的需求造成土地兼并,各地都出现了拥有大片耕地和果园的大庄园主,许多农民沦为庄园主的"燕齐"(农奴)。

除上述几种主要的封建土地关系外,还有一种是王室占有的"公地"(在中亚被称为英朱土地)。这种土地被视为王室宗族的私有财产,只在宗族内部进行分配和继承。这种被当地人称为察合台汗氏公地的土地在叶尔羌、喀什噶尔、于阗、阿克苏各地都有分布,并且是当地最好的良田。

再有一种就是宗教瓦合甫土地,即按照伊斯兰教法由教徒捐输给礼拜寺、教经堂和麻札的土地。在叶尔羌汗朝,这种瓦合甫土地除有一部分仍旧保留有瓦合甫的性质即宗教公产和用于宗教慈善目的以外,大部分瓦合甫土地都是统治者无偿捐赠给伊斯兰教上层人物的。虽然名义上是捐赠给礼拜寺、道堂或麻札,但实际上却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教派首领和卓或谢赫。瓦合甫的性质已蜕变为世俗统治者为拉拢宗教势力的一种手段,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

毫无疑问,叶尔羌汗朝统治者奉行的土地制度发展到后期,最大的获益者是伊斯兰教的和卓们。通过汗的"慷慨赏赐"和瓦合甫土地捐赠数量的不断扩大,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集中到他们手里。据记载,额什丁和卓的后裔在库车、阿克苏、吐鲁番一带不仅拥有大量的瓦合甫地产,还拥有作坊、店铺、果园等。他们通过农商兼营,巧取豪夺,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封建主。谢赫穆罕默德·谢里甫

在阿图什、叶城也拥有大片的汗赏赐的土地。[①] 后来的黑山派白山派和卓更是大量土地的占有者。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将国家的矿产资源及其加工权转赠给和卓,使他们从中获得巨大的产业利润。有学者指出:"最终,和卓们在国内逐渐形成一股主要的政治势力,无论是军事游牧贵族还是地方封建主对他们都不敢等闲视之。他们对汗和上层社会,以至对国家机构都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卓们拥有众多的信徒,追随者和穆里德(包括汗及汗的亲信和大封建主),他们在占有了国内主要农耕区的大片土地(喀什噶尔附近的依法札巴特乡,阿克苏和于阗的绿州村庄)和开采加工玉石矿、接受新教徒赠礼、做高利贷生意以及剥削农民积累起大量财富的同时,已经从宗教精神贵族演变为上层封建主。"[②] 实际上为伊斯兰教上层推翻世俗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这时期的赋税制度是按照伊斯兰法律,国家向农民征收"什一税"(哈拉吉)。这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王室公地和领主封地上耕种的农民,租佃地主土地的佃农,则要按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五其至更高的比例缴纳自己的收成。对于瓦合甫土地和赏赐土地,政府免于征税。这种土地往往以租赁的形式佃给农民耕种,租佃双方可以根据土地的情况签立契约分配收成,农民实际上得到的收入仍很少。农民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如宗教课税则卡特、人丁税、水利税、行政管理税、果园税、财产移动税、建筑税以及特别税和各种附加税,名目繁多。税赋可以货币也可以实物(谷物等)支付。

叶尔羌汗朝统治者比较重视农业。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施行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加上汗朝境内比较安定,没有

①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②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阿基穆什津俄译本),"研究导论",第31~34页。莫斯科,1976年版。

大规模的外邦入侵和国内动乱,因此农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叶尔羌、喀什噶尔、于阗、吐鲁番、库车等地都是传统的农业区和粮棉产区,有山上下来的雪水以资灌溉,沃野千里,居民"熟于开渠引水之法,故种植多获"。[①] 据记载,公元17世纪准噶尔占领南疆时,共有大小城镇数十座,村庄千余。[②] 其中,叶尔羌有乡镇35处;喀什噶尔有乡镇16处;于阗有大乡镇6处,每个大镇又辖有若干小镇;英吉沙有乡镇9处;乌什有村庄11处;拜城有村庄22处;赛喇木有村庄20余处;沙雅有村庄34处;库车村落比连,烟户稠密,有村庄84处;表明农村人口在各地有了较大发展。各地五谷瓜果无不丰饶。叶尔羌产麦、棉、稻、粱、豆、黍、瓜果等,喀什噶尔土地膏腴,农产品及瓜果都能丰收,所产石榴、木瓜、瓜膏、苹果、葡萄干品质均佳,皆以充贡。英吉沙产稻米、二麦,麻、豆、瓜果。于阗土地平旷,户口繁多,五谷瓜果咸备。乌什居民以耕种为生。沙雅宜于粳稻生长,瓜果皆佳,出产的梨质量为上乘。库尔勒产稻米、二麦,集吉(茏茏)草用于副业,驰名远近。哈喇沙尔土地肥沃,鱼盐蒲苇之饶甲于他处。库车居民也是素习耕织,物产丰饶。吐鲁番产麦、谷、胡麻、棉、豆,而甜瓜、西瓜、葡萄等,种类甚多,质量绝佳。哈密产二麦、谷、糜、瓜、蒲桃。

在叶尔羌汗朝农业发展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阿克苏地区的变化。它是在这时期发展成为一个大农业区的。在15公元世纪,阿克苏主要还是一片牧场和狩猎区。马黑麻·海答儿说,当时的阿克苏比起蒙兀儿斯坦草原来说,像一个城镇,羽奴思汗曾想把牙帐迁到这里过城市生活。[③] 后来,由于阿克苏交通位置的重要和宜于

①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

③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经28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农业生产的条件,该地区发展起来,人口也有繁衍。但在阿巴拜克尔统治时期,阿克苏又被荒芜。《安宁史》作者说;"因为阿克苏百姓拥戴过阿黑麻汗,所以,阿巴拜克毁坏了这个城镇,将当地居民遣散到其他六城。结果,此后16年间,阿克苏成为荒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地方。"① 叶尔羌汗朝初期,统治者曾向阿克苏地区移民垦荒,修筑水利,遂使该地繁荣起来,成为叶尔羌汗朝一个重要的粮棉基地。这时,阿克苏已有大小村落20多处,人口数万。"田土广沃,芝麻、二麦、谷、豆、黍、棉,黄云被野。桃、杏、桑、梨、石榴、葡萄、苹婆、瓜果之属,蜜圃充园。人人富厚。牛羊驼马,所在群聚。"②

农业用具有铁制和木制农具。使用比较广泛的有:布古尔斯(犁)、库尔札克(耙)、坎土曼(镢头)、鄂尔噶克(镰刀)、阿伊里(木叉)等等。耕作较为粗放,以二牛抬扛播种,蓄水灌溉,不事锄草。

这时期手工业制作比较发达,可以代表维吾尔族的工艺水平。铁器铜器等金属制品在农业生产、建筑、武器、工具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中广泛应用。除农具外,工具有斧、锤、锯、钻、砧、刨、剉、铲、小刀等,兵器有大刀、长短剑、矛、月斧、甲胄、箭镞等,生活用品如铜壶、盆、盏、杯、碗、锅以及铁钉、马掌、铁轴等都可以生产。

各地纺织业也都发达,生产丝绸、土布、花布。以于阗所产一种缜密光实的绸缎、喀什噶尔所产荡缎荡绸、策勒所产丝棉绸布、库车所产塔连布为著名。手工织布称为"包孜·哈姆",分为一等"切克曼",二等"托勒玛",三等"玛塔",四等"包孜·哈姆"。这种织布亦可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也是大宗商品贸易。

皮毛制品有皮帽(獭皮、貂皮)、皮袍、皮靴、皮被、花毡、黑毛毡、壁毯、地毯、毡帽、毡褥等。阿克苏匠人以鹿皮制作的鞯辔为当

① 毛拉穆萨·赛米拉:《伊米德史》。

②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地名贵产品,于阗的地毯远近驰名。

矿产冶金产黄金、白金、红铜、黄铜、铅、铁、水银、硇砂、硫磺、硝、钻石等。工人熟知生铁冶炼之术,但未掌握熟铁冶炼技术。玉石开采加工仍为国内主要的产业,由国王亲自掌握。鄂本都说:"采玉之权,国王亦售诸商人,售价甚高。租期之间,无商人允许,他人不得往采。"① 于阗、喀什噶尔、阿克苏是主要的玉石加工地,工匠以金刚钻切玉,加工成各种工艺品。清人记述说:"其人性巧,善雕刻",② "攻玉镂金,色色精巧"。③ 不仅金玉器,木制品、骨制品等的雕镂也很精美。宫廷上层人物往往也精于此道。《拉失德史》记载道,赛德汗就"精通骨雕艺术,善于制箭";拉失德汗"对所有的艺术和工艺都卓具才能",他的剪纸,栩栩如生,其手工精巧令老手惊绝。④ 可见,手工艺制作在城乡都很普遍,工艺水平也堪称高超。

造纸业与这时期的文化发展相适应。纸称"喀阿斯",用桑枝嫩条捣烂制浆而成,颜色微绿,有光泽。笔有"摩伊喀里雅木"(毛笔)、"喀里雅木"(竹笔)。以铜盏置绵渍墨,供醮笔用。色雅(墨)用锅底煤烟合油面做成。

此外,这时期手工乐器制作,木漆制作以及酿酒业等都有一定水平。

在叶尔羌汗朝,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国内贸易以集市(巴札尔)交易为主。集市在城市、乡村都有。农村每7日一集,城市则有大集、小集。每逢集日,凡属衣食所需,五方杂货,均在集市交

① 冯家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下册,第254页,"鄂本都访契丹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十三。

③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④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37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易。叶尔羌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汗朝境内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城内有长达10里的商业街，“商贾如鲫，百货交汇”，“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①] 喀什噶尔、阿克苏以至于辟展、哈密都是当地的商业中心。阿克苏地当孔道，是南疆“第一冲繁要区也。街市交错。茶房、酒肆、旅店莫不整齐。‘巴杂儿’街长五里。为南路各回城四达之区”，[②] 每逢集市，也是“摩肩雨汗，货如雾拥”。[③] 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市还是对外通商的中心市场。中亚安集延、撒马尔罕、喀布尔和印度、克什米尔、伊朗以及柯尔克孜商人均来叶尔羌贸易，尤以安集延、玛尔噶朗、克什米尔和柯尔克孜、哈萨克的贸易关系最为密切和重要。各地商队均由国王任命首领，“纳金若干，便可得职。王付以全权，在全途间，可以管辖商人”。[④] 货物的交易以牲畜、皮毛、缎布、珠宝为大宗。政府向商人征税，牲只按二十分取一。喀什噶尔商人驰名于中亚，足迹遍及中亚、印度、阿拉伯。这时期，与蒙古、西藏的通商关系也很频繁。哈密、吐鲁番与内地有传统的大宗贸易和朝贡关系。哈密被中亚和新疆各地方政权称为“贡路”，凡往来贡品、朝廷回赐以及商品都在这里接办公文或转口，“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居然一大都会矣。”[⑤]

叶尔羌汗朝使用的货币为铜币，用红铜冲制，小而厚，中间无孔，呈椭圆形微尖。铜币一面铸有当时叶尔羌汗的名字，另一面为阿拉伯经文。1个铜钱称一“普尔”，50普尔为一个“腾格”；1普尔约值内地银1分。度量衡具有“察拉克”(秤)、“哈斯”(尺)。计量

①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② 和宁：《回疆通志》卷九。

③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④ 冯家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下册，第261页，“鄂本都访契丹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⑤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单位为"帕特曼"(清代折算约合5石3斗)、"察拉克"(64个察拉克为1帕特曼),这种单位也用于计算土地面积,即播种土地所需的种子;长度单位"吾拉其"(约合2公尺)。

二 政治和宗教制度

叶尔羌汗朝是一个封建世俗王朝,伊斯兰教为国教。

这时期,伊斯兰教的思想和制度已逐渐渗透到维吾尔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各领域,伊斯兰教法(沙里阿特)成为叶尔羌统治者立法的主要依据,宗教原则在居民生活中越来越具有支配作用,宗教上层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如马克思指出的中世纪土耳其的情况那样:"土耳其国家同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是以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紧密交错而且几乎两位一体为基础的。对于土耳其当权者来说,可兰经同是信仰和法律的源泉。"[①] 这种政治和宗教紧密交错,以及伊斯兰教在整个社会中的支配作用,是叶尔羌汗朝统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叶尔羌政权就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实际上它仍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世俗政权,统治者不是宗教领袖,而是蒙兀儿察合台后裔。政、教分离是叶尔羌汗朝基本的政治制度。

叶尔羌汗朝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在维吾尔族史料里有明确记载。谢赫马合木德·楚拉斯在《编年史》里这样写道:"(阿不都·克里木)汗的习惯是这样的:每周有两天主持公正的司法,对于一切被公开接待的人他都给予安排,责成喀孜(宗教法官)和穆夫提(教律解释人)出席;连那些艾米尔也被召来参加,以便解决国家的事情。他解决了穆斯林们迫切的问题,受欺侮的人向汗控诉了高

① 马克思:《希腊人的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1页。

利贷者的压迫。如果是适合于伊斯兰法判决的案件，那么他就与喀孜和穆夫提商量；而要是涉及习惯法的案件，那他就交给艾米尔们处理。和卓·乌拜都拉(当朝大维奇)、菲尔乌兹·米尔札·巴鲁剌思、米尔札·沙特金伊希卡加和米尔札·牙库卜·朵豁剌惕再次深入研究案件，作出判决。汗庄严地坐着，细心听诉，并以这种形式主持审判。"① 在一本佚名作者的《喀什噶尔史》里也有类似的记述，说汗每星期出庭两次，"他的一侧坐着喀孜和穆夫提，另一侧坐着维奇和阿奇木。……与伊斯兰法(沙里阿特)有关的案件，由喀孜和穆夫提来处理；而属于习惯法(阿达特)的事情，则由维奇为首的艾米尔去处理"。

可见，在叶尔羌汗朝，不仅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各司其职，而且教权处于政权之下，可汗是最高权力的代表。一般来说，宗教方面的权力，一是组织和监督穆斯林履行宗教礼仪和义务；二是依照伊斯兰法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如对家庭、婚姻、遗产继承等等民事纠纷和杀人、伤害、偷盗、抢劫、通奸等犯罪行为进行判决，执行有关私产、债务、利息等宗教法规，三是宗教人士有权利和义务对统治当局颁布的法令或通喻进行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宣传解释。而"国家的事情"，即行政、职官、税赋、军事、外交以及战争等属于政府行使的权力，宗教方面是不能直接参与的。通常，在教内担任职务的阿訇、伊玛目、喀孜、穆夫提等，不准许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同样，政府官员一般也不能再兼任教职。这种制度是维吾尔族从接受伊斯兰教以后就形成的一种习惯，自喀喇汗朝到叶尔羌汗朝都是如此。到和卓建立政教合一统治时代，教职与官职仍有不同分工，不过教权高于一切，和卓控制着最高权力。这时阿訇可以评议阿奇木伯克等官员，决定他们的去留，甚至可以聚众杀之；有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阿基穆什津俄译本)，第161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些宗教上层人物同时在政府里担任要职。这一点与叶尔羌汗朝是有根本区别的。清朝统一新疆后,又明确规定:"以后无论何项回子,当阿浑,只准念习经典,不准干预公事,其阿浑子弟有当差及充当伯克者,亦不准再兼阿浑。"① 政教分离的制度得到恢复。

至于"习惯法"(阿达特),这是察合台蒙古后裔在统治新疆和中亚的长期过程中,把早先蒙古的札撒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的传统习惯相结合形成的一套封建军事制度,是维护察合台后裔和蒙兀儿氏族贵族利益的。

察合台后王所领蒙兀儿氏族部落原是察合台汗国时期游牧于天山北部至七河流域的蒙古和操突厥语诸部。公元16世纪初蒙兀儿人进入新疆南部以后,与维吾尔族发生融合,逐步适应农业社会环境,放弃游牧,转入定居。但与此同时,长期形成的游牧统治习惯并未随之消失,而是与当地原有的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叶尔羌汗朝统治制度的某些特点。这种统治制度具有伊斯兰教体制的基本特征,受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地区某些社会制度的影响较深;而与喀喇汗朝以来新疆南部形成的封建制度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展变化。总的特点是,在土地、赋税、行政、职官等方面沿续旧制的同时,统治者又力图把某些固有的游牧传统和统治习惯与新疆南部的封建制度相调和。例如,统治者称号的变化即反映了这种现象。察合台后王在蒙兀儿斯坦草原统治时期一般只称汗,而入主叶尔羌后,在汗的名称前面往往加上"苏丹"二字,如苏丹·赛德汗、苏丹·阿不都·拉失德汗等等,以表明自己是穆斯林的君主,区别于从前主宰草原时代的蒙兀儿汗。

在阶级关系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特点。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指出:当时和阗和喀什噶尔的居民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土绵,意思是农民,他们必须向汗完纳每年规定的租税;第二类是可陈,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一,第2页。

即士兵;第三类是爱玛克,指游牧民,他们有每年从国家取得一定数量的谷物、纺织品等权利;第四类是司法部门的官吏以及寺院和礼拜场所的管理人。[①] 这段记载表明,农民阶级和由封建领主、官僚、宗教上层构成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国内主要的两个阶级阵营。农民是国家的主要纳税人,除负担什一税(哈拉吉)和统治当局规定的各种人头税、附加税及额外摊派外,还要承担游牧民和士兵的部分生活补给。

文中的"可陈"和"爱玛克",就是指叶尔羌汗朝境内的蒙兀儿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是构成汗朝政权的基本力量,也是组成汗朝军队的骨干。在叶尔羌汗朝初期,蒙兀儿人大约有30000人分布在汗朝各地。这时期的蒙兀儿人仍旧保留着氏族组织形式,彼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氏族大多是赛德汗南下进攻喀什噶尔时陆续集结的旧部,主要氏族有朵豁剌惕、都合台、巴鲁剌思、巴儿喜、斡耳朵别乞、亦塔儿只、洪吉、楚拉斯(札剌思)、别吉克、拜林、卡鲁赤、哈剌鲁、马黑力惕、休勒卡尔赤等。这些氏族有着严格的爵秩上的贵贱之分,并经常为此而争执不下,互动干戈。氏族首领(艾米尔)一般在军队、政府、地方和伊斯兰教里担任要职。到叶尔羌汗朝后期,这些蒙兀儿人已经融入维吾尔族中去了,但氏族的名称和氏族的某些残余制度仍保留了下来。

由于氏族组织形式仍然存在,氏族制的某些古老传统得以保留,所以,在叶尔羌统治集团里,氏族宗法观念仍很浓厚。可汗和本氏族成员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关系,国家被视为汗氏族的共同财产。按照习惯法,汗氏族年长的子嗣有权继承汗位,其他子嗣也拥有这种权利,因此,王位成为争夺的对象,常常演化为宫廷倾轧。在即位过程中,形式上仍旧要"仿照古制",举行兀鲁思会议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2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忽里勒台),按照早先成吉思汗时代的礼仪进行加冕、登基。同时这种遗俗里又掺进了伊斯兰教的内容。原先由萨满履行的职责改由伊斯兰的长老来执行,祈祷仪式也完全改为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进行。巴托尔德评论说:蒙古后裔在中亚统治期间,都曾力图把这种纯属异教的古代风俗和伊斯兰教国家观的精神调和起来。他举例说:"当阿卜都拉于公元1583年被宣布为(布哈拉)汗时,按照古老的蒙古风俗,用一块白毡把汗抬起来,但这块白毡的四角,不是按照游牧民的传统由诸游牧氏族的首领来执握,而是由不花剌(布哈拉)的托钵僧团(即苏非派教团)的首领来执握。"① 这一点,与叶尔羌汗朝的统治制度并无分别。我们从赛德汗的即位过程,到末代汗王伊斯玛义汗"举行传统登基仪式"的历史记载,不难看出这种特点。

这时期的官制,已有伯克制的雏形。"伯克"意为"长官"或"首领"。大小官员均可称伯克。伯克与艾米尔不同,不能世袭,由政府任命。但实际上许多重要官职由艾米尔掌握,无形中变成了世袭。这时期主要的官职有:

行政方面——

大维齐相当于摄政大臣,为汗朝最高行政长官,汗王的政务助手,有签署敕令的权力。

阿塔雷克,相父、少傅,通常是汗王为未成年的王子指派的监护官,负有教导、保护诸王子的责任。对成年宗王则是他的私人顾问。

阿奇木,汗朝委派到各城、辖区的行政首脑,相当于市长、县长。

伊希卡加,直译为"监门令"。为阿奇木的副职,协助阿奇木办

①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理庶务。

巴卡乌勒，相当于侍卫长官，负责首都和宫廷的安全。

库什伯克，译为“鹰坊伯克”或“鹰监”。属宫廷高级官员，“汗国的一切事务都要经过他，他再呈报艾米尔；在最高层人物离开首都时，库什伯克接替艾米尔的位置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从首都出去。”①

掌玺大臣，掌管汗王印玺。负有起草文书诏令的使命，相当于汗王的秘书。

达鲁花赤，这里指阿奇木或重要伯克们的秘书。原蒙古统治时代则为各地监治官。

帕察沙布，伊斯兰教的警官。维护治安，监督刑罚。

阿尔巴布，即乡长或村落头人。

财产、税收及经济管理方面——

噶札纳吉，管理国库、税收的总官。

巴济吉尔，征收税务的官员。巴济意为“什一”。

米拉甫，掌管水利的官员。

木勒克雅勒克，主管贸易商务税收的官员，并负责从地方为军队筹集军需装备。

明伯克，总千户田赋。

玉资伯克，总百户田赋。

鄂尔沁伯克，总十户田赋。

以及管理集市的巴札尔伯克、管理采玉的哈什伯克、管理淘金的阿勒屯伯克、管理工程事务的克图瓦尔伯尔、管理宴会及采办的鄂克塔克奇伯克等等。

军队的官职，除以艾米尔为氏族武装首领外，还有左翼军统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阿基穆什津俄译本），第284页注释〈135〉。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将、右翼军统将,以及——

库克比吉,军队掌旗官。

达瓦赤,军事首领的副官等。

此外,还有由政府任命或认可的伊斯兰教官职。

喀孜,即法官。又分为"斯帕喀孜",办理上层头目的诉讼;"拉雅喀孜",办理庶民的诉讼;城市喀孜;军队喀孜等。

穆特瓦里,瓦合甫财产的管理者。

玛特色布,宗教事务的监督者。

札布特穆克塔布,教经堂的学监。

这一套官制比较系统,是适应于新疆南部农业社会条件的。表明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生产关系都有了较高的发展。这些官职中,阿奇木一职的作用十分突出,代表中央政府对地方行使权力,总理一城大小事务,权限很大。担任该职的多是拥有实力的氏族首领,他们的政治态度往往对汗政权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诸汗在选拔、任命阿奇木时总是十分谨慎的。

伯克作为官职使用于政府部门并制度化,这是叶尔羌汗朝职官体系的一个发展。实际上,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新疆南部实行系统的伯克制,大部分就是因袭了这一时期就已形成的伯克官职。

军队中设置伊斯兰法官,也是叶尔羌汗朝军事体制的明显变化。军队喀孜大约设置于叶尔羌汗朝中期,这是基于汗的军队已由王室近卫军和氏族武装转变为国家武装。因此,用伊斯兰教来约束军队,提高士气,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军队喀孜和城市喀孜都是由政府从宗教知识分子中挑选任命,品位在大伯克之列。

叶尔羌汗朝基本的宗教制度是实行宗教导师制。这种制度是叶尔羌世俗统治集团与伊斯兰教上层互相联系的桥梁。

导师制是苏非派内部一种师徒相授的宗教制度。按照苏非派的教义,任何一个穆斯林如拟成为苏非,获得秘教的知识,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就必须在某个知名苏非派的门下充当弟子,在导

师的指导下，学习苏非派神秘教义及其特殊的功修仪式。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达到了功修目的，便可以离开导师。由于这种导师授业完全是以个人的内在经验，通过言传口授，身体力行来使弟子领会神秘教义的，因此，无形中导师在弟子的心目中就具有了神圣地位，门徒必须对导师绝对忠诚和顺从。正如苏非派经典指出的，门徒应该象"洗尸人手中的尸体"，意志上完全听命于导师的摆布。有声望的导师往往又是苏非团体的首领。阿拉伯语称导师为"穆尔西德"，意思是"引路人"，称弟子为"穆里德"。导师除了依靠自己对神秘派奥义的见解和传授能力外，还需借助所谓"血统和道统的正统性、神圣性"，即把自己和真主、和先知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声誉。因此，许多导师都宣称自己是圣人的后裔，把道统谱系追溯至阿里或阿布，伯克尔。这种导师又具有了"圣裔"身份，更加引起追随者的崇拜。

叶尔羌汗朝的宗教导师制度与苏非派内部的这种导师制基本相同，但又有区别。即形式上仍为师徒相授，传习苏非功业，不同的是，这种制度又成为"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结盟的一种手段。在叶尔羌汗朝，苏非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并成为官方支持的教派。苏非导师不仅吸引了众多一般穆斯林成为追随者，而且统治上层也纷纷成为其门徒。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书中指出：当时在中亚和新疆，几乎每一位汗、苏丹和艾米尔都有自己的宗教导师，拜苏非导师在统治上层已经形成风气。[①] 由于导师可以在思想和行为上对弟子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导师的地位也就成为苏非教团首领们追逐的目标；而统治者也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导师。因此，这种关系十分复杂，远远超出了苏非派本身的意义。

赛德汗的导师是哈司剌·和卓·马黑杜米·奴烈，简称和卓·奴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烈。他是和卓阿赫拉尔的孙子,属于纳格什班迪耶教团传人。自幼在撒马尔罕跟随祖辈研习本派的学问,后来在伊斯兰世界各地周游了23年,就教于著名学者阿不都·剌合蛮·札米,并在伊拉克著名医师大毛拉亦马都丁手下学习医术。他的学问和医道在中亚颇有名气。公元1525年,和卓奴烈来到喀什噶尔。他对别人说此行是因梦中得到了祖父的命令,实际却是为了争夺汗的导师权。当时汗的导师是他的弟弟和卓穆罕默德·亦速甫。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记述赛德汗加入苏非派的经过时说:"他世代奉哈乃斐派,年轻时曾嬉游放荡,不知所禁,不事进德修业。到37岁时,他禁绝淫乐放荡之事,专心于宗教生活。"这一年(公元1522年),赛德汗因纵酒过度伤了身体。于是他决心戒酒,向已做了亚赛维派谢赫门徒的赛义德·马黑麻(即朵豁剌惕艾米尔)表示忏悔,决定加入苏非派。后来,他又打算放弃王位,专心研究苏非经典,并想外出苦修,欲立其弟艾曼苏丹为汗。和卓亦速甫得到消息后从撒马尔罕赶来,劝告汗不要放弃王位,应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力去"接近真主"。于是赛德汗便放弃了苦修的打算,拜和卓亦速甫为导师。和卓奴烈来到叶尔羌后,在各地以医术显示"圣迹",治愈了拉失德王子的病和赛义德·马黑麻的麻痹症,使汗大为惊喜,多次到其住所聆听教诲。这自然引起和卓亦速甫的不满。和卓奴烈只好前往吐鲁番住了3年。当他返回叶尔羌后,便与其弟的矛盾尖锐了,他们的"裂痕一天天扩大";发生了激烈争吵。不久,和卓亦速甫便突然死去,和卓奴烈成了汗的导师。

赛德汗成为和卓奴烈的弟子后,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他"从此把全部身心都奉献于神圣的宗教事业","他正步着诸火者的后尘……认为进行圣战最能使自己得救,并与真主同在"。显然,他那种最初以戒酒为动机,从苏非派寻求解脱的愿望,在其导师的影响下,已变成一种宗教的狂热心理。正是在这种狂热情绪的驱使下,"圣战"之举年复一年,一浪高过一

浪。赛德汗的拜师经过及其与导师的关系，可以反映这种导师制的实质。

导师制一直延续到汗朝统治的结束。拉失德汗的导师是谢赫穆罕默德·谢里甫，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导师是额什丁和卓的后人大毛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汗的导师是伊斯哈克和卓。其后，汗的导师便由黑山派、白山派和卓担任。到汗朝后期，导师又成为两个宗教派系争夺的焦点，两派和卓都需要依靠统治者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实力，统治者也需要依靠宗教势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由此掀起了对和卓狂热的盲目崇拜，促使和卓势力急剧发展起来。

三 麻札朝拜

在叶尔羌汗朝，麻札朝拜形成高潮，成为叶尔羌汗朝时期伊斯兰教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

"麻札"(Mazar)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圣灵之地"、"伟人之墓"。我国回族称为"拱北"，意为"圆屋顶建筑"。现在，在维吾尔等民族中一般墓地也称为麻札。"麻札朝拜"是指对那些所谓"圣墓"顶礼膜拜，围绕墓地举行各种宗教活动。

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除信奉安拉为唯一神祇以外，反对信徒对任何人物或有形物的崇拜。当然，崇拜陵墓也在禁止之列。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内部的分化和演变，在某些教派中逐渐形成对其教派首领(如什叶派的伊玛目，苏非派的谢赫、依禅、和卓等)及其陵墓的崇拜，并且成为一部分穆斯林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麻札朝拜的内容、形式和对象不尽相同，但是将麻札神圣化并加以膜拜却是一致的。在正统派看来，朝拜麻札是一种背离伊斯兰教教旨的"异端"行为。

在新疆,伊斯兰教传入后不久,就有了崇拜麻札的现象。萨图克·布格拉汗死后,在阿图什出现了他的麻札,这是新疆第一座受到崇拜的伊斯兰教"圣墓"。后来,在新疆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伊斯兰教的君主、传道者、战场中死去的"殉教徒"(舍希德)和文化名人的麻札。属于喀喇汗朝时期的著名麻札除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外,还有阿尔斯兰汗麻札(今英吉沙县的奥当麻札)、四伊玛目麻札、玉素甫·卡迪尔汗麻札和《突厥语词典》作者马赫茂德·喀什噶里的麻札、《福乐智慧》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麻札等;东察合台汗国时期著名的麻札有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札、额什丁和卓麻札、贾拉里丁麻札等。这些人物对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所以受到穆斯林的崇拜。但是在叶尔羌汗朝以前,朝拜麻札并不盛行,也不是南疆伊斯兰社会普遍存在的习俗。它的盛行,完全是苏非派和和卓势力发展的结果。

根据维吾尔族史料的记载,和卓穆罕默德·谢里甫及其乌瓦依西教团是叶尔羌汗朝兴起麻札朝拜的主要推动者。穆罕默德·谢里甫来到叶尔羌后,便利用了南疆存在的各种麻札和一部分穆斯林群众对麻札的种种神秘感和崇拜心理,大肆鼓吹和神化麻札的作用。他到各处参拜麻札,告诉人们哪个麻札有"灵异",说麻札的"亡灵"能够"显示神通"、"有求必应"、"威力无比"等。而他和乌瓦依西耶教团的活动也是围绕麻札为中心展开的,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就是该派的中心。经此一渲染,原来有些并不出名的麻札,也成了朝拜场所。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指出,一些伊斯兰教早期的知名人物,甚至穆罕默德的某些弟子都被认为死在喀什噶尔等地。他认为:"这种传说显然是假的。"① 他例举了于阗的贾法尔·萨迪克麻札和叶尔羌的乞里坦麻札。贾法尔·萨迪克即什叶派所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2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奉第六伊玛目，于公元765年死于麦地那，一生从未到这新疆。传说中，他曾率军占据喀什噶尔，后死于喀什噶尔和于阗的宗教战争。[①]乞里坦麻札相传为唐末7个同名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来中国传教，最后死在叶尔羌。显然，这些传说都是没有根据的。但这些说法却为和卓所利用。

在叶尔羌汗朝的麻札中，穆罕默德·谢里甫最推崇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在此处隐修期间，他曾写了一本《萨图克·布格拉汗传》。书中除了吹捧麻札以外，充满了荒诞的"奇迹"（喀拉玛提）故事和迷信传说。萨图克·布格拉汗的传记有多种抄本，大多是根据民间传说整理而成。有的以叙事为主，较为可信；有的则主要宣扬宗教奇迹。穆罕默德·谢里甫称亚赛维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是"九万九千个麻札的领导者"，[②] 是乌瓦依西派崇奉的神灵，其墓地被奉为"最有灵异"的"圣墓"。朝拜他们的麻札与麦加朝觐一样，可以完成相同的宗教功课。这样一来，麻札不仅被神化，也大大抬高了麻札朝拜在穆斯林宗教生活中的地位。当时，上自叶尔羌的君主、大臣，下至一般信徒纷纷前往"圣墓"朝拜。

吹捧和神化亡人，实际是为了吹捧和神化自己。这是和卓利用麻札朝拜的共同出发点。穆罕默德·谢里甫死后，拉失德汗在叶尔羌为他修建了高大的陵墓，每星期四、五、六亲自前往朝拜，并在麻札守夜。该麻扎成为信徒朝拜的又一场所。后来，黑山派白山派和卓也同样吹捧麻札朝拜，他们每到一地都要先拜访当地稍有名气的麻札。他们死后，其麻札又成为信徒狂热朝拜的"圣墓"。

随着麻札朝拜风气的盛行，麻札建筑规模也趋向大型化，讲究

---

① 《新疆图志》："一百八十四年（伊斯兰教历），其教主（指穆罕默德）外孙玉逊之曾孙结比沙大克（贾法尔·萨迪克）击破东国兵，复据喀什哈据之……，后结比沙大克进攻和阗战死，遂连兵不已。"

②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装饰豪华。这时期,许多受朝拜的麻札被一再翻修。如拉失德汗就亲自下令重修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还在旁边修建了道堂、礼拜寺。叶尔羌的阿勒屯麻札(即"黄金麻札",意为"高贵者的墓地")原是汗室墓地,后来伊斯哈克和卓埋在这里,又成为黑山派和卓墓地,其建筑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最著名的是喀什噶尔的阿帕克和卓麻札,为白山派和卓墓地,建筑之豪华为新疆伊斯兰教古代建筑之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为维吾尔民族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麻札(如《福乐智慧》、《突厥语词典》的作者),却在这时期被人们遗忘,以致后来连准确的墓址都难以寻找。

由于麻札已成为叶尔羌汗朝部分穆斯林群众重要的活动场所,其管理机构和经济地位也不断加强。麻札的管理人一般称谢赫。大型麻札附设有礼拜寺、教经堂和宗教法庭,这种麻札往往还有伊玛目、穆安津、喀孜、穆德里斯(经文教师)及清洁工、杂役等数人,谢赫不但主持麻札朝拜活动,还掌握着麻札的经济权利,管理瓦合甫财产的收益。随着麻札影响的扩大,占有的瓦合甫土地也越来越多,有些大麻札占有的瓦合甫财产达到惊人的程度。如阿帕克和卓麻札就曾占有耕地 43470 公亩、磨房 48 处、大庄园 15 座,[①] 还有店铺、果园。麻札瓦合甫已成为宗教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谢赫成为享有这种宗教封建特权的特殊阶层。据说,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的谢赫就曾是喀什噶尔一带最富有的人。

麻札朝拜之所以兴起,与本地区居民原有的祖先崇拜和原始宗教信仰有一定渊源关系。伊斯兰教原来禁止朝拜麻札,但由于苏非主义的流传,而把某些原有的宗教观念和古俗纳入到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范畴。这反映了新疆宗教长期演变的一个特点。麻札朝拜本身就具有祖先崇拜的痕迹。在朝拜活动中,可以清楚地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阿基穆什津俄译本),"研究导论",第 32 页注释〈27〉。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 年版。

看到萨满教、祆教等旧宗教的影响。例如，在朝拜麻札时，人们往往“张灯于树，通宵不寐”；[①] 有些人还在土块上掏个窝，里面放上火种，点燃后放在麻札周围；这是祆教拜火习俗的遗留。朝拜者把三角旗绑在树枝上，插在麻札周围，或在周围的小树、灌木上拴各种颜色的布条，在高竿上挂牛尾、马尾及其他饰物；朝拜结束后，围绕麻札跳一种“萨玛舞”，这种舞蹈与萨满教巫师的跳神动作十分相近，反映了萨满教的旧习。此外，许多麻札还供奉着羚羊角、羊头；有些麻札还以动植物命名；有些佛教旧址又成为苏非苦修者的修行场所。这都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在当地居民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苏非主义给这些旧习俗注入伊斯兰教的内容，使其保留下来。

麻札朝拜的主要仪式和内容是围绕麻札做“塔瓦夫”（绕行），向麻札跪拜、诵经、祈祷，诉说个人的不幸，祈求亡灵佑护及献牲献祭等。苏非团体按照自己的齐克尔仪式在麻札举行集体活动，或高念、或低念，或唱歌舞蹈，或吸食麻烟；目的是为了在这种持续、狂热的身体和心理活动中，达到痴迷状态，即苏非主义理论称之为“人主合一”的境界。朝拜时间大多在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或纪念日。其余时间，则随意前往。有些被认为有“灵异”的麻札，朝拜活动时人数成千逾万，时间持续数日甚至数十日。

四 苏非派

叶尔羌汗朝是苏非派迅速发展的时期。苏非教团在这时期成熟、定型，成为新疆伊斯兰教一支重要的教派。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即对伊斯兰教义赋予

① 《西域图志》卷三十九。

隐秘奥义,奉行苦修禁欲主义,提倡以"爱主"、"认主"和"人主合一"为核心的神智论、泛神论等宗教思想。体现了一部分穆斯林的虔诚信仰和宗教热情。公元10世纪以后,苏非主义理论发展成为正统教义思想的组成部分,为逊尼派所接受,并出现了以苏非为核心的教团组织,苏非派的活动随即扩展到伊斯兰世界各地。

早在喀喇汗朝时期,苏非主义就是中亚一带有影响的派别之一。喀喇汗朝统治者曾一度把苏非派确定为官方信仰而加以肯定。有说法认为,萨图克·布格拉汗就是在萨曼王朝一位名叫阿不·哈桑·穆罕默德·苏非·卡里玛提的影响下接受伊斯兰教的。这位苏非教士后来在帮助穆萨·阿尔斯兰汗在喀喇汗朝推广伊斯兰教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在喀喇汗朝,由于苏非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最终迫使统治者摒弃苏非信仰,承认巴格达哈里发为自己的宗主,宣布逊尼派为官方的伊斯兰教。但苏非主义思想已在穆斯林群众中有了一定基础。公元12世纪以后,阿赫迈德·亚赛维在中亚的传教获得成功,使苏非派得到了复兴。亚赛维被中亚操突厥语诸民族的穆斯林推崇为"伊斯兰教的圣人"。在帖木儿王朝,中亚另外两个有影响的苏非教团,一是波斯人阿布杜·卡迪尔·吉拉尼(公元1077年—1166年)创立的"卡迪林耶教团",另一个是波斯著名神秘主义诗人加拉鲁丁·鲁米(公元1207年—1273年)创立的"毛拉维耶教团"。

在公元14世纪以前,新疆苏非主义传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二是苏非派传教士个人的活动,三是受苏非派影响的地区主要是靠近中亚的喀什噶尔。换句话说,这时期并没有出现苏非派有组织的活动,也没有形成以某个著名的苏非人物为核心的教团组织,苏非派也不是新疆境内有影响的教派。

最早的苏非派团体,即前文介绍过的额什丁和卓在库车建立的苏非组织。这个组织具有苏非教团的基本特征:有对教民拥有

绝对权威的教主(谢赫);奉行苏非派独特的修炼方式,以集体赞念(齐克尔)仪式完成宗教功课;内部教阶等级制度分明,以师徒相授传习神秘主义教乘;有固定的传道道堂(罕尼卡),也有比较固定的教民。该派以库车为中心,传播范围为阿克苏、吐鲁番、拜城等地。教主同时也是东察合台汗国伊斯兰教的首领(即谢赫·伊斯兰)。因此,从额什丁和卓开始,苏非派在新疆的活动已是有组织、有影响的教派活动。

在叶尔羌汗朝,苏非派达到全盛。这时期,苏非派不仅是一支非常活跃的教派,也逐渐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教派,在汗朝境内形成几支大的教团势力。喀什噶尔、叶尔羌、库车分别是这些苏非教团的中心,信徒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多时曾达 30 万之众。这时期苏非教派并不复杂。按和卓家族系统划分可分为三支,即额什丁和卓家族、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和麦赫杜姆·阿杂姆和卓的后裔。按教团(塔里卡)系统而言,则分别来源于卡迪里耶、亚赛维耶和纳格什班迪耶。这些产生于中亚、波斯的苏非团体在传入新疆以后,在教派名称和修持方式上均发生了不少变化,又分化成不同的派别,并具有新疆苏非派的地方特色。

额什丁和卓家族的教团源自卡迪里耶。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该派吸收、包容了许多维吾尔族的宗教观念和民间习俗,与原来的教派相比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由于该教团始终保持着一个和卓家族为教主的核心,所以一直存在了很长时间。公元 16 世纪末到公元 17 世纪初,该教团发生了一次变化。据马合木德·楚拉斯的《编年史》和《额什丁和卓传》记载,伊斯哈克和卓在阿克苏、库车、吐鲁番传道时,曾使该地众多的苏非信徒归顺了他。该地额什丁和卓的后裔带头宣布放弃自己原来的道乘,而遵奉纳格什班迪耶的道乘。这表明,该教派在叶尔羌汗朝的宗教地位已大大削弱,不得不在道乘上"改换门庭",以求发展。同时,额什丁和卓后裔在该地区享有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地位并没有改变。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的乌瓦依西教团属于亚赛维耶的一个分支,保持了亚赛维耶的基本特征。除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信奉哈乃斐教法学派外,还主张崇拜并神化教主,将本派的教主视为"圣徒",相信"圣徒"具有创造"奇迹"(喀喇玛特)的能力;宣扬并主张朝拜麻札,将朝拜麻札视为信徒必修的宗教功课。在道乘修持方面,主张跟随教主赞念齐克尔,诵读本派的道谱以及举行副功的斋拜等。在赞念诵词时,以高声赞念为特征。所以亚赛维派又有"哲合林耶"(公开的、响亮的)的称法。该派同其他神秘主义组织一样,教团内有严密的组织制度,教阶分明,教主称谢赫,信徒从入教到履行各种宗教义务和功课,都有严格的纪律。乌瓦依西耶在传布过程中,注意吸收维吾尔族的宗教习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维吾尔族的祖先崇拜等观念纳入该派主张的教主崇拜和麻札朝拜里。

麦赫杜姆·阿杂姆和卓后裔在叶尔羌汗朝建立的两支苏非组织即伊斯哈克耶和伊萨尼耶,均源自纳格什班迪教团。其中,伊萨尼耶派在道统上继承了纳格什班迪耶,主张教乘与道乘并重,静修默念"齐克尔",具有"虎非耶"(低念派)的特征;主张朝拜本派崇奉的麻札,宗教仪式往往在夜间进行。伊斯哈克耶则对纳格什班迪耶教理进行了某种改革,主张高声赞念"齐克尔",礼拜时,信徒们围坐成环状聚在一起诵读《古兰经》,然后举行赞念仪式,伴之以狂热的萨玛舞动作,并允许信徒礼拜时吸麻烟。伊萨尼耶和伊斯哈克耶教主均称"依禅"。依禅实行世袭,对信徒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教阶自依禅之下依次是海里排(教主代理人)、苏皮(弟子)、阿皮孜(礼拜时诵经者)、穆里德(信徒)、布维(女门徒)等。

在维吾尔族历史文献中,苏非派组织又被称为"苏鲁克"。苏鲁克原意是"道路",是指苏非信徒认主、修持的途径。不同的教派均有独自的修炼仪式,崇拜本派的教主,所以苏鲁克又指苏非教团。上述四个苏非教团是叶尔羌汗朝境内主要的苏鲁克组织。此

外还有一些小的教派，如“达瓦尼耶”，是托钵僧教团，信徒在主麻日聚集诵经，从天黑诵至天明；“依乃克耶”，礼拜仪式在夜间进行，诵经时低声默念等。

苏非教团的教主即导师有“谢赫”、“辟尔”、“依禅”等称谓。“依禅”一词为波斯语，愿意为“他们”、“他们一伙”。该词引入中亚后成为对宗教显贵及贤者的一种敬称。纳格什班迪耶第三代教主和卓阿赫拉尔首先以“依禅”著称。其后，依禅成为纳格什班迪耶及其分支教主的正式名称。由于该派在新疆人多势众，影响面大，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用“依禅派”统称新疆的苏非派，并沿习至今。

五　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的传播

在叶尔羌汗朝时期，与维吾尔族关系密切的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也在这时期普遍接受了伊斯兰教。

哈萨克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哈萨克族的先民，古代乌孙、匈奴、康居、阿兰等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景教和佛教。由于受逐水草而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以及部落制度、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的影响，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的传播发展经历了长期、缓慢的过程。早在公元 10 世纪初，哈萨克的先民就有一部分开始接受伊斯兰教。当时游牧于河中及其附近的操突厥语的草原部落，受到中亚伊斯兰教诸王朝的影响，尤其在经济上，游牧民需要从定居的伊斯兰地区换取纺织品等生活用品，这部分游牧民便与伊斯兰教发生了密切联系，逐渐熟悉了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时，这时期，穆斯林商人和苏非派传教士在靠近河中的游牧民中间的活动也较频繁，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一部分游牧民接受了伊斯兰教。古代波斯文地理文献《世界境

域志》一书,就把当时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操突厥语的游牧民称为"休战的突厥人",其中提到苏坎特(锡尔河左岸)、伊斯非加布(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等地游牧部落中的许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先民之一的葛罗禄部,当时游牧的范畴也包括上述地带。但同时,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民在宗教观念和生活习俗中仍然保留着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等。尤其是萨满教,曾是哈萨克先民主要信奉的宗教,流传时间最长,也最为普及;接受伊斯兰教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萨满巫师在游牧民中仍很活跃,伊斯兰教的观念及教规并未得到普及。此外,从楚河以东到阿尔泰山麓广大地区的游牧民甚至基本上没有接触到伊斯兰教,各部落仍旧信奉祖先留下来的宗教。乃蛮、克烈等部落到公元12世纪则盛行着景教。

公元13世纪,金帐汗国的别尔哥汗(公元1257年—1266年)带头信奉了伊斯兰教。到乌兹别克汗统治时代(公元1312年—1342年),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有了较大发展。他不仅强制人民信仰伊斯兰教,还下令杀死萨满术士和佛教僧侣。公元1314年,乌兹别克汗派遣使臣向埃及马木鲁克苏丹灭里·纳昔儿通报说:"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从中国起直到西方各国尽头的地方。"他说,"在他(月即别汗)国内还有一帮人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他即位后,就让他们在皈依伊斯兰教与战争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拒绝入教,于是投入了战争。他攻击他们,将他们击溃后,屠戮、俘虏,歼灭了他们。"[①] 乌兹别克汗被认为是金帐汗国推行伊斯兰教的主要人物。由于他的强制推行和提倡,伊斯兰教在各游牧部落和民族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哈萨克民谚"乌兹别克汗留下宗教",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

① 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但是，在乌兹别克汗时代，伊斯兰教的传播也未能超出城市生活和游牧封建上层的范围，许多游牧民仍长期处于萨满教等旧宗教观念的支配之下。还有史料表明，到公元15世纪后，钦察草原仍有许多人信仰佛教。[①] 显然，这种自上而下推行伊斯兰化的做法，仍需要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

公元15世纪后半期至公元16世纪初，中亚的伊斯兰教传教士纷纷进入哈萨克人的驻地，在游牧民中间宣传伊斯兰教义教规，在定居点建立清真寺，并为哈萨克人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使伊斯兰教在游牧群众中进一步得到推广。公元1580年后，在叶尔羌汗朝活动的伊斯哈克和卓曾到哈萨克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据《和卓传》作者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说，伊斯哈克和卓在哈萨克人中传教时，"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与此同时，哈萨克族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也到中亚一些城市的宗教学府学习伊斯兰教知识，涌现出一批通晓阿拉伯语和经文知识的毛拉和学者，威信也大为提高。这时期，伊斯兰教为哈萨克族群众普遍所接受，安拉为唯一神的信仰观念也被大部分哈萨克群众所接受，伊斯兰教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到公元17世纪后，哈萨克族已是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但是，萨满教的影响在民间仍然很深，有些观念与伊斯兰教互相融合，形成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的某些特点。例如，民间的萨满巫师在跳神念咒的时候，加上了"安拉真实"之类的口号；而某些伊斯兰教的仪式里也混杂有萨满教或自然崇拜的遗俗。

哈萨克族从开始接受伊斯兰教就信守逊尼派，教法上属于哈乃斐学派。古代哈萨克人曾使用过的古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等，在信仰伊斯兰教后通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哈萨克文。

---

① 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第13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以后,司法制度并未完全依照伊斯兰教法(沙里阿特)行事,毛拉没有司法权,部落头人的权力高于毛拉,部落头人按照世代相传的习惯法进行司法仲裁。有的部落头人同时也是毛拉,集政、教权力于一身。在哈萨克汗国时期,曾先后制定过三个法典,即公元 1511 年—1523 年间制定的《哈斯木法典》、公元 1598 年—1645 年艾斯木汗制定的《艾斯木汗习惯法》、1680 年—1718 年头克汗制定的《头克法典》。这些法典是以哈萨克古代习惯法为基础,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而制定的。伊斯兰教法"沙里阿特"成为制定这些法典的重要依据。主要体现在伊斯兰教关于真主是唯一神的信仰、宿命论、顺从以及关于后世、前定等基本宗教教义上。《头克法典》中就规定:"漫骂胡达(波斯语"安拉"之意)者有 7 人作证即可以石块击死。"婚姻法按伊斯兰教法规定:"一个男人可娶四个妻子"。婚姻需经毛拉念"尼卡哈"方为有效。丧葬以白布裹尸,按伊斯兰教习俗土葬。过伊斯兰教规定的节日。但哈萨克法典仍旧突出了习惯法的内容,如关于血亲复仇、关于"担拉克"(幼子继承制)、关于"艾明格尔"(寡妇内嫁)以及赔偿、遗产继承等等,都反映了氏族宗法制度的特征。

柯尔克孜族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又一主要民族。但他们信仰伊斯兰教的时间却更晚,公元 17 世纪以后,他们才成为穆斯林。

原居住于叶尼塞河上游的柯尔克孜人主要信仰萨满教,崇拜"腾格里"(上天)、"乌买"(灶神,子孙后代的保护神)以及动物图腾等。长期以来,柯尔克孜族祖先基本保持了这种比较原始的宗教信仰。曾在中亚至漠北流行过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并没有在柯尔克孜人中得到流传。

公元 15 世纪中叶,瓦剌部也先大石曾向柯尔克孜部发动攻击。著名史诗《玛纳斯》记载这一事件说:"统治者也先汗召集五万军队来打我们。他打败了柯尔克孜,血洗了我们的土地,驱散了诺

盖所有支系的后代。"① 从此，柯尔克孜人被迫远离叶尼塞河上游，来到天山地区驻牧。这次迁徙对柯尔克孜人来说十分重要；他们已处于与伊斯兰教相邻的地位，这是他们后来接受伊斯兰教的外部条件。公元16世纪，柯尔克孜人仍然不信仰伊斯兰教。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认为柯尔克孜人"大部分没有信仰"，② 沙伊费写于公元1582年的突厥文手稿说，柯尔克孜和"蒙古同种，没有王，只有被称作哈什哈的伯克。他们既非异教徒，也非穆斯林"。③ 说他们没有信仰，这是当时新疆和中亚穆斯林对保持着自然崇拜包括萨满教等原始观念的人们的一种看法。而"异教徒"往往指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包括喇嘛教）等一神或多神教的信徒。当然，"异教徒"（卡非尔）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么固定的，有时也泛指一切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在萨满教和原始宗教观念中，对于其他宗教一般不加以排斥。由于当时柯尔克孜人仍保持萨满教的信仰，所以穆斯林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异教徒"看待。这一点对柯尔克孜人接受伊斯兰教是有利的。在叶尔羌汗朝初期，赛德汗和拉失德汗都曾以宗教为理由征讨过柯尔克孜部，以迫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④

公元16世纪末，伊斯哈克和卓也曾来到柯尔克孜人的部落传播伊斯兰教。据《和卓伊斯哈克传》说，他一边传教，一边用草药行医，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柯尔克孜人把他奉为"圣人"。一本成书于公元1603年左右的察合台文手抄本《孜牙·阿尔—库卢勃》（心之光），提到伊斯哈克和卓在柯尔克孜部传教时，曾使18万人

① 《柯尔克孜族简史》，第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3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转引《柯尔克孜族简史》，第7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285、300、3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成了穆斯林。这说明,从公元16世纪末到公元17世纪初,在哈萨克、柯尔克孜甚至包括瓦剌这些游牧民族中,曾经有过一次规模不小的伊斯兰宣教运动。来到这些游牧民中进行传教活动的远不止伊斯哈克一人,但他的作用确实是比较突出的。从另一方面看,柯尔克孜和哈萨克人宗教观念相对薄弱这一点,也使他们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下比较容易接受伊斯兰教的宣传。相反,瓦剌人已先于此从东蒙古人那里信奉了藏传佛教(喇嘛教),所以能够抵挡住这种宣传而未改信伊斯兰教。

公元17世纪,柯尔克孜大部人已信仰了伊斯兰教(另有一小部分居住在北疆额敏县境的信奉了喇嘛教)。和哈萨克族一样,柯尔克孜族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仍保留着封建氏族宗法制度和萨满教的影响。在教法上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

第五章 叶尔羌汗朝时期的文化

一 文学、音乐舞蹈、建筑及教育

在叶尔羌汗朝，维吾尔族在政治、宗教、文字等方面实现了统一；又由于政权比较稳定，社会生活环境相对安定，与中亚、印度等地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创造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维吾尔族文化。这时期的文化与《福乐智慧》、《突厥语词典》为标志的喀喇汗朝古代文化是一脉相承，又有所区别的；也是自喀喇汗朝以来维吾尔民族文化取得丰硕成果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这时期的文化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以"察合台文学"为标志的维吾尔古典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活动的主导；第二，从文学、神学、历史到音乐、舞蹈、建筑等民族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获得全面丰收；第三，这时期的文化、艺术都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具有伊斯兰民族文化的色彩。

在文学方面，公元14世纪后半期，在蒙古帝国整个中亚形成一种地域性共同经济、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以维吾尔"哈卡尼亚语"（即古代喀什噶尔方言）为主，吸收了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蒙古语词汇的突厥书面用语。这种书面语主要流行于新疆和中

亚诸突厥语民族中,维吾尔族差不多使用到公元20世纪初。因这种书面语产生并流行于原察合台汗国疆域之内,故得名"察合台语"。察合台语主要服务于文学,用察合台语进行的文学创作,称之为"察合台文学"。察合台文学成为公元14世纪以后突厥——伊斯兰文化的主要标志。

察合台文学的鼎盛时代是帖木儿王朝。帖木儿十分推崇突厥——伊斯兰文化,在建立起王朝后,他坚决废除长期以波斯语、阿拉伯语著述的习惯,积极提倡用突厥语进行文学创作,发扬民族文化意识。这对于推动突厥语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帖木儿的继承者也都是这一文化的热心提倡者或爱好者。如苏丹拜宋豁儿、苏丹阿赫买德·米尔扎、苏丹伊斯坎德尔和苏丹胡赛因等都是当时知名的诗人,留有为后人赞赏的诗集。更为知名的是巴布尔大帝,他的自传体历史名著《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a)被公认为察合台文学的典范。[①] 在兀鲁伯时代,科学(主要是天文学)、文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文学创作也十分繁荣,撒马尔罕、赫拉特、布哈拉等地汇聚了各民族许多优秀人才,涌现出像纳瓦依那样杰出的诗人。纳瓦依和维吾尔诗人赛卡克、阿塔依、鲁特菲等被公认为是察合台文学的巨匠。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察合台语之适宜文学创作,并不亚于波斯语,它的语言朴实、优美、清新,在反映现实题材方面比波斯语诗歌更富有表现力。[②] 他们为发展维吾尔古典文学,丰富和提高这种文学语言做出了卓越贡献,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16世纪,当河中由于乌兹别克人的入侵而使文化生活陷于停顿的时候,察合台文学在叶尔羌汗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创了以叶尔羌、喀什噶尔为中心的文学繁荣时期。这时期的维吾尔文

①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第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第608页,"察合台文学"。莫斯科,1965年版。

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赛德汗到克里木汗的差不多整个公元16世纪，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比较自由，思想活跃，题材以爱情、道德、知识和美好的事物为主，形式和手法也比较多样化、形象化；宫廷文学占有显著地位。第二阶段是公元17世纪以后，随着和卓地位的上升，对世俗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控制逐渐加强，宣扬神秘主义、圣徒崇拜、遁世主义的苏非文学开始蔓延。另一方面，针对这股文学中的逆流，揭露依禅、苏非们的虚伪、贪婪，伸张正义的文学作品，也以各种形式有所表现，在内容上开始具有人民性。

在叶尔羌汗朝初期，宫廷上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首都集中了不少诗人、学者、乐师、舞伎以及各色艺人，歌舞宴乐、吟诗作兴，常常通宵达旦。统治者也十分精于此道。赛德汗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的波斯语和突厥语都很流畅、优美，但作诗、写文书都用突厥语。“他作诗决不暗自吟诵，而是在集会或庆典上朗诵；如果旁边打开一本诗集(divan)，并给他规定了韵角，他可以即席成吟。”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称赞他的诗雄劲有力，实为罕见。赛德汗还是个音乐家，精于琵琶、三弦琴、四弦琴和伽恰克(一种小提琴)。拉失德汗和王妃阿曼尼莎罕更是知名的诗人和音乐大师。阿曼尼莎罕著有《纳菲赛诗集》、《美的品德》、《心灵的协商》等作品，拉失德汗著有《拉失德诗集》、《拉失德格则勒选》，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拉失德汗的某些诗文片断收录在马合木德·楚拉斯的《编年史》里。从这些诗文看，他的确和他父亲一样富有才华。

波斯文双行诗：

说你的身姿是柏树的化身，柏树却没有你那翩翩的步态；
说你的丹唇是玫瑰的蓓蕾，蓓蕾却道不出你那缠绵的话来。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36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察合台文诗:

晨风啊,愿你把我心坎儿上的话,传给我心爱的佳人;
也把我谦恭的问候之意,报给我心爱的佳人。
倘若你拂晓或傍晚,来到我心爱的人儿身边;
告诉她,我是自夕达旦在怀念情人的痛苦中熬煎。

察合台文诗:

世间的光华美丽原本没有情意,谁要眷恋它必受害多于受益;
不要像谢达德① 那样残暴,以为在世之道永恒无替。
要说它有什么滋味,胜不过狗啃骨头而已;
真主造化人类本是为了考验,看人们是否愿作真主的奴隶。
高坐辉煌的宝殿,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帝王;
当他气息奄奄的时候,还不如一个乞食的穷汉。
啊,阿不都·拉失德汗! 你也且莫因世间的繁华而骄傲;
世界上有哪一座花园里的鲜花,能永不萎谢凋零而留芳?!

这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是卡迪尔罕。他是叶尔羌人,担任拉失德汗的宫廷首席乐师。他的突出贡献是继承和整理维吾尔古典音乐《木卡姆》。在文学方面,他至少创作过两千多首双行诗(格则勒),编纂了包括诗歌评论等内容的九卷集作品。这些作品的名称是:(1)《精神鼓舞者》,(2)《选择的韵律》,(3)《夏赫乃双行诗及其应用》,(4)《文雅与成熟者》,(5)《赞扬·激发·感情·称心如意》,(6)《空前的一首双行诗》,(7)《笑话与流畅的木安玛》,(8)《表现自然的一系列格则勒》,(9)《鼓舞与吻合》。卡迪尔罕著有《卡迪尔罕诗集》,但这些作品均已失传。

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是阿亚兹·西凯斯泰。著有叙事长诗《世事

① 谢达德是古代阿拉伯传说中的暴君。

记》(又译为《梦里大千》、《照世镜》)。这部诗集长期以来湮没无闻,几乎无人知晓,直到1982年才从喀什民间觅得。1991年译成汉文出版。长诗的主体部分是以民间故事为素材,讲述了赛明国王子斐鲁兹夏和梦中仙女悲欢离合的故事,中间穿插了几个传统故事和寓言。作者借助诗中人物的经历和对话,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告诫人们不要醉心于今生今世的欢娱和财富,要多行善事,广积功德,以求来世永恒的幸福;劝导统治者治理国家要以正义为本,关心人民疾苦,敞开仁慈慷慨之门,才能保住王座,国家才能昌盛永继。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诗中还不乏富有哲理的妙语警言,故被看作是一部劝导世人和帝王的"警世篇"。这部长诗叙事完整,内含丰富,语言优美,是叶尔羌汗朝时期察合台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从长诗本身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完稿于伊斯兰历939年热杰甫月(公元1533年2月)。[①] 作者本名"阿亚兹",笔名为"西凯斯泰",意为"被损伤者"。他青少年时代旅居于中亚,与亲朋好友一起度过了悠闲、欢乐的青春时光。公元1513年左右来到安集延,以"世补"身份投身于流亡在该地的赛德汗麾下。公元1514年参加赛德汗征讨阿巴拜克尔的进军,来到叶尔羌。此后,一直在赛德汗的宫廷里供职。19年后,巴达合伤地方发生了米尔札汗的叛乱,赛德汗决定亲自出师征讨,于是派遣阿亚兹作为使节先行巴达合伤,安抚民众。阿亚兹沿途故地重游,只见风光依旧,却已物是人非。慨叹之余,激发了他创作长诗的愿望。拉失德汗时,阿亚兹已是知名的宫廷诗人,写了几首赞颂拉失德汗功德的诗篇,受到汗的赏识,并赠给他土地。

应当指出,这时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服务于宫廷,大量作品的内容是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统治者给予宫廷诗人很

① 张宏超编:《察合台语早期文学》第32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优厚的待遇。这种做法虽然刺激了宫廷文学的繁荣,却也助长了文学脱离社会现实,单纯追求形式、韵律及繁文褥节的风气。

在音乐舞蹈方面,叶尔羌汗朝时期突出的成就是对维吾尔古典音乐舞蹈艺术《木卡姆》进行加工整理,使之完整、完善,形成流传至今的大型传统乐曲。

"木卡姆"一词源自阿拉伯语,原意"最高位置",转义为"大型套曲",维吾尔族《木卡姆》是在"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等新疆古代乐曲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国家的乐器、乐曲,逐步演变成的一种大型民间套曲。一般每套组曲均由"大拉克曼"、"达斯坦"、"麦西来甫"三部分组成。歌词多为名诗、歌谣或民间故事。《木卡姆》体裁多样,曲调丰富、优美,节奏生动,舞蹈欢快、热烈,是一种艺术感染力很强的民间音乐。

拉失德汗时,曾亲自组织国内各地的乐师、歌手和诗人,对早已流传在民间的《木卡姆》进行了一次较大范围的收集和整理。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王妃阿曼尼莎罕和宫廷首席乐师卡迪尔罕。阿曼尼莎罕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区一个穷苦打柴人的女儿,从小热爱民间音乐和舞蹈,擅长写诗、弹琴、唱歌。拉失德汗微服私访来到她家,被她的美貌、才华、热情所倾倒,将她接到宫廷,立为王妃。后来,让她负责整理《木卡姆》。这项工作却遭到了以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为首的苏非上层的反对。他们认为《木卡姆》音乐不符合苏非主义倡导的"遁世"、"苦修"、"寡欲"之说,并制造流言蜚语攻击阿曼尼莎罕。拉失德汗顶住了苏非派的进攻,公开支持整理《木卡姆》的工作。他还"以自己的名义披露了"阿曼尼莎罕创作的《依西莱提安库孜木卡姆》。[①] 在拉失德汗的支持下,整理、汇集《木卡姆》的工作终于顺利完成。这个胜利,反映了文化

① 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乐师史》。引自《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第29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领域代表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的正义力量与苏非上层宗教势力斗争的结果。

据记载，由拉失德汗组织整理编入《木卡姆》的套曲共有16部，其中包括阿曼尼莎罕和卡迪尔罕各自创作的一组套曲。现在流传的《十二木卡姆》，是新中国建立后，根据喀什著名老艺人吐尔地阿洪演唱的录音，记谱、整理而成，它基本上保持了叶尔羌汗朝时期汇编的《木卡姆》原貌，将16部编为12部。这12部的曲名为《拉克》、《且比亚特》、《木夏乌热克》、《恰尔尕》、《潘吉嘎》、《乌札勒》、《埃介姆》、《乌夏克》、《巴雅特》、《纳瓦》、《西尕》、《依拉克》。

此外，在叶尔羌汗朝时期，“诺鲁孜”的活动十分盛行。“诺鲁孜”原为波斯祆教的节日，在每年的春分举行庆典活动，又称“春节”。传入新疆后，经长期演变，成为维吾尔等民族的传统节日和娱乐活动。人们通过这种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体育、文化和社会交流。“诺鲁孜”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诺鲁孜音乐会”、“周会”、“诗歌晚会”、“诺鲁孜歌谣”、“诺鲁孜麦西来甫”、“诺鲁孜论坛”、“骑手赛马会”、“叼羊”、“摔跤”、“抛轮盘”等等。

在城市建筑方面，叶尔羌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而且是个美丽的花园城市。城内有雄伟的宫殿，坚固的堡垒，装饰华丽的建筑；楼塔高耸，渠灌纵横，绿树成荫。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书中描写说：“在这城堡的堡垒内，建设了富丽堂皇的房屋；……四郊大约有十座花园，花园中有高大的楼房，每一楼房约有一百个房间。这些房间陈设着书架，墙上有壁龛，天花板是用灰泥涂抹的，护壁板是用油面瓦砌成的，上面画着壁画。行人大路的两侧是一排排的白杨，所以顺城走去，每边都有一标准程半的林荫大道。大道两边有水渠。”[①] 城堡高大、坚固，四周共有六座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2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城门,城门两侧有两个塔楼互相紧靠,十分有利于防务。这时期的城市建筑保持了维吾尔族传统的建筑风格,又受到阿拉伯、波斯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影响。

穆罕默德汗时期,叶尔羌兴建了一批宗教设施,其中汗勒克麦德里斯(王室教经堂)是比较著名的建筑。城北郊的阿勒屯麻札,建筑也都高大华丽。从现存的几处叶尔羌汗朝时期的麻札建筑看,当时的宗教建筑基本采用阿拉伯形式,方基圆顶,土木结构,琉璃砖装饰,内部雕饰、壁画十分讲究。壁画以花草植物图案和几何图案为主。墙壁上刻写有各种美术体书法,表明当时的书法艺术已有较高的水平。

古都喀什噶尔仍然是当时伊斯兰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具有悠久历史的汗勒克麦德里斯、阿克麦德里斯和汗勒克麦斯吉德(王室礼拜寺)可以追溯到喀喇汗朝时代。此外,于公元1522年修建的"米儿咱·海答儿麦德里斯"、公元1630年修建的"沙克耶麦德里斯",都是当时著名的伊斯兰教高等学府。王室礼拜寺的图书馆藏有几万册图书文献。城东有一座图舒克塔格天文台,曾享有盛名。当时,中亚、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学者也来这里求学交流;许多维吾尔族学者、诗人也都是在这个摇篮里吸取营养,成长起来的。

在教育方面,除以教经堂、礼拜寺为主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外,叶尔羌汗朝时期还兴办了一批职业教育,如"斯帕赫耶"(军事学校)、"西帕赫耶"(医学校)、"胡杜底耶"(防务学校)、"阿依乃依沙帕拉提耶"(使节讲习所)和音乐学校等等。据说,这时期兴办的各种学校达2263所。[①] 说明这时期维吾尔社会重视世俗文化教育,甚于宗教教育。

① 《维吾尔教育史概论》(维吾尔文本)。

二 历史文献

叶尔羌汗朝时期有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部是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拉失德史》,另一部是马合木德·楚拉斯的《编年史》。这两部著作分别叙述了由察合台后裔建立的两个新疆地方政权——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朝的历史情况。成为了解和研究公元14—17世纪新疆历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这方面汉文史籍的缺略,是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宝贵遗产;同时,也是叶尔羌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全称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朵豁剌惕·古尔干)出身朵豁剌惕贵族世家。生于伊斯兰历905年(公元1499年—1500年)。他的母亲忽卜·尼格儿·哈尼木是羽奴思汗的女儿,因此与赛德汗和巴布尔大帝有表兄弟关系。"古尔干"是一种荣誉称号,赐给那些与察合台后王有姻亲关系的贵族。海答儿是一位亲身参与和目睹了叶尔羌汗朝立国前后所有重大事件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和学者。他"品格高尚,才华出众,诗文优美。除了这些天赋以外,他还极为勇敢,具有大将风度"。[①] 他生活的年代极为动荡。9岁时,父亲穆罕默德·忽辛被昔班汗杀死,他被父亲的宗教导师大毛拉穆罕默德·哈孜保护起来,历尽艰辛逃到喀布尔投其表兄巴布尔,后来投效赛德汗麾下服务。赛德汗入主叶尔羌后,年轻的海答儿被提拔重用,历任许多重要官职,主要是统帅军队,在战场上充分显示了才干,成为赛德汗最亲近的部将。

---

① 阿明·阿合迈德·剌齐:《七气象带》,转引自《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伊莱亚斯的"绪论",第29页。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曾担任太子拉失德的师傅,负责对他的教导和锤炼。在赛德汗和满速儿汗和解的过程中,他作为叶尔羌方面的人质留在吐鲁番,为推动两位汗的隆重会晤和创造和平局面,起了积极作用。之后,他跟随赛德汗参加了对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和博罗尔、拉达克、乌思藏等地大大小小的征战。赛德汗病逝时,他奉命率军在远征拉萨的途中。当他撤军返回之际,拉失德汗正在对他的家族进行屠杀。他不能返回叶尔羌,几经周折,于是逃往印度投奔巴布尔之子康兰,受到康兰的盛情款待。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时我从痛苦的深渊一跃而登上了尊荣的高位。"① 当时,康兰正与波斯沙法维朝君主伊斯玛义勒争夺领土。康兰率军出征,让海答儿以国监身份代理朝政。这一年多里,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平乱课赋,保卫边疆,奠定伊斯兰教信仰"。后来,海答儿又依附了胡马雍大帝,在其军中效力两年。公元1540年11月,海答儿率领一支军队攻占克什米尔,以胡马雍的名义在该地统治了11年,把一个满目荒凉的废墟,建成农产丰饶、市廛繁荣的地方。在这些年当中,他心情十分苦闷,经常怀念故乡和亲人,密切注视着祖国的命运,并与亲友保持着联系。同时,他深感有责任编写一部有关蒙兀儿人的历史。这支部族正在没落,成了"荒野上微不足道的部落",而他们祖先那些显赫的历史也将被人们遗忘殆尽。于是,他在克什米尔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览书籍,整理传说,从事写作。公元1547年2月,他的书全部脱稿。按照穆斯林历史编纂家的习惯,他把这部史书奉献给自己祖国的统治者阿不都·拉失德汗,书名为《拉失德史》(Tarikh－Rashidi)。书成4年后,海答儿在当地贵族的一次暴乱中遇害身亡,时年51岁。

《拉失德史》分为两编,第一编为《正史》,以编年写法依次记述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45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了从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在阿力麻里登基建立东察合台兀鲁思统治开始，直到拉失德汗登上叶尔羌汗位为止的蒙兀儿诸汗近200年的统治概况。第二编《史迹概述》，为作者的生平回忆和家族传说，时间上写于《正史》之前。叙述从外祖父羽奴思汗到作者在克什米尔的详细情况。原著用波斯文写成，书成不久即有察合台文抄本传世。他的书在当时就有一定影响。书成于公元16世纪末的《七气象带》(Haft lklim)作者阿明·阿合迈德·剌齐曾评价说："他写了一部以哈实哈儿君主拉失德汗的名字命名的《拉失德史》，颇为见重于世。"作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拉失德史》被后来的新疆本地和国外的历史编纂者一再转抄、援引。1895年由伊莱亚斯编注、罗斯翻译的英译本问世，受到广泛地注意。1985年根据英译本翻译的汉译本正式出版，书名为《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

这部史书内容浩繁，以记述公元14—16世纪蒙兀儿人在新疆的统治为主线，涉及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瓦剌等五个新疆和中亚民族的历史活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至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趣闻轶事无所不包。在有关统治世系、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叙述方面，大都脉络清楚，真实可信。关于当时新疆南部的一些封建制度、阶级状况、居民和城市生活等的记载，都是可贵的史料。在宗教方面，作者着重记述了从蒙兀儿诸汗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并在蒙兀儿人中强制推行；用武力占领吐鲁番、哈密等地，建立伊斯兰教政权，强迫居民改奉伊斯兰教；到对外举行武力扩张；以及早期中亚和卓家族在新疆的活动和苏非派等问题。这一时期，正是伊斯兰教在新疆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伊斯兰教在维吾尔等民族中的传播，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当然，作者是个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宗教方面不可能不存偏见，以至于教派之成见。这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我们用唯物主义的

历史观加以对待。此外,这部书中关于西藏、克什米尔等地的民俗、宗教等的记载,也是很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应当指出,海答儿虽然是虔诚的穆斯林,却并不执宗教狂热,能够严肃、客观地写历史。例如,他针对当时朝拜麻札的风气就中肯地指出,像贾法尔·萨迪克麻札、乞里坦麻札等都是假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到过新疆。对于麻札"亡灵"能够"显示奇迹"的说法,他也给予否定。另外,他和拉失德汗之间的关系终于破裂,成了仇敌,并被迫流亡,但他在书中仍然充分肯定了拉失德汗的政绩和品德,并把这本书以自己祖国君主的名字命名。正因为他尊重事实,忠于历史,使他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他本人也享有了维吾尔族杰出历史学家的称号。

另一位作者马合木德·楚拉斯(全称谢赫·马合木德·本·米尔札·法兹尔·楚拉斯)是叶尔羌汗朝后期的人物,大约生于公元17世纪20年代,逝于公元17世纪末。

他的《编年史》是接续《拉失德史》记述叶尔羌汗朝以后的历史。故又被称为《拉失德史续编》。书的前一部分主要援引《拉失德史》,对成吉思汗到秃黑鲁帖木儿汗到赛德汗在新疆的历史活动做了简要的复述;后半部分是作者根据传说和亲身经历独立撰写,写到叶尔羌汗朝灭亡的前夕。关于这一个半世纪,正是新疆古代历史资料最为贫乏的时期,汉文史籍和其他史料都付之阙如。借助这部著作,使我们对叶尔羌汗朝的统治情况、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变化,和卓势力演化为黑山派、白山派斗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编年史》大约成书于公元1672年—1676年之间,即伊斯玛义汗统治的中期。这时,黑山派对白山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种胜利的鼓舞下,作者应当朝宠臣艾尔克伯克之邀请,写了这部书,奉献给伊斯玛义汗。原稿用波斯文写成,后来也有察合台文

抄本流传。新疆历史研究所曾根据察合台文抄本译成汉文(未出版)。[①] 前苏联学者 O·ф·阿基穆什津根据波斯文抄本将后半部分译成俄文,对原文进行了详细的核定、注释并撰写了长篇研究导论,1976 年出版发行,成为学术价值较高的版本。由于这一版本的问世,使《编年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外,作者还有一本波斯文写的圣徒传记抄本传世,书名是《求知者之友》(Anis－at－Talibin),写于公元 1696 年前后。唯一的波斯文手抄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这部圣徒传记是为黑山派和卓立传,书中披露了有关黑山派和白山派和卓激烈争夺的内幕,记述了和卓伊斯哈克·瓦里、和卓夏迪、和卓帕的沙、和卓达尼亚等人的个人活动。由于作者是黑山派和卓的忠实追随者,因此,这本书旨在吹捧和卓,夸大和卓的作用,对各种"超自然力量"即"喀拉玛特"作了大量渲染,并有不少歪曲事实的地方。但《编年史》则比较客观,历史事件和人物大多数是作者亲身参与和目睹,因此比较真实可靠。这本书曾引起一些中外学者的兴趣。巴托尔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编年史》的许多片断。但他批评作者写书"不是用自己的突厥母语,而是用拙劣的波斯语写的"。[②] 阿基穆什津则认为他的书"十分通俗,没有令人眩晕的比喻和隐喻,没有过分修饰之辞和造作之笔,也不用奇巧难懂的构句",但在文法上却力图效仿波斯古典文学的风格,过多地采用阿拉伯语词汇,因而显得很不谐调。[③] 客观地说,作为历史著作,马合木德·楚拉斯的书比较通俗明了,叙

① 《编年史》汉译稿是新疆历史研究所何锐于 1966 年根据阿布杜·热西德·司拉目从察合台文抄本译成维吾尔文,再译成汉文的。手稿现存于新疆社会科学学院宗教所。

② 威廉·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察合台文学",第 610 页。莫斯科,东方文化出版社,1965 年版。

③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阿基穆什津俄译本),"研究导论",第 47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 年版。

事清楚;尽管缺乏准确的时间概念,但基本能够忠于史实,不随意夸大或臆造历史。因此,仍不失为古代维吾尔族历史著作的名篇。

关于作者的生平,所知甚少。他出身的氏族——楚拉斯部是早期蒙兀儿诸部之一。秃黑鲁·帖木儿汗时,该部首领以带头反对皈依伊斯兰教而出名。赛德汗进攻喀什噶尔时,楚拉斯部作为侍卫军参加了战斗,立了战功,被封于阿克苏、乌什一带。到穆罕默德汗统治时,该部首领由于较早追随了伊斯哈克和卓而日益显赫。作者的祖父和父兄都在朝中担任要职。他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优越的贵族家庭,虽不尚武,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懂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擅长文学,阅读了不少历史、文学作品;曾长期在叶尔羌王室教经堂执教,除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外,还研究过《古兰经》,对《古兰经》作了不少于两次逊尼派的诠注。更值得他自豪的是,他曾为和卓夏迪的讲演,用波斯语为信徒们进行解释。[①] 总之,他凭自己渊博的知识在叶尔羌上层赢得学者的声望。这一点连他的政敌白山派和卓传记的作者密尔·哈勒丁(著有《依达耶提传》)也不得不承认说他"是编年史的编纂者和专家,写了2、3本历史书籍,献给叶尔羌国王阿不都拉汗、伊斯玛义汗、阿不都·热西德汗和穆罕默德·伊敏汗"。他晚年时,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教派之争白热化。白山派拥立的尧乐巴斯汗上台仅两年,就被黑山派支持的伊斯玛义汗推翻。作者就是在这种胜利的鼓舞下编写其历史著作的。10年后,白山派在噶尔丹支持下又夺回政权。这时作者并没有随其恩主和卓阿不都拉逃亡印度,而是留在叶尔羌继续与白山派斗争。后来,黑山派和卓达尼亚又短暂地统治过叶尔羌,又促使他写了一本和卓传记。政治斗争的反复无常,使作者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他经常用吸麻烟麻醉自己,最后,由于中毒过深,在住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求知者之友》,转引自《编年史》(阿基穆什津俄译本),"研究导论",第34页。

所悄然死去。[①]。

三 苏非文学

苏非文学是在叶尔羌汗朝后期，随着苏非主义思潮的蔓延，苏非派教条对人们思想意识的禁锢进一步加强，逐渐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一种带有浓厚苏非主义神秘色彩的宗教文学。这种文学在叶尔羌汗朝后期和和卓统治时代曾经主宰了维吾尔文化领域。各种宣传苏非派经典，阐述神秘主义哲理、道乘理论及其修行方式的劝戒长诗、散文；充斥着荒诞奇迹故事和迷信传说的所谓圣徒传记、谱系之说；宣扬伊斯兰教"圣战"史、扩张史，以及被神化了的伊斯兰教徒的陵墓，都被编成文学题材，在各地广为流传。在苏非文学流行之时，一切非苏非主义的文学、诗歌、历史乃至于音乐、天文、数学、技艺等创作和作品一概被禁止，繁荣一时的宫廷文学和世俗文化受到排斥，形成苏非文学独霸天下的局面。阿帕克和卓上台后甚至下令捣毁喀什噶尔的图舒克塔格天文台，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把收藏于喀什噶尔汗勒克麦德里斯图书馆的几万册图书全部焚毁。当时流传甚广的《拉失德诗集》、《拉失德格则勒选》、《纳菲赛诗集》、《卡迪尔罕诗集》、《恰里失诗集》以及其他许多宝贵的维吾尔族历史文化遗产都被付之一炬。许多诗人、音乐家、医师、艺人等，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为苏非文学服务。近现代许多维吾尔族学者均明确指出，这时期的苏非文学是一股文化领域的逆流，也是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时期对维吾尔族伊斯兰文化的摧残与中世纪时对维吾尔

① 密尔·哈勒丁·卡提甫：《依达耶提传》，转引自《编年史》（阿基穆什津俄译本），"研究导论"，第56页。

族佛教文化的摧毁一样,是新疆地区文化历史进程的两次大悲剧。

苏非文学是为和卓、依禅、谢赫等苏非上层服务的。他们把文学作为宣扬苏非派的阵地,用愚昧束缚人们的思想,以狂热代替理智,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苏非文学的实质就是要人们脱离现实,抑制自己的一切欲望,去追求所谓与神的融合;它所宣扬的厌世主义,对圣徒、圣墓、教主和种种灵异的盲目崇拜,以及其他迷信、腐朽的观点,是对人们心灵的严重毒害,并扼杀和阻碍一切进步的、有生气的事物。毫无疑问,苏非文学是一股反动的文学潮流。

从马合木德·楚拉斯的两本书不难看出当时苏非文学的影响。他的《编年史》虽然是写历史。但其中掺杂了大量有关和卓显示"圣迹"、预言等荒诞不经的故事。这本书无论就历史价值还是文学成就而言,都无法与叶尔羌汗朝初期产生的《拉失德史》相提并论。另一本书《求知者之友》则纯粹是苏非文学的产物。书中除了大肆吹捧和卓,渲染奇迹,美化本派的教义之外,并无长物。

在苏非文学流行的同时,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诗人勇敢地同这股逆流进行了斗争。他们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以鲜明的爱憎,反对苏非主义思想的束缚,揭露苏非们的虚伪和贪婪;歌颂爱情、自由、光明和正义,歌颂祖国、家园和和平。在诗歌创作中,爱情是最常见、最活跃的创作题材。诗人们往往通过歌颂爱情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和善恶观,或公开或隐蔽地向喧嚣一时的苏非主义提出了挑战。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一时期维吾尔文学创作的积极方面。文学领域的这种斗争,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操纵着政权并且飞扬跋扈的苏非上层的不满和反抗,使文学开始成为人民手中的有力武器。因此,这一时期也是维吾尔族古典文学朝着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则勒力。

则勒力是叶尔羌人,生于公元17世纪中叶,他出身贫寒,年轻时便显露出横溢的才华。一生游历过许多地方,朝拜过各地有名

的麻札，曾在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札隐修了7年，完成了苏非派规定的功业。由于他生活在下层群众中，善于使用格言和谚语，诗文较多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思想深刻，语言优美，因此，深受群众喜爱。尤其可贵的是，则勒力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认清了苏非上层权贵的虚伪，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对和卓和苏非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使他的作品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反叛行为，自然引起权贵们的恐惧，他们对则勒力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残酷迫害，但并没有使他屈服。让我们节选他的一首双行诗和其他诗篇中有关的精彩片断，来看这位诗人的政治情操。

虽然我身似黄莺，栖在花园中；
但是缠绕我的却是鲜血染红的无限苦痛。

别离的夜晚，我一声长叹，
叹声里喷出的火星好似星辰点点。

喂，苏非们，不要用"掉脑袋"来恫吓我，
只要脚还在，我定会去寻找爱的知音。

在那死的归途上，哪有食粮，哪有为我代步的畜牲，
我乞求和田的云游僧为我赐予、祈祷。

则勒力并不把世上任何珍宝看在眼中，
因为我丢失了异宝奇珍，我只想将他找寻。

——格则勒

木瓜和石榴一个个挺着颈项，
好像霍加在大庭中诵读着经典。

——萨克诗简

修道者宁愿虚伪地白坐在寺中，

没有供品,他绝不伸手为别人祈祷神灵。

——格则勒

如果信士一次不做礼拜,就算失却虔诚,
那么该天诛地灭的要算礼拜时打盹的人。

——格则勒

苦修者苏非们不懂得知识桂冠的宝贵,
只知道用缠头的赛莱迷惑人心。

——格则勒

狂傲的苏非,不要因做过礼拜而得意,
不要玩弄两面派手法,
昂贵的奢侈品在农民面前是一堆垃圾,
它们不值一文钱。

——穆斯泰赫札特

喂,修行的人,不要到荒原上去,
切莫要踽踽独行。
人民的呼唤,会为你指点出光明,
那呼唤是神驹的嘶鸣。

——穆斯泰赫札特①

另一位有成就的诗人是海尔克特。他原名穆罕默德·伊敏,公元1634年出身于喀什噶尔的塔孜洪"园丁村",卒于1724年。他读了16年经文,熟练掌握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接触了不少东方古典文学。后来在阿帕克和卓的庄园当园丁。海尔克特的著名作品是抒情长诗《劳动与爱情》(又译为《爱苦相依》)。在这部作品里,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夜莺、玫瑰、晨风的对话,表现了

①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作品选》,第153页——17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穆斯泰赫扎特"是古典维吾尔诗歌的一种格式,一般为每段四行,一、三行为长句,二、四行为短句。

对纯贞爱情的苦苦追求;并通过夜莺对黎明和春天的渴望,向黑暗和强暴提出了控诉。这部作品在维吾尔古典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

则勒力、海尔克特等进步诗人在那种黑暗的时代勇敢地起来斗争,代表人民发出"神驹的嘶鸣",是十分可贵的。他们的作品不愧为维吾尔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总之,叶尔羌汗朝时期是维吾尔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时期的文化在继续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受到阿拉伯、波斯、中亚文化的影响。毫无疑问,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及其在维吾尔族统治地位的确立,对于这一时期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时期的文化是近代维吾尔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比较蒙古统治时期和东察合台汗国游牧政权时期造成的文化衰落,这时期的文化显然有了很大进步。它的繁荣表明,维吾尔族不仅文化悠久,而且富有创造性。

大事年表

喀喇汗朝

840年　回鹘汗国宗室庞特勤率十五部西迁，后在中亚七河地区建立喀喇汗朝。

9世纪后半期　毗伽厥·卡迪尔汗(庞特勤)死，长子巴兹尔为大汗，治巴拉沙衮；次子奥古尔恰克为副汗，治怛罗斯。

893年　奥古尔恰克迁都喀什噶尔。

10世纪初　巴兹尔之子萨图克率先在汗氏成员中接受伊斯兰教。

10世纪20～30年代　萨图克推翻奥古尔恰克，统治喀什噶尔，称布格拉汗。

933年　喀喇汗朝向辽朝派出第一个使团。

940年　辽朝遣往喀喇汗朝的使团返回辽都。

942～943年　萨图克·布格拉汗占领巴拉沙衮。

960年　穆萨·阿尔斯兰汗推行伊斯兰教，宣布该教为国教。20万帐突厥语游牧民接受了伊斯兰教。

962年　喀喇汗朝与于阗李氏王朝发生战争。

992年　哈桑·布格拉汗征伐河中，占领撒马尔罕、布哈拉，不久撤回河中地区、死于途中。

998 年　阿里·阿尔斯兰在同于阗王朝的战争中战死。

999 年　萨曼王朝亡于喀喇汗朝。

11 世纪初　玉素甫·喀迪尔汗征服于阗地区。

1009 年　玉素甫·喀迪尔汗遣使宋朝，献方物。从此，双方交往不断。

11 世纪 20 年代初　阿里特勤开始统治河中地区。

11 世纪 20 年代末　阿里特勤称桃花石·布格拉·喀喇汗。

1041 年　伊卜拉欣·本·纳斯尔称布格拉汗，控制整个河中地区，西部喀喇汗朝独立出去。

1043 年　1 万帐游牧于布尔哈尔至巴拉沙衮之间的突厥语游牧民接受伊斯兰教。

1056～1057 年　东部汗朝苏来曼·阿尔斯兰汗与穆罕默德·布格拉汗发生战争，穆罕默德·布格拉汗成为汗朝首领。

1063 年　东部汗朝马赫穆德·托格鲁尔汗向宋朝派出使团。

1069～1070 年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成《福乐智慧》。

1072～1074 年　马赫茂德·喀什噶里写成《突厥语词典》。

11 世纪 70～80 年代　阿布杜·加帕尔写成《喀什噶尔史》。

1095 年　撒马尔罕宗教界策动军官政变，宗教法庭处死阿赫马德汗。

1097 年　喀喇汗朝派兵攻打西夏的甘、肃、沙三城，以保证商路的畅通。

11 世纪后期　东部汗朝在玉素甫·布格拉汗统治时期，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

1124 年　辽朝宗族耶律大石建立西辽政权。

1128 年　东部汗朝阿赫马德·阿尔斯兰汗在喀什噶尔附近打败西辽的进犯。

12世纪30年代　东部汗朝伊卜拉欣汗与葛逻禄、康里人首领发生冲突，请求西辽援助。从此，东部汗朝成为西辽的附属国。

1141年　卡特万草原会战。塞尔柱军队大败，西部汗朝成为西辽藩属。

1206年　桑贾尔领导布哈拉人民起义，"布尔罕朝"被推翻。不久，起义被镇压。

1211年　乃蛮屈出律篡夺西辽菊尔汗位，直鲁古被废黜，西辽灭亡。

1212年　东部汗朝穆罕默德汗被喀什噶尔贵族杀于城门，东部汗朝亡。

西部汗朝亡于花剌子模。

1218年　成吉思汗杀屈出律，统治新疆。

东察合台汗国

1310年后　察合汗国分裂为东部和西部。西部贵族拥立怯伯为汗，东部拥立也先卜花为汗。

1346年　察合台汗最后一个公认的汗合赞被杀，察合台后裔在西部(河中地区)的统治结束。

1347年　秃黑鲁·帖木儿被朵豁剌惕部艾米尔播鲁只推上汗位，在阿力麻里登基。不久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胁迫属下16万帐蒙古人集体入教。

1350年前后　额什丁和卓在库车地区进行宣教活动。

1360年3月　秃黑鲁·帖木儿汗第一次征服河中地区。

1361年4月　秃黑鲁·帖木儿汗第二次出兵河中地区，统一察合台汗国。

1362～1363年　秃黑鲁·帖木儿汗去世。朵豁剌惕部艾米尔怯马鲁丁发动政变，屠杀汗氏宗室，篡

夺汗位。

1370年　帖木儿在撒马尔罕登基，称“苏丹”，创建帖木儿王朝。

1370～1377　帖木儿五次出兵征讨怯马鲁丁。

1383年　朵豁剌惕部艾米尔忽歹达扶立黑的儿火者为汗。不久，帖木儿率大军进攻蒙兀儿斯坦，残破阿力麻黑，黑的儿火者汗被迫迁都别失八里。

1391年　黑的儿火者汗遣使入明，首次与明朝建立关系。

14世纪末　黑的儿火者汗以武力进攻吐鲁番地区，占领喀喇火州和吐鲁番城。从此吐鲁番成为伊斯兰教地区。

1404年冬　帖木儿征集80万军队，准备假道蒙兀儿斯坦进攻明朝。次年2月暴卒于讹答剌。

1408年　沙米查干死，马哈麻汗继立。这位汗曾用酷刑严惩不守伊斯兰教规的蒙兀儿人。

1413年　明朝使臣李达、陈诚出使西域。陈诚后来撰有《西域番国志》。

1418年　蒙古瓦剌部兴起，歪思汗率部西迁伊犁地区，建牙帐于亦力把里。

1428年　歪思汗死，东察合台国又分裂为两支，长支羽奴思汗据亦力把里，幼支也先不花汗据吐鲁番。

1473年　蒙兀儿汗开始进攻哈密，开始与明朝争夺哈密的归属权。

1475年　羽奴思汗会见中亚伊斯兰教首领和卓阿赫拉尔，蒙兀儿人被接纳为伊斯兰教的成员。

1480年　朵豁剌惕部艾米尔阿巴拜克尔在喀什噶尔自称苏丹，宣布独立。

1487年　羽奴思汗死，长子马合木汗称长汗据亦力把里，

次子阿黑麻汗称幼汗，据吐鲁番。

1504年 阿黑麻汗死。

1508年 马合木汗死。东察合台汗国名存实亡。

叶尔羌汗朝

1514年初夏 赛德汗击败阿巴拜克尔，尽据其地，在叶尔羌登上汗位，创立叶尔羌汗朝。

1516年前后 赛德汗与其兄满速儿汗在靠近库车的边境上会晤，双方和解，为整个南疆地区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局面。

1519年 赛德汗开始对外征服战争，首次攻入巴达合伤山区。

1524年 哈萨克部首领塔喜尔汗拜会赛德汗，双方继续维持友好关系。

1532年夏 赛德汗率军远征西藏。

1533年7月9日 赛德汗死于远征西藏的归途。对西藏的远征彻底失败。

1533年7月23日 拉失德汗宣布即位，并立即镇压朵豁剌惕部艾米尔的反叛。远征军副统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遭到通缉，流亡国外。

拉失德汗统治时期，叶尔羌汗朝达到鼎盛，境内统一，经济文化繁荣，维吾尔族著名古曲乐曲《十二木卡姆》在此期间整理、定型。

1547年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克什米尔完成其历史著作《拉失德史》。

16世纪中叶 中亚纳格什班迪教主麦赫杜姆·阿札木以

"圣徒"身份走访叶尔羌。

1559～1560年　拉失德汗去世，次子克里木汗继立，汗朝继续保持繁荣统一。

16世纪末　黑山派鼻祖伊斯哈克和卓访问叶尔羌，遭到克里木汗的驱逐。

1591～1592年　克里木汗死，其弟穆罕默德汗继位。在位期间与明朝继续通使通贡。

1603年　葡萄牙籍基督教士鄂本都访问叶尔羌汗朝各地。

17世纪初　伊斯哈克和卓再度访问叶尔羌，被穆罕默德汗尊为自己的导师。

1609～1610年　穆罕默德汗死，汗朝陷于内乱，汗位争夺十分剧烈，30年间有5位汗执政。吐鲁番统治者拉西木汗不断派兵前来进攻。

1620年　白山派始祖伊禅卡朗之子穆罕默德·玉素甫从中亚来到喀什噶尔，从此开始了黑山派白山派的对立争夺。

1638年　阿不都拉汗入主叶尔羌。他大胆实行改革，兴复了汗朝政治。

1655年　阿不都拉汗遣使清朝，汗朝与清廷恢复关系，受到清朝顺治皇帝的嘉奖。

17世纪中期　柯尔克孜部、哈萨克部和费尔干地区归属了叶尔羌汗朝。

1668年　阿不都拉汗把政权交给尧乐巴斯，自己去麦加朝觐，后死于归途。

伊斯玛义汗在黑山派和卓的支持下在阿克苏自立为汗。

1670年　准噶尔贵族策动叶尔羌艾米尔反叛，杀死尧乐巴斯汗。同年4月，伊斯玛义攻下叶尔羌，下令镇

压白山派和卓。白山派阿帕克和卓被逐出叶尔羌汗朝。

1671年 噶尔丹夺得准噶尔汗位，被达赖喇嘛授予博硕克图汗称号。

阿帕克和卓辗转流亡到内地甘肃、青海传授苏非派教义。

1673年 伊斯玛义汗遣使清朝。

1672～1676年 马合木德·楚拉斯的历史著作《编年史》写成。

1678年 阿帕克和卓前往拉萨求见五世达赖喇嘛。

1679年 阿帕克和卓持达赖喇嘛的信函前往伊犁准噶尔汗廷与噶尔丹面晤。

1680年 噶尔丹在阿帕克和卓的引导下大举进攻叶尔羌，俘获伊斯玛义汗并押解到伊犁。叶尔羌汗朝灭亡。

主要参考书目

(后晋)刘煦等撰:《唐书》。

(元)脱脱等撰:《宋史》、《辽史》。

(明)宋濂、王祎撰:《元史》。

(明代官修):《明实录》。

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元)耶律楚材:《西游录》。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明)陈诚:《西域番国志》。

(清)傅恒等撰:《西域图志》。

(清)椿园:《西域闻见录》。

(清)王树楠:《新疆图志》。

(清)祁韵士:《西陲要略》。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赫茂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陈宗振编译。

阿合迈德·玉格乃克:《真理的入门》,魏萃一译,《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张宏超编:《察合台语早期文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版。

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民族出版社,1981 年版。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马含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前苏联学者阿基穆什津俄译本和研究寻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 年。新疆历史研究所何锐汉译稿(又称《拉失德史续编》)。

《萨图克·布格拉汗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秃黑鲁·帖木儿汗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额什丁和卓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传》,察合台文手抄本。

《大霍加传》,波斯文手抄本。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62 年版。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合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年版。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 年版。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1986 年。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56 年版。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出版社,1985 年版。

《柯尔克孜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威廉·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莫斯科,东方文化出版社,1968 年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耿世民译:《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年版。

金宜久:《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
作者=李进新
页数=295
SS号=10178685
出版日期=